

我是小小老百姓

I AM JUST A CIVILIAN :
CHEN BODA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I)

陳伯達與「文革」(I)



從毛澤東的政治秘書到中央文革組長，
從政治局常委到「反黨分子」！

農村包圍城市，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毛主席的這些理論在中國
得到了證明，在全世界最大的國家取得了勝利。

——陳伯達

文革
風雲叢書
人物篇

約翰·西西弗斯
JOHN SISYPHUS

編撰

我是小小老百姓

I AM JUST A CIVILIAN :
CHEN BODA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I)

陳伯達與「文革」(I)

約翰·西西弗斯
JOHN SISYPHUS

編撰

奧斯維辛之後，寫詩也是野蠻的。

——希歐多爾·阿多諾（Theodor Adorno），《文化批判與社會》（1949）



陳伯達聽取北京航空學院紅衛兵韓愛晶的彙報（左一）



陳伯達在北京大學講話



陳伯達（左一）與毛澤東、林彪在天安門城樓上



1966年11月30日，林彪與陳伯達（右一）在天安門城樓上交談。（徐邦攝）



陳伯達（左一）與林彪在天安門城樓



陳伯達（左一）與毛澤東、林彪、周恩來接見紅衛兵

「文革」風雲叢書·總序

優秀的歷史學者都認為史料對於研究工作具有至關重要的價值。史學家傅斯年認為：「史學即是史料學。」史料固然並非史學的全部，而史學的學科起點必須建立在史料勘查、輯佚、校勘等整理工作的基礎之上。沒有史料積累的歷史學家，正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歷史學者沈志華介紹他的治學經驗道：「浩瀚的史料，其實很簡單，我覺得做研究能成功要竅門，第一，你得下工夫，誰也不比誰聰明到哪兒去，都差不多。……別的學問我不敢說，你說你搞哲學，你劃著船轉悠轉悠，回去就能想出點東西來。搞歷史的不行，搞歷史不是想出來的，是看出來的，你得看材料，看不到就不知道，怎麼可能想出來一件事呢？道理可以想出來，史實想不出來的，史實是看出來的。」從材料入手，強調實證，這是史學研究的鐵律。沈志華進一步強調核實原始材料的重要性，他說：「研究歷史需要看大量史料，不看就是蒙自己，如果沒有史料那就沒辦法了，至少我對這個事情的判斷是只要能看到的東西，我必定把它找來看，就是人家都寫了，你都不敢信，你都要找原件看看，做學問不下這點苦工夫，不可能做到有多好。」¹不但要高度重視史料，而且要做到廣泛搜求、竭澤而漁；即使有二手材料可用，也要親見原始資料才放心。

瑞典隆德大學「文革」史專家沈邁克（Michael Schoenhals）談治學體會時，也強調佔有史料的重要性，他介紹了「文革」研究的心得與經驗：「不管你準備去寫哪個題目、深入什麼課題，你腦子裡肯定不是『一張白紙』，而是由無數早已接觸到事實而形成的一些初步觀點和看法。為了對這些觀點和看法進行核對總和改進，從而寫一部不但對你自己能說明問題的，而且對你想像中的讀者（中國的也好，外國的也好）

¹ 鳳凰網專訪沈志華：歷史研究的偉大就在於追求真相，2009年8月23日，17:26。鳳凰網歷史專稿。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uanjialunshi/shenzhijhua/200908/0823_7324_1315709.shtml

較有意義的歷史著作，你首先必須查閱汗牛充棟般的原始資料。這是我想強調的第一點：閱讀大量材料的重要性。」²他在研究過程中最喜歡使用的中國出版物之一，就是研究資料中的「大事記」或「年譜」。他認為此類材料的信息量往往非常大。

文學史家錢理群對枯燥史料的研究傾注了個人的生命體驗，從中發現了一番別樣的滋味。他說：「史料本身是一個個活的生命存在在歷史上留下的印記。因此，所謂『輯佚』，就是對遺失的生命（文字的生命，及文字創造者的生命）的一種尋找與啟動，使其和今人相遇與對話；而文獻學所要處理的版本、目錄、校勘等整理工作的物件，實際上是歷史上的人的一種書寫活動與生命存在方式，以及一個時代的文化、文學生產與流通的體制與運作方式」，「無不包含著極其豐富的文化內涵與生命內容」。³史料的確並非冰冷之物，研究者的生命體驗、問題意識以及所處時代的社會氛圍決定他會喚醒哪些相關的史料。向公眾開放史料，無異於復活一條條鮮活的生命。

本叢書的編撰思路借鑑了謝冕編撰「百年中國文學總系」，而他的思路則來自於《萬曆十五年》、《十九世紀文學主潮》的啟發，即通過一個人物、一個事件、一個時段的透視，來把握一個時代的整體精神，從而區別於傳統的歷史著作。根據這一啟發他提出了叢書編寫的三點原則：

一、「拼盤式」：即通過一個典型年代裡的若干個「散點」來把握一個時期的文學精神和基本特徵。比如一個作家、一部作品、一個作家群、一種思潮、一個現象、一個刊物等等。這說明叢書不是傳統的編年史式的文學史著作。二、「手風琴式」：寫一個「點」，並不意味著就事論事、就人論人，而是「伸縮自

² 沈邁克，〈中外學者文革史研究的比較—在「清華歷史講堂」的演講稿〉，《記憶》，2011年第66期。

³ 錢理群，〈我的文學史研究情結、理論與方法—《中國現代文學編年史—以文學廣告為中心》書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3年第10期。

如」。「點」的來源及對後來的影響都可以涉及，強調重點年代，又不忽視與之相關的前後時期，從而使每部著作涉及的年代能夠相互照應、聯繫。⁴三、「大文學」的概念：即主要以文學作為敘述對象，但同時鼓勵廣泛涉獵其他藝術形式，如歌曲、廣告、演出等等。⁵

根據謝冕的上述宗旨，本叢書以「文革」歷史風雲作為對象，通過敏銳的問題意識，試圖梳理重要的人物、觀念、事件、運動、思潮等歷史脈絡；以深入的文獻考證，詳實的第一手資料編撰專題性的史料文集。

例如本叢書以人物為主的史料編撰，聚焦研究對象整體的生命歷程，全面展現重要問題的來龍去脈，勾勒人物跌宕複雜的人生軌跡。這種編撰方式，可以稱之為史料傳記，或人物史傳。歷史是人的歷史，人是歷史中的行動者，也是歷史的創造者。因此，研究歷史，從根本意義上而言也就是研究人；反之，研究人，是瞭解歷史的一條主導進路。研究人的歷史，首先需要掌握歷史的載體，即史料。通過對史料的整理、輯佚、考據、爬梳，進一步確立理解歷史的理論與方法，從而形成一種關於史料的闡釋經驗與學術傳統。以「文革」人物個案為對象的史料考察，是形成中國當代通史的前提，也是建構中國當代史料學的基礎。

本叢書希望凸顯五個方面的特點：第一，文獻性。希望達到奠基學術根基的目的，為「文革」研究建立紮實的史料基礎。第二，知識性。通過編者按、編者注等詮釋形式對一些史料解題，或者對細節進行補充說明。第三，故事性。每一本書都是一段歷史，一個故事，在編撰體例中試圖給讀者一種講故事的起承轉合的感覺。第四，問題式。本叢書的

⁴ 參見：孟繁華，《總序二〈百年中國文學總系〉的緣起與實現》，謝冕，《1898：百年憂患》，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第14頁。

⁵ 參見：孟繁華，《總序二〈百年中國文學總系〉的緣起與實現》，謝冕，《1898：百年憂患》，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第15頁。

選題或者每一本書中的專題設計聚焦於特定對象，例如普遍有爭議的、有疑問的重要問題，產生了重大歷史影響的人物、事件、運動、思潮或者制度。總之，這些選題都應該具有學理思考的深度。第五，讀本式。每一本書從選題、內容與體例安排等等方面的設計，試圖將該選題的相關問題與知識進行整體掃描，一網打盡。不僅提供原始資料，而且還有研究文獻等，為讀者瞭解該選題提供一個學術地圖或者研究攻略。

本叢書的編撰方式所體現出的「史料學」，有待讀者做出回答，敬祈社會各界專家、朋友多多指教。

「文革」史料整理綜述

「文革」史料保存、整理、編撰的重要性，在那場浩劫開始之初就已經為中國國家圖書館部門的工作人員所重視，1966年8月28日，「北京圖書館革命文獻部」在《人民日報》發出呼籲——《把這些珍貴文件紀錄下來》，該文寫道：當前展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在深入廣泛地發展。很多紅衛兵組織和文化革命委員會，印發了徹底摧毀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及一些資產階級法權殘餘的傳單、倡議書等宣傳品，這是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珍貴文件。

圖書館通常收集、整理最多的是正式出版的報刊、雜誌和書籍，對於當時的非正式出版品則往往很少顧及，北京圖書館作為當時中國最大的國家圖書館，工作人員看到了這些民間流傳文獻的重要價值，視之為「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珍貴文件」。可見，當時主流文化部門對「文革」文獻的重視程度。

該文鄭重發出呼告：我們作為一個國家圖書館，必須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積極宣傳毛澤東思想的社會主義學校，又應是收集各種革命文獻的機構。我們特請各單位紅衛兵組織和文化革命委員會等革命組織，將已發和未發的「倡議書」以及所有的佈告、宣傳品等，及時寄給或送交「北京圖書館革命文獻部」三份，以備研究參考使用。⁶全國各單位紅衛兵組織和革委會是否響應號召、聞風而動，今天不得而知。

耿化敏的《簡評30年來的「文革」史學》認為，自1981年中共中央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國史學界開啟了「文革」歷史的學術研究。從1980年代起步階段的「資政史學」，中經1990年代轉型階段的「求真史學」，再至21世紀頭10年拓展階段向「總體史學」的轉向，近30年來「文革」史學經歷了一場深刻的變動。該文還提供了30餘年來，不止是中國大陸，還有海外關於「文革」史料的整

⁶ 北京圖書館革命文獻部，〈把這些珍貴文件紀錄下來〉，《人民日報》，1966年8月28日。
耿化敏，〈簡評30年來的「文革」史學〉，《黨史研究與教學》2012年第1期。

理、編撰與研究的概況。⁷關於「文革」史料的整理工作的評述，美國的「文革」學者周原的《文革史料和史料學概述》（2007）一文，對海內外的動態進行了十分詳盡的介紹。他將「文革」史料可以分為四大類型，即實物史料、音像史料、口碑史料和文字史料。根據發佈和製作的方式，「文革」期間產生的文字型史料可再分為如下四類：

1. 「文革」期間的正式出版物。《毛澤東選集》、《毛主席語錄》一版再版，發行量連創紀錄。儘管如此，「文革」期間的一些正式出版物仍然是研究者不可忽視的基本資料，例如，被視為當權者喉舌的兩報一刊，即《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此外，《文匯報》、《光明日報》、《解放日報》、《北京日報》等也含有許多重要史料。
2. 「文革」期間的非正式出版物。這類出版物主要包括「文革」初期由群眾組織、紅衛兵等印行的各類小報、刊物、海報、傳單和小冊子等。
3. 「文革」期間的非出版印刷品。這部分資料專指那種「文革」期間印製的，限於小範圍使用或僅在特定範圍內流通，不對公眾發行的印刷品。例如，群眾組織、革命委員會編印的檔、講話彙編、各種內部學習資料、大批判文集、大字報選以及鬥私批修的心得等等。
4. 「文革」期間的非印刷品資料。這類史料中數量最多、最為重要的是各級各類檔案。儘管「文革」期間各級政府部門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從中央到地方，以及工農商學各個單位都沒有停止建立和保存檔案的工作。檔案的內容品種很多，包括指示、會議記錄、簡報、總結、統計、下達的檔案和上報的材料等等。除此還有個人檔案，包括所謂專案材料，像本人寫的檢查、「交待」，他人寫的揭發、檢舉、證言等。檔案提供原始資料，且大都不存副本，其史料價值是不言自明的。除檔案外，非印刷品

⁷ 耿化敏，〈簡評30年來的「文革」史學〉，《黨史研究與教學》2012年第1期。

「文革」資料還包括大字報、小字報、日記等。大字報、小字報除當時已整理印行的以外，既使有保存至今的，也只是鳳毛麟角了。個人筆記、日記得以留存的機會應比大、小字報大些。這些資料，特別是出自名人、要人之手的，也是「文革」研究的有用資料。⁸根據「文革」史料的搜集、整理、出版與研究的歷史進程，周原將「文革」史料的整理分為「文革」期間和「文革」之後兩個時期，並進行了詳實的統計。第一，「文革」期間，中國大陸境內外對「文革」史料開始了搜集與整理。例如香港友聯研究所編印的《紅衛兵資料目錄》（1970），著錄該所收藏的紅衛兵小報561種；又如該所編印的《中共中央檔彙編（關於文化大革命），1966~1967》（1968）和以縮微膠捲型式出版的《中共資料剪輯》（1974）。《中共資料剪輯》共1447卷，含該所收集的「文革」期間的各類簡報資料，臺灣的中央圖書館、國立政治大學及其下屬的國際研究中心圖書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以及軍情局等。臺灣出版的資料較具代表性的有《中共研究》和《中共研究年報》以及《中共研究》社出版的一些專題彙編，如《中共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彙編》（1973）等。在中國大陸，當年對正式出版物、非正式出版物和一些非出版印刷品的收藏主要是在各級圖書館進行的，且通常為被動的收集。第二個時期，「文革」之後。儘管「文革」研究在大陸仍然設有許多禁區，當局對「文革」研究和「文革」類書籍的出版也一直控制得比較緊，不時幹預施壓，三十年來還是整理、出版了一些有用的史料，發表了一批有份量的研究成果。香港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文化環境，在出版「文革」資料和研究成果方面享有得天獨厚的條件，香港為「文革」研究辟出了一塊獨特的園地，貢獻很大。如前所述，還在「文革」期間，搜集、整理「文革」資料，出版、發表有關「文革」的圖書、研究成果就已經在香港開展得

⁸ 周原，〈文革史料和史料學概述〉，原載《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香港，田園書屋，2007年。

很活躍。⁹周原認為，與香港相比，臺灣的「文革」出版物實在太少。¹⁰

關於上海的「文革」史料整理情況，金大陸對這些史料分為如下類別：第一部分為出版物（含未刊稿）：著作類、辭典類、方志類、大事記類、報刊類。第二部分為非出版物：檔案類、群眾報刊類、傳單類、日記類。¹¹復旦大學歷史系與上海社會科學院已經啟動了大規模的上海「文革」史資料整理與出版的工程，假以時日，相信成就值得期許。

《東方早報》報導，著名傳記作家葉永烈向上海圖書館捐贈了半個世紀的手稿等私人文獻，其中的「文革」史料是一大亮點。本次的捐贈主要包括如下幾類文獻：與眾多名家往來的書信原件；採訪錄音帶、數碼錄音，其中錄音帶1000多件；按照人物或專題分類的採訪檔案，如8卷王力採訪檔案，羅章龍採訪檔案，「四人幫」相關檔案等；葉永烈採訪照片，其中底片幾10冊，數碼照片20多萬張。¹²葉永烈的「文革」史研究從來都以一手資料見長，在這批捐贈文獻中，他對很多歷史當事人的採訪筆記、錄音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屬於獨此一家的珍貴文獻。

綜上所述，就目前「文革」史料的整理現狀而言，開文獻整理先河的是中國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1988年10月內部編印的《「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中、下）。成就最為卓著的是美國華裔學者宋永毅2002年與2006年主編出版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以及該文庫的網路版。宋永毅組織的團隊建立了規模龐大的「文革」資料資料庫，作為「文革」文獻的巨大集成，功德無量，惠及學林。其次則有周良霄、顧菊英夫婦編輯的《瘋狂、扭曲與墮落的年代》。閻長貴高度評價了這項「文革」史料編撰成就最為卓越的工作，他說：宋永毅先生主編了一套《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周良霄、

⁹ 周原，〈文革史料和史料學概述〉，原載《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香港，田園書屋，2007年。

¹⁰ 周原寫作該文的時間是2007年，實際上，到目前為止臺灣文革史料與著作的出版已經有了較大的改觀。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2011年以來出版了數十種文革史書籍。

¹¹ 金大陸，〈上海文革研究的史料準備〉，《社會科學》2007年第5期。

¹² 〈葉永烈捐出「一卡車」文獻資料〉，《東方早報》，2014年4月30日。

顧菊英夫婦編輯了《瘋狂、扭曲與墮落的年代》（包括一本書和兩張光碟），這是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兩樁巨大的基礎工程。宋永毅先生、周良霄夫婦為這兩樁工程花了大功夫，下了大力氣，也充分顯示了他們的遠見卓識。歷史和人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為研究文革和恢復歷史的本來面貌所作的無私貢獻。¹³他尤其指出上述文庫中部分史料的重要價值：宋編《文庫》中有《中央首長關於文化大革命的講話和指示》，周良霄夫婦編《年代》之二是《十年文革中首長講話傳信錄》，他們這兩套關於文革時期中央首長講話的資料，都是文革的最原始資料，對研究文革，對恢復歷史的本來面貌具有極大的意義。¹⁴同時，閻長貴又指出上述文庫還有值得進一步完善之處。對於《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也並不是沒有值得改進的地方，著名的「文革」史專家餘汝信曾經撰文指出了一些存在的問題¹⁵。《文庫》收錄的畢竟是歷史原料，當然也有待於進一步坐實考據，細緻梳理。

總體而言，相比海外「文革」史研究的熱鬧而言，中國大陸的「文革」學術研究還停留在零敲碎打、門外熱鬧門內冷清的狀況。

編者無心政治，僅僅恪守如下從事學術研究的基本規則。第一，歷史研究的基礎應該建立在詳實、完備的史料基礎之上，而史料的整理不應該首先考慮這些史料是否具有某些特定的功用目的，即可能對誰有利、或不利而進行取捨。應該首要考慮的原則是，為了全面認識研究對象，史料收集是否做到了竭澤而漁。第二，學術研究應該堅持客觀公正的態度，以及獨立的精神。不應該先入為主去預設政治的、道德的立

¹³ 閻長貴，〈關於兩種文革資料集的比較和建議〉，《記憶》，2009年9月7日第22期。

¹⁴ 閻長貴，〈關於兩種文革資料集的比較和建議〉，《記憶》，2009年9月7日第22期。

¹⁵ 參見餘汝信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的幾個問題〉。他一方面指出編纂者經三年多努力，集成了迄今為止文革研究最大規模的資料庫，個中辛勞，可想而知。另一方面，他認為《文庫》的第一部分「有關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文件、指示、公報彙編」後，對出版及發行者所聲稱的《文庫》的「最權威」性（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文庫》推介單張），卻不能不有所保留。余汝信提出了《文庫》存在的幾個「硬傷」性問題：一、全部文件資料均未注明出處，有違學術規範要求；二、文件來源大多輾轉抄錄，並非是「第一手」的；三、編纂者自擬標題未加以說明，部分自擬標題欠妥；四、資料選取尺度欠妥，許多重要文件未有登錄；五、「概要」及刪節過多，未能保留文件的原貌；六、未辨真偽，錯誤地登錄了來源可疑的偽造文件。

場和標準。這一點對於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尤其重要，因為他們容易受政治、商業、以及當事者利益等因素的幹擾和誘惑。獨立精神還在於崇尚真理，尊重歷史事實，不為某某權威的判斷而嚇倒。第三，學術研究應該堅持科學理性的研究方法。應該遵循一些基本的科學分析的邏輯，重視研究的基本程式和證據，講究論證的合理性和完滿性。

體例說明

「文革」作為中國統一、浩大、群體的政治運動，捲入的階層、參與的人數很多，觸及的問題、採用的方式十分複雜。可以說，任何一個政治事件，動輒牽動著幾十、上百人，甚至成千上萬人的關注。正是由於每個事件、運動聚集了眾多參與者，會議記錄中的文獻也牽涉到很多人，因此，在以人物為核心整理史料的時候，某一個檔應該歸屬何人，或者說，史料在不同人物的分配上如何處理，是一個值得斟酌的問題。

本叢書由於包括大量現場的講話記錄，具有原生態的歷史形態，多人參與的談話形成了文本之間的互文關係。文集編撰的總體原則是，無論人物、運動、事件還是思想，盡可能根據時間先後，組織、梳理出重要的資訊點，使讀者由每一篇文章的連續性閱讀，可以大體知道歷史事實的來龍去脈。具體來說，涉及到史料的編撰細節，有一些技術問題需要處理。根據編者對史料的總體把握，擬在下面對此做出原則性的說明，並根據重要性的優先順序，依次排列如下。

第一、官位優先原則。在每一次集會或者內部會議中，官位高者所起的作用通常比較大，做出的講話也具有較大的效力。

第二、篇幅優先原則。對於官位或者政治影響力大小差不多的情況，以講話篇幅最多者作為歸屬對象。

第三、資訊求全原則。有些會議講話，每個人的官位差不多，講話的篇幅也差不多，而且每個人沒有大段文字自成獨立的一部分，而是簡短的對話交互參差，各自的關鍵資訊都不少，將這樣的檔歸屬於某一個人的話，對其他人都會有遺珠之憾。因此，這樣的檔將會保留在每個人的文集之中。

第四、對於年月不詳的情況，一律置於該年月的最後，列入「本月」、「本年」之下。

上述這樣編撰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節省每本書的篇幅，通過幾本書的對讀可以獲得的文獻一般不重複收錄。凡是在其他書本中已經收錄，

而本書暫付闕如的情況，一律在目錄和正文中列出標題，並且在標題之後標記「（存目）」二字。好在每一本的史料都是按照時間順序編排而成，因此讀者可以根據目錄提供的線索，迅速在其他書本中找到相關內容。本叢書的不同文本之間史料高度混融，需要提醒的是，對於有些史實，讀者必須將多本書一起參照對讀，才能瞭解問題的全貌。

本叢書所收錄文字均來自於中國國內外檔案館、圖書館，中共黨政部門的內部資料，民間人士所收藏的第一手文獻，中國國內正式出版的報刊與書籍，以及官方與民間的非正式出版物。部分文字來自民間印刷物的會議記錄，標點符號的使用很不規範。原因是：記錄者錄入匆忙難免錯謬；記錄稿未經講話者與與會者修正；記錄者水準參差不齊；所記錄的文字大多係速成之物，並未經過正規編輯部門細緻審校。鑒於上述情況，編者特此作如下說明。

如果對所有標點符號全部修改的話，恐怕對原貌影響甚大。因此，編者修改的原則是：對顯而易見的標點符號誤用、漏用、缺省等情況，編者予以補充修訂。在保證不影響閱讀和理解的前提下，秉持可以不改則儘量不改的原則。文字整理的具體辦法是：第一，最大可能保留文字和版面的原貌。避免添加、增刪文字，以及隨意改動段落關係。第二，簡體字轉化為繁體字之後，仍然保留簡體字的原貌。例如，有些人名轉化為繁體字之後，「赫魯曉夫」就變成了「赫魯雪夫」，「斯大林」變成了「史達林」，「文件」變成了「檔」。針對這些類似情況，編者一律在審校中保持史料原初的簡體字形態。

目次

CONTENTS

「文革」風雲叢書·總序.....	009
「文革」史料整理綜述.....	013
體例說明.....	019

025 | 1966

陳伯達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5.24.）.....	027
陳伯達、康生等關於北京廣播學院文化革命的談話（1966.7.14.）.....	029
陳伯達、康生在對外文委的講話（1966.7.14.）.....	033
陳伯達、康生等對北京廣播學院文化大革命的指示（1966.7.16.）.....	037
江青、陳伯達在北京大學的講話（1966.7.22.）.....	038
江青、陳伯達在北京大學的講話（1966.7.23.）.....	038
陳伯達、康生、江青等在北京廣播學院的講話（1966.7.24.）.....	039
陳伯達在北京大學師生員工大會上的講話（1966.7.25.）.....	047
中央首長在北京大學的講話（1966.7.26.）.....	048
康生、江青、陳伯達在北京師範大學的講話（1966.7.27.）.....	055
江青、陳伯達在撤銷北京輕工業學院工作隊大會上的講話 （1966.7.29.）（存目）.....	062
江青、康生、陶鑄、陳伯達在中國科學院萬人大會上的講話 （1966.7.30.）（存目）.....	062
陳伯達在中央文革接待室對同學們的講話（1966.8.5.）.....	063
陳伯達給毛澤東主席的報告（1966.8.13.）.....	064
陳伯達在外地來京學生群眾會上的講話（1966.8.16.）.....	064
陳伯達在北京大學的談話（1966.8.24.）.....	066
江青、陳伯達、康生在中國科學院的講話（1966.8.30.）.....	069
本月.....	075

陳伯達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寫的大字報（1966.8.）	075
陳伯達在中國科學院的講話（1966.9.16.）	076
陳伯達接見重慶及西南地區師生的講話（1966.9.25.）	082
陳伯達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6.10.16.）	086
陳伯達對北京市部分學生的講話（1966.10.24.）	100
陳伯達對兩個月運動的總結（1966.10.24.）	110
陳伯達、戚本禹、關鋒接見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同學時的講話 （1966.10.25.）	118
陳伯達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6.10.25.）	130
陳伯達、王力同福建惠安一中二十五名戰士座談紀要（1966.10.29） ...	133
陳伯達在紀念魯迅大會上的閉幕詞（1966.11.1.）	139
陳伯達在接見外地師生時的講話（1966.11.4.）	141
陳伯達對國防部大樓前軍事院校造反派的書面講話（1966.11.8.）	142
陳伯達給在上海安亭火車站的工人的電報（1966.11.12.）	143
陳伯達關於紅衛兵在孔廟造反給山東省委的電報（1966.11.12.）	144
陳伯達和首都職工造反派代表座談紀錄（1966.11.12.）	145
陳伯達、王力與北京工礦企業職工少數派代表的座談記錄 （1966.11.17.）	147
陳伯達等和北京第一機床廠各派代表談話紀要（1966.11.18.）	153
陳伯達、江青對北京航空學院同學的講話（1966.11.19.）	156
陳伯達、王力、關鋒、劉建勳、胡癡等與商業部各地上訪群眾的談話 （1966.11.22.）	168
陳伯達與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同志的談話 （1966.11.27.）	178
陳伯達、江青、周恩來、謝鐘忠、吳德在文藝界大會上的講話 （1966.11.28.）	188
陳伯達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的講話（1966.12.4.）	206
陳伯達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的講話（1966.12.6.）	210
中央文革與一司三司北航礦院等代表座談時的講話（1966.12.14.） ...	211
中央首長在北京市中學批判反動路線大會上的講話（1966.12.16.） （存目）	215
中央首長對做接待來京師生工作的幹部的講話（1966.12.19） （存目）	215
陳伯達談關於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標準（1966.12.22.）	216

中央首長接見首都紅衛兵代表的講話（1966.12.23.）	217
陳伯達談資產階級反動路線（1966.12.25.）	231
江青、陳伯達與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代表的談話（1966.12.26） （存目）	234
陳伯達、江青與北京紅衛兵座談紀要（1966.12.27.）	234
陳伯達研究文獻	238
「文革」研究文獻.....	243
後記.....	267

1966

陳伯達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1966.5.24.)

林彪同志的講話，是近幾年來最重要的講話。一切階級鬥爭的核心問題是政權問題。這次對四大家族的鬥爭，是防止反革命復辟，政變的大事。四大家族是地主、資產階級搞反革命復辟的性質。反對四大家族是主席英明偉大的決策。

資產階級復辟的歷史，英國的克倫威爾，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在幾百年的時間內，封建復辟過多少次。文化革命，資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以前就在進行著，大體搞了七百年（十二世紀到十八世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在奪取政權之後解決的。要看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要經過長時期的。是不是比資產階級用的時間短一些？我看可以短一些，我們是依靠工農兵群眾大搞群眾運動。在性質上不同於資產階級文化革命，因為資產階級革命是一個剝削階級代替另一個剝削階級，我們是消滅一切剝削階級。剝削階級幾千年來的習慣勢力是不能輕視的。

這次我們同「四大家族」的鬥爭，他們是搞地下活動，是他們自己挑起來的。高饒也是背後搞地下活動。搞政變的，沒有長期的地下活動是搞不起來的，我們不能有太平觀念。列寧說的兩條：被推翻的剝削階級還沒死，新的資產階級又在生長新的反革命分子。彭真在公布《二十三條》以後作了兩次報告，是包庇一切壞人，地、富、反、壞、右反攻倒算。在社教運動中，存在著兩種尖銳的世界觀的鬥爭，他用生產的大帽子壓人，說生產搞壞了，是保護四類分子，保護一切壞人的。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峰，從馬列主義的三大組成部分來看，確是這樣的。主席經歷過的事情，比馬、恩、列經過的要多，列寧只有三十年的工作經驗，主席有五十年的經驗。馬克思主義的哲學，主席的著作滲透著辯證法，不用辯證法是讀不懂的。《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裡來的？》，文章很短，概括得很集中，很精闢，最集中地表達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主席的哲學思想最根本的是對立的統一。列寧也講過，但是毛

主席闡述得更明確，更通俗，更容易為工農兵看懂。主席說：《共產黨宣言》很大的缺點是對農民、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估計不足。當然那時有侷限性，是從歐洲的情況出發的，沒有估計到亞洲的局面。工農聯盟的問題。農村包圍城市的問題，寫過也不系統。馬、恩、列、斯是主張武裝暴動，都是講的城市，很少說農村包圍城市。（周總理插話：斯大林講過建立根據地是指的黑海克朗、克德兩個海口的小城市）（林總插話：南昌暴動以後，朱德看見山多樹多，說我是拜山教。）沒有人民軍隊就沒有一切。《人民戰爭勝利萬歲》很重要，闡述了主席思想，要很好地、認真地讀，多宣傳。今後世界革命走我們的道路更普遍了，有普遍意義，包括歐洲的資本主義國家革命的武裝，在農村容易存在。這篇文章很重要。

在社會主義時期，存在階級鬥爭，發展了列寧的觀點。列寧講到資產階級有很大的反對力量，小生產者時刻產生产出資產階級分子。主席講的更加理論化，系統化。社會主義建設，列寧重視農業，但以農業為基礎是主席發展了。一九五七年，主席在莫斯科向各國黨講過，要注意農業，不然打起仗來沒有飯吃。科學社會主義有了重大發展。主席給林彪同志的信，很有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將來要按主席這封信來編制計畫，作為編制計畫的綱要。

「文人無行」，道德品質不好，很值得知識份子警惕。乾隆時有一部《貳臣傳》講的是東林黨的事。蘇斯洛夫、米丁、尤金是「貳臣」，是斯大林培養起來的，後來跟著赫魯曉夫走了。有些人一到利祿薰心的時候，一切都忘掉了。彭真就是給這些人封官許願，為他奔走。（林總插話：寧可叫修正主義殺掉頭，也要千古流芳）。¹⁶

¹⁶ 青海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聯合委員會宣傳組編印，《資料選編〈中央首長講話專輯〉》，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五日。

陳伯達、康生等關於北京廣播學院文化革命的談話 (1966.7.14.)

【按：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四日，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同志、顧問康生同志發現丁萊夫派往北京廣播學院的以李哲夫、王殿舉為首的右派工作組殘酷鎮壓無產階級革命派的情況後，親自召見丁、李、王、對他們進行了嚴厲的批評。】

伯達、康生同志的這次談話，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做了精闢的闡述，是一篇指導我們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文件。我們一定要把伯達、康生同志的指示貫徹到行動中，把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康生同志開門見山問：廣播學院是一派學生同另一派學生之間的鬥爭，還是工作組同一派學生之間的鬥爭？……你們這裡有些學生提出「一切權力歸文化革命委員會」這口號對不對？是不是反黨的？

李哲夫、王殿舉推脫責任，說：新市委和國務院有人說這個口號是錯誤的。

康老問：「國務院是誰答覆的？新市委是誰答覆的？」李、王支支吾吾回答不上。

康生同志問：現被圍的是什麼人？工作組站在哪一邊？李、王不得不老實交待，被圍的人，多數是首先發動進攻黨委的人，工作組站在多數派一邊。

康生同志生氣地說：「過去左派，現被當成反黨的！」

丁萊夫見勢不妙，慌忙解釋：「這個問題我表示過兩次意見……」

伯達同志說：「這樣一個辦法好嗎？一部分群眾圍攻一部分群眾不好。這樣如何搞大辯論。要走上軌道，腦子放靈些。不對的話可以收回。組織群眾打擊一部分群眾是不正當的。這不是正常的！對外文委二十九個積極分子，被打成反革命。到處說是中央談

的，假盜中央名義。」

康生同志說：「你們回去立刻出一個大字報，說明你們工作組不是黨中央毛主席派來的，給我們貼大字報不能說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

伯達同志重複說：「反對工作組就說是反對黨中央，這是錯誤的。要保護少數。」

康老說：保護左派。工作組有權保護他們。

伯達同志說：「對群眾什麼態度，是根本的立場問題。群眾中多數、少數是經常發生變化的。不要以勢壓人，專橫武斷。工作組一定正確？就不能提一點意見？群眾就不能說一句錯話？工作組首先當群眾的學生，然後才能當群眾的先生。一去就武斷，這如何能搞好運動呢？首先聽聽群眾的意見。我們是學生，我們要重新學習。」「你們隨便開刀可不成。不要認為多數擁護就正確。不要拿工作組到處壓人，組織一部分群眾，打另一部分群眾，要解圍。工作組要聲明是廣播事業局的工作組。回去宣布：向群眾學習。」

「這個問題上（指廣播學院關於一切權力歸文化革命委員會問題的辯論），你們有錯誤。你們要承認。共產黨毛主席開始也是少數，正確的有時可能是少數。……『一切權力歸蘇維埃』是列寧提出來的。『一切權力歸農會』是寫進毛選的。」

康生同志說：「『一切權力歸文化革命委員會』誰說是反動的口號？」

丁萊夫說：「是張彥說的。」

康生同志說：「你們為什麼對張彥那麼感興趣？他是犯了錯誤撤了職的。」

伯達同志說：「『一切權力歸文化革命委員會』，不能說這是反革命口號。這是群眾革命運動中創造出來的。文革小組權力，就是幫助群眾嘛！黨領導革命委員會，黨組織要經過運動考驗，要受群眾監督，不能騎在人民頭上。」「工作組要以普通勞動者姿態出現，工作組不能不讓人懷疑。不能自己封，要人家封。自

己也要聲明，領導也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一切工作組的錯誤，就是不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派頭大極了，說幾句話也不行。說一點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這不對。黨信任群眾，工作組不相信群眾。現在打的都是反革命？是否這樣多？……廣播學院有那麼多？防止中了敵人的反間計，造成混亂。」「現在許多工作組不會領導，不把自己當成勞動者。」

康生同志說：「你們要解圍，不能再打擊報復！丁萊夫，不罷你們的官，就要犯錯誤。過去你們給戴的高帽子都不算！所有過去戴的帽子都不算！不得再鬥，不能受監視。如果有監視，就是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工作組要表明態度，不要在群眾中搞陰謀。你們有尚方寶劍，所有被監視圍攻的一律釋放。要向全體同志宣布，不許監視，不許盯梢，如果這樣就是犯法的。不要對這些人實行專政。不管是誰這樣辦，工作組要堅決反對！你們工作組在群眾中有反感的，要公開撤掉。」

伯達同志說：「回去出安民告示，說工作組是廣播局黨委派來的。來此學習的，同群眾在一起，堅決執行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路線。對工作組有意見，可以貼大字報。現在有苗頭，有些工作組有意無意地領導學生鬥學生，所謂排除干擾這是錯誤的。」

伯達同志再次警告丁、李、王：不得搞陰謀。

康生同志說：「重要問題是打擊目標對不對。（廣播學院）第一批起來鬧革命的，受到圍攻，受到打擊。他們可能有錯，個別人也可能別有用心，這一大批人遭受打擊，這不是簡單的問題。一派學生對那一派學生的鬥爭，實質是工作組直接或間接去領導鬥爭。你們工作組矛頭是打擊了第一批革命的人。」

伯達同志說：「廣播學院與某些學院情況有相同的。運動開展得很猛。工作組對文化大革命沒有準備。對中央方針政策瞭解很差，五月十六日《通知》，有必要很好地學習。從四清立即到學校，

不懂得文化大革命。怎麼辦？只有向毛主席著作學習。學習毛主席的群眾觀點，群眾路線。」「工作組要考慮一下，已處在什麼地位。副局長、政治部主任（指李哲夫）去廣播學院，站在這樣一個地位，非犯錯誤不可。張彥他不是把自己放在群眾之中，所以犯錯誤被撤職。」「這次你們運動主人是誰？是廣大群眾還是工作組？這一千四百餘人（指廣院同學）有什麼權力，他們歡迎你們去，很熱烈地歡迎。工作組考慮沒有，在一定的時候，他們可以罷免你們，讓你們滾蛋！這個權力歸他們，不歸你們。人大常委委員長可以罷，你組長副組長就不可以罷嗎?!」「群眾有權對工作組批評，大鳴大放嘛。大字報說得不對，仍有權批評你，監督你。黨領導群眾，又受群眾監督。工作組進入學校，要經黨和群眾教育工作組組員。要承認群眾有此權力。」「另外，學生鬥學生，大、中學都發生。形式上是學生鬥學生，實際是工作組同一部分學生結合起來，鬥另一部分起來的學生。結果把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放鬆了。不少地方如此，你們廣播學院就是一個。……」

最後，陳伯達同志、康生同志給丁萊夫和廣播學院工作組下達三點指示：

- （一）「一切權力歸文化革命委員會」這個口號不是反革命的。他們（指廣院革命群眾）這樣提是為了把文化大革命運動推向發展，不能說一提這口號即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
- （二）廣播學院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是應該的，不是反動的。這樣對革命是有利的。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並不是不要黨。
- （三）一切高帽子取消。說明我們（指中央文革）認為那個方法是不對的。要停止那樣圍攻、監視、盯梢，一律取消，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都是不對的。

伯達同志批評說：「丁萊夫還企圖替自己辯解。一百餘人鬥爭一人，還不殘酷?!哪怕反革命也不能用此方法，這不是對反革命的辦法。發生這些事情，還不知道，或知道很晚，這是失職。」

這時，當天接見廣院小將的中央文革一位工作人員說：「群眾再來，伯達同志最好見見。」

伯達同志說：「如確實要鬥左派，工作組打擊左派，來中央多少見多少。見不勝見，也要見。否則我們文革小組要失職！」

中央文革小組三番五次警告丁、李、王不得搞陰謀。回去立即貼出大字報說明工作組不是黨中央毛主席派來的，給工作組貼大字報不能說是反黨反社會主義。談話結束時，伯達同志還一再說：「首先工作組轉，澈底轉了，事情就好辦了。這樣不丟人，否則更丟人。」¹⁷

陳伯達、康生在對外文委的講話（1966.7.14.）

陳伯達同志講話

陳毅、陶鑄、康生等同志要我來聽聽會，根本沒有想到在此講話。我不會講話，更不會講中國話，我說中國話很困難，我擁護陳毅同志剛才的講話和採取的措施。決定李昌停職反省，我贊成；撤走張彥的工作組，我贊成。這些措施都是很適當的。

文委我從未來過，有人說我是反革命事件的後臺老闆，貼了我一百多張大字報，我為什麼到文委來看大字報呢？因為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收到了文委的信件，對工作組有意見，有人還打電話，所以我和陶鑄來看，否則就是官僚主義。我來的時候腦子是一張白紙，有一張大字報宣布五十一人的反革命政變說有後臺，我想指的是我，我回去仍然是一張白紙。

陳毅同志今天要我來開會，我是不是反革命事件的後臺老闆，沒有

¹⁷ 中央廣播事業局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總部，《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耀著中央廣播事業局——毛主席以及中央首長對中央廣播事業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歷次指示彙編（一九六六年七月—一九六八年六月）》，一九六八年七月。

表白的必要。文委文化大革命有反復是好事，陳毅同志說有可能搞得比較好，因為這樣有各種經驗。世界上走的路是曲折的，革命不可能像列寧格勒大街那樣直。五九年毛主席到蘇聯去，我們坐車子經過列寧格勒大街，覺得不怎麼直，也還是曲折的。天安門前的大街也有高低。文化大革命有反復是不可避免的，正常的，不會沒有缺點和錯誤的。以後有沒有反復呢？我不敢肯定，但是大的反復可能不會有，中的、小的還會有。對新的工作組來說，首先要根據主席的教導，先做群眾的學生，再做群眾的先生。張彥來了不接近群眾是錯誤的，脫離群眾，以當官做老爺的態度來搞文化大革命是必然要失敗的，會被群眾所拋棄。張彥所做的是毫無道理的蠻幹。毛主席在延安時說過，要分清什麼是共產黨的作風，什麼是國民黨的作風……（參閱《人民日報》七月二十一日社論《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後一部分）

康生同志講話

文委的文化革命運動，特別是張彥工作組的工作，與周總理研究過，感到很有問題，有很大錯誤。周總理，陳副總理委託我和陶鑄來瞭解情況，我們從各方面進行瞭解，證明總理的看法是完全正確的。張彥的錯誤是嚴重的，張彥的工作違反了黨的方針路線，違反了陳副總理對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文委黨組，張彥的錯誤的根本原因是根本沒用毛澤東思想掛帥。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列主義的頂峰，是最高最活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著作，指示，講話是我們一切工作的指標。凡是按照主席思想辦事，工作就能勝利；違反了，就要犯錯誤。文委的工作和張彥的錯誤，再一次證明了這一顛撲不破的真理。陶鑄同志和我把調查的情況向中央彙報。剛才陳毅同志宣布的四項決定，前天總理報告了主席，毛主席同意。文委的情況陳總講了，陳伯達同志講的是黨的重要政策，我完全同意。我現在談一段主席的話，請同志們對照檢查自己。主席在六四年提出了共產主義接班人的五條原則，九評中又把這五條寫入。

- 一、他們必須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今年三月份毛主席問我們。你們有多少馬列主義？有百分之多少的馬列主義？我們也

要問同志們，你們究竟有多少馬列主義？不管是犯錯誤的，沒犯錯誤的，不管是黨委同志，黨員還是工作組同志，都要好好想想這個問題！我看李昌的馬列主義少得很。反對毛澤東思想，就是反馬列主義。在以前也許你們有，但在文化革命中很少或沒有。張彥同志對黨的政策，沒有很好研究，違反了最高指示。為什麼犯錯誤？就是毛澤東思想沒有去掛帥。以後工作是否能做好，要看他是否能以毛澤東思想掛帥。文委工作有成績，但毛澤東思想掛帥單簿或沒有掛帥。能否完成這一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能否清除毒害，就要看能否突出毛澤東思想。

- 二、他們必須是全心全意為中國和世界的絕大多數人服務的革命者，所有的人好好想一想，是為中國革命，還是為修正主義。大多數是為人民服務的，但是想一想是全心全意還是半心半意，還是為資產階級服務。李昌就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張彥和工作組在文委不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張彥為什麼對貼大字報的群眾進行壓制和迫害！
- 三、他們必須是能夠團結絕大多數人一道工作的無產階級政治家……，這一條正是張彥同志所犯錯誤的主要原因。你們是否團結了群眾？向你們提意見，貼大字報的，我不承認都是好人，群眾中有各種不同的階級，有個別的可能是牛鬼蛇神。大多數人懷疑楊純，工作組，寫大字報的絕大多數是好人。要孤立壞人，但把壞人工作組的當成反革命，不允許！這在中央機關發生是十分惡劣的！你們團結了多少人？拍馬屁的人，彭真就是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是個野心家。我看了一張《質問李昌從古巴回來後到彭真那裡去幹了什麼？》的大字報，表現了工人階級的警覺。李昌，你和彭真關係很深，是賴不掉的，須向群眾交待！一個工人揭發周一萍到那裡去了，黨組幹部到那裡去了，陳忠徑是我的老部下，過去是算入胡宗南內部幹革命工作的，有貢獻。我找陳忠徑談話，結果使我非常失望，他在這次運動中沒有貼過一張大字報，動動搖搖做投機，態度不

明，毫無原則。我們不否認你過去有成績，但是不能原諒你在這樣激烈的鬥爭中不表態，怎麼能算是共產黨員呢？

四、他們必須是黨的民主集中制的模範執行者，必須學會「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領導方法。張彥要把這一條對照一下，當然不是說你是赫魯曉夫，但是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中提到的那種不讀書，不看報，專橫獨裁的帽子可以戴在你的頭上。

《人民日報》說團結群眾，依靠群眾，可你卻懷疑群眾，打擊群眾，以勢壓人。因為你是外辦第五副主任。誰是文化大革命運動的主人？群眾，群眾有資格罷免你。我是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可以罷免，難道你一個工作組組長都不能罷免嗎？要讓群眾貼大字報，甚至貼錯了也沒關係。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張彥是以上級和領導的資格來的，眼睛向上看，不是向下看。實行民主集中制很重要，講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彭真說總理、陳副總理、康生是中南海的三顆定時炸彈，長久以來收集我們的材料。北師大有人說康生要搞暴動，也有人說陶鑄在廣西犯了嚴重錯誤。我們應該讓群眾說，應該讓群眾審查，檢驗，群眾懷疑是可以的。像張彥那樣就要犯錯誤。

五、他們必須是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富於自我批評精神，勇於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李昌和張彥完全違反了這一條，完全沒有自我批評精神，沒有改正錯誤的決心，想蒙混過關。張彥和我談話，我以為他覺悟了，結果大失所望。我七十多歲了，他倒像一百五十歲。我很盼望同志們有自我批評精神。

這五條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是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我們講一萬句話還不如主席講一句話。¹⁸

¹⁸ 一九六六年北京化工學院紅色宣傳員戰鬥組、北京經濟學院無產階級革命團、北京市東方紅印刷廠革命造反聯絡處、化工部化學工業出版社印刷廠聯合彙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1）》。

陳伯達、康生等對北京廣播學院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1966.7.16.)

北京廣播學院從七月五日到七月十五日，對「一切權力歸文化革命委員會」這種提法，展開了一場大辯論。七月十五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康生、陳伯達等領導同志知道了這件事以後，馬上把我院工作組組長、副組長李哲夫、王殿舉同志叫去彙報情況，當面指出了工作組領導這樣做是犯了方向性錯誤，並且對學院的文化革命作了極為重要的指示。李哲夫同志把康生，陳伯達等領導同志的口頭指示整理成三條，於七月十六日對全院革命師生員工進行了傳達。

- 一、「一切權力歸文化革命委員會」這個口號，是革命的，不是反革命的。提出這個口號是為了把我們的運動推向前進，因此，絕不是反動的口號，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當然，如果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了，那是另一回事。
- 二、廣播學院要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這樣對革命是有利的。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並不是不要黨的領導。因為是對革命有利的，不能說是反動的。文化革命委員會是黨領導群眾。聯繫群眾的橋樑。
- 三、辯論中間，發生了不對頭的做法。要取消一切高帽子，鬥爭，監視，盯梢，圍攻都是不對的，再搞就是非法的，群眾有不同的意見可以說服，不要鬥爭。¹⁹

¹⁹ 北京汽車分公司文革大字報辦公室、北京汽車分公司行政保衛文革、北京國棉三廠文革籌委會宣傳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內部資料，僅供參考）》，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江青、陳伯達在北京大學的講話（1966.7.22.）

【七月二十二日上午江青、陳伯達同志到北京大學看大字報，約十一點在燕南園召集部分同學座談，聽取各種不同意見，並作簡短講話。】

江青同志說：黨中央萬歲！北大同學革命萬歲！同學們，我沒有多少話可講。我代表毛主席來看你們，聽了你們的意見，看了你們的大字報，情況不太清楚，沒有什麼可講的，請伯達同志講講。

陳伯達同志說：我沒有什麼話好講，因為情況不太瞭解。我是來調查研究，根據毛主席工作方針，要進行調查研究，工作組要走群眾路線。要聽大家的意見，你們看到昨天《人民日報》社論沒有。還是這個態度。毛主席說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要多聽多看多想，多傾聽群眾意見，你們有很多不同意見，有不同的意見不要緊，這是很好的現象，還是要回去辯論，把問題弄清楚。我就說這些。²⁰

江青、陳伯達在北京大學的講話（1966.7.23.）

【時間：晚10：00左右，地點：大飯廳】

陳伯達：

我們是來看大字報的，是來研究北京大學的文化大革命發展過程情

²⁰ 中央教育部八·一八紅衛兵總部編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期間中央及有關負責同志講話（選編）》（第一集），一九六六年十月；一院大字報選編小組，《大字報選第二集》，北京：一九六六.十二。

況的，來看看你們提了什麼不同意見，看看你們怎樣提問題的，來向你們學習，研究一下你們怎樣進行辯論。

我是你們的學生，你們的熱情非常好，這種革命精神是最可寶貴的。可是我們在看大字報，你們一圍，大字報就看不成了，你們要給我們一個學習機會嘛！

任何工作要做好，文化大革命也一樣，都必須先做學生，再做先生。我們也是這樣，在大辯論中互相做學生，互相做先生。先做學生，再做先生，才能把辯論搞好，要講事實，擺道理，講道理。

北大同學要從主席的學習工作方法中吸取力量，把文化大革命搞好。現在我要當學生去了！

（時間：夜裡十二點，地點：燕南園前。）²¹

陳伯達、康生、江青等在北京廣播學院的講話 （1966.7.24.）

【按：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七月份兩次提到廣播學院的問題，丁萊夫對毛主席的指示心懷不滿，拒不執行，並且對群眾封鎖最高指示。廣播學院左派仍受圍攻，迫害革命左派的事態越演越烈。七月二十四日陳伯達、康生、江青等同志親臨廣播學院，解放了被壓制的左派學生，肯定了「一切權力歸文化革命委員會」是革命的口號，當場撤銷了工作組。下面是根據記錄整理的首長講話。】

陳伯達：我們來過一次，找幾個同學瞭解一下情況，文化革命的情況，江青同志建議我們今天再來看看大家。下面請江青同志和大家見

²¹ 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首長講話》，一九六六·十一；中央教育部八·一八紅衛兵總部編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期間中央及有關負責同志講話（選編）》（第一集），一九六六年十月。

面。（熱烈鼓掌，呼口號：毛主席萬歲！向江青同志學習！向江青同志致敬！）

江青：同學們！我們的小組長陳伯達同志，我們的顧問康生同志，曾經到學院來過一次，給你們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提了很好的意見。

（指七月十五日康生、陳伯達同志對廣播學院的三條指示——編者。）我剛從上海回來，仔細地看了你們的建議聽了他們的意見，我完全同意他們兩位的意見，另外副組長張春橋同志也同意，姚文元同志也都同意他們兩人的意見。我們是來向你們學習的，當小學生的。我們要聽聽你們的意見。我們不是來做官當老爺。你們革命熱情是很好的。革命熱情應該更高地鼓起來。我們不是來潑冷水的。

我代表毛主席來看望你們。（熱烈歡呼，毛主席萬歲！）他很關心你們的革命事業，希望你們堅決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站在文化大革命的前頭，進行這場偉大的文化革命鬥爭。你們一定很關心他的健康吧？——我可以告訴你們：他的身體很健康！

（全場歡騰，高呼毛主席萬歲！）你們的情況，我們還要繼續瞭解，還要繼續做小學生，要向你們學習。你們之間有分歧應互相諒解。你們之間的意見是可以統一的。你們之間不會有很大的衝突，不許採取圍攻，迫害。現在有的同學不被諒解，以後是可以諒解的。但是，不要採取這種迫害手段。有人把我們的子弟看成特務一樣，搞圍攻、盯梢、迫害我們的子弟，我很氣憤，我反對！這只能怪背後的人。這是我個人的意見，你們不同意可以給我貼大字報，用鬥大的字貼！

你們大門關得緊緊的，門口貼著條說什麼什麼人不准進來！你們廣播學院的大門比中南海還要緊，比進中南海還要難。我要來放火，我要提出強烈抗議！如果你們不改，我就把你們的紅門塗成黑門！

陳伯達：請我們的顧問康生同志談話好不好？（眾：好！）

康生：（笑向同學）同志們！你們歡迎不歡迎我講話啊？（眾：「歡

迎」)

同學們，現在我有幾個問題問一下大家：在廣播學院文化革命運動中間，誰是主人？是你們呢？還是李哲夫？（下邊有人說：「我們」，有人說「工作組」）有兩種意見，一種說工作組是主人，一種說你們是主人。你們有什麼權力？你們對工作組有什麼權力？比如說，工作組來了，你們有沒有歡迎的權力？（有！）你們有沒有貼大字報的權力？你們有沒有批評他們的權力？（有！）實行這個權力沒有？有的實行過，有的沒有實行過。有沒有絕對相信工作組的權力？（有兩種回答：一種說「有」，一種說「沒有」。康生同志否定了前者）工作組有錯誤有沒有批評他們的權力？（有！）工作組有錯誤很嚴重。有的說嚴重，有的說不嚴重，總之，有錯誤，這是事實！是四兩還是半斤，一斤，你們研究一下定。嚴重不嚴重，你們研究，因為你們是主人，你們要作主，我說了不算。

工作組不好，你們有沒有罷免他們的權力（「有」）你們怕不怕這個權力？（「不怕」）別人說你們反黨，反社會主義，是黑幫，怕不怕？（「不怕！有黨中央毛主席撐腰！」）「一切權力歸文化革命委員會」這個口號對不對？（下面有兩種態度）有不同意見，平心靜氣地討論一下。毛主席說過：「一切權力歸農會。」也是不要黨的領導？列寧說過：「一切權力歸蘇維埃。」（下邊同學吵）當然了，我說的不對，你們可以反對，可以貼我的大字報，如果我們有不對，你們可以駁麼！口號是你們提的，要向你們學習，你們不要驕傲，也不要瞧不起自己，工作組要好好向你們學習。

毛主席說，從群眾中來。我們不向你們學習，怎樣從群眾中來呢？在這個屋裡，你們就是群眾。我贊成一切權力歸文化革命委員會，因為你們是革命的。你們有沒有毛主席著作甲種本？（有！）毛選甲種本有一篇文章《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裡來的？》你們說你們的正確思想從哪裡來的？（「從三大革命運

動中來，從實踐中來！」）你們的正確思想只能從三大革命中來，辯論一下，真理越辯越明，要大膽地辯論。我向你們瞭解一個情況，說給工作組貼大字報都要規定一個地方貼，是不是？（是！）什麼時候開關的專欄？工作組來了多久？（四十天！）來了四十天，前兩天才開關專欄，開關專欄對不對？我覺得過去也好，現在也罷，既然你們有權力，應該行使自己的權力，有人不讓貼是不對的，不叫你們貼不行，地方小也不行，你們就說我說的要讓往院子裡貼。貼有兩個貼法，工作組好得不得了，一定要你們貼，有沒有？檢查一下。如果工作組違反中央指示，違反文革政策，違反群眾路線，壓制群眾，打擊群眾，你們儘管貼，房子裡院子裡儘管貼。

中央文革小組建議，不同的意見，上來講！不能壓制少數人的意見，少數人的意見也許是真理。

現在澄清三個問題：

- 一、有人說國務院有的同志認為「一切權力歸文化革命委員會」的口號是錯誤的。這是造謠！沒有這回事。哪一個講的，要追查他，質問他，問他為什麼這樣造謠？為什麼拿國務院來壓同學？是什麼行為？是什麼目的？要他回答。
- 二、有的同志說，北京新市委反對這個口號。我代表李雪峰同志、吳德同志、新市委聲明：新市委沒說這口號是反動的，沒有！不錯，其中有幾個人是認為這個口號是錯誤的，有個叫楊羽的到你們學校來，說口號是錯誤的，這個觀點是完全錯誤的。當然新市委接待室裡也有人說這口號是錯誤的。不管是誰講的，誰這樣講都是錯誤的。我們中央文化革命小組贊成這個口號，擁護這個口號。廣播局不管誰，丁萊夫也好，認為這個口號不對，他就完全錯了。要質問他們，要他們回答，要貼他們的大字報，要他們公開承認錯誤。

三、毛主席沒有關於文化革命的「六條指示」，根本沒有！

江青：有人遞條子，說有的人有張彥的「報告」，有人拿著胡克實的「十三條」指示。張彥是犯了錯誤的。他帶著工作隊，在對外文委，陳伯達同志去看大字報，張彥就追，一直追到家裡，打電話追，陳伯達同志連看大字報的自由都沒有了。有二十九個人在陳伯達看大字報時跟陳伯達同志談過話，張彥就把這二十九個人說成是反黨骨幹分子，並對他們實行輪番作戰，有一個神經失常，眼睛都歪了。康生同志去看他時，他痛哭流涕。這是相當嚴重的反革命事件！中央發現了，就把張彥撤走了。因此，張彥講的話都是不正確的，都是錯誤的，不要聽了上了他們的當。有胡克實的什麼十三條指示？沒有，他不是我們這個文化革命領導小組的，他的十三條我們不承認，你們也不要聽，不要上當。不少人遞條子要姚文元同志講話，我們開了一個小會，會由陳伯達同志主持，要求姚文元同志講話，可以。但是，今天時間很少了。我建議改天由姚文元同志來給你們做專題報告好不好？

（這中間：陳伯達同志讓幾個同學講話）

陳伯達：聽了大家的發言，撤回廣播局派來的工作組，由你們這裡的同學、革命師生員工自己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你們的上級機關、黨委派聯絡員、觀察員，他們只有聽取意見，瞭解情況，如實反映情況，而不是站在你們的頭上。你們贊不贊成這樣做？（眾：贊成）

你們的班、系、校的各單位，大家充分討論文化革命委員會名單，醞釀後，採取適當方式進行選舉。不要性急，要大家通過的名單。當選的人如果他不好，不稱職，可以罷免撤換。黨信任你們，信任群眾。你們一定能把這個工作做好。

文化革命是革靈魂的命，革資產階級靈魂的命，革一切剝削階級靈魂的命，只有群眾自己起來才能革得好，不是外面可以包辦代替的。文化大革命中，相信你們能自己教育自己，互相教育，做毛主席的好學生，使中國不出修正主義，不讓修正主義當

權，使我們的國家不變顏色，永遠是紅色的。

有的同志提出「一切權力歸文化革命委員會」這個口號，這不是張彥講的。是張彥聽了別人這麼說，為了投機而在一個報告中提到的。但是他自己很害怕這東西的。他在對外文委，把這個機關的大部分同志打成反革命，把二十九個同志打成反革命骨幹，說他們的後臺老闆是陳伯達。因為我去看了大字報，跟他們（二十九個人）談過話，支持他們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所以我就成了他們的後臺老闆。你們這裡不是也有人說我是後臺嗎？你們信得過嗎？（信得過！）

以上提出的建議，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開了會提出的意見。不是我個人意見。

下面回答紙條上提出的問題。

有的同志提出來「一切權力歸文化革命委員會」，是不是不要黨的領導？這些人是不是黑幫？提出這個口號，不是反革命的口號，是革命的口號。四十多年前，毛主席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裡就提出了「一切權力歸農會」，難道這個口號是反革命的嗎？現在見之於憲法了。（介紹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條、第二條、二十一條、略）這個憲法是在毛主席直接主持下起草的。憲法中提出「一切權力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難道這個提法是反動的嗎？難道說這種提法有錯誤嗎？是不是憲法這樣規定就否認了黨的領導呢？如果是這樣看，就是錯誤的。毛主席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開幕詞中說：「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把黨的領導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對立起來，是錯誤的。我們現在提出的是在文化革命運動中的一切權力歸文化革命委員會或「小組」，是講文化革命中的一切權力。在文化革命運動中，一切好的黨團員和革命群眾，大家都要保護要害部門，保護要害東西，保衛檔案，保衛武裝。文化革命委員會不能代替黨組織，取消黨的領導。如果這個黨委不能領導文化革命委員會，那就證明這個黨委是有錯誤的，或是資產階級

的，或是被修正主義篡奪了領導權的。你們的黨委到底如何，我沒調查，我們還不清楚，你們自己去判別吧！

文化革命運動中有這樣一種情況：有人說反對他的領導就是反對中央，反對毛主席，就是反革命。他們用這樣的公式給革命群眾扣大帽子，實行高壓政策。他們要給你們來個包辦代替，你們同意不同意？（不同意！）我們贊成你們成立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將來還可以在更寬的範圍內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

任何一個黨員、黨組織，要在文化革命運動中起作用，就應該像主席說的，要站在群眾之中，而絕不應該站在群眾之上。

（掌聲）毛主席教導我們：「共產黨員絕不可自以為是，盛氣凌人，以為自己是什麼都好，別人什麼都不好；絕不可把自己關在小屋子裡，自吹自擂，稱王稱霸。」（掌聲）你們的工作組，據我們看就是這樣子的。（掌聲）按照毛主席說的，這是國民黨的作風，不是共產黨的作風。（掌聲）我們中央文革小組同意你們的意見，撤銷這個工作組。（熱烈掌聲，口號聲）毛主席教導我們，每個共產黨員，共產黨的組織的工作方法就是先當群眾的學生，後當群眾的先生。今天我們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到這裡來，開始江青同志就講明，首先是來當你們的學生。如果不是先當你們的學生，這些意見就沒法提出來。你們要成立文化革命領導小組。成立了新的組織，你們的作風應改變，你們的空氣應該改變，完全改變！不是資產階級的統治，而是應該建立無產階級統治。應該是共產黨的作風，不是國民黨的作風。門口不許自由出入，不讓上中央那一套應廢除，對廣大革命師生專政的方法應廢除。對革命同志不能搞逼、供、信、圍攻，把學生搞得精神失常，這不是共產黨員的作法，這不是毛主席教導的辦法，這是國民黨的辦法，這是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專政的辦法。（掌聲）

（會場有人遞條子，揭發有人誹謗江青同志）我的意見，對中央負責同志的各種各樣誹謗，我們要駁斥。今天就有人遞條子，說有人誹謗江青同志。江青同志是我們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

第一副組長。「九·一八」就參加了革命。三十多年來，為黨做了很多工作。她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江青同志是我們黨的一個很好的黨員。她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從來不願意出頭露面，所以很多敵人都誹謗她。江青同志在「九·一八」事變後在天津入黨，我認識江青同志入黨的介紹人。

江青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京劇改革，是文化大革命很重要的開端。京劇改革的成績，外國人也不能不承認，好人宣傳這個事，壞人也不能不承認，這是一個重大的事件，而江青同志就是這個京劇改革的首創者。（熱烈鼓掌）京劇改革以前，在北京很少有人看京劇，京劇改革之後，有了很大變化，很多人愛看京劇。賣票也要定座了，要定到好久才能看到戲，這是我們文化生活一個很大變化，現在只是一個開端，不能小視這個開端。這個改革對每個人的生活都有關係，差不多每個人都要看京劇吧！京劇的改革引起了一系列文藝的改革，京劇改革引起對三十年代文藝黑線的批判問題，這就引起了要檢查我們的文藝究竟執行不執行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所規定的路線，馬克思列寧主義文藝路線。是執行無產階級文藝路線，還是資產階級文藝路線？革命經常是由一個地方打開一個缺口的。文化革命就是由京劇改革打開缺口的。包括我本人在內，都很感謝江青同志。

這個條子（指有人誹謗江青同志的條子）使我想起了歷史上的革命者，沒有不受誹謗，不受迫害的。你們不是有一百多人受了迫害，被當成了反革命，被限制了自由，被圍攻了嗎？一個真正的革命者就是要在這樣的圍攻中站得住。剛才又遞來一個條子，是揭露誹謗江青同志的。可見有的人在這裡散布流言蜚語，散布誹謗，要警惕！

我們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很高興聽到被圍攻同學的講話。很多同志遞了很多小條子要講，沒能講。今天講不完了。今後還有時間、有機會講。有人說你們不要聽一面意見，要聽兩面的意見，

這個我們接受。今天已經來不及聽了，因為他們已經講得很多了，將來他們還可以講，這不算不公平吧？時間不早了，耽誤了很久，現在散會。希望同志們很好地前進，（掌聲）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運動中，在觸及人們靈魂的史無前例的運動中，每個人都能得到鍛鍊。我們一定會得到勝利！（掌聲）耽誤大家時間，謝謝大家！

（一九六六、七、二十四下午三點到晚上十二點）

附：江青同志在大會上講話時，擴音器沒有聲音了。

康生同志責問丁萊夫：為什麼負責人講話時電線斷了？

在革命學生控訴工作組罪行時，江青同志對丁萊夫說：你看著這麼多青年受折磨，心裡不難過嗎？

附：陳伯達、康生同志親臨北京廣播學院，慰問革命派

一九六六、七、二十三上午十一點鐘，伯達、康生同志代表中央文革，親臨廣播學院接見受李哲夫工作組迫害的無產階級革命派代表，表示慰問。²²

陳伯達在北京大學師生員工大會上的講話 （1966.7.25.）

我們來北京大學，看大字報，想研究一下北京大學的文化革命發展的過程，發展的情況。你們學校教職員工，進行了幾次辯論，有許多不同的意見，我們來看看你們是怎樣進行辯論的，有哪些不同的意見。

我們是來當你們的學生，就是到你們這裡來當學生，向你們學習，研究一下你們怎樣進行辯論的。我是你們的學生，不是你們的先生，經

²² 中央廣播事業局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總部，《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耀著中央廣播事業局——毛主席以及中央首長對中央廣播事業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歷次指示彙編一九六六年七月—一九六八年六月》，一九六八年七月。

過調查研究以後，我有沒有可能做你們的先生，還不一定。你們這樣鼓掌歡迎我們，我們有點不好過，有點不好意思。為什麼呢？我們帶一個頭腦來，是個空白的，是來當學生，當你們的學生，拜你們做老師。

今天，我想給你們提個意見，看你們同意不同意。你們的熱情非常的好，你們的革命熱情是非常寶貴的。但是，我們來看大字報，你們把我們擁著，大字報看不見了。現在，我們想當你們學生也當不成了。到你們這裡受教育也受不成了。為什麼？你們把我們擁擠的太厲害了。希望你們給我們一個學習的機會。我們是來研究你們北京大學文化革命運動的情況，是來當學生的。……才能夠正確地端正態度，才能分別誰是對的，誰是錯的。今天辯不清楚，明天繼續再辯，我們要擺事實講道理。希望你們從主席的學習方法，工作方法教導裡邊，吸取力量，這樣才能把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現在，我去當學生去啦！希望大家讓我離開。

中央首長在北京大學的講話（1966.7.26.）

【江青主持。康生、陳伯達、王任重、劉志堅、張春橋、王力、姚文元、關鋒、戚本禹、穆欣等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員，李雪峰。會前陸平、彭佩雲遊台幾次。】

江青同志講話

文化革命小組成員都來了！

我們的小組長陳伯達同志，我們的顧問康生同志，副小組長王任重同志，副小組長劉志堅同志，副小組長張春橋同志，組員：王力、關鋒、姚文元、穆欣、戚本禹、鄭季翹，還有三個組員沒有來，他們有工作。

我們今天來繼續昨天的調查，繼續聽你們的發言，有同學遞條子讓我講講，希望有不同意見的人都能說說，這很對。什麼意見都聽，我們

不抓你們的辮子，希望你們百花齊放，最後，達到在毛澤東思想上萬眾一心。有同學遞條子說「讓陸平、彭佩雲滾蛋！」我們的意見是讓他們聽著！讓他們靠邊站著！現在請同學們發言。（同學發言略）

有同學遞條子說毛主席今天來看大字報。我從早到晚忙著看文件，接見，還沒有見到他呢。我瞭解，他沒有來。但是同學們的每個條子，每個意見他都看的。你們看我不是裝了一包嗎？

有同學遞條子說「首長同志們」，我們不是什麼首長，我們是來向大家學習的，這個條子是錯的。他說：「你們對不同意見為何不鼓掌？」我們都是共產黨員，我們有自己的立場，自己的觀點，我們同意的就鼓掌，不同意就可以不鼓掌嘛！為什麼非要我們都鼓掌呢？再說我們都是學生，是來學習的。就你們看書也得一頁一頁地翻，你們有的觀點我們還沒有聽清楚，我們也得慢慢學嘛！所以，有時候就不鼓掌了。（北大同志發言，略）

剛才我跟要發言的同志商量，是不是今天發言就到這裡，我們是日以繼夜地幹，他們也是日以繼夜地工作，大家都要早點休息。（時已二十三點十分）我講幾點事實好不好？（答：好）

我來北大四次了，但張承先是怎樣一個人，我們還沒有見過，他也不來見我們。剛才他給我們來了一封信，是打字的，也沒有簽字，我們認為這是不對的，不妥當，不嚴肅的。

有同學問「六·一八」事件是什麼事件？陳伯達同志已經代表我們說了，「六·一八」事件是革命事件！二十一日我和陳伯達同志來找聶元梓同志瞭解情況，這時候有個叫徐慶的同學也來要反映情況，後來又來了五位同學說……（以下有關北大的具體問題從略）

江青：同志們寫條子叫陸平、彭佩雲滾蛋，我們的意見是叫他們聽著。

劉昆林：（法律系）控訴工作組對他們的迫害（因激動沒講完）。

劉青華：「澈底批判以張承先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並控訴技術物理系工作組對他的迫害。

康生：有人送條子給我，叫我說一下，叫各種意見上臺來講，我們一萬多人可以達到千言萬語，可以達到萬花齊放，達到萬眾一心。

江青：有人建議今天的辯論會應將專題出一下，我們今天就辯論「張承先進校後所犯的是不是路線性的錯誤」，趕走他還是不趕走他。同志們講活要短，不要長篇大論。下面是聶元梓同志講話，她昨天很謙虛，很想聽一聽大家講活，放在下面好不好？（好！）反對聶元梓的賀曉明、雷于平可以上臺來講，哲二有五個同學想發言，可以派一個代表，把你們鮮明的觀點精煉地擺出來。

孔立明：（工作組組員、秘書處）張承先是不革命的，應該趕。

江青：一個寫血書的同學，叫耿佩榮，叫她優先上臺講話。

康生：一個同志寫血書說「我有苦、我要訴」。

耿佩榮：（東語系越四）揭發工作組在「六·一八」問題上對她極為錯誤的處理。結論是張承先是怕死鬼，是文化大革命的絆腳石，我們要踢開他。（講完時，臺上首長熱烈鼓掌，耿佩榮走下臺時，首長們招手目送）。

宋曉明：（西語系法一）（《捨得一身剮，敢把反黨反毛澤東思想的張承先拉下馬》的作者）我說錯了他，他要是革命家，絕不會躺倒不幹，如果他是反黨反毛澤東思想的，那我就罵對了。

中叔南：（生物系一年級）成績是主流，犯了錯誤正在改。

崔建昆：（地球物理系二年級）不同意罷官論，對千篇一律一邊倒批駁。坐下學文件必要。

錯誤是由於沒有經驗，結論是：成績是主流，還是有缺點的。

牛忠林：（法律系）反對上述意見，（指申、崔）控訴工作組對法律系工農子弟，和革命幹部子弟的迫害。結論是：張承先不是我們的領導，讓他滾蛋。（讀《告北大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子女的公開信》）

江青：有人建議把工作組領導介紹一下。（不同意）

李揚揚：（文五、四）代表賀曉明等三十一名革命幹部子女講話，全面評價工作組。1.反對說成是路線性錯誤，是嚴重的右傾思想。2.「功與過」。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是舉得不高，不是沒舉，更不能說是反對，突出政治不夠。3.「初步發動了群眾，還存在嚴

重問題，不能說是鎮壓運動。」工作組的權奪得好。4.鬥陸平問題，他是犯了戰略步驟上的錯誤，一直拖延是由於客觀原因。毛「關於『六·一八』是群眾自發的革命運動」。5.「工作組錯誤的性質」。是嚴重右傾，不是路線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是延安不是西安，是革命的不是反革命的，是革命黨，不是保皇黨。6.錯誤的根源，認識與實踐的必然差距。是新兵出現了老問題。

江青：郭來舜、劉昆林要與李揚揚辯論（好！）

石小陽：（物理系）不能將陸平與張承先同志一起相提並論。

康生：有人寫條子寫「首長」，我們是你們的小學生，不是你們的首長。問我們為什麼不對雙方的意見都鼓掌。我們有自己的觀點，叫我們都鼓掌是不行的，我們對雙方都鼓掌，豈不成了中庸主義了嗎？

江青：我每次來，你們寫條子，意見書，他（指毛主席）都一件件地看了（全場沸騰毛主席萬歲的歡呼聲經久不息）我們認為正確的就鼓掌，不正確的不鼓掌。）

郭來舜：（東語日二）反對李揚揚的講話，要求罷張承先的官。

彭小蒙：（附中紅旗戰鬥小組發起人之一）反對李揚揚的講話，堅決要求罷張承先、張德華、沈寧的官。（彭小蒙講完後臺上熱烈鼓掌，彭要走下臺，江青同志又把她拉回來，熱烈握手，久久不放，繼之熱烈擁抱親吻。然後又與諸領導人一一握手）。

哲二代表董小結：提兩個建議。1.保留工作組；2.成立以聶元梓為首的文化革命委員會，領導文化大革命。

江青：

今天發言到此為止，因為我們工作小組也在日以繼夜地工作，伯達同志昨天上夜沒睡覺，今天又來了！（場上群眾激動不已）有人說我們偏聽偏信，我來講一些事實。關於「六·一八」是革命事件，陳伯達同志已代表我們小組發表了意見，這是革命事件。（場上再度沸騰）我到北大有四次了，我們認為瞭解得不夠全面，張承先是什麼樣的人，我沒見過。他不見我們，剛才他寫了封信給我，也不簽名，也不是親筆。這

是極不嚴肅，極不鄭重其事的。二十一號我到了北大，找了聶元梓、郭興福（東語系朝鮮科）談了一個鐘頭，有五個同學在外面聽著，後來這五個要找我談話，說聶元梓、郭興福不能在座。我說，剛才他們講話，你們聽了，現在你們講不讓他們聽，這民主嗎？最後聶元梓、郭興福二同志只好退席。他們代表三十一人就是今天李揚揚代表的二十九人。二十日張承先給他們開了會。我覺得他們是受欺騙、受蒙蔽。還以為張承先是代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他們是上了當。下面我來講講張承先的幹部路線。在他的幹部名單裡有個叫張少華的。這個人我是知道的。她是核心小組領導人物。她的母親張文秋是一個全國通報的政治騙子手。她欺騙了中文系五年級同學。我不知道她用什麼辦法沒到外地搞社教留在北京了。跟著郝克明反攻倒算。我的一個孩子有病，一個護士同志發揚了高度的革命人道主義精神，護理我的孩子，後來張文秋、張少華他們趕走了護士，跟他（指生病的孩子——筆者）結婚！氣得說不出話，還有一個郝斌，是現代史（歷史系）支部書記，也成了積極分子，這個人到鄉下搞社教兩個月搞不起來，跟地主右派勾搭。李訥（江青同志的女兒，原我校歷史系學生——筆者）給和另外一些人提意見，前市委派人攻李訥，這就是前北京市委的反攻倒算！李訥畢業後，我叫她作自我批評，對郝斌講清楚，郝斌囂張得很，李訥作檢討時他竟不見，他們說我的孩子態度不好，我容忍了好幾年了，要不要我說一說（要！）那天談話的五位同志賀曉明、雷于平，我講得對不對？賀曉明來了沒有？我們的子弟不能盛氣凌人。我們的子弟如果不和工農子弟打成一片，工農子弟可以批評，但不能籠統地對待。我痛心，這是張承先搞的鬼名堂！這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革命同志們，教師們，四年來我們受盡了氣，我是受他們害的，本來我沒有病，我的心臟病就是被他們逼出來的，我講不下去了，現在請陳伯達同志講幾句話。（她很激動，講不下去了）

陳伯達同志講話

我的普通話講的不好，我請一位翻譯。

今天會上聽到了各種不同意見，並且很激烈，很尖銳，這是種正常

的現象，這是階級鬥爭的規律。關於對待工作組的態度問題，這是一個階級鬥爭問題。

在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這個問題上，爭論這麼激烈不是偶然的，這是階級鬥爭的反映。我們贊成許多同志的意見，撤銷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這是一個阻礙文化大革命大路上的障礙物。我們應撤掉這個障礙物。這裡好像有一些同志替工作組辯護，替張承先辯護，給他擦胭脂，不過除了一些別有用心可以不說，在我們同學中，對工作組有一些迷信，就是說得像沒有工作組，同學就不能進行革命了，實際上這個工作組是你們的蓋子，我建議北京新市委把這個蓋子揭開。

我們有許多人還受到舊社會的影響，受了舊社會習慣勢力，受了資產階級剝削思想的影響，好像革命當然要有一個工作組，沒有工作組就革不下去。要破壞這種舊的習慣勢力。

在工作組的問題上，我重複毛主席經常說過的一句話「破除迷信，破除習慣勢力」。那你們怎麼辦呢？（答：可以）有沒有無產階級的雄心壯志呢？（答：有）任何革命都不能包辦代替的，都不能由外來的力量包辦代替的。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革在我們腦子裡還存在殘餘資產階級靈魂的命。正如毛主席所說：「這個革命是觸及靈魂的大革命，要自己動手來革這個資產階級靈魂，革一切剝削階級靈魂。」

我們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商量了一下，大家覺得在這次文化革命運動中，產生這樣一些新事物，新東西，新問題，像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有許多地方還成立了文化革命代表會議。這種組織形式才是由群眾自己教育自己，群眾管理自己，由群眾起來革命的。

我們第一個建議是：撤銷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第二個建議是：在你們這裡成立文化革命小組，文革委員會，在全校成立文化革命總委員會，或者叫文化革命代表會議。

這個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革總委員會，文革代表會議是文革的最高權力機關，這些成員不是由誰來指定，要由群眾來選舉，應該在群眾裡面充分醞釀候選人名單，醞釀它多少次，多少天，不

要忙，醞釀以後可以把名單貼出來，大家再無記名投票。我同意這種做法。我們成員都是你們勤務員，要為大家服務的，不是騎在大家頭上的。這樣看看有沒有把握把你們學校的文化大革命搞好，我想你們一定能搞好的。你們在選舉時要注意有廣泛的代表性，要傾聽各種不同意見，在教師職工中應該有他們的代表。這些成員，代表選舉了以後，是不是要一輩子當下去呢？不是的。今天發現了他們不稱職的，可以隨時撤換，由群眾來撤換，由群眾重新選舉別的人代替他。

這兩個建議如果你們贊成的話，那麼你們可以考慮，有許多具體問題，要看檔案，電臺，武裝的一切管理制度，這方面的人在沒有改選以前，要負責到底，要受群眾監督，其中有打問號的人，也可以提出來，請文革委員會考慮。成立了文革委員會之後，是不是你們就沒有飯吃？要學會管理生活，現在管理你們自己伙食，行政事務工作的，還是不動，希望他們還是做好，以後要做得更好，將來文革委員會成立以後，可以考慮成立生活管理委員會或者小組，他們不是代替，而是監督。

我們這些只是建議，第一是向北京市委建議，第二是向你們建議這些假如走得通，假如你們對工作組有不同看法，還可以繼續辯論。我這樣說是不是偏袒了呢？是不是不公平呀？是不是你們有同學遞條子說我們沒有執行毛主席關於調查研究的指示呀？可以不可以呀？

現在關於「六·一八」事件還在爭論，有人說「六·一八」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這是錯誤的。反過來說，「六·一八」事件是一件群眾的革命事件。有很多同學說得對。我們黨的標誌是黨中央的領導，是毛主席的領導，這是重要的，誰代表黨的領導呢？黨中央。同學們說「六·一八」就是根據黨中央的精神，根據毛主席領導的精神，群眾起來鬥牛鬼蛇神的。我想這種說法是妥當的。

我們文化革命小組要講的就講完了。很對不起，我不會講普通話。

康生同志講話（略）

李雪峰同志講話（略）

康生講話（略）

聶元梓：

我懷著對黨中央對毛主席的無限感激來講話。從北大長期的尖銳的、激烈的資產階級復辟和無產階級反復辟的鬥爭中，我深深體會到沒有黨中央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我們的一切，我們五十多天來，在這場文化大革命的尖銳鬥爭中，再一次證明了沒有黨中央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我們的一切，今天康生、陳伯達同志都講了話，提了建議，我完全擁護他們的講話。

（抄自北大大字報）²³

康生、江青、陳伯達在北京師範大學的講話 （1966.7.27.）

康生同志講話

同志們，同學們，你們好嗎？（眾：好！）

同志們，今天我們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所有成員到你們師大來，（歡呼）向你們學習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經驗，跟你們學習，並且向你們問好！（鼓掌）我受毛主席的委託，問所有同志們，你們身體好！（眾：毛主席好！長時間地熱烈鼓掌、歡呼！）同志們，好多同學遞條子來，要我們介紹文化革命小組的同志，現在我就來介紹。（以下逐一介紹小組成員）

同志們，同學們，今天，我們文化革命小組的成員全都來了，聽到師大文化大革命搞得很好，辯論進行得很熱烈。因此，我們想跟同志們來學習，來傾聽同學們的意見，不管哪方面的意見都要聽，我們都要學

²³ 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央教育部八·一八紅衛兵總部編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期間中央及有關負責同志講話（選編）》（第一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期間中央負責同志講話選集》（中央教育部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總部編印，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習。我們是你們的學生，你們是我們的先生，因此先聽聽同學們的意見，希望同志們把意見告訴我們。

首先，師大門黑幫分子，鬥程今吾，鬥得很好！（眾：打倒程今吾！）程今吾是彭真、陸定一黑幫的親信，（眾：打倒程今吾！）但是，對程今吾的鬥爭還沒有澈底，是剛剛開始。以後工作組派人來了，派來的是以孫友漁（第一機械工業部副部長）為首的工作組到你們這兒來。我們經過調查，孫友漁這個組長是沒有聲譽的。他到你們學校之後，沒有把程今吾這個黑幫緊緊抓住，而是把矛頭指向了同學。有的同志問我們中央文革小組，你們的調查是不是很全面，是不是抓住了關鍵問題，孫友漁在師大做的工作是好還是不好？同志們希望我們調查，我答覆：我們是經過詳細、周密、澈底調查研究的。（歡呼）

我只舉一件事實：今年二月，北京市彭真這個大黑幫，他們策劃政變！策劃把無產階級專政推翻，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策劃在北大、人大，每個學校駐一營軍隊，這是千真萬確的。他們在北大看過房子，這件事含有極大的陰謀的。這點北大的……同志親自參加過他們會議，陸平是給他們修過房子的……人大郭影秋完全知道，而且在人大也看過房子的。六月一日以後，北大用大字報揪出來的，這個消息也傳到了你們師大的王運良同志，在六月二十日也貼出了一張大字報，題目叫做《郭影秋你是什麼人？》這張大字報千真萬確，千真萬確。但是這張大字報被孫友漁歪曲了，孫友漁在二十日做報告時，就認為貼大字報的同學是「造謠」、「挑撥」，他煽動同學說「這要製造流血」，還說這是「孤立毛主席」，他胡說！他在五千字的報告中，用四千字反來複去講這個問題，這樣他就把同學保衛黨，保衛毛主席的熱情蒙起來了，一些同學不瞭解，被蒙蔽了……這些同學認為譚厚生、高樹奎同志是「反黨」，是「反革命」，這件事完全是孫友漁一手造成的。而且不僅如此，同志們你們看看六月二十三日北京師範大學的簡報就是這樣造謠誣蔑的！他說：「有些同學要欺騙群眾，製造混亂，造謠說彭真要搞政變！」同志們，這是在替彭真辯護！……（打倒孫友漁！）彭真大黑幫要去北大，人大準備政變，這本來是真的，但是孫友漁說是假的，彭真本來是要政

變，要奪取政權，孫友漁卻說是造謠！你們看孫友漁是什麼立場？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立場！同學們，你們想一想，這樣替彭真黑幫辯護應該不應該罷他的官呢？（應該！）同志們！我還要和同志們講一件事，孫友漁反黨活動中間，他們不是去反對彭真黑幫，而是把矛頭指向我們《紅旗》雜誌的左派林傑同志，你們看，我把林傑帶來了，（鼓掌）同學們！林傑是北京師範大學畢業的學生，（熱烈鼓掌）這是個好學生，你們的一個好同學！（熱烈鼓掌）但是被孫友漁別有用心地說「林傑支援右派學生！」還有人說「林傑的後臺是關鋒，關鋒的後臺是陳伯達……」還有個後臺老闆是我呢！今天我要問一問你們：看我是不是黑幫？（不是！）算不算黑線？（不算！）……

文化大革命大致可分為兩個方面：一個方面鬥爭，另一個方面改革。鬥爭混在黨內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當權派。鬥爭他們的時候，就批判那些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資產階級「權威」。這個鬥爭大概就分這兩個方面的內容。也許連在一起來鬥，也許分開來鬥。以後就要改革，教育革命，教學改革，學制怎麼辦？實現毛主席的辦學方針怎麼辦？和工人、農民、解放軍如何來結合？到底課程、專業怎麼辦？到底我們的教材誰來編寫？教科書什麼內容？一系列教學教材的改革，學制的改革等在我們的後頭。所以我們要先破後立，後立也要破，文化大革命大概就是這個輪廓，這個輪廓請同志們想一想，要依靠什麼力量？（有關師大革命要依靠師大師生員工的話，略）

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在人的腦子裡破除迷信，提高覺悟，自覺革命，肅清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要相信自己，相信群眾，依靠群眾。你們能夠把文化大革命搞得好的，搞得深的，搞得透的，一直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鼓掌）

江青同志講話

師大的革命同學們，革命的教職員們：

我們今天來，也受毛主席的委託，問候你們好！同學們要我講幾句話，我沒有很多意見講，因為我們應該先來做小學生，瞭解情況，聽聽

同志們的意見。我接到許多同志的條子，有一些意見我覺得是好的。你們已經是大學生了，至少十八、九歲了。我們這些同志都是十八、九歲就鬧革命的，有的還小呢！十五、六歲。那時有國民黨的壓迫，我們就沒有被國民黨什麼人牽著鼻子走，我們還是幹起革命來了。你們是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無產階級專政下成長起來的青年人，你們難道就不能自己革命嗎？你們難道還是幼稚園的小孩子嗎？還要阿姨叔叔嗎？要這樣順從嗎？我相信許多同志是被蒙蔽的，鬥爭矛頭不是對準黑幫分子，對準地、富、反、壞、右，而是對著革命的師生，這是錯誤的。黨中央、毛主席向來是相信革命青年的。你們現在的革命形勢，我認為已經是大好的。

你們已經接受了一些考驗，但還不夠。你們有些人還想要保姆，保姆還是好的，保姆還出於愛護小孩子。現在我們的工作組是石頭，阻擋你們前進的道路。革命是不能叫別人來包辦代替的，要靠自己自覺，自己掌握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有的人認為自己是老革命，革命要看他一生，同時還要看他在重大關鍵時刻如何表現。陳獨秀曾經是黨的領袖，後來成了黨的叛徒。因此，老革命，我們這樣的人，在這樣一場文化大革命中也要像小學生那樣虛心學習，向群眾學習，也要改造，進行革命。你們要求撤銷工作組，我們中央文革小組討論了這個建議，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建議。工作組也不一定都是壞人，有一些是好同志，到了群眾面前束手無策，……有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就來打擊你們，迫害你們，這是有罪的，要檢查交待。

我們建議你們自己組織文革小組、文革委員會，甚至全校代表大會，可以充分醞釀討論選舉出來後，經過鬥爭的考驗，搞不好，再罷他的官；好的，我們就跟他一起革命，這裡沒有折衷主義。但是工作隊孫友漁，包括劉卓甫這樣的工作隊，在同學中造成分裂。因此，我希望那些受了迫害的同學應當原諒那些被蒙蔽、被欺騙的人。經過鬥爭考驗，才能做到團結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那些被欺騙、被蒙蔽的人，做了不好事情的人，也應該想想，也應該交待（指工作組的），然後才能站到革命這邊來。只有這樣才有利於革命運動向前發展，才有利於打倒一小撮

黑幫、修正主義、地富反壞右。

今天我只講這一些，供革命同學、革命教職工參考。我們的意見不對就寫大字報。我還是這樣說法：革命的跟我們一起來，不革命的走開。不要怕亂，亂和治是對立的統一，沒有亂哪來的治？不受迫害，你們怎麼知道革命的困難呢？多受點迫害，能挺得住，將來才能做革命的接班人！我們相信你們能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好，不要把我們的青年教成像小特務一樣，我看見許多這樣的材料，這是犯罪的。你們要牢牢記住這一點。對自己人盯梢、監視幹什麼？我們公安部隊不是這樣工作的，是走群眾路線，為什麼鬧革命不依靠廣大群眾？為什麼把矛頭對準同學？希望同學們不要害怕在大風大浪裡鍛鍊。我的話今天講到這裡。你們有什麼事，什麼意見？我講的是給革命的同學、革命的教職工聽的。反革命的他們也可以來聽，讓他們靠邊站著。革命的師生對我們文革小組有什麼要求，我們召之即來。（有關師大的具體問題，略）

陳伯達同志講話

剛才康老和江青同志的講話，是代表我們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意見，我完全同意。康老和江青同志的講話，提出來的主要是兩個建議，一個建議，文化革命工作組是從上面派下來的，不管它是好的還是壞的，包辦代替的方式是不好的。因此，我們建議撤銷工作組，好嗎？革命必須自己靠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我們向你們建議組織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總委員會，或文化革命代表會議，作為你們學校文化革命運動的權力機關。不要搞保姆，你們長這麼大了，保姆又不好，不能做保姆。他要當保姆也要先學習，先當學生，沒學習過就不能當保姆。你們學校來了兩個工作組了，孫友漁的工作組搞得很壞，沒有孫友漁的孫友漁工作組，就是劉卓甫工作組，也搞得不好。是否還要第三個工作組？自己管理自己，我看可以搞好的。將來有些具體問題可以幫助解決。有些事情同志們是關心的。例如檔案、技術資料、武器問題。這些，你們文化革命委員會擬出一個管理制度。在文化大革命中，查檔案這個問題的發生是有道理的。現在來

查這些人的出身，這些人的歷史，就是什麼家庭出身，過去幹了些什麼事。修正主義者有它的社會基礎。北京大學的陸平黑幫，你可以把他們的家庭、社會關係列一張表出來就可以清楚了，原來是這些人在這裡掌權。為什麼陸平這個黑幫要排擠工人、貧下中農子弟，照顧地、富、反、壞、右子弟？就是因為他們有社會基礎，有了這個社會關係。所以，查黑幫的檔案是很有道理的。查檔案要有一定的手續，你們文化革命委員會可以訂出條例，按照正確的手續、條例查檔案。武器要保管好，有一些重要的技術資料要保管好，不要隨便動。你們搞思想革命，搞腦袋裡的革命，革資產階級思想的命，革一切剝削階級思想的命，革現代修正主義思想的命。你們一定有好多事要做，比如飲食，現在大師傅做飯，你們滿意嗎？（滿意！）在文化革命小組下，你們可以成立生活小組或者生活管理委員會，監督管理生活的事。

工作組有一些好的、比較好的，這些不是都不可信任。要吸收前兩屆工作組的經驗教訓。犯了錯誤，他們被轟走，這是完全對的。他們為什麼落到這種地步？因為有固定的剝削階級思想、剝削階級習慣、剝削階級勢力，在他們腦袋裡盤旋著。除此之外，有些是好人，有些是比較好的人，有些是犯錯誤的人，還有一些犯有嚴重錯誤的，但不是不可救藥的。他們根本的錯誤是想當保姆，又不想學習，不當學生。剛才江青同志說過，你們不要保姆，運動可以進行得更快些，更健康些。他們沒執行毛主席的工作的根本方法，先當群眾的學生，後當群眾的先生。他們學生不當，你們說一句話，就打到底下了。這種人做群眾工作，特別是做文化革命工作，一定要失敗，你們轟的完全正確。你們自己選舉出來的文化革命領導小組組員、文化革命委員會委員、文化革命代表會議的代表也有可能走他們的路子。任何人當了文化革命小組組員，當了文化革命委員會委員，當了文化革命代表會議的代表，都要非常警惕，要好好地學習，很好地當群眾的學生，當群眾的勤務員。如果認為當了委員、當了代表就高人一等，也會失敗的。有的學校工作組撤銷了以後，已經成立了臨時委員會來籌備選舉工作，我看是個好方法，你們可以考慮。過去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名單是不是預先指定的？現在

要經過群眾的充分醞釀，醞釀多少次、多少天，完全由群眾決定。提出候選人名單由大家討論，這個人合適不合適，能不能當，有沒有代表性。你們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會議不要宣傳青一色，要有廣泛的代表性，要以革命的左派、以無產階級革命左派為核心，也要讓旁的人參加，這樣才能廣泛地聽取各種意見，才能夠爭取犯過錯誤的人、動搖不定的人。這樣我的話就完了，沒有話說了。

所有過去指定的那些組織，現在一律重新改選。原來的工作組還要留下，因為他們沒有當好你們的學生，要受教育，讓他們留在這裡補課。因為他們一來就是欽差大臣的派頭，他們來了就要當先生，瞎指揮，自以為什麼都懂，其實什麼也不懂，很可卑。凡是不能當群眾學生的人，永遠不能當群眾的先生。

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會議跟黨的關係。是不是成立這些組織，就是不要黨的領導？同學們都知道，過去列寧講過「一切權力歸蘇維埃」，這是不是不要黨的領導呢？並不是不要黨的領導。我們的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全國的最高權力機關，也沒有說不要黨的領導。正是在制定憲法的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毛主席講到：「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這個黨的領導是毛澤東思想的領導，是黨中央的領導，不能說某一個組織、某一個黨員都能代表黨的領導。在這次文化革命中不是有的黨組織癱瘓了嗎？一些黨員不是要不得嗎？黨的各級組織，所有黨員要在文化大革命中經受考驗，看他是不是真正的共產黨員，是不是無產階級的黨的組織，是不是能夠真正按毛澤東思想辦事的黨員，按毛澤東思想辦事的黨組織。是不是像毛澤東同志教導的那樣真正當群眾的學生，把群眾的意見集中起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如果是這樣的黨員，每個人就能在文化革命中起一定的作用，黨的組織就能起領導作用。如果不是這樣，就不能起作用。

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會議在文化革命中應當成為我們黨密切聯繫群眾的橋樑。

同志們，有許多黨員不是反映群眾意見，把自己看成是站在群眾之

上，而不是站在群眾之中，這樣的黨員不能接受批評，也不能進行自我批評，這種黨員是壞黨員，終究要被黨開除出去的。毛主席告訴我們，共產黨的根本標誌是理論聯繫實際，密切聯繫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作風。如果有這樣的共產黨員，這樣的共產黨的組織，沒按毛主席講的去，違背黨的三大作風，就要批評，給他提意見，如果不接受，就可以告他們。我過去在鄉下的時候，見到有這樣的幹部，他當了幹部就像高人一等。老百姓說：「他們是父母官，我們怎麼能批評呢？」我就給他們說，現在革命了，解放了，無產階級專政了，翻了身了，已經是社會主義時代了，過去把當官的比作民之父母，民為之子，現在相反了，共產黨員、幹部是人民群眾的兒子，人民群眾是共產黨員的母親。有些農民覺得很可笑，說過去怎麼沒聽說過？我說過去沒聽說，現在我給你們說一下。現在我也給你們再說一下：我們共產黨員、共產黨的幹部只有依靠群眾才能生存，我們是人民的兒子，而不是人民的父母。

差不多了，講得差不多了。²⁴

江青、陳伯達在撤銷北京輕工業學院工作隊大會上的講話（1966.7.29.）（存目）

江青、康生、陶鑄、陳伯達在中國科學院萬人大會上的講話（1966.7.30.）（存目）

²⁴ 一院大字報選編小組，《大字報選第二集》，北京：一九六六.十二；北京化工學院紅色宣傳員戰鬥組、北京經濟學院無產階級革命團、北京市東方紅印刷廠革命造反聯絡處、化工部化學工業出版社印刷廠聯合彙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1）》，一九六六年。

陳伯達在中央文革接待室對同學們的講話 (1966.8.5.)

同志們：

辛苦了，我向大家問好！剛才我看見一張大字報批評我，我說這種做法很好！我的話是可以批評的，我也經常說錯話，不是每一句話都是正確的，所以我歡迎大家批評。大家贊成不贊成？

……昨天晚上在清華大學開大會，開會中間我去廁所，清華大學同學就包圍了我。也是問這個問題，我就把我在師大一附中的話重新說了一遍。我還聽說有一個工人改的對聯是：「老子革命兒爭好漢，老子反革命兒應背叛」，橫批是「紅心向黨」。我對他們說，有這樣一副對聯，大家可以討論，大家可以統一，也可以各寫各的。

今天早晨四、五點鐘，我就曉得我闖了亂子。有些學生批評我的意見，我說我的意見是可以批評的。這個對聯不是我改的，有兩個字是我改的，就是「造反」二字。毛主席說「造反有理」，老子反動兒子是應該造反的。因為我說了這些話，引起大家要和我大辯論，大概大家都是反對我的吧。可以反對，可以批判！

我有這樣一個建議：不管是哪個機關，還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都不能在思想上對同學施加壓力，不能把意見強加給別人。大家可以反對我，可以批評我，不管是不是我自己的意見，只要是從我嘴裡說出來的，就可以批評我。我不會說話，我不會辯論。有人擔心我和大家辯論辯不贏，辯輸了怎麼辦？我說，罷官。如果你們對了，那就你們對了。我講的這些是事實，沒有封大家的嘴，如果我的話不對頭，是完全可以提出來的。最後有兩句話：原來的對聯，誰想貼，照舊可以到處貼；誰想改，也可以改，如果有第三種意見也可以，有第四種不同意見也可以。²⁵

²⁵ 北京化工學院紅色宣傳員戰鬥組、北京經濟學院無產階級革命團、北京市東方紅印刷廠革命造反聯絡處、化工部化學工業出版社印刷廠聯合彙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

陳伯達給毛澤東主席的報告（1966.8.13.）

一、昨晚中央文革小組討論了問題，主要意見是強調各校各單位，認真學習十六條，掌握十六條，按十六條辦事。擬用《人民日報》連續發表幾篇社論。周總理說：學習才能熟悉，掌握才能應用，要狠抓學抓用才能掌握好。

二、自然科學技術各單位，都要高舉文化大革命的綱，但要適當分工和
大家布置，一部分人直接搞文化大革命，一部分人處理日常工作，
個別一些尖端要害科研部門，要保證不得中斷，保證如期完成並高
品質。

周總理說：現在全世界都望著北京，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就是為了推動世界
革命，把中國建設更好。搞革命要以雙倍工作的精神，把工作搞好。

陳伯達在外地來京學生群眾會上的講話 （1966.8.16.）

同志們！同學們！

大家全心全意，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為著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一個偉大的事業，為著我們親愛的祖國，為著你們這一代同老
一代的革命者能夠銜接起來，在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下永遠前進，為著
把我們國家建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為著我們偉大的祖國永不
變色，為著支持全世界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反對帝國主義及其
走狗的革命鬥爭，你們在毛主席的號召下，要同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
級的意識形態作鬥爭，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你們來到偉大的首都北京，

（1）》，一九六六年；中央教育部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總部編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期間中央負責同志講話選集》，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來到這個祖國的首都，來到祖國的革命中心，來到無產階級革命的中心，我們衷心地歡迎你們。

像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經常告訴我們的，一切革命者，一切革命青年，都應該經風雨，見世面。革命者不可能在溫室裡成長，而是要在大風大浪裡成長。我們要在革命的大熔爐裡鍛鍊自己。你們這次到北京來，到無產階級革命的首都來，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來，經過很多辛苦，不怕大風大雨，你們的行動很對！你們的行動，你們的鬥爭，表現出你們有希望，你們能夠真正做一個毛主席的好學生，能夠做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你們這次辛苦，表現你們的英雄氣概，但是，這還是初步的考驗，你們還要經過千百萬次的考驗，還要經過長期的考驗。要在群眾的泥巴裡滾過千百萬次，把自己變成為人民、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奮鬥的革命者。

革命是件不容易的事，要取得革命勝利，必須戰勝一切阻力，克服一切困難。同志們要頂天立地，經過千錘百煉，經得起一切折磨，經得起一切可能的意外的挫折。要經過各種各樣痛苦，經過個人主義同集體主義、共產主義這樣劇烈的衝突。要做到老，學到老，學到死。這樣，我們才能對祖國，對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做出自己必要的、可能的貢獻。

同志們！同學們！我們永遠不要忘本。我們都是人民的兒子，都是勞動人民用血汗把我們養大的！千萬不要忘記這點。千萬要記得勞動人民是我們的父親，是我們的母親。我們要恭恭敬敬地做人民的兒子，做人民的學生，永遠永遠同人民群眾在一起，時時刻刻都要想到人民群眾。毛主席經常說，我們時刻都不要離開群眾。這樣，我們就可能知道群眾，瞭解群眾，同群眾一道，也就可能好好為人民服務。

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央已經作了決定，這是我們偉大領袖，偉大舵手毛主席親自主持制定的，是毛主席提出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綱領。大家要好好學習它，熟悉它，掌握它，運用它。這樣，我們就有了鬥爭的思想武器，搞好這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們這一場大革命成為一切工作的偉大推動力，成為趕上和超過世界

上一切先進水準的推動力。

我們祝你們健康。你們這回到北京來，我想，將會在你們一生保存很深的印象，將會永遠在你們的心中激起革命的波浪，將會永遠鼓勵你們在大風大浪中前進，將會使我們祖國在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下，由你們——毛主席教育下的新的一代，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推向前進，把我們祖國進一步變成為世界先進的模範。

革命要依靠自己，自己教育自己，不能包辦代替。請你們好好學習十六條！掌握這個偉大的精神武器，才能好好進行鬥爭。這是兩個月來的鬥爭經驗的總結，是毛主席做的總結，得之不易，一定要好好學習。

我們偉大的領袖，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戰無不勝的偉大毛澤東思想萬歲！²⁶

陳伯達在北京大學的談話（1966.8.24.）

八月二十四日清晨，陳伯達同志因一張大字報來到北大，伯達同志在北大圖書館系一個同學轉抄毛主席大字報前反復說：「你們不要抄，毛主席的文章經過《人民日報》發表，經新華社廣播，不能這樣亂傳，傳出去要弄回來。大家不是說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嗎？（此事）沒有問過毛主席吧？不經《人民日報》，新華社，又不請示他，這好不好啊？」（大家說：不好！）

清華一同學問：我校此大字報已貼了四張，怎麼辦？

伯達同志說：我剛才說的話可以公開，不能把我們偉大領袖未批准的文章隨便傳，全世界都在注意。文化大革命進行中，你們要動腦筋想一想，這不大合適，道理就那麼多。

²⁶ 《紅旗》雜誌，一九六六年第十一期。

伯達同志說罷，找一硬板凳坐下來說：來，你們考我幾個問題。

北大植物系一同學：好多人去外地串聯，不願在班上，我班二十七個人，現在只剩下七個人，你說怎麼辦？

伯達同志：同學們商量商量，都把理由提出來，討論討論，為什麼要去，為什麼不要去？

北大一女同學：我們根據《人民日報》社論《學習十六條，熟悉十六條，運用十六條》認為串聯是次要的；而陶鑄同志又講，歡迎革命串聯，將來可以坐火車像五八年吃飯不要錢那樣，這是為什麼？

伯達同志：你們自己討論去，我覺得交流經驗是必要的，怎麼交流？辦法多種多樣，由你們討論，可以大批人去，可以派代表去，可以去看看等等。

電影學院一學生問：紅衛兵以紅五類為主，還是只允許紅五類子弟參加？

伯達同志：你們討論討論。

一人提起郭沫若問題。

伯達同志：你們大家討論，有人說他欠債太多，是什麼債？是否看了他的書就受他影響呢？我也看過他的書。一個人的功過，功多還是過多，成績多還是缺點多？（漏記關於郭沫若歷史研究問題）

有人問：對共青團怎麼看？有人主張用紅衛兵代替。

伯達同志：你們討論一下，大革命的大風大浪中，每個人都要動腦筋。

問：紅衛兵性質如何？

伯達同志：你們研究研究，我也是個老紅衛兵。

問：文化大革命中，黨、團組織起什麼作用？

伯達同志：所有黨、團組織都要經受文化大革命的考驗。

問：黨章有問題？

伯達同志：可以在黨代表會上討論，你們也可以提意見。我說的錯話很多，老欠債，還不清。（說罷笑起來）

問：主席要我們關心國家大事，我們在大字報上點劉少奇的名字行不行？

伯達同志：作為我個人的意見，不要貼在外面，給他寫信。你們可以提

意見，包括我在內。我是小組長，官不大，下面才管十幾個人。

（說罷笑了）

問：已貼了！（關於劉少奇同志的大字報）

伯達同志：你們可以考慮一下，討論討論。

問：清華大學貼了很多！

伯達同志：我想你們對劉少奇同志的意見可以寫文章，我說到這兒。有意見可以給他寫信，這樣是不是好些。貼了，他也看不見，他來了會被包圍起來。你們看，現在我不是被包圍了嗎？連大字報也看不成了。

伯達同志接著又說：用毛澤東思想去討論討論。大家都擁護毛主席，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不要什麼事都求現成答案，照著去辦。這樣，你們就沒有主動性，必須大家討論，各種意見，大家都聽聽。你們贊成文鬥還是武鬥？（答：文鬥！）打人太簡單了，不用腦筋，這個人很壞，我打他兩拳，不解決問題。

北大一工人：我去礦院，看到那裡的紅衛兵打了工人，使老工人住了醫院。

伯達同志：打人問題就是不發動、不討論的結果。

那工人又說：礦院紅衛兵逮捕人。

伯達同志：沒有經過群眾好好醞釀組織起來的。前天我去王府井，這兒看看，那兒看看，小紅衛兵沒有打我。後來他們問我是不是陳伯達同志？我不回答他這就完了。黨是相信群眾的，依靠群眾的。

有一個人說：半工半讀怎麼搞？一鬥、二批、三改怎麼進行？

伯達同志：下一步再研究怎麼搞。毛主席提出「亦學亦工」，在實踐中取得經驗。全面的改可以稍後一些。但不是鬥中沒改，這裡（指北大）改的很多嘛！

北大一同學說：鬥黑幫目前牽涉到經濟問題，我們準備沒收黑幫傳鷹的贓款，可以嗎？

伯達同志：問題提得好，具體做法大家討論。

有人問：王光美現在在哪兒？

伯達同志：不知道。又開玩笑地說：她在中國。²⁷

江青、陳伯達、康生在中國科學院的講話 (1966.8.30.)

江青講話

青年的、老年的科學工作者：我問你們好！

我是今天下午一、兩點才知道你們要開這麼一個會。今天晚上我看到了毛主席，向他報告了這件事，受毛主席的委託，問你們好！毛主席叫我作同志們的小學生來了，來傾聽同志們的不同意見來了。我這個人沒有什麼了不起，馬列主義的書讀的不多，毛主席著作學得也不怎麼好，但我學懂了一點，就堅決去作。

我們是個大國，所以堅決反對大國沙文主義，這是一方面；但我們又是個弱國，解放前一百多年來一直是一個弱國，變成了半殖民地國家，因此自卑心理是很嚴重的。帝國主義說我們是「東亞病夫」，是「低能兒」。對於這一點，我們要堅決反駁他們，粉碎他們。

過去，那些資產階級「權威」把世界上第一流水平的事都讓外國人去搞，認為只有外國人才能搞出來。你們知道，去年上海的青年科學工作者用人工合成了胰島素，又叫「人工蛋白」。這東西發明後，就被資產階級「權威」貶低了，說：「這只有資本主義國家才能發明。」他們不承認這項發明，後來連資本主義國家的科學家也承認這項發明有很高的水準，經過鬥爭，今年才公布了。在這裡我向青年科學工作者致敬！

²⁷ 北京化工學院紅色宣傳員戰鬥組、北京經濟學院無產階級革命團、北京市東方紅印刷廠革命造反聯絡處、化工部化學工業出版社印刷廠聯合彙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1）》一九六六年；中央教育部八·一八紅衛兵總部編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期間中央及有關負責同志講話（選編）》（第一集），一九六六年十月；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首長講話》（一九六六·十一）。

向工農兵出身的科學工作者致敬！

我在比我老一輩的革命者面前，說不上什麼老革命，可是我也有三十多年的革命歷史了。我們這些人裡，有些聽不到別人的批評意見。我認為這很不好，這是不對的。我們不允許壓制民主。在這裡我莊嚴地向同志們宣布：如果我有什麼缺點、錯誤，歡迎同志們貼我的大字報！我們還要傾聽同志們的意見，今天這個會開得很好，否則我們不可能知道這麼多的事情！

謝謝同志們！

陳伯達講話

我們今天的會開的很好，陶鑄同志說這是科學界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一個很開的開端。本來這個會是哲學社會科學部要開的會，把某些自然科學所、自然科學家也找來一起開。有的問題哲學社會科學部都碰到的問題，其他研究所也有同樣的問題。大家一起談談，交換下意見，這有好處，所以開個萬人大會。可以說，這是科學界破天荒一次大會，可惜這個會是個偶然集會起來的大會。對你們是偶然的。對我們是臨時被通知的。這個偶然的集會可能會產生偉大的效果，可能會產生我們現在還預想不到的效果。

我作科學院副院長長達十七年了。沒作工作，犯了一個最大的官僚主義錯誤，先交待一下，我今天說的話可能是空話，說說可能有好處，也許可能減少點官僚主義錯誤。下面講到本題了。

大家知道，全世界的文化是從東方開始的，從東方轉西方，現在繞了一個圈，又轉到東方來了。西方資本主義沒落了，東方的文化，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代表的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新文化，在東方起來了。世界文化轉了個圈，來了個往返、先東方，後西方，現在又回到了東方。在東方起來了的這個新文化比西方資產階級文化高的多，這個新文化的創造者是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人民群眾、中國無產階級。中國幾百年來是個落後的國家，如剛才江青同志說的，中國被看成「東亞病夫」。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七年了，我們有很大的變化，很大的成功，現在成

了世界上的強國，包括美國和赫魯曉夫在內誰也不能否認。有人估計，再過二十年，中國會成為世界最強的國家，這要我們大家共同努力。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它的影響是各方面的，關係無產階級專政鞏固不鞏固的問題，同時影響到科學技術的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差不多跟每個人都聯繫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科學界，對我們來說，最主要的是破除迷信，破除對古代人的迷信，對洋人的迷信。破除迷信對科學發展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不能破除迷信，科學就不能發展。過去西方資產階級剛起來時，出現了一批資產階級啟蒙學派，他們否認封建時代的文化，經過很殘酷的鬥爭去破除封建文化。在幾百年以前，凡是聖經沒說過的話，誰也不能說，說了就要燒死的。亞里斯多德沒講過的話誰也不能說，說了，反動勢力就起來說：「這個，亞里斯多德沒有說過呀！你胡說八道！發瘋了！」幾百年前資產階級建立剝削制度，反對封建制度，是經過殘酷鬥爭的。資產階級搞工業，就需要科學，需要與封建主義不同的文化。十九世紀以來，資產階級走上反動，變成保守派，變成一切反動思想的保護者。中國的，亞非拉美的、主要是中國的資產階級起來了，中國的資產階級是軟弱的階級，有些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他們也進行過一些鬥爭，如孫中山就進行了一些鬥爭。還有改良主義的譚嗣同也作過一些鬥爭，但他們的思想還是跳不出過去的老框框，孔夫子的老框框。「五四」運動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這是資產階級的口號，是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四川人吳虞提出的。後來他也不幹，聽說他抽起鴉片煙了，再也不鬧「打倒孔家店」了。中國資產階級在中國無產階級起來以後，很快就走向反動了。解放後還有一批人像馮友蘭這樣的資產階級哲學家，在一九六二年搞了個「朝聖會議」，到孔夫子家鄉搞了一個紀念孔夫子的討論會，可見破除對孔夫子的迷信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幾千年來，不是孔夫子說過的話，不敢說。資產階級起來的時候，講「打倒孔家店」，後來，他們要保護孔家店，這是「保皇派」。「朝聖會議」不是簡單的事情，是一個標誌，這就說明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保皇派。

中國無產階級已有一個任務，破除對封建主義的迷信，這個擔子中

國資產階級挑不起來，這個任務只能由中國無產階級挑起來。這是中國無產階級的一個任務，是一艱巨的任務。我們破除封建主義的迷信的工作做得還不夠。

中國無產階級還有一個任務，就是破除對洋人的迷信，資產階級是封建主義的崇拜者，另一方面當洋奴，外國人的奴才。他們還以為當洋奴是很光榮的事。魯迅就嘲諷他們說：「月亮都是外國的好。」中國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不相信中國人民是偉大的人民，有偉大的創造性。所以，現在要破除對古人、對洋人的迷信。中國人民是偉大的人民，有偉大創造性的人民。解放後十七年來，這種創造性使中國變為偉大的世界強國。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都感到意外。

現在我們距離人民要求很遠，毛主席讓我們趕上和超過世界最先進水準。我們現在不但趕上，而且有超的苗頭。現在應把這一點看成是最大任務，必須做極大的努力才能實現。是從「超」字著眼，還是從「趕」字著眼呢？我贊成從「超」字著眼，很快就能趕上，老從「趕」字著眼，就很難超過，對嗎？（全場回答：對！）我們要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走促進趕超精神，首先從超字著眼，按毛主席的指示，大破大立，敢想敢超，就能與修正主義鬥爭。創造西方和蘇修所不能創造的最偉大的最光輝燦爛的新文化，就能取得勝利。在科學文化方面，我們不可能超過所有的古人洋人嗎？（全場回答：可能！）

在社會科學上，毛主席就解決了馬克思列寧所沒有解決或沒有完全解決的問題。無產階級革命怎樣才能取得勝利，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接觸這個問題，但沒有解決，或都沒有完滿解決。完全解決的是毛主席。現在看來，毛主席關於農村包圍城市的理論是個普遍真理。不僅在中國、亞非拉美，而且在歐洲、美洲各國，包括美國在內也適合。先在農村建立根據地，後進城市。無產階級革命的最根本的問題，就是建立農村根據地，進行農民革命戰爭。

巴黎公社的經驗是城市暴動的經驗。後來武器發展了，新式武器發展了！城市暴動就有問題了。恩格斯在世時就對城市暴動提出過疑問。以後修正主義產生了，修正主義者說，武器發展了，不好搞暴動了，街

壘戰是不好搞了，城市暴動不好搞了，所以要搞合法的議會鬥爭。「和平過渡」這是不可能實現的幻想。社會民主黨這樣欺騙群眾的，現代修正主義者也是這樣，現在亞非拉人民首先起來，把歐美變為孤島，然後歐美國家的無產階級再進行農民戰爭，看起來這是可能的。

當法國共產黨還是革命黨的時候，希特勒戰勝了法國，法共在農村就組織了遊擊戰。但是後來不去奪取政權，把武器交給資產階級，這是歷史的錯誤。義大利也有較大的農民遊擊戰，本來也可以奪取政權，但是後來不去奪取政權，沒有堅持下去，也是個歷史的錯誤。他們把在農村發展起來的武裝完全交給資產階級，換了個副總統、副總理和議員等。這都是靠不住的，資產階級要踢就踢掉了，當議員可以有汽車、別墅，這樣慢慢地把一些人腐化了，使他們變節。

「槍桿子裡出政權」是毛主席的名言，這是毛主席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創造性的發展。對此，修正主義否認，半修正主義的黨也否認。其實，農村有廣闊的天地，城市比較狹窄，可以到農村廣闊的天地去活動。農村包圍城市，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毛主席的這些理論在中國得到了證明，在世界上最大的國家取得了勝利。革命的最根本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沒有解決的問題，毛主席解決了。在馬列主義社會科學方面，毛主席是站在最前邊的。

無產階級取勝了，無產階級怎麼？有沒有階級鬥爭？毛主席在這個問題上作出了偉大的貢獻，現在有些修正主義國家，半修正主義國家，否認階級鬥爭，其實那裡的階級鬥爭很厲害，越否認，越厲害。

在哲學問題上，毛主席把辯證法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過去我們說辯證法三規律：對立統一、量質互變、否定之否定。後來斯大林給變成四條。毛主席說不論量質互變也好，否定之否定也好，都是對立統一，不管怎樣說，都是對立面的鬥爭的辯證，只能是一元化，不能多元化，自然界、社會充滿了矛盾。這個矛盾解決了，又有新的矛盾出現，沒有沒有矛盾世界，也沒有沒有矛盾的社會。有時具體的矛盾我們可能指不出來，但矛盾還存在。矛盾是一切物質的動力，過去，現在，將來都是這樣，永遠如此。毛主席最全面最系統最完整地說明了這個問題。毛主席

席在這方面給我們哲學社會科學樹立了一個偉大榜樣。我們是否可以在自然科學方面超過歐美呢？完全可能，我們要相信人民的偉大創造性。這是我們在科學方面的一個偉大的革命，無論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把理論同實踐、理論同勞動、理論同群眾結合起來，我們就能突破一切難關，戰勝一切困難。像毛主席告訴我們的，不論社會科學還是自然科學都不能亂來，都要實事求是。「實事求是」這是中國的一句老話。毛主席把它變成馬克思主義的語言，用來解釋我們的科學態度。

我想講的就是這些問題。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一定要相信群眾，我們要發揚群眾的積極性、創造性，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前進，超過其他國家，把我國變成世界上最大的強國。有沒有這樣的無產階級的雄心壯志？（全場回答：有！）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證明我們有這種可能性。這場鬥爭對很多人來說是痛苦的，在他們的腦子裡發生了新與舊的衝突。腦子裡的舊的、資產階級的、封建主義的東西，都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有衝突，有矛盾，在這個矛盾衝突中經過批評和自我批評，掌握毛澤東思想，無產階級世界觀。

本來沒有準備講什麼，隨便講幾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關係到我國的命運，世界的前途。每個人應革自己的命，革自己腦袋中的命。毛主席說，這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革了資產階級、剝削階級、個人主義的東西，才能胸懷祖國，放眼世界。這不應該是一句空話，現在我們慢慢懂了，這個群眾性的口號，有深刻的意義，沒有毛澤東思想，沒有群眾胸懷祖國、放眼世界是作不到的。

現在講講個別具體問題。關於尹達同志的問題，哲學社會科學部的活動是不正派，是蒙昧的，他不能跟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劃清界限，不能跟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人劃清界限，變成了保皇派。上月我在哲學社會科學部講過，尹在《紅旗》工作，後又調到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我又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我不能當保皇派的保皇派，我同他講了好幾次，我們是共產黨員，有錯誤可以檢查，沒有不可檢討的，何況你的話是錯的，行動也是錯的，你應該向群眾檢討。他說：「檢討，檢討」，可是不去檢討。我們一調查，沒檢討，他說他檢討了，檢討了沒有？（台

下回答：沒有！）我是不當保皇派的保皇派的。有個條子說我上次講話以後，我問尹達檢討了。（傅崇蘭同志台下高聲說：這是反黨分子鄺家駒放出的謠言。）我有什麼必要向他賠不是。我是要向黨向群眾檢討。你們對尹達有什麼話都可以說，要放手批評。現在沒有保皇派的保皇派，就是有，你們也可以批評。

康生同志講話

同志們：時間不早了！同志們應該休息了，明天再繼續戰鬥。在今天這個大會上，我們得到了很多經驗。聽取了不少意見，對我們向大家學習有很大好處。我想起了毛主席「說的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瞭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我願意當一個小學生，對這句話是不是瞭解了，還不敢說。因為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文化大革命也就是科學革命。所有科學工作者，無論是社會科學工作者還是自然科學工作者，都必須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本月

陳伯達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寫的大字報 (1966.8.)

【擁護毛主席的大字報】

陳伯達

完全擁護毛主席八月五日寫的一張大字報。一個共產黨員在大的政治鬥爭關鍵忘記了群眾，忘記了階級分析，看不見階級大變動的新動態，進行鎮壓群眾，就脫離了馬克思主義的軌道，脫離了毛澤東思想的軌道，同無產階級政黨的方針政策，背道而馳。這樣做，不是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引向勝利，而恰恰會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引向失敗，引向資

本主義復辟。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把黨的領導從最近一兩個月的錯誤路線引向到無產階級的正確路線上來，這是黨的偉大勝利，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勝利，同時是國際無產階級的偉大勝利。馬克思曾經說過：社會主義革命可能由德國首先發動，而由法國來完成。但沒有實現。列寧也設想過，社會主義革命可能由俄國首先發動，而由德國、法國、美國來完成，但也沒有實現。現在的歷史可否說明社會主義革命由俄國首先發動，而由中國來實現呢？看現在修正主義蘇聯篡軍、篡政、把蘇聯引向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那裡從革命走向反動，走向對列寧斯大林的背叛。難道這不像人們所說的國際希望在中國嗎？

看種種因素，最關鍵的問題是因為我們有毛澤東思想的領導。列寧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確實是這樣。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我們這樣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就不能使我們新中國在世界上建設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模範國家。

現在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為掃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思想在我們社會主義道路上的障礙，讓毛澤東思想能夠為最廣泛的群眾所掌握，再而變成更宏偉的力量。我們相信能夠做到這樣，中國的偉大成就將進一步像翻山倒海地激醒全世界。²⁸

陳伯達在中國科學院的講話（1966.9.16.）

我看今天會開得很好。陶鑄同志說，這是我們科學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很好的開端。本來這個會是哲學、社會科學部召開的會，原來想和自然科學所、自然科學家也找來一起開。有些問題是哲學、社會科學部碰到的問題，其他所也有這樣的問題，大家在一起談談，交換一下意見，這有好處。所以開這樣一個大會。可以說是科學界破天荒的

²⁸ 紅代會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紅衛兵主辦，《紅衛報》，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

一個大會。可惜這個會是偶然集合起來的，對我們也是被臨時通知來參加。這個臨時可能產生偉大的效果，可能產生我們現在預想不到的偉大效果。

我作為科學院的副院長已經長達十七年了，沒做好工作，犯了一個最大官僚主義的錯誤。先交待一下，我今天說的話可能是空話，說可能有好處，也許可以減少一點官僚主義的錯誤。

下面講到本題了。

大家知道，全世界的文化是從東方開始的。以東方傳到了西方。現在又轉了一個圈子，又回到東方了，西方的資產階級文化沒落了。東方的文化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代表的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新文化在東方起來了。世界文化轉了一個圈，來了一個往返。先東方後西方；現在又回到東方。在東方起來的這個新文化比西方資產階級文化高得多。這個新文化的創始者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人民群眾、中國無產階級。中國幾百年是落後的國家，如剛剛江青同志說的中國人被看成是「東亞病夫」。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七年了，我們有很大的改變，很大的成功，現在成了世界的強國。包括美國和赫魯曉夫，誰也不能否認。有人估計再過二十年中國會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也許不要二十年，只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方向努力，中國就能成為全世界最強大的國家，只要我們共同努力。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它的影響是各方面的。並關係到無產階級專政鞏固不鞏固的問題。同時影響到科學技術的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差不多是同每個人聯繫著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科學界，對我們自己來說，最主要的是破除迷信，破除對古人的迷信，對洋人的迷信。破除迷信對科學技術的發展是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不破除迷信，科學就不能發展。過去，在西方資產階級剛剛起來的時候，出現了一批資產階級的啟蒙學派。他們否認封建主義文化，經過很殘酷的鬥爭去破除封建主義的文化，在幾百年以前，那時候凡是聖經上沒有說過的話，誰也不能說，說了要被燒的。亞里斯多德沒講過的話，就不能說。說了，舊勢力、反動勢力就起來說：「這個亞里斯多德沒有說過呀！你胡說八道，

發瘋了。」幾百年前，歐美資產階級建立他們的剝削制度，反對封建制度，是經過殘酷鬥爭的。資產階級要搞工業，就要科學，需要與封建文化不同的文化。十九世紀以來，資產階級走向反動，變成保守派，變成一切反動思想的保護者。中國的、亞非拉的，特別是中國的資產階級起來了，中國的資產階級是非常軟弱的。有些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他們進行了一些鬥爭，如孫中山進行過一些鬥爭。還有改良主義的，譚嗣同進行過鬥爭，但是他們的思想還跳不出過去的老框框。五四運動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這是資產階級的口號，是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四川人吳虞提出來的，後來他也不幹了，聽說抽起鴉片煙來了，也不再鬧打倒孔家店了。

中國資產階級在中國無產階級起來以後，很快就走上了反動。解放後還有一批人，像馮友蘭這樣的資產階級哲學家在一九六三年還搞了一個「朝聖會」，到孔夫子的家搞了一個紀念孔夫子的討論會，可見破除孔夫子的造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幾千年來不是孔夫子說的話不敢說。資產階級起來的時候講「打倒孔家店」，從解放以來像馮友蘭這樣的資產階級哲學家還要保護孔家店，就是保皇派。破除封建主義這個擔子資產階級挑不起來，只能由中國無產階級挑起來，這是中國無產階級的一個任務，是一個艱巨的任務。我們破除封建主義的迷信做得還不夠，中國還有任務，就是破除對洋人的迷信，資產階級是封建階級的崇拜者，另一方面當洋奴才，他們還以為當洋奴是很光榮的事情。魯迅嘲諷說過他們說：「月亮都是外國的圓。」中國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不相信中國人民是偉大的人民，有偉大的創造性。所以要破除對古人，對洋人的迷信，中國人民是偉大的人民，有偉大創造性的人民。解放後十七年來，這種創造性使中國變成偉大的世界強國。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都感到意外。

現在我們距人民的要求，毛主席提出的要求還很遠，毛主席要求我們趕上和超過世界最先進的水準，現在不但趕上，而且有超過的苗頭。現在把這一點看成最大的任務，還需要很大的努力才能實現。是從「超」字著眼呢，還是從「趕」字著眼？中國有句古話：「取法乎中，

反得其下，取法乎上，反得其中。」我贊成超字派，從超字著眼，很快就能趕上，要是從趕字著眼，就很難超過，對嗎？（全場回答：對！）我們要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促進趕超精神。首先從超字著眼，按毛主席的指示，大破、大立，就能與修正主義鬥爭，創造蘇修和西方所不能創建的最最光輝燦爛的新文化，就能取得勝利。在科學方面，我們不能超過所有的古人洋人嗎？（全場回答：可能）。

在社會科學上，毛主席就解決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沒有解決和沒有完全解決的問題。無產階級革命怎樣才能取得勝利，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接觸過這個問題，但是沒有解決和沒有完全解決，完全解決的是毛主席。現在看來，毛主席關於農村包圍城市的理論是普遍的真理，不僅在中國，在亞非拉，而且在歐州，在美州各國，包括英國在內也適合。先在農村建立根據地，後進城市。無產階級革命的根本問題，就是要建立農村根據地，進行農民戰爭。

巴黎公社的經驗是城市暴動的經驗，後來武器發展了，新式武器發展了，城市暴動就有問題。恩格斯在世時就提出過疑問。修正主義產生了，修正主義者說，武器發展了，不好暴動了，街巷戰不好搞了，城市暴動不好搞了，所以要搞合法鬥爭和平過渡，這是不可能實現的幻想。社會民主黨人是這樣欺騙群眾的，現代修正主義者也是這樣。現在亞非拉人民首先起來。把歐美變成了孤島，然後歐美國家再進行農民戰爭，這是可能的。

當法國共產黨還是革命黨的時候，希特勒戰勝了法國，法共就在農村組織了遊擊戰。但是後來不去奪取政權，把武器交給資產階級，這是歷史的錯誤。義大利也有過較大的遊擊戰，本來也可以奪取政權，但是後來不去奪取政權沒有堅持下去，也是一個歷史的錯誤。他們把農村發展起來的武裝完全交給了資產階級，換得了副總統，總理和議員等，這都靠不住，資產階級要踢就踢掉了。當議員可以有汽車，別墅，這樣慢慢地把一些人腐化了，使他們變節。

「槍桿子裡面出政權」，這是毛主席的名言，這是毛主席對馬列主義創造性的發展，對此，修正主義否認。其實農村有廣闊的天地，城市

比較狹窄，可以到農村的廣闊天地裡去活動。農村包圍城市，「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毛主席的這些理論在中國得到了證明，在全世界最大的國家取得了勝利。革命的根本上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沒有解決的問題，毛主席解決了。在馬列主義社會科學方面，毛主席是站在最前面的。

無產階級取得勝利了，無產階級怎麼辦？有沒有階級鬥爭？毛主席在這個問題上做了偉大的貢獻。現在有些修正主義國家，半修正主義國家否認階級鬥爭，其實都是階級鬥爭很厲害，越否認越厲害。

在哲學問題上，毛主席把辯證法發展到一個新階段。過去我們辯證法三大規律：對立統一，量質互變，否定之否定，後來斯大林給變成四條。毛主席說：不論是量質互變也好，否定之否定也好，都是對立統一。不論怎麼說都是對立面的鬥爭，辯證法只能一元化，不能多元化。自然界就是充滿了矛盾，這個矛盾解決了，又有新的矛盾出現，沒有沒有矛盾的世界，沒有沒有矛盾的社會。有些具體矛盾我們可能指不出來，但矛盾永遠存在。矛盾是一切事物發展的動力。過去，現在，將來都是這樣，永遠如此。毛主席最全面、最系統、最完正地說明了這個問題。毛主席在這方面給我們哲學、社會科學樹立了一個偉大的榜樣。

我們是在自然科學方面也超過歐美呢？完全可能。我們要相信人民的偉大創造性，這是我們在科學上的一個偉大的革命。無論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理論同實踐、理論同勞動、理論同群眾結合起來，我們就能突破一切難關，戰勝一切困難。像毛主席告訴我們的無論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都不能亂來，要實事求是。實事求是這個中國的一句老話，毛主席把它變成了馬列主義的語言，用來解釋我們的科學態度。

我想講的是否這些問題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一定要相信人民群眾。我們一定要發揚人民群眾的首創性，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前進，超過其他國家。把我國變成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有沒有這樣無產階級的雄心壯志？（全場回答：「有！」）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證明我們有這種可能。

這場鬥爭對很多人說來是很痛苦的。在他們的頭腦裡發生了新與舊

的衝突，腦子裡舊的資產階級、封建主義的東西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有衝突，有矛盾。在這個矛盾中經過批評和自我批評，掌握毛澤東思想、無產階級世界觀。

本來沒有準備講什麼，隨便講幾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關係到我國的命運、世界的前途。每個人應革自己的命，革自己頭腦中的命。毛主席說：這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革了資產階級、剝削階級、封建階級、個人主義的東西，才能胸懷祖國、放眼世界。這不是一句空話。現在我們才慢慢懂得了這個群眾性的口號有深刻的意義。沒有毛澤東思想，沒有人民群眾，胸懷祖國，放眼世界是辦不到的。

現在講兩個具體問題，關於尹達同志的問題，在哲學、社會科學部的工作，他辜負了黨中央、中央文革小組對他的希望，他在哲學、社會科學部的活動是不正派的，是曖昧的，他不能與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劃清界限，不能與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人劃清界線，變成了保皇派，上周我在哲學、社會科學部講過尹達同志在《紅旗》工作後又調到中央文革小組。我是文革小組的組長，我不能當保皇派的保皇派。我同他講了好幾次，我們是共產黨員，有錯誤可以檢討，沒有什麼不可以檢討的，何況你的話是錯誤的，行動也是錯誤的，你應該向群眾檢討。他說：「檢討，檢討。」可是他不去檢討。我們一調查，沒有檢討，他說檢討了。檢討了沒有？（下面答：「沒有！」）我是不敢當保皇派的。有個條子說，我上次講話以後，我向尹達同志檢討了。（歷史所團支部書記傅崇蘭同志在台下高聲說道：這是反黨分子鄺家駒放出來的謠言。）我為什麼必須向他賠不是？我是要向群眾檢討。你們對尹達有什麼話都可以說，要放手批評，現在沒有保皇派的保皇派，就是有，你們也可以批評。

（注：原稿由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編印，未經伯達同志審閱。）²⁹

²⁹ 中央教育部八·一八紅衛兵總部編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期間中央及有關負責同志講話（選編）》（第一集），一九六六年十月；北京汽車分公司文革大字報辦公室、北京汽車分公司行政保衛文革、北京國棉三廠文革籌委會宣傳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內部資料，僅供參考）》，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陳伯達接見重慶及西南地區師生的講話 (1966.9.25.)

【前言：九月二十五日晚八點半陳伯達同志、王力同志在政協禮堂接見了重慶大學「八·一五」戰鬥團及其他革命師生，當同學們揭發了重大、重慶市委及西南局等地區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錯誤後，陳伯達同志講了話。】

陳伯達同志講話（王力同志翻譯）

我代表中央文革小組向同學們問好！你們來到這裡很希望我們來談談話，我們事多人少，常常辜負了你們的期望，很抱歉。

中央文革小組支持全國各地的革命師生的革命活動，這是毛主席的方針，我們中央文革小組只能執行這個方針，不能違背這個方針。

我認為各地方、各部門、各級領導都應當按照毛主席的指示，黨中央的指示對待革命的群眾運動，在文化大革命中各級領導都要遵循毛主席所主持制定的十六條，都要遵循《人民日報》社論，不能違反，違反就是錯誤的。對於犯錯誤的，我們對於那些不遵守中央指示的領導是很不滿意的。我們對文化革命運動中受到委屈、受到打擊圍攻的同學表示慰問，表示同情。我們剛才收到一封信，對這封信提出的問題，我完全贊成。

（由王力同志念信）……幾點要求：

1. 立即恢復工人自己選舉的文革小組的活動。（陳伯達同志插話：
「如果學校有這種情況，也可以改為對學校的情況。」王補充了一條：「不管學校、單位、文革小組、文革委員會，凡是不是按十六條由群眾選舉出來的即無效；凡是指定的背後有人操縱的、委派的，一律不算數，一律重選。」）
2. 立即撤走別的單位調來的別的組織，別的用來鎮壓這裡群眾運動

的立即撤走。

3. 立即停止逮捕群眾和組織群眾鬥群眾。
4. 我們的文化革命必須由自己的單位來解決。
5. 立即發放工人的工資，不能停發不同意見的和反對自己意見的人的工資。
6. 停止出動武裝和公安人員對我們的鎮壓。

伯達同志接著說，南京水電隊的工人提的幾條意見是很合理的，很正確的，與十六條對得上的。南京水電隊的同志懇求黨中央解決問題，毛主席、黨中央制定的十六條，就是這樣制定的。我們很高興，希望南京很快地解決這個問題，以便同志們早日回南京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產。這些問題的精神在十六條裡早已解決了。現在有的人不執行，有的人執行相反的方針，是不是這樣？（眾答：是）我想同學們可以在北京學習，看看，很好地學習十六條，掌握十六條，掌握鬥爭的武器。我們這個文化大革命運動就是要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但不要打架，在群眾中不要搞宗派。有人在群眾中組織宗派，組織這一宗派鬥爭那一宗派，都是不對的。群眾中可能有一些宗派情緒，有人會挑動群眾鬥群眾。對於這個問題，我們怎麼對待呢？我們可以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大家有不同意見可以通過辯論，討論取得一致，不一致的可以保留，今天不一致，明天一致。

剛才有人遞條子，對於那封信（南京水電隊的）有不同意見，這完全可以說的，我們文革小組的意見不一定是完全正確的，可以批評，可以懷疑。因為我們講的是個原則，中央指示的是文鬥，不要武鬥。在群眾中造成宗派，不能討論，不能辯論；造成武鬥，就會被牛鬼蛇神利用，被壞人利用，就會被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利用。總之，會被壞人利用，值得大家警惕。剛才的這封信作為一般的原則來說的，各個單位的具體情況怎麼樣，根據大家的討論，根據群眾的意見解決。

有人遞條子，講現在的形勢怎麼樣？我們說文化大革命運動整個來說是大好形勢，有些地方，有些部門，有些學校的一些群眾，有些學生受到打擊，這是一個時候的現象。我們認為，打擊群眾，鎮壓群眾的一

定要失敗。

這次文化大革命有兩條路線，你如果好好學習十六條就知道了。前一階段工作組的形成就是鎮壓群眾的，工作組中可能大部分是好的。因為是路線錯誤，所以是那樣的局面。毛主席主持制定的十六條糾正了路線錯誤，但錯誤的路線是資產階級的，不是無產階級的。錯誤路線繼續用另一種形式出現。看來這一個多月來，鬥爭的形勢更尖銳更複雜了，就是說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同資產階級反動的修正主義路線的鬥爭更尖銳複雜了。有些人不願意執行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不願意執行毛主席的指示和黨的路線，雖然形式上撤走工作組，可是他可以用別的形式代替工作組，雖然工作組撤走了，他就事先指定，背後操縱，成立文革籌委會等組織。你們紅衛兵中也有真的紅衛兵，有修正主義紅衛兵，要提防。我們當紅衛兵的，就要當真紅衛兵，當執行毛澤東思想的紅衛兵，不是執行資產階級反革命修正主義的紅衛兵。執行反革命修正主義的紅衛兵是假紅衛兵，但是假紅衛兵覺悟過來了，就變成為真紅衛兵了。擺脫了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跟群眾站在一起，就是當真紅衛兵。

一個小建議，跟你們商量一下。在座的有無高幹子弟？我有一個個人意見：高幹子弟在文化革命中佔有領導崗位的應讓出來，讓普通的工農兵子弟來領導文化革命。高幹子弟是不是不能參加文化革命領導呢？不是的，還可以當積極分子參加文化革命的。前兩個月在個別地方的一些學校，我問他們，按照普通選舉制充分醞釀，要經過群眾的反復討論，不稱職的就撤職。他們說：「那我們就選不上了！」我說：「為什麼想選上呢？可以當積極分子嘛！」「我問他為什麼一定要選上，可以選不上，可以當積極分子起作用。」高幹子弟第一天攆走我，我說，高幹子弟把持領導是不利的，你們在座的一定有許多人反對，我準備有人轟我下臺就是。如果經充分選擇充分醞釀多次，這樣作高幹子弟不能當選是好的，這教育了他。有人可能對高幹子弟發生了興趣，認為他們消息靈通，有照相機、腳踏車……我說不要這些好！我看消息靈通要看《人民日報》，還有什麼靈通？看報就消息靈通了。不要照相了（因為事先給伯達同志照相），照相有什麼用？但有要照的，群眾、毛主席、

英雄模範要照，我們不要照，我們沒有本事，面孔也不好看，今天不照相了，今後也不要照了。在座的如果有高幹子弟的話，你們哄我，我也不怕，但不要難過，真正革命的高幹子弟應有這樣的覺悟，不當領導也一樣幹革命。有的的確很好，群眾真正擁護，我也不反對，這些話也許高幹子弟就不反對我了。

現在你們來到北京，經過鬥爭，克服困難，受到阻力，這一點你們具有無產階級革命英雄氣概，我向你們致敬！

但是我想要作一個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成為共產主義者，還要學會接近群眾，學會同群眾說話，學會同群眾商量，當對方不瞭解時，要學會用各種方法向群眾解釋。為什麼不會向父母，家庭講清楚呢？這點是不容易的，你們都是年輕人，學會接近群眾，學會群眾語言，學會工作方法，這樣我們的事業才可能成功，可能勝利，對不對？大家是否贊成？（鼓掌）如果簡單地粗暴地就說：我革命！這樣就會勝利，我看不可能。我們要很好地學習毛主席著作，看他怎樣領導中國老百姓，經過多少辛苦，才取得勝利。我們要從毛主席著作中吸取力量，學會工作方法。比如我就沒有學好，比如群眾的語言，普通話就沒有學好。在很多場合跟中國人說話還要翻譯，中國人不能跟中國人說話，這不是很大的毛病嗎？

今天我是不是就說到這裡，說的不一定對大家有作用，我到這裡來和大家見見面，表表我們的態度，大家都很熱心地到這裡來，讓我們在毛澤東思想大路上前進！請同志們好好休息，保重身體。我們偉大的祖國讓我們做的事情還很多，世界各國人民希望我國人民的還很多，我們要懂得在毛澤東思想旗幟下努力！

去年冬天，我曾到過四川，以後還可能去四川。再見！³⁰

³⁰ 北京化工學院紅色宣傳員戰鬥組、北京經濟學院無產階級革命團、北京市東方紅印刷廠革命造反聯絡處、化工部化學工業出版社印刷廠聯合彙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2）》，一九六六年；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首長講話》（一九六六.十一）；《大字報選第二集》（北京：一院大字報選編小組，一九六六.十二）。

陳伯達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6.10.16.）

一、形勢大好

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取得很大勝利，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宣告失敗。

形勢大好的基本特點是：廣大群眾真正發動起來了。八月十八日，毛主席同林彪同志說：「這個運動規模很大，確實把群眾發動起來了，對全國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義。」毛主席三次在天安門接見群眾和國慶日的檢閱，群眾的規模之大、聲勢之盛，在中國、在世界，都是史無前例的。毛主席同那麼多的群眾見面，親自到群眾中去，同群眾在一起，說明了他總是信任群眾，同群眾共呼吸，共命運，給全黨同志樹立了最光輝的榜樣。同志們要曉得什麼是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嗎？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毛主席就在我們身邊，我們要向他表示學習、學習、再學習。

兩個多月以來，即從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發表以來，廣大群眾得到了戰鬥的思想武器，對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更加瞭解，鬥志更加昂揚，運動更深入、更廣闊、更健康地發展。文化大革命把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群眾運動推向了新高潮。偉大的紅衛兵運動震動了整個社會，而且震動了全世界。紅衛兵運動的戰果輝煌。可以無愧地說，整個文化革命運動，比巴黎公社，比十月革命，比中國歷次大革命的群眾運動，都來得更深刻，更洶湧澎湃。這是國際上更高階段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這個運動引起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歡呼和支持，同時，激起全世界帝國主義者和現代修正主義者的恐懼、痛恨和憂慮，而許多庸人都為之目瞪口呆。

二、在這樣大好形勢下，資產階級反對革命的路線，會自然消失了嗎？

不。它並不會自然消失。毛主席在十一中全會閉幕會上就已警告我們：「絕不要以為，決定上寫了，所有的黨委，所有的同志就會實行，總有一小部分人不願意實行。」事實的發展，完全證明了毛主席的預見。

黨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決定的十六條，糾正了前一個階段的錯誤路線，即資產階級的路線。但是，錯誤的路線，還可以用另外一些形式出現。無產階級的革命路線與資產階級的反對革命路線的鬥爭，還是很尖銳、很複雜的。

從我們黨創立以來，就有一條正確的無產階級路線，即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這是毛澤東同志在不同時期同右的和「左」的機會主義進行鬥爭中不斷發展，不斷豐富，而在遵義會議後取得全黨統治地位的路線。這一條紅線貫串著我們黨的整個歷史。但是，正如毛主席經常說的，階級矛盾、階級鬥爭、總會反映到我們黨內來的。因此，「黨內不同思想的對立和鬥爭是經常發生的」。資產階級的思想，形形色色的非無產階級的思想，還總是企圖干擾毛主席的正確路線。

鬥爭一直圍繞在群眾的問題上。

有些人不願意執行黨的路線，無產階級的路線，革命的路線，即毛主席的路線，因為毛主席的群眾路線，是同一些同志還沒有改造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徹頭徹尾地不相容的。

毛主席提出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路線，是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線。可是，提出錯誤路線的代表人，他們卻是反對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他們在這個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中，把國民黨的「訓政」搬來了。他們把群眾當成阿斗，把自己當成諸葛亮。這條錯誤路線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引到相反的道路，變成不是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而是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

工作組只是一種組織形式。這種組織形式，在某種運動中，如果用

得適當，是可以的，有的是必要的。但是，在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提出錯誤路線的代表人，把工作組這種組織形式強加在群眾頭上，不過是為了便於推行那條錯誤路線罷了。

工作組雖然撤走了，但是，那些不贊成毛主席路線的人，仍然可以利用職權，用其他形式來代替。例如，在一些學校、機關中，有那樣的人，他們完全違背黨中央指示的巴黎公社原則，預先指定，暗中操縱，成立所謂「文革籌委會」、「文革小組」、「文革會」，或者是別的什麼組織。甚至當各地大量的革命師生來到首都見毛主席的情況下，也有的地方組織一小批人跟著前來，宣傳自己反對中央十六條的決定，企圖打擊那些來京的革命師生。

九月二十五日，我同中央文化革命小組一些同志接待一批各地來的學生，曾經有個建議：如果高幹子女在各學校，各單位的文化大革命中佔有領導崗位的話，最好讓工農兵和普通幹部的子女來擔任。我個人認為，在有些學校，有些單位，高幹子女一定要掌握領導地位，是沒有好處的，對我們將來的革命事業不利，對他們自己也沒有好處。當然，如果高幹子女的確很好，群眾的確擁護他，要選他，我也不反對。我這個建議是否恰當，還可以商量和斟酌。但是，我們調查的材料說：有的人就很快採取對付的措施了。他們說：「中央已有指示（並沒有這個指示）高幹子女不擔任紅衛兵領導，趁群眾不知道，要爭取主動。」於是，就用了金蟬脫殼的辦法，辭去了職務，指定了他認為立場「最堅定」的人接替。

堅持反對黨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路線的花樣是很多的。但有些同志，對這類花樣，卻津津樂道。這是很錯誤的。

毛主席八月五日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說：「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啊！請同志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在五十多天裡，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

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

但是，有一些人仍然頑固不化，對毛主席的批評，置之不理，還是要你搞你的，我搞我的。這不是資產階級的本能在他們頭腦中和行動中起作用，又是什麼呢？

毛主席在全國解放的前夜說：「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歷史上的階級鬥爭的確是這樣，原來是站在革命方面的一些人，被敵人威脅利誘，潛移默化，就站在同革命對立的方面去了。

先進的變成落後，落後的變成先進。這類情況，在我們文化大革命中，深刻地表現出來了。我們有些同志，是少數同志，以老革命自居，在解放後做官當老爺，甚至把自己的革命歷史忘記得一乾二淨。毛主席多年來批評的「官、暮、驕、嬌」，他們全有，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卻不讓群眾去觸動，而只是想利用毛主席和黨在群眾中的崇高的、無限的威信，動員一小批不明真相的群眾去保他們。這次會議印出了四川南充一個婦女受到壓力的材料，我建議大家，不妨仔細讀一讀，從那裡受到教益。我就在這裡引出兩段話吧！

南充那位婦女對兩位街道幹部說：「如果這兩千多學生都是搞反革命工作，那地委就有問題了，因為這些學生都是在學校受黨的教育。如果出這麼多的『反革命』。我看地委就是有問題。」

大家聽著！這位普通婦女說的話何等中肯、何等尖銳、何等鮮明呀！

同一材料，又寫了一位退休工人的談話如下：「革命的地委還要我們去保，也不是國民黨的地委，革命的地委為什麼還害怕群眾，又不是舊政府，國民黨八百萬軍隊都沒有保住……。」

大家聽著！這位普通工人把問題分析的多麼明明白白呵。他很領會毛澤東思想。他比起我們某些幹部高明得不知道多少倍。

事實是這樣擺著：兩條路線的鬥爭還在繼續，而且還會經過多次的反復。

這種階級鬥爭的規律，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八月八日，中

央通過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不過十二天的光景，有一個大學的什麼「文革籌委會委員」就跳出來，發表了同中央決定十六條相對抗的一篇講話，印發得很廣。有人對毛主席親自主持制定的中央決定，沒有一點興趣，但是，對那一篇同中央決定相對抗的講話，卻視為至寶，為之翻印，為之廣播，忙得不亦樂乎。還有一位所謂高幹子女竟然在稱讚的時候，直接了當地宣稱：那個講話「特別適合我們的情況，對我們有利。」「我們高幹子弟要掌權。」

高幹子女有很多是好的，比較好的，在群眾的大風大浪裡鍛鍊，可能成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也有一些是不大好的，或者很不好，甚至要走修正主義的道路。不做階級分析，不把事物一分為二，只醉心「高幹子弟要掌權」，這是完全脫離了無產階級軌道，完全同毛澤東思想背道而馳。我們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五條標準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為什麼因為是高幹子女，就一定要掌權？難道因為他們的血統高貴嗎？

不久以前，有一位同志給我寫信，尖銳地提出問題：「十六條以前是否全國凡屬派了工作組的地方都犯了路線錯誤？十一中全會之後，各地都在對待大串連、多數少數關係等問題上，犯過這樣或那樣的錯誤，是否都要承認是繼續執行了『反動的錯誤路線』？」我想，這位同志提出的問題，實際上對錯誤路線的認識和估計問題，對待消除錯誤路線影響的問題。我不妨在這裡就這些問題，發表一些我的看法。

第一、路線問題，要分開看：一種是提出的，一種是執行的。提出錯誤路線的，是錯誤路線的代表人，即劉少奇和鄧小平，他們要負主要責任。

第二、黨內路線的鬥爭是社會階級鬥爭的反映，劉、鄧的錯誤路線有它的社會基礎，這個社會基礎主要是資產階級。錯誤路線在黨內有一定市場，因為黨內有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還有相當一批世界觀沒有改造或沒有改造好的糊塗人。

第三、派出大量工作組去鎮壓革命的學生，這就是犯了路線錯誤。沒有派多少工作組的地方，或者沒有派工作組的地方，如果

那裡鎮壓革命的學生，同樣是犯了路線錯誤。當然，其中有自覺執行的（這是少數的）或不自覺執行的（這是大量的）之分，有輕重之分，有及時改正錯誤或堅持錯誤之分。

第四、區別改正錯誤或堅持錯誤的標誌，是對群眾的態度，是否公開向群眾承認執行了錯誤路線，是否給被打成「反革命」的群眾認真平反，並且支持群眾的革命行動。

第五、不肯澈底批判錯誤路線，就不可能認真執行黨中央的正確路線，即毛主席的路線。

第六、因此，有些地方，有些同志，在十一中全會之後，還用各種形式，在許多問題上，繼續犯路線錯誤。例如，對待大串連，對待所謂少數多數，對待所謂工農群眾、機關幹部同學在衝突等等，歸根結底，他們都有挑動群眾鬥群眾，學生鬥學生的問題。

第七、壓制群眾，打擊革命積極分子的錯誤路線，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當然，這不是說，執行這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就都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只要自己能夠改正錯誤，回到正確立場上來，執行黨的正確路線，那就不僅可能是二、三類幹部，也還可能發展成為一類幹部。必須說明，即使原來稱為一類幹部，犯了這種性質的錯誤，也必須承認是犯了路線錯誤。

第八、對一般犯路線錯誤的同志說來，他們的錯誤性質屬於人民內部矛盾，而不是敵我矛盾。對這樣的同志，要根據毛主席從來主張的「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達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這樣兩個目的」。但是，大家都要有高度的自我警惕。無論什麼人，無論過去有多大功績，如果堅持錯誤路線，他們同黨同群眾的矛盾的性質就會起變化，就會滑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去。

第九、受錯誤路線蒙蔽和影響群眾，或者暫時被錯誤路線控制和影響的一些群眾組織，並不擔負錯誤路線的責任。大家不應該

歧視他們，不要給他們扣什麼帽子，而是要善於同他們商量問題，善於同他們交換意見，爭取他們，說明他們認識錯誤路線的危害，說明他們認識那些幕後控制他們，操縱他們的人是錯誤的。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個最嚴峻的考驗。我們每一個人都要經受這場考驗。現在還在考驗著我們每一個人，今後還將長期考驗著我們每一個人。

三、去掉幾「怕」，放手發動群眾

毛主席經常告訴我們，共產黨人應該無所畏懼。黨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各級黨的負責人，要「敢」字當頭，不要「怕」字當頭。

可是，有些同志，直到現在，還是「怕」字當頭。有的人，甚至怕得厲害，怕得很古怪。而且，運動越開展，怕的花樣就更多了。

怕字派說，群眾亂來，不講道理，不守規矩，鬧得很糟。

怕字派說，群眾把他們習慣的秩序打亂了，使他們的事情不好辦。怕字派說，文化革命妨礙生產。一鬧文化革命，生產就不好進行了，生產計畫就沒有保證了。

怕字派說，文化革命起來，會給反革命鑽空子，右派會翻天。

怕字派說，鬧文化革命的，特別是那些鬧得厲害的，大多數是一些不安分的人，「野心家」、「伸手派」、「暴徒」、「野蠻人」，等等。

他們給革命師生，革命幹部，加了不少罪名，不少頭銜。於是，他們怕見革命群眾，就有理由了。

他們怕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大民主，就有理由了。

他們怕大字報上街，就有理由了。

他們怕串連，特別是怕大串連，就有理由了。

他們在群眾中製造分裂，挑動群眾鬥群眾，就有理由了。

他們怕批評和自我批評，就有理由了。

這些怕字派的同志，千怕萬怕，一言以蔽之，就是：怕群眾、怕革命。從好的估計來說，有些同志是想做現狀維持派。但是，有那麼一種人，越走越遠，就只能為自己垮臺造成條件。應該引起這些同志高度警惕：歷史上有些人，就是從害怕群眾走到鎮壓群眾，從害怕革命走到反對革命的。我們希望，這些同志不要重踏這種覆轍。

當然，有些同志原來在口頭上並不反對群眾運動，也不反對發動群眾。但是，我們應該注意毛主席講過葉公好龍的故事。葉公是好龍的，到處畫了許多龍，一旦真正的龍出現，他就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毛主席講這個故事，已經過了四十年，難道我們還不要引以為戒嗎？

德國有個著名詩人，海涅，進步的人物，是馬克思的朋友。他自認是共產主義者，卻極其害怕共產主義革命。他這樣說過：「我承認未來時代是屬於共產主義者的，我是用一種憂慮的，和非常恐怖的語調，來說這句話的，可是——唉！這絕不是偽裝！當真，我想到了那個時代，那個被無知的偶像破壞者們掌握了政權的時代時，我總是驚恐欲絕。」以海涅看，一旦共產主義革命到來，一旦無產階級掌握了政權，他所喜歡的藝術品就會被破壞，他的詩歌也會被毀滅。他說，「我預見了這一切，而我每想到了勝利的無產階級用來威脅我詩歌的毀滅情形，我總要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悲傷，我的詩歌將隨著整個古老的羅曼諦克世界而沉淪了」。雖然海涅說他還是贊成共產主義的，他願意舊世界崩潰，願意這個純潔淪喪，利慾囂張，人剝削人的舊社會遭受澈底破壞，但他把無產階級看成「無知」，他對於無產階級革命的恐懼，就不能算是無產階級革命家。寧可說，他對於無產階級，對於共產主義革命，是一個無知者。他認識不到無產階級革命，一方面將破壞舊社會剝削階級所流傳的腐敗思想、腐敗文化、腐敗風俗、腐敗習慣，另一方面還將保留歷代人民所創造的文化的精華，而且必將創造出為過去一切時代都望塵莫及的極其輝煌燦爛的文化。

在座的同志們大概都不是文學家，不擔心有什麼詩歌集會被毀滅，可是，冒昧地說，算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吧，有些同志所擔心的，或許比海涅更糟糕些。有的擔心會丟掉烏紗帽，有的擔心會丟掉

「尊嚴」，……等等。為了這種擔心，有些同志就同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抵觸起來了，就同革命群眾抵觸起來了，就煞費苦心，搬出各種手段，不論硬的或軟的，都用來對付革命群眾了。有的甚至動員一些不明真相的工人農民和機關幹部，分化一時弄不清是非的學生，標榜多數群眾擁護自己，標榜自己主持的機關是什麼「無產階級司令部」，誰要觸動他，就要整誰，以至打成「反革命」，也在所不惜。他們說，這不過是辯論而已，不能說是圍攻。

有同志提出，辯論和圍攻的界限究竟是什麼？什麼是辯論，什麼是圍攻？其實，只要我們的屁股坐在革命群眾一邊，真正鑽到群眾中去，這個問題是很容易懂得的。如果站在革命群眾的對立面，盡在怎樣對付革命群眾的問題上打主意，那麼，誰也不能代替他們來回答這個問題。

對待串連問題，也是對待群眾，對待革命的態度問題。

讓革命學生互相串連，這是讓學生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方式之一。他們在串連的革命大熔爐裡，受到各種鍛鍊，在串連中去辨別大是大非，在串連中去熟悉社會、熟悉群眾、熟悉階級鬥爭、其意義是很深遠的。這種串連，將使全國文化大革命的經驗，得以互相交流，把全國文化大革命打成一片，同時，可以使人們識別誰是真革命，誰是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誰是真正的毛主席的學生，還可以使人們識別什麼是無產階級司令部，而不是相反。串連就是學生們的最大的，最好的學校。

可以提倡串連的學生步行，讓他們到全國各地去，演習長征。毛主席說，「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從大連步行來京的學生，就是根據毛主席這個思想做的。這樣的人就可能成為有用的人。像那種只從家門到校門，隨後就到機關門，這樣的人，難道就能夠成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可靠接班人嗎？

有人說，全國串連妨礙生產。但活生生的事實證明：我們今年的工農業生產大好，工業以很高的速度上升，糧食棉花也比去年增產，現在中央提議，串連的學生，在自願和可能的條件下不坐火車，汽車和輪船。一定會有更多的學生這樣做。這麼一來，工農業產品的交通運輸，不就更好處理了嗎？

大串連，紅衛兵，這些都是群眾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偉大創造。大家都說要當毛主席的學生。請看看，請想想，我們偉大的導師毛主席是怎樣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吧。

大串連，這一直是毛主席極力支持的，並且主張把這種群眾的革命行動大大推廣。這是大家都知道的，這裡不多說。

紅衛兵，剛剛露苗並且還遭到摧殘的時候，是誰起來支持紅衛兵呢？不是別人，正是我們的偉大統帥毛主席。在八月一日，他就向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寫信，說：「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幾個月短短時間，在毛主席高瞻遠矚的支持下，一小批的紅衛兵竟然在全國發展為驚天動地的廣大青少年的革命隊伍。一切牛鬼蛇神看到他們，就發抖起來。有些怕群眾，怕革命的人，也惶惶不安，他們心裡想，最好是取締，至少也要納群眾運動於他們安排的所謂「正軌」。

紅衛兵已經為無產階級革命做了許多好事，還提出了許多好創議。對於紅衛兵的創議，大家都應該重視，認真研究，把能夠做的，付之實施。

各地紅衛兵的戰果，必須開展覽會，以便充分暴露那些公開的和暗藏的牛鬼蛇神，用事實來證明革命造反有理，來教育幹部、教育群眾、教育後代。

有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通訊社，在觀察了我們的紅衛兵運動以後，曾經斷論：「紅衛兵到現在，約有兩個月的歷史，但是它已經成為七億五千萬中國人政治生活中永久性的固定組織。他們大概會影響中國人未來的政治生活與個人生活。」

這家通訊社還說：如果西方世界或是現代修正主義集團認為這種「狂熱」只是「流氓行為或是短暫的熱情」，這「不僅是愚蠢的，也是十分危險的」。

敵人的觀察，實際上比我們一些不懂事的同志還要清楚得多。這點值得我們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本來是我們祖國自己的事。為什麼敵視我們的那些外國人，會認為是「十分危險的」呢？十分明白，現在已經不是所謂什麼「鎖國」的時代了。國際無產階級的革命聲氣，總是相通

的。我們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影響，正在波及全世界，激動各國被壓迫被剝削的人民。同樣，十分明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將使我國人民的思想更迅速、更高度地革命化。不論什麼地方，什麼單位，只要認真地而不是馬虎地，嚴肅地而不是草率地，抓好文化大革命，就必然大促進群眾的生產積極性，大大促進工農業生產和科學技術的新飛躍，使我國能夠在較短的時間內趕上和超過世界的先進水準，能夠更有力地支持世界各國的革命鬥爭。

那些敵視我們的世界反動力量，感到我們的文化大革命對他們「十分危險」，道理就是這樣。敵人害怕的事，我們就要努力去做。我們各地區各部門的同志，廣大工農群眾，廣大青少年，都必須掌握黨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注意「決定」中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指示，一面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一面堅守生產和建設的崗位，努力盡自己的最大革命義務。

四、堅持毛主席提出的階級路線，團結大多數

毛主席說，「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我們的革命要有不領錯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團結我們的真正的朋友，以攻擊我們的真正的敵人」。

毛主席說，革命「必須採取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反對頑固勢力的策略，這是不可分離的三個環節」。

毛主席說，革命政策「既不是一切聯合否認鬥爭，又不是一切鬥爭否認聯合，而是綜合聯合和鬥爭兩方面的政策」。

這些是毛主席提出的無產階級的政治路線和鬥爭策略。在各個革命時期，革命的性質和對象有變化，但是毛主席提出的這個階級路線和鬥爭策略的一般原則，在各個時期都是適用的。在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同樣適用。

黨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必須堅持毛主席提出的這種階級路線，善於發展和壯大無產階級的革命隊伍，即真正的左派隊伍，沒有括

弧的左派隊伍，同時，要爭取那許多動搖不定，可東可西，可左可右的人，團結大多數，澈底孤立一小撮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充分揭露那些頑固抵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一心玩弄權術的兩面派。

最近一個時期，有人企圖用宗派主義代替黨的階級路線。他們把無產階級的革命原則拋到九霄雲外，完全不理會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各種不同政治立場，也完全不理會各種派別都是帶有政治性的，階級性的，都是代表這種或那種社會思潮的。他們用血統論來代替階級論，企圖混淆階級陣線，孤立無產階級的革命隊伍。

各地流行著一種所謂「自來紅」的謬論。製造這種謬論的人，就是過去用各種手段打擊，排斥工農子女的人。他們利用工農出身青少年的階級感情，利用一部分年輕人天真提出的「老子英雄兒好漢」，來蠱惑一批學生。實際上，這是剝削階級的反動的血統論。封建地主階級宣揚什麼「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就是這樣的血統論。這是徹頭徹尾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是徹頭徹尾的反動的歷史唯心主義，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分析根本對立的。

在我們革命隊伍裡，毛主席和我們黨從來都是特別重視人們的階級成分，階級出身的。同時，也反對「唯成份論」。青少年都必須在階級鬥爭中長期考驗自己，證明自己的世界觀是屬於那個階段的，是屬於資產階級的，還是屬於無產階級的。正如毛主席說，「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人們的思想，不是天生來的，而是社會存在的反映，是在社會階級鬥爭的實踐中逐步形成的，或者是反映這一個階級，或者是反映那一個階級。

我們的黨，是無產階級政黨；我們黨領導人民大眾建立的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我們的目的，是要按照無產階級的面貌改造世界。馬克思主義第一次科學地揭露了階級社會的祕密，特別是揭露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激烈對抗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祕密。毛澤東選集第一篇文章的題目，即《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這篇文章的結論是：工業無產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我國革命勝利之後，毛澤東同志總結

了國際國內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提出了關於社會主義時期還存在階級，階級矛盾，階級鬥爭的學說，這一個學說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具有極深遠意義的新發展。毛澤東同志這一學說教育全黨、教育群眾，時時刻刻要保持無產階級的高度警惕，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千萬要防備修正主義者篡黨、篡軍、篡政的各種陰謀詭計，防備國家變色。很明白，在階級問題上，我們一點都不含糊，都不能含糊。我們是堅定的歷史唯物論者。我們的觀點，同那些唯心的血統論者毫無共同之處。

馬克思主義者從來認為，工人階級按自己的社會地位說來，是最革命的，最容易接受科學社會主義，擔負領導社會主義革命的使命。但是，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不是工人運動自發產生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我們的毛澤東同志，都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都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導師。他們創立的思想，都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他們總結了人類歷史上創造的先進思想的成果，特別是總結了國際工人階級鬥爭各個時期的全部經驗，因而創立了和發展了科學社會主義，引導工人階級不斷前進。

有些工人出身的，並不一定能夠代表工人階級。因為他們接受資產階級的影響，接受資產階級的賄賂。比如，英國工黨和各國社會民主黨的一些領導人，曾經是工人，但後來卻變成工賊，他們的政黨成為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的工具。現代修正主義者，在蘇聯和其他各國，也有一批是工人出身或者幹部子女。現在有一些學生接受什麼「自來紅」，「自來黑」的觀點，接受什麼要在學生中劃分「紅五類」，「非紅五類」或者什麼「黑幾類」的觀點。製造這類觀點的人，是要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製造混亂，蒙蔽青年。我們勸青年們不要接受這種血統論的錯誤觀點，而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階級論來武裝自己的頭腦。同時，那些製造和散布這種血統論的人，如果願意回到無產階級的革命道路上，就應該改正錯誤，停止散布這種謬論。

實際上，這種血統論者是否認自己需要在革命前進中不斷接受改造，否認別人在群眾革命運動中能夠改造自己。換句話說，他們自己不願意革命，也不准別人革命。不重視階級成分、階級出身、是很錯誤

的。唯成份論，不重視政治表現，也是很錯誤的。這些錯誤觀點，必須批判。

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看來，離開階級分析，來看所謂多數或少數，也是完全錯誤的。在十月革命前夜，布林塞維克在蘇維埃中曾經是少數，而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是多數，但布林塞維克的偉大領袖列寧恰恰是代表革命的無產階級，代表俄國人民的大多數，代表馬克思主義的真理，而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恰恰是代表反革命，代表一小撮的剝削階級，他們的多數是暫時的，虛假的。

我們黨的歷史也同樣說明了這種情況。我們偉大的導師毛主席在遵義會議以前，在黨中央曾經處於少數的地位，但恰恰是代表革命的無產階級，代表中國人民的大多數，代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那些反對毛主席路線的代表人物。雖然曾經在黨中央擁有暫時的，表面上的多數，但終於一個個地失敗了，被群眾拋棄了。

不做階級分析，自稱處在「超然」地位，不分左中右，既不支持這邊，也不支持那邊，不偏不倚，公公正正。但是，形勢逼人，非此即彼，總有一偏，不偏無產階級，即偏資產階級，不偏左派，即偏右派。所謂不偏不倚，也是表面的，虛假的。

無產階級是歷史上代表最大多數人利益的最偉大的階級。毛主席在八月一日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上指出：「我們支持你們，我們又要求你們注意爭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們。」接著，毛主席又指出：「無產階級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類。如果不能解放全人類，無產階級自己就不能最後地得到解放。這個道理，也請同志們予以注意。」

毛主席指出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的路線，要我們注意防止宗派主義、即關門主義。他把關門主義的策略，叫做孤家寡人的策略，叫做依靠單兵獨馬的策略。而無產階級的策略相反，是「要招收廣大的人馬，好把敵人包圍而消滅之」。

我們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一定要遵循黨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堅持毛主席提出的階級路線和鬥爭策略，發展左派隊伍，團結大多數，孤立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一小撮

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這樣，我們的無產階級文化革命隊伍，就將浩浩蕩蕩地前進，衝破一個一個的阻礙，奪得一個一個的勝利。

「長江後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趕舊人。」沒有疑義，在無產階級的文化大革命中，無產階級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必將取資產階級和其他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這些腐敗東西而代之。用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人民，必將掃除一切牛鬼蛇神。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

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偉大的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毛主席萬歲！³¹

陳伯達對北京市部分學生的講話（1966.10.24.）

剛才那位同學提得對。《人民日報》在黨中央領導下工作，同時又能夠受到群眾監督，就可以辦得好些。黨中央領導與群眾意見相結合，報紙才能辦好。

最近一個多月我沒到《人民日報》來，今天下午我才看了《紅衛兵不怕遠征難》這篇社論。寫得還可以，看得下去。但有缺點。是一篇看得下去的社論，只是寫得不周到，不完全。同學們可以提出質問，質問是有道理的。

發這篇社論不是《人民日報》編輯部的意思，是中央的意思。表達得好不好是另一回事。中央贊成步行串聯。這不是簡單的方式方法問

³¹ 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部（第三司令部）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央負責同志講話彙編第二集（上）》，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央教育部八·一八紅衛兵總部編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期間中央及有關負責同志講話（選編）》（第四集），一九六六年十月。

題。步行，比坐火車汽車對你們的鍛鍊，對你們的將來，對你們的前途，都有很大好處。你們現在還很年輕，知道的事情還很少。你們有很大的優點，對政治敏感。但是，變成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還要有一個過程。這過程就是熟悉社會，熟悉群眾，熟悉階級鬥爭。

我有幾個孩子，我也對他們有意見。他們就只是上學，沒有接觸群眾，即使書讀得多，文章寫得通，但和群眾、社會沒接觸過，頂多不過是個書呆子，對社會無用；不好，還可能變成對社會有害的人。

毛主席說：文化大革命就是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中央批評過去派工作組的辦法，指出路線錯誤，原因就是它要包辦代替，壓制群眾。文化大革命是觸及靈魂，改換人們頭腦的大革命，怎能包辦代替呢？群眾不同意包辦代替，於是壓制就來了。我講的話，你們記下來，對大家貼我的大字報可能有用處，影響有多大不一定。

步行，有很大好處，可以經過千山萬水，看到群眾種種生活，聽到群眾語言、群眾意見。可以從南到北，從北到南，接近工農群眾，使你們曉得社會上有各種各樣的人，有各種不同的意見。各種不同的意見都代表不同的社會思潮。你們就可以用腦子想一想，考慮、判斷。電燈，有電源。過去點油燈，要有菜油、煤油、花生油。你們接觸到許許多多意見，得到許許多多養料，將來就可以變成燈光。如果不提倡你們走這一步。我們領導文化革命就可能是有缺點的，後代會批評我們，將來會責備我們。你們都年輕，為什麼不到社會大熔爐中去鍛鍊呢？去吸收養料呢？你們讀過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就明白了。毛主席說：中國的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群眾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到火熱的鬥爭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現在你們搞政治或其他學問，假如你不是準備當書呆子，而是準備當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不管搞哪一行，都要懂得群眾，懂得社會。如果《人民日報》辦得有什麼不好的話，就因為他們懂得群眾，懂得社會少了。

你們記錄我的話。我準備你們給我貼大字報。我們年紀不小了，大字報攻一攻有好處。我說話很蹩腳，不好聽，不要錄音。高興記就記。

記錯了也不要緊。可能記錯了，或者記的比我說的好，也是可能的。

我勸大家還是可以接受《人民日報》社論的意見，準備步行。步行的結果，好處，將來你們會知道的。可能有不好的地方，你們可能很累，有的病倒了，找不到醫生，甚至有的在路上病亡也有可能。這是很難避免的。要避免各種意外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坐火車也可能要碰車，坐飛機也可能摔下來。不要在步行中發生了困難，就埋怨《人民日報》社論。

主要是讓大家能接觸社會，接觸群眾。毛主席就是這樣教導我們的：「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先當群眾的學生，後當群眾的先生。」毛主席的文章，每篇都是經驗的總結。你們都讀了毛主席的文章。要知道，每一篇文章都考慮了，總結了各方面的經驗。你們步行，就讓你們學習毛主席走過的路。毛主席走過的路，我們照樣去走。（鼓掌）

這樣，發生了一個問題：社論一發表，你們要批判的人都走了，這怎麼辦？不過，根據我所知道的一部分材料，你們想要批判的人，早就走了。他到處串，他搞了一些材料，你們就可能辯不過他。譚力夫講話我看了，這是一篇大毒草。（鼓掌）你們要學會批判這種文章。要批判得好，就要接受經驗，腦子裡要有油水，芝麻油也好，花生油也好……。他現在還有市場，有人跟著他走。還有沒有？（還有！）你們如果不能把譚力夫批判倒，你們還搞什麼革命？走路，就是叫你們學習毛主席的榜樣，熟悉我們的社會，熟悉千百萬群眾，熟悉我們的偉大祖國的各個方面。這樣，你們就有豐富的材料，可以結合毛澤東思想寫文章了。對不對？（對！）譚力夫走在你們前面了。他是坐火車走的。坐火車不算高明，步行才算高明。（鼓掌）

我們過去小時候嘗過很多苦頭。你們現在走路出去，也可能嘗到苦頭，可能不會太多。我們那時候的苦頭想起來很難過。現在，社會變化了，革命了，群眾翻身了，這是在另一個條件下接觸社會，你們可以比我們得到更多豐富的經驗。

他們走就走了嘛！你們要批判的人早走了。最近幾天走的，也是搶火車的，並不是步行的。這不能怪《人民日報》社論。

北京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模範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

命的首都。你們在步行這一點上，也要作全國的模範。（鼓掌）

有的同學提出不同的意見，很好。贊成有不同的意見提出來。你們可以批判我的。我講話就是準備被人推翻的。你給我提意見，我給你提意見，互相提意見，這是正常的，這樣才能進步。

你們到工人農民中去，工人農民給你們提意見，你們不要生氣。說的不對，你們聽了記下就行了。也可能說的對，你們認為不對。我多年前去農村，有的人和我意見不一樣，我認為是對的，他們認為不對。土改時我在北方，也有不同的意見。我認為這些群眾的意見對，他認為那些群眾的意見對。這並不妨礙我的工作，反使我思想提高一步。因為有人反對我，我就要想一想，把思想提高一步。群眾中有各種不同意見，都要聽，要分析。毛主席告訴我們：要學會分析。有不同意見，有矛盾，才要分析。群眾不是一個意見，有各種意見，這就是矛盾，就要分析。不一定就馬上想得通。所有老百姓的話，意見，都要聽下來，記下來。前兩年，我那機關有些同志去農村搞四清，我對他們講過一些話，最後向他們提出，要準備兩個筆記本：一個記問題，一個記群眾語言。群眾說的話比我高明得多。我的話就是毛主席在《反對黨八股》裡說的那樣：像個癩三，就是群眾語言太少了。當然，也不能說我的話一點群眾語言也沒有，我從小在鄉下生長的。我說的是土話，但我如果完全說土話，你們一句也聽不懂。你們可以弄兩個本子，記一大堆群眾的話。

（有人問：我們同意步行串聯，可是現在是不是時候？我們學校幾千人剩下幾十個人，再走就剩幾千外地學生了。）我勸你們也走，你們回來再搞批判。步行去，步行回來。一九六四年，我在天津參加四清運動。我同天津的同志談到，我要走路回北京。他們說，你不要給人家造成困難，造成災難，人家要做很多準備工作。我說，我是普通老百姓，做那麼多準備工作做什麼？結果，還是沒走成功。說我年紀大啦，他們不贊成，我也沒辦法。你們能夠步行，比我們幸福。他們說我年紀大了，身體不好，其實，走了，身體就好了。可惜沒有說通。現在我來說服你們，不知道說得通說不通？

（有人問：學校空了，反對路線何時批判？）破四舊，批判資產階

級反動思想，是長期的事情。你們走半年回來還不晚。

（有人說：批判沒有對象，都走了。）

（有人問：北京的學生都走了，外地的人還來幹什麼？）

你們都走了，到了外地，他們就在那裡和你們聯合起來，不一定來北京了。運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有人問：走光了怎麼辦？外地同學要見毛主席怎麼辦？）到那時，就進行另一種部署。外地要來還可以來，北京的總不會完全走光的，不可能。有的走了，還會回來的。

（有人問：走多久？）你們願意走多久？可以走三個月，可以走半年，也可以走一年。

批判資產階級思想，破四舊，是長期的。一定要到群眾中去瞭解，有什麼要批判的。這樣，你們的文章就可能多種多樣了。破四舊，破什麼？那麼大的天地，四舊你們都不知道，怎麼去破？知道了，瞭解了，才能破。

你們擔心個人走的路程，時間不一樣，回來的時間不一樣，如何鬥批改，揪黑幫？你們步行，就是準備大門大批大改，有力量地鬥，有力量地批，有力量地改。不只是改自己學校裡的。你們的腦袋要武裝起來，按毛主席的指示，就是要到群眾中去，從群眾中吸取力量。

（有人問：有沒有假紅衛兵，修正主義紅衛兵？）前些時，我接見外地來的一批學生，說有執行毛主席路線的紅衛兵，有執行修正主義路線的紅衛兵。不是說有的紅衛兵組織就是修正主義的。這個問題，有人要把我揪出來鬥，這沒有什麼。有些紅衛兵，如譚力夫，方立功（三十一中的），他也叫紅衛兵，這還不是假的？這是個別的，少數的，一小撮，他們是在敗壞紅衛兵的名譽。他（方立功）沒收了什麼人的財產，當成自己的，有兩輛汽車，開車司機歸他管，有兩個男秘書，兩個女秘書，答錄機、照相機、摩托車。這種人也叫紅衛兵？我原來是說一些紅衛兵是執行修正主義路線的，被修正主義路線蒙蔽的。我從來沒有說過什麼「修正主義紅衛兵」。對於一般紅衛兵的組織，不要分真假紅衛兵。我補充，糾正我原來的說法。可以嗎？（可以！）

（有人問：有的紅衛兵的紅字可以加引號嗎？有人說：不贊成陳伯達的意見！對一切事物都要一分为二，對紅衛兵也要一分为二。）我們要把受蒙蔽，影響的紅衛兵爭取過來，不要歧視他們。

有的紅衛兵組織，是暫時被錯誤路線控制的。其中絕大多數同學還是好的，想革命的。我們要搞垮那個錯誤的控制，不是搞垮哪個紅衛兵組織。你說他是修正主義紅衛兵，他就頂起來了。參加了那個紅衛兵，就說他們變成了修正主義的，這不大好，他心裡很難受，就難爭取他了。見了面，就說你們是修正主義的，只有我們是毛澤東思想的，這樣兩派對立，不好。要爭取他們，讓他們覺悟，使他們認識控制他們的人是錯誤的。這樣，我們的隊伍不是擴大了嗎？隊伍大了好，還是小了好？（大了好！）

我更正原來的說法，那容易引起誤會。現在有些人貼我的大字報，是有道理的。有為我辯護的，我感謝；有批評我的，也感謝他們。這不是折衷主義嗎？不能說是折衷主義。這是群眾觀點，是對待廣大群眾的態度問題。

我們的思想，只能是毛澤東思想，用毛澤東思想統一全國的紅衛兵。用毛澤東思想統一起來的紅衛兵是無敵的。（鼓掌）

（又有人說：隊伍大了好，但要注意品質。）那是對的。不能要方立功那樣的人進來。同時，要讓他改過。

（有人說：他們不敢觸及靈魂，不承認錯誤。）慢慢來，不能性急。沒有韌性，就爭取不了多數。我經常說，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就要認真，刻苦地學習毛澤東思想。你們在長征過程中，隨時隨地與毛澤東思想結合，就會進一步領會毛澤東思想。對不對？（鼓掌）

有的在這裡對我鼓掌，出去還會貼我的大字報。我對有些人是不是贊成的話還抱懷疑態度。

（有人問：照你這樣說，文化大革命要搞多少年？）我也不能預料。就思想鬥爭說，是複雜的，長期的。不能想像，幾個月，人的腦子就革命完了嘛！過多少時間，等你們回來後，鬥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了反動學術權威，改了學制，建立了新的課程，是不是文化革

命就完了呢？不是。《人民日報》的社論中說過：資產階級革封建主義思想的命，革了幾百年，無產階級要革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思想的命，可以快些，因為這是一個廣大的群眾運動。資產階級是少數人搞思想革命，是一個剝削階級反對另一個剝削階級，不可能像我們這樣搞。我們可能快，快得多。可能幾十年，可能上百年。要是上百年，就洩氣了？不搞了？（大家說：一定搞澈底！）

批判資產階級，破四舊、立四新，是長期的事情。有的同志要把舊書燒了，這能不能解決問題？書燒了，腦子裡思想還是資產階級、剝削階級思想。書，不要隨便燒掉。也不要很多人都去看古書。少數人看看，批判，當作肥料，當作批判對象。有人說：魯迅勸青年不要讀古書，可是他自己讀了很多古書。魯迅讀古書都是拿來批判的，把毒草拿來一個個批判。他批判得有力量，很知道毒草的害處。

（有人問：總理說過放假半年，現在推翻了吧？有人說：已經過去幾個月了。）運動的規律，有些是我們預見不到的。有些發展情況，預見不到。原來提出文化大革命，就沒有估計到紅衛兵運動。紅衛兵一出現，毛主席就看到這個偉大的苗頭。（鼓掌）那時，他支持紅衛兵時，紅衛兵還很少。一下子，全國都發展起來了，震動了整個社會，整個世界。

從幾個月的經驗看，對運動不能劃個框框。步行，回來，估計明年秋天，差不多，可能上課了。學校的課程怎麼搞？我的孩子高中畢業要上大學，學文科，我不贊成。我說，你要學文科，就下放勞動去。（鼓掌）在勞動中同樣可以把文科學好，學得更好，有把握地學好。如果不參加勞動，就想搞這文科那文科，脫離社會，脫離群眾，現在口頭革命，將來還可能變成修正主義。

將來學校怎麼辦，大家可以研究。我們現在學校的學制，基本上還沒有擺脫資產階級學制的框框。社會主義學制怎麼搞？就是靠文化大革命中創造一個新的學制。（鼓掌）

蘇聯就是按照資產階級學制，培養了多少修正主義分子！國家變了顏色！我們採用另一種學制，進步會更快，學習得更快更好。我說的是自然科學技術方面。文科就更要破除過去的學制。

我說的不是命令式的意見，是和你們商量，探討怎樣創造一種新的學制。

毛主席告訴我們亦工亦農，亦學亦兵。他提出這個方向，我們要在實踐中具體化。毛主席希望我們在實踐中創造一個模範出來。（鼓掌）

你們是不是想很快把運動搞完，趕快上課？這是個群眾運動。個人的有些想法，是會被衝垮的。你們當中有人想很快上課，這也是很自然的。不上課，也要學習。要把毛主席著作讀通。把毛主席著作從頭到尾抄一遍。字寫清楚些。贊成不贊成？（鼓掌）

（有人提：「懷疑一切」的口號對不對？）我的意見，有問題，可以懷疑，可以批判。如果：「懷疑一切」，是指對一切事物都要思考、考慮、思索、加以分析，那是對的。把懷疑一切變成否定一切，就不對了。這樣說是不是好一些？毛主席在《學習和時局》中說：要善於使用思想器官，善於思索。經過思索，有的肯定，有的否定。沒材料，思索也是空的。沒有油，燈就不亮。你們可能是幾百盞燈，社會主義的燈，無產階級的燈。沒有油，燈光就沒有了，燈就不亮。所以，你們要接觸社會，接觸群眾。這樣，像毛主席告訴我們的，就能得到大量的材料，就有思索問題的原始源泉。不然，你們就不會運用毛澤東思想。

你們在作記錄，可能有人準備出我的大字報。我是一個解放了的人，沒關係。有人記的可能和我的意思不一樣，我也不辯護。我有講的自由，你們有記的自由。我在馬列學院上課，他們都在記。我上課從來沒有講義。我說：你們記了些什麼？我收了來看，每本都是不一樣的。各種版本不一樣，哪一個做標準？

（這時，一部分去中南海回來的學生代表提出來：還有些問題要單獨談一談。）有什麼話就一起談，不要單獨談。有些問題，不要希望我一個個回答。你們去思考、思索、討論、比較。

毛主席告訴我們，要學會分析事物的方法。你們自己解答自己的問題，比較好些。我可能解答錯了，可能解答得一塌糊塗。解答對了，也是硬灌的，填鴨式的，不符合文化革命的方針。要自己教育自己。毛主席的正確路線同錯誤路線的爭論，主要就在群眾問題上：是群眾自己教

育自己，還是工作組或一個單位的負責人包辦代替？硬壓制？要自己革命，自我革命，自己教育自己。

很多問題，我就這樣答覆，就完了。我來，是向你們請教的，是做你們的學生。（鼓掌）

（有人問：這篇社論的效果如何？）我看社論還可以，但有個缺點：沒有講到兩條路線鬥爭。可以再補寫一篇社論。

（有同學稱陳伯達同志為首長）我不是首長，我是老百姓，我們都是同志。（鼓掌）

（有人問：出去對本單位的鬥批改有沒有影響？）為了把本單位鬥批改搞好，出去走一趟有好處。到處看看，聽聽，就是受到些折磨，也有好處。

《人民日報》有群眾監督是件大好事，可以接受群眾的批評。要說明，提倡長征，是中央提的意見。估計有積極效果。不要傾城而出，可以分期分批走，也可以不走。

（有人提出：《人民日報》十月二十二日的社論，是同《紅旗》十三期社論牴觸的。）二十二日社論有缺點，沒有提到兩條路線鬥爭。我是《紅旗》雜誌總編輯，十三期那篇社論的題目是我定的。我並不是要用這篇社論取消那篇社論。不是要讓北京的牛鬼蛇神舒舒服服的，不鬥。不是讓全城全校都走。社論裡沒有這個意思。

（有人說：要看效果！現在大多數已經走了！）是坐火車走的，不是步行走的。外地來京的一百五十萬人，要走走不了。北京近幾天走了幾萬人，是坐火車走的。你們調查研究還沒有到家。把學校空了都歸罪於這篇社論，這是不公道的。毛主席要我們實事求是。我贊成再寫一篇社論補充這一篇。不然。糾纏下去，糾纏不完。唐平鑄同志告急，我來是想當「解放軍」，解放他們的，現在解放不了自己了。

歡迎大家提意見。我代表《人民日報》接受大家的批評。要允許補充、改正的機會。有人說發表這社論「有陰謀」。我認為是沒有陰謀的。

我倒是勸大家不要搶火車到外邊去。步行出去，我贊成。不一定全校都走。要有計劃，可以留一批在學校。也可以都不走。不坐火車，對

外地學生也有很大好處。

（有人宣讀大字報，仍然說這篇社論是「大陰謀」。）社論有疏忽之處。我代表《人民日報》接受大家的批評。大家對《人民日報》提意見，是好的。這給《人民日報》編輯部一個警告：要有高度警惕性。黨的機關報，稍有疏忽都是不好的。大家批評是有道理的。可以要求再寫一篇補充這一篇。不能因為這一篇文章就判成死罪，那樣就不能再寫文章了。我沒想到對這件事情會發生這麼大的牴觸。這證明你們政治敏感比我高。

《人民日報》社論，只是建議，誰不同意，可以不照做。

（有人發言，仍然說這篇社論與黨中央的精神不符。有的還說《黨的陽光照亮了文化大革命的道路》、《向工農兵學習》都是錯誤的，是貫徹反動路線的。）陰謀是沒有的，疏忽是有的。我這樣說不是包庇他們。我和他（指他身邊的唐平鑄）過去也不是熟人，是五月三十一日晚上到《人民日報》來接辦《人民日報》，才認識的。

《人民日報》社論是起了好作用的。要分辨好作用和缺點。不能抓住某一些缺點，就說六月一日以後一系列社論集中表現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要打倒。（有這樣一張傳單）如果要打倒，首先要打倒的是我。那些社論都是我經手的。我不反對批評，也不批駁，把傳單留下來，作為經驗。

傳單說要造《人民日報》的反，說六月一日以來的《人民日報》社論集中表現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是什麼意思呢？難道六月一日以來《人民日報》是代表反動路線的？我懷疑這個傳單。可以懷疑嗎？要提高思想，提高警惕。

今天的事，不能怪同學們，要怪《人民日報》本身有缺點。看他們什麼時候補過吧！（有人喊：明天就要！）來不及。有些問題，要容許人家有考慮的餘地。「最後通牒」這種方式不一定很適當。紅衛兵提了很多好建議，有的已經接受，還有許多我們正在研究。

（有人說：《人民日報》的人不讓我們上樓，為什麼文化大革命中還有這樣的框框？為什麼見報社的負責人這麼難？）我要告訴大家，辦報是件苦差事。他們天天要快天亮了才能睡覺。又要辦報，又要接見你

們，忙不過來。你們對《人民日報》有意見，可以寫信。都擁進來，報就不好辦了。寫信，怎麼尖銳都可以，罵人也可以。不要擁到這裡來。這樣擁，報就不好辦了。

（北京師範學院一同學談一天來在《人民日報》的經過情況，談了一部分，關鋒、戚本禹同志來到。因伯達同志要開會，平鑄同志有工作，由關鋒、戚本禹接替他們接見群眾。伯達同志說：就談到這裡吧，把他們兩個也解放了吧！大部分同學同意，鼓掌歡送。他們剛走出會議室門，師院一同學又用擴大器喊：「要求關鋒、戚本禹兩同志回來聽我們彙報情況！」有一些人鼓掌。關、戚就又轉回來。師院那個同學講完以後，有些不同意見的同學發表了意見。又有幾個同學談了一些情況，說伯達同志講的話前後不一致，又提出疑問，再次要求中央明確表示意見：提倡步行串聯，是不是中央意見，這樣文化大革命究竟如何進行？戚本禹同志講了話。）³²

陳伯達對兩個月運動的總結（1966.10.24.）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兩條路線

一、形勢大好

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得到了很大勝利，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已宣告失敗。大好的形勢是群眾真正發動起來了。八月十八日毛主席說：「這個運動規模很大，真正把群眾發動起來了。」

毛主席在天安門廣場三次接見群眾和國慶檢閱規模之盛，在國內外

³² 《人民日報》記者整理，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首長講話》（一九六六.十一）；中央教育部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總部編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期間中央負責同志講話選集》，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罕見。毛主席與群眾在一起，說明他總是信任群眾，與群眾同呼吸共命運，他為全黨樹立了光輝的榜樣。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毛主席就在我們身邊，是我們的幸福，我們向他學習、再學習。兩個多月以來，自從《決定》發表以來，廣大的群眾得到了戰鬥的思想武器。運動更深入、更發展。

文化大革命把學習毛主席著作的運動推向更大的高潮，偉大的紅衛兵運動推動中外，戰果輝煌，可以無愧地說：「文化大革命比巴黎公社、十月革命都來得洶湧澎湃，是國際上更深入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它引起了帝、修的恐懼，庸人為之目瞪口呆。

二、兩條路線鬥爭的繼續

資產階級反對革命的路線並未全部消失。毛主席在十一中全會閉幕式上說：「絕不要以為決定上寫了所有的黨委、所有的同志就會實行，總有一小部分人不願實行……」事實證明了毛主席的預見。

十六條糾正了前一階段的錯誤路線。但錯誤路線又以另外的形式出現，鬥爭很尖銳，很複雜。鬥爭一直圍繞在群眾的問題上，有些人不執行黨的、無產階級革命的，亦即毛澤東同志的路線，因為毛主席的群眾路線是同部分未改造的同志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徹頭徹尾的不相容。毛主席提出的文化大革命的路線，是叫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但錯誤路線的某些代表人物卻反對，他們搬來國民黨的「訓政」來對抗，把群眾當成阿斗，把自己比做諸葛亮，把運動引向相反的道路上，這是無產階級的反動的「文化大革命」。

工作組只是一種組織形式，在某種運動中用得適當是可以的，有的是必要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某些領導人把工作組強加於群眾，不過是為了強行推行路線罷了。工作組撤了，但有些反毛澤東思想路線的人，仍用各種辦法推行他們的路線，如違反巴黎公社的選舉原則，推薦出一個他們理想的「籌委會」、「革委會」……，甚至當各地大量革命師生來京見毛主席，也有一部分人跟著來「串聯」，企圖打擊來京革命

師生。九月二十五日，我同文革一些同志接待一批來京師生，我曾有個建議：如高幹子弟在各校、各單位文革中佔有領導地位，最好讓給工農兵、普通幹部子弟擔任。高幹子弟把持領導地位是不利的，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事業和他們自己都無好處，但如高幹子弟有的的確很好，群眾選他，我也不反對，但調查材料說，有人聽了我的話，很快就採取對付措施了。他們說：中央有指示，高幹子女不做紅衛兵領導，於是辭去職務，指定了「立場最堅定」的人來擔任。花樣是很多的，有些同志對於這些花樣津津樂道。

毛主席八月五日「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說：中央及省市有些同志反其道而行之，站在資產階級反動立場，把無產階級革命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壓制群眾，施行白色恐怖，還自以為得意。

有人仍不聽毛主席的話，置之不理，你搞你的，我搞我的，這是資產階級本能地在他們頭腦、行動中起作用。

毛主席在解放前夕說：「……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為英雄稱號，但是經不起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

歷史的階級鬥爭的確如此，被敵人威脅利誘，潛移默化，站到敵人一邊，先進的變為落後，落後的變為先進，在文化大革命中，迅速地表現出來。我們有些同志以老革命自居，做官當老爺，把自己的革命歷史忘得一乾二淨，毛主席批評的官、暮、嬌、驕四氣他們全有。在文化大革命中卻不能讓群眾觸動他們的缺德（不是缺點，是缺德），而是只想利用黨和毛主席的崇高威信，動員一批群眾保他們自己。四川南充一個婦女的話應當讀一讀，我引她一句話。她對兩個街道幹部說：「如果這兩個學生都搞反革命，地委就有問題了。因為這些學生都是在學校受黨的教育，出這麼多的反革命，地委就有問題了。」這位普通婦女的話是何等中肯，何等尖銳，何等深刻！一位退休老工人說：「革命的地委還要我們去保？又不是國民黨的地委，又不是舊政府，為什麼怕群眾？」這位普通工人把問題分析得多麼明白，簡直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通者！比某些幹部不知高明多少倍。事實是擺著的，兩條路線還在鬥爭，

還在繼續，還會經過多次的反復，階級鬥爭的規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八月八日通過了《決定》，不過十二天，有個大學的文革委員會就跳出來，提出了對抗綱領，而且印發得很廣。有人對毛主席親自主持制定的《決定》不感興趣，對他的綱領卻為之印刷、廣播，不亦樂乎。另一高幹子弟竟稱讚說：「這適合我們的情況，對我們有利。」高幹子弟中有許多好的，較好的，他們可能成為革命的接班人。有些卻要走修正主義的路。不分析，不分為二，只醉心於高幹子弟專權，是完全違背毛澤東思想的！我們要用毛主席提出的五條標準去培養接班人。為什麼高幹子弟要專權？因為他們血統高貴嗎？

不久以前，有一位同志給我寫信，尖銳地提出問題：十六條之前，是否全國凡派工作組的地方都犯了路線錯誤？十一中全會後，各地對待大串聯，多數、少數關係上，犯過這樣或那樣錯誤，是否要承認都是反動路線？這實質是一個認識、估價問題。我的看法：

1. 路線問題要分開看。一種是提出的，一種是執行的。提出的某些代表人物，他們要負主要責任。
2. 黨內路線的鬥爭是社會階級鬥爭的反映，錯誤路線有其社會基礎，主要是資產階級錯誤路線在黨內有一定市場，因為黨內有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相當一批世界觀未改造好的糊塗人。
3. 派大量工作組鎮壓群眾是路線錯誤，沒有派工作組，但也鎮壓革命學生，同樣也是路線錯誤。當然，有自覺執行的（少數）和不自覺執行的（大量）之分，有輕重之分，有及時改正錯誤和仍然堅持錯誤之分。
4. 區別改正和堅持錯誤的標誌是對群眾的態度，是否公開承認了執行的是一條反動的錯誤路線，認真為打成反革命的人平反，並支持革命學生的革命行動。
5. 不肯徹底批判錯誤路線，就不可能認真執行中央正確路線，即毛澤東思想路線。
6. 因此，有些地方、有些同志在十一中全會後，還用各種形式在各種問題上繼續犯路線錯誤。如對待大串聯，少數多數問題，仍挑

動工農群眾、機關幹部同學生衝突等等，歸根結底，都是挑動群眾鬥群眾，挑動學生鬥學生。

7. 壓制群眾的錯誤路線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當然不是說凡是執行反動路線的人，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只要自己能改正錯誤，回到正確路線上來，那就不僅可能是二、三類幹部，還可能是一類。以前定為一類，犯了這個錯誤，也必須承認犯了路線錯誤。
8. 對一般同志來說，他們錯誤的性質屬於人民內部矛盾，而不是敵我矛盾，但大家都要有高度警惕。無論何人，無論過去有多大功績，他們只要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就會滑到同黨對立的道路上去。

文化大革命是對每個人的嚴峻考驗，現在仍在考驗著每個人。

三、去掉幾怕，放手發動群眾

毛主席經常告訴我們，共產黨人應當無所畏懼。十六條也說要「敢」字當頭……有些同志直到現在仍是怕字當頭，有人甚至怕得很厲害，很古怪，而且越發花樣多。怕字派說：「群眾亂起來了不講道理，不守規矩，鬧得很糟，把習慣秩序打亂，使事情不好辦。」又說：「文化大革命妨礙生產，一鬧，生產就不好進行，計畫無法保證。」又說：「文化大革命會給反革命鑽空子，右派鬧翻天，鬧得厲害得很。如：『不安分』、『野心家』、『伸手派』、『暴徒』、『野蠻人』等等。他們給革命師生，革命幹部加了不少頭銜。於是怕群眾、怕大民主就有理由了，在群眾中製造分裂，挑動群眾鬥群眾……。一言以蔽之，就是怕群眾、怕革命。從好的方面說，有的想做維持現狀派，但有一種人越走越遠，就只能為自己垮臺創造條件。歷史上從怕群眾到反對群眾，從怕革命到反對革命者不少。希他們不要再蹈覆轍。」

有些人口頭上講並不怕群眾，不怕發動群眾，但是葉公好龍，見了真龍，六神無主。毛主席這故事已講了四十年，難道還不引以為戒嗎？

德國進步詩人海涅，自稱是共產主義者，但是怕共產主義革命。他說：「未來是無產階級的，我是以憂慮的心情說這些話的。」從海涅看來，一旦共產主義革命勝利到來，無產階級掌權，他喜歡的藝術品會毀壞，他的詩也會毀滅。列寧說：「海涅是個無知者，他認識不到無產階級革命在破壞舊世界的同時，還將保留人類文化的精華，並創造出資產階級望塵莫及的極其輝煌的新文化。」

冒昧地說：有些同志擔心的恐怕比海涅更甚些，如怕丟烏紗帽，怕失尊嚴等，於是就同群眾，同無產階級大革命抵觸起來了。他們挑動工農、幹部、學生，標榜自己是受到多數擁護，他們主持的機關是無產階級司令部……，把別人打成反革命也在所不惜。他們組織圍攻，卻說：「這不過是辯論會。」圍攻，辯論其界限是什麼？其實只要我們屁股坐到群眾一邊，站到群眾中去，這個問題是可以懂的。如果只在怎樣對待群眾上打主意，誰也不能代替回答這個問題。對待革命串聯也是對待群眾，對待革命的態度問題。讓全國學生大串聯，是學生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形式之一。他們在串聯的革命熔爐中受鍛鍊，辨明是非，熟悉群眾和鬥爭，革命的意義深遠。把全國文化大革命連成一片，並可識別誰是真革命，誰是無產階級革命家，誰是無產階級司令部。

串聯是最大最好的學校。可以提倡步行，讓他們演習長征。長征是宣言書、宣傳隊、播種機。大連走來的同學可能成為有用的人，如果從家門到學校門到機關門的人，難道會成為可靠的接班人嗎？

「串聯妨礙生產？」今年農業形勢大好，工業以高速度上升，糧棉大增產，棉花可達五百萬擔，糧食二百億斤，工業產值較去年同期增長百分之二十六。中央提議在自願和可能的條件下不乘火車、汽車，一定會有許多學生這樣做。毛主席最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毛主席支持大串聯，並且大推廣。紅衛兵剛露苗，而且還在受摧殘，誰支持了呢？是我們偉大的統帥，七月三十一日他就寫信給清華紅衛兵說：「我表示熱烈支持。」星火燎原，幾個月，毛主席高瞻遠矚，一小批紅衛兵發展成為廣大隊伍，牛鬼蛇神為之喪膽，一些怕革命的人也惶惶不安，心想，最好取締，至少也納入我們的軌道。紅衛兵做了不少事情，提出了不少的

倡議，大家都要研究，能做到的一定實行，戰果必須開展覽會，用事實教育群眾：「造反有理。」

一個資本主義國家通訊社在看了紅衛兵後斷論，兩個多月的歷史，已成為七億五千萬中國人民政治生活中永久的組織，大概會影響中國人的政治和生活。還說：「如果西方世界的蘇修集團，認為這種狂熱只是流氓行為或短暫熱情，那不僅是愚蠢的，而且是危險的。」敵人的觀察比我們的一些同志還深刻得多，值得我們好好想想。本是我們祖國的事，為什麼會使敵人感到危險呢？現在已經不是封鎖國的時代，文化大革命正在影響全世界，也更迅速，更高地促進國內的革命化。什麼地方、什麼單位、認真而不馬虎地抓革命促生產，就可以大大促進生產積極性和工農業生產、科學技術新飛躍，使我國在較短時間內，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準。

四、堅持毛主席提出的階級路線，團結大多數

毛主席說：「誰是我們的敵人……」在各個革命時期，革命的力量和對象是有變化的，但毛主席的階級路線永遠適用。

在文化大革命中必須堅持階級路線，善於發現不帶括弧的左派隊伍，爭取許多搖擺不定的，可東可西、可左可右的人，團結大多數，徹底孤立資產階級右派，揭露玩弄權術的兩面派。有人企圖用宗派主義代替黨的階級路線，把革命原則拋到九霄雲外，不理會各種派別帶有政治性、階級性，用血統論代替階級性，企圖混淆階級陣線，孤立無產階級革命隊伍。

各地流行一種「自來紅」的謬論，宣傳謬論的人利用一些青年學生天真地提出的一副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來迷惑一些學生，實際上這是剝削階級反動的血統論。什麼「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的地主階級哲學，是徹頭徹尾的反馬列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唯心的，與馬列主義階級分析相對立的。毛主席和黨是重視階級成分出身的，同時反對唯成份論，人們都需要在鬥爭中長期考驗自己，證

實自己的世界觀屬於哪一個階級。思想意識是天生來的，是社會存在的反映，是階級鬥爭實踐中逐步形成的，或者反映這一個階級，或者反映那一個階級。馬列主義者認為：工人階級按照自己的社會地位來說是容易接受科學社會主義的，但是科學社會主義不是工人階級自發產生的，創始人馬克思、恩格斯按其社會地位曾是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列寧、斯大林以至於毛主席也是一樣。但他們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家，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總結了國際工人運動各個時期的全部經驗，創立和發展了科學的社會主義，引導工人階級前進。有一些工人出身的並不一定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如英國工黨領導人成了反對工人階級的工具，在蘇聯也有一批工人出身的……。現在學生接受「自來紅」、「自來黑」，劃分「紅五類」、「黑五類」的觀點，製造和散布這一觀點的人，是要製造混亂，毒害青年，否認在革命前進中要不斷改造，否認別人能夠改造，自己不願革命，也不准別人革命。不重視階級出身是錯誤的，唯成份論，不重視政治表現也是錯誤的。這些觀點必須批判，離開階級分析去看多數和少數也是錯誤的。

毛主席在黨內，曾長期處於少數地位，卻恰恰代表廣大人民、馬列主義，代表真理，而那些自以為正確的人都失敗了，被群眾拋棄了。不作階級分析，處在超然地位，既不支持多數，也不支持少數，這是不行的，是虛偽的，不偏不倚實際上是做不到的。

無產階級在歷史上代表最廣大的人民，最偉大的階級。毛主席七月三十一日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中指出：我們要求你們注意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們。按毛主席指出的，無產階級要解放自己，要解放全人類，否則自己不能最後得到解放。毛主席又指出：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要防止宗派主義，即關門主義。他把關門主義策略叫做孤家寡人主義，單兵獨馬的策略。無產階級相反，是要招收廣大人馬，好把敵人包圍消滅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一定要遵循毛主席提出的階級路線，孤立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取得一個個勝利。

長江後浪推前浪，
世上新人超舊人。

無產階級的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一定取代資產階級的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

（中央樂團錄音稿）

陳伯達、戚本禹、關鋒接見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 同學時的講話（1966.10.25.）

【十月二十五日，北京師範學院、政法學院、林學院、農機學院等院校的部分紅衛兵戰士，就《紅衛兵不怕遠征難》這篇社論的發表去問《人民日報》社。下午，陶鑄在國務院接見了這些同學的代表，晚上陳伯達、戚本禹、關鋒同志於《人民日報》社接見了這數百名紅衛兵戰士並講了話。】

陳伯達講話

剛才那位同學提得對。《人民日報》在黨中央領導下工作，同時又能夠受到群眾監督，就可以辦得好些。黨中央領導與群眾意見相結合，報紙才能辦好。最近一個多月我沒到《人民日報》來，今天下午我才看了《紅衛兵不怕遠征難》這篇社論。寫得還可以，看得下去。但有缺點。是一篇看得下去的社論，只是寫得不周到，不完全。同學們可以提出質問，質問是有道理的。發這篇社論不是《人民日報》編輯部的意思，是中央的意思。表達得好不好是另一回事。

中央贊成步行串聯。這不是簡單的方式方法問題。步行，比坐火車汽車對你們的鍛鍊，對你們的將來，對你們的前途，都有很大好處。你們現在還很年輕，知道的事情還很少。你們有很大的優點，對政治敏感。但是，變成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還要有一個過程。這過程就

是熟悉社會，熟悉群眾，熟悉階級鬥爭。

我有幾個孩子，我也對他們有意見。他們就只是上學，沒有接觸群眾，即使書讀得多，文章寫得通，但和群眾、社會沒接觸過，頂多不過是個書呆子，對社會無用；不好，還可能變成對社會有害的人。

毛主席說：文化大革命就是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中央批評過去派工作組的辦法，指出路線錯誤，原因就是它要包辦代替，壓制群眾。文化大革命是觸及靈魂，改換人們頭腦的大革命，怎能包辦代替呢？群眾不同意包辦代替，於是壓制就來了。我講的話，你們記下來，對大家貼我的大字報可能有用處，影響有多大不一定。

步行，有很大好處，可以經過千山萬水，看到群眾種種生活，聽到群眾語言、群眾意見。可以從南到北，從北到南，接近工農群眾，使你們曉得社會上有各種各樣的人，有各種不同的意見。各種不同的意見都代表不同的社會思潮。你們就可以用腦子想一想，考慮、判斷。電燈，有電源。過去點油燈，要有菜油、煤油、花生油。你們接觸到許許多多意見，得到許許多多養料，將來就可以變成燈光。如果不提倡你們走這一步。我們領導文化革命就可能是有缺點的，後代會批評我們，將來會責備我們。你們都年輕，為什麼不到社會大熔爐中去鍛鍊呢？去吸收養料呢？你們讀過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就明白了。毛主席說：中國的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群眾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到火熱的鬥爭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現在你們搞政治或其他學問，假如你不是準備當書呆子，而是準備當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不管搞哪一行，都要懂得群眾，懂得社會。如果《人民日報》辦得有什麼不好的話，就因為他們懂得群眾，懂得社會少了。

你們記錄我的話。我準備你們給我貼大字報。我們年紀不小了，大字報攻一攻有好處。我說話很蹩腳，不好聽，不要錄音。高興記就記。記錯了也不要緊。可能記錯了，或者記的比我說的好，也是可能的。

我勸大家還是可以接受《人民日報》社論的意見，準備步行。步行的結果，好處，將來你們會知道的。可能有不好的地方，你們可能很

累，有的病倒了，找不到醫生，甚至有的在路上病亡也有可能。這是很難避免的。要避免各種意外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坐火車也可能要碰車，坐飛機也可能摔下來。不要在步行中發生了困難，就埋怨《人民日報》社論。

主要是讓大家能接觸社會，接觸群眾。毛主席就是這樣教導我們的：「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先當群眾的學生，後當群眾的先生。」毛主席的文章，每篇都是經驗的總結。你們都讀了毛主席的文章。要知道，每一篇文章都考慮了，總結了各方面的經驗。你們步行，就讓你們學習毛主席走過的路。毛主席走過的路，我們照樣去走。（鼓掌）

這樣，發生了一個問題：社論一發表，你們要批判的人都走了，這怎麼辦？不過，根據我所知道的一部分材料，你們想要批判的人，早就走了。他到處串，他搞了一些材料，你們就可能辯不過他。譚力夫講話我看了，這是一篇大毒草。（鼓掌）你們要學會批判這種文章。要批判得好，就要接受經驗，腦子裡要有油水，芝麻油也好，花生油也好……。他現在還有市場，有人跟著他走。還有沒有？（還有！）你們如果不能把譚力夫批判倒，你們還搞什麼革命？走路，就是叫你們學習毛主席的榜樣，熟悉我們的社會，熟悉千百萬群眾，熟悉我們的偉大祖國的各個方面。這樣，你們就有豐富的材料，可以結合毛澤東思想寫文章了。對不對？（對！）譚力夫走在你們前面了。他是坐火車走的。坐火車不算高明，步行才算高明。（鼓掌）

我們過去小時候嘗過很多苦頭。你們現在走路出去，也可能嘗到苦頭，可能不會太多。我們那時候的苦頭想起來很難過。現在，社會變化了，革命了，群眾翻身了，這是在另一個條件下接觸社會，你們可以比我們得到更多豐富的經驗。

他們走就走了嘛！你們要批判的人早走了。最近幾天走的，也是搶火車的，並不是步行的。這不能怪《人民日報》社論。

北京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模範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首都。你們在步行這一點上，也要作全國的模範。（鼓掌）

有的同學提出不同的意見，很好。贊成有不同的意見提出來。你們

可以批判我的。我講話就是準備被人推翻的。你給我提意見，我給你提意見，互相提意見，這是正常的，這樣才能進步。

你們到工人農民中去，工人農民給你們提意見，你們不要生氣。說的不對，你們聽了記下就行了。也可能說的對，你們認為不對。我多年前去農村，有的人和我意見不一樣，我認為是對的，他們認為不對。土改時我在北方，也有不同的意見。我認為這些群眾的意見對，他認為那些群眾的意見對。這並不妨礙我的工作，反使我思想提高一步。因為有人反對我，我就要想一想，把思想提高一步。群眾中有各種不同意見，都要聽，要分析。毛主席告訴我們：要學會分析。有不同意見，有矛盾，才要分析。群眾不是一個意見，有各種意見，這就是矛盾，就要分析。不一定就馬上想得通。所有老百姓的話，意見，都要聽下來，記下來。前兩年，我那機關有些同志去農村搞四清，我對他們講過一些話，最後向他們提出，要準備兩個筆記本：一個記問題，一個記群眾語言。群眾說的話比我高明得多。我的話就是毛主席在《反對黨八股》裡說的那樣：像個癩三，就是群眾語言太少了。當然，也不能說我的話一點群眾語言也沒有，我從小在鄉下生長的。我說的是土話，但我如果完全說土話，你們一句也聽不懂。你們可以弄兩個本子，記一大堆群眾的話。

（有人問：我們同意步行串聯，可是現在是不是時候？我們學校幾千人剩下幾十個人，再走就剩幾千外地學生了。）

我勸你們也走，你們回來再搞批判。步行去，步行回來。一九六四年，我在天津參加四清運動。我同天津的同志談到，我要走路回北京。他們說，你不要給人家造成困難，造成災難，人家要做很多準備工作。我說，我是普通老百姓，做那麼多準備工作做什麼？結果，還是沒走成功。說我年紀大啦，他們不贊成，我也沒辦法。你們能夠步行，比我們幸福。他們說我年紀大了，身體不好，其實，走了，身體就好了。可惜沒有說通。

現在我來說服你們，不知道說得通說不通？

（有人問：學校空了，反對路線何時批判？）

破四舊，批判資產階級反動思想，是長期的事情。你們走半年回來

還不晚。

（有人說：批判沒有對象，都走了。）（有人問：北京的學生都走了，外地的人還來幹什麼？）

你們都走了，到了外地，他們就在那裡和你們聯合起來，不一定來北京了。運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有人問：走光了怎麼辦？外地同學要見毛主席怎麼辦？）

到那時，就進行另一種部署。外地要來還可以來，北京的總不會完全走光的，不可能。有的走了，還會回來的。

（有人問：走多久？）

你們願意走多久？可以走三個月，可以走半年，也可以走一年。

批判資產階級思想，破四舊，是長期的。一定要到群眾中去瞭解，有什麼要批判的。這樣，你們的文章就可能多種多樣了。破四舊，破什麼？那麼大的天地，四舊你們都不知道，怎麼去破？知道了，瞭解了，才能破。

你們擔心個人走的路程，時間不一樣，回來的時間不一樣，如何鬥批改，揪黑幫？你們步行，就是準備大門大批大改，有力量地鬥，有力量地批，有力量地改。不只是改自己學校裡的。你們的腦袋要武裝起來，按毛主席的指示，就是要到群眾中去，從群眾中吸取力量。

（有人問：有沒有假紅衛兵，修正主義紅衛兵？）

前些時，我接見外地來的一批學生，說有執行毛主席路線的紅衛兵，有執行修正主義路線的紅衛兵。不是說有的紅衛兵組織就是修正主義的。這個問題，有人要把我揪出來鬥，這沒有什麼。有些紅衛兵，如譚力夫、方立功（三十一中的），他也叫紅衛兵，這還不是假的？這是個別的，少數的，一小撮，他們是在敗壞紅衛兵的名譽。他（方立功）沒收了什麼人的財產，當成自己的，有兩輛汽車，開車司機歸他管，有兩個男秘書，兩個女秘書，答錄機、照相機、摩托車。這種人也叫紅衛兵？我原來是說一些紅衛兵是執行修正主義路線的，被修正主義路線蒙蔽的。我從來沒有說過什麼「修正主義紅衛兵」。對於一般紅衛兵的組織，不要分真假紅衛兵。我補充，糾正我原來的說法。可以嗎？（可

以！)

(有人問：有的紅衛兵的紅字可以加引號嗎？)(有人說：不贊成陳伯達的意見！對一切事物都要一分为二，對紅衛兵也要一分为二。)

我們要把受蒙蔽，影響的紅衛兵爭取過來，不要歧視他們。

有的紅衛兵組織，是暫時被錯誤路線控制的。其中絕大多數同學還是好的，想革命的。我們要搞垮那個錯誤的控制，不是搞垮哪個紅衛兵組織。你說他是修正主義紅衛兵，他就頂起來了。參加了那個紅衛兵，就說他們變成了修正主義的，這不大好，他心裡很難受，就難爭取他了。見了面，就說你們是修正主義的，只有我們是毛澤東思想的，這樣兩派對立，不好。要爭取他們，讓他們覺悟，使他們認識控制他們的人是錯誤的。這樣，我們的隊伍不是擴大了嗎？隊伍大了好，還是小了好？(大了好！)

我更正原來的說法，那容易引起誤會。現在有些人貼我的大字報，是有道理的。有為我辯護的，我感謝；有批評我的，也感謝他們。這不是折衷主義嗎？不能說是折衷主義。這是群眾觀點，是對待廣大群眾的態度問題。

我們的思想，只能是毛澤東思想，用毛澤東思想統一全國的紅衛兵。用毛澤東思想統一起來紅衛兵是無敵的。(鼓掌)

(又有人說：隊伍大了好，但要注意品質。)

那是對的。不能要方立功那樣的人進來。同時，要讓他改過。

(有人說：他們不敢觸及靈魂，不承認錯誤。)

慢慢來，不能性急。沒有韌性，就爭取不了多數。我經常說，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就要認真，刻苦地學習毛澤東思想。你們在長征過程中，隨時隨地與毛澤東思想結合，就會進一步領會毛澤東思想。對不對？(鼓掌)

有的在這裡對我鼓掌，出去還會貼我的大字報。我對有些人是不是贊成的話還抱懷疑態度。

(有人問：照你這樣說，文化大革命要搞多少年？)

我也不能預料。就思想鬥爭說，是複雜的，長期的。不能想像，幾

個月，人的腦子就革命完了嘛！過多少時間，等你們回來後，鬥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了反動學術權威，改了學制，建立了新的課程，是不是文化革命就完了呢？不是。《人民日報》的社論中說過：資產階級革封建主義思想的命，革了幾百年，無產階級要革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思想的命，可以快些，因為這是一個廣大的群眾運動。資產階級是少數人搞思想革命，是一個剝削階級反對另一個剝削階級，不可能像我們這樣搞。我們可能快，快得多。可能幾十年，可能上百年。

要是上百年，就洩氣了？不搞了？（大家說：一定搞徹底！）

批判資產階級，破四舊、立四新，是長期的事情。有的同志要把舊書燒了，這能不能解決問題？書燒了，腦子裡思想還是資產階級、剝削階級思想。書，不要隨便燒掉。也不要很多人都去看古書。少數人看看，批判，當作肥料，當作批判對象。有人說：魯迅勸青年不要讀古書，可是他自己讀了很多古書。魯迅讀古書都是拿來批判的，把毒草拿來一個個批判。他批判得有力量，很知道毒草的害處。

（有人問：總理說過放假半年，現在推翻了吧？）

（有人說：已經過去幾個月了。）

運動的規律，有些是我們預見不到的。有些發展情況，預見不到。原來提出文化大革命，就沒有估計到紅衛兵運動。紅衛兵一出現，毛主席就看到這個偉大的苗頭。（鼓掌）那時，他支持紅衛兵時，紅衛兵還很少。一下子，全國都發展起來了，震動了整個社會，整個世界。

從幾個月的經驗看，對運動不能劃個框框。步行，回來，估計明年秋天，差不多，可能上課了。學校的課程怎麼搞？我的孩子高中畢業要上大學，學文科，我不贊成。我說，你要學文科，就下放勞動去。（鼓掌）在勞動中同樣可以把文科學好，學得更好，有把握地學好。如果不參加勞動，就想搞這文科那文科，脫離社會，脫離群眾，現在口頭革命，將來還可能變成修正主義。

將來學校怎麼辦，大家可以研究。我們現在學校的學制，基本上還沒有擺脫資產階級學制的框框。社會主義學制怎麼搞？就是靠文化大革命中創造一個新的學制。（鼓掌）

蘇聯就是按照資產階級學制，培養了多少修正主義分子！國家變了顏色！我們採用另一種學制，進步會更快，學習得更快更好。我說的是自然科學技術方面。文科就更要破除過去的學制。

我說的不是命令式的意見，是和你們商量，探討怎樣創造一種新的學制。

毛主席告訴我們亦工亦農，亦學亦兵。他提出這個方向，我們要在實踐中具體化。毛主席希望我們在實踐中創造一個模範出來。（鼓掌）

你們是不是想很快把運動搞完，趕快上課？這是個群眾運動。個人的有些想法，是會被衝垮的。你們當中有人想很快上課，這也是很自然的。不上課，也要學習。要把毛主席著作讀通。把毛主席著作從頭到尾抄一遍。字寫清楚些。贊成不贊成？（鼓掌）

（有人提：「懷疑一切」的口號對不對？）

我的意見，有問題，可以懷疑，可以批判。如果：「懷疑一切」，是指對一切事物都要思考、考慮、思索、加以分析，那是對的。把懷疑一切變成否定一切，就不對了。這樣說是不是好一些？毛主席在《學習和時局》中說：要善於使用思想器官，善於思索。經過思索，有的肯定，有的否定。沒材料，思索也是空的。沒有油，燈就不亮。你們可能是幾百盞燈，社會主義的燈，無產階級的燈。沒有油，燈光就沒有了，燈就不亮。所以，你們要接觸社會，接觸群眾。這樣，像毛主席告訴我們的，就能得到大量的材料，就有思索問題的原始源泉。不然，你們就不會運用毛澤東思想。你們在作記錄，可能有人準備出我的大字報。我是一個解放了的人，沒關係。有人記的可能和我的意思不一樣，我也不辯護。我有講的自由，你們有記的自由。我在馬列學院上課，他們都在記。我上課從來沒有講義。我說：你們記了些什麼？我收了來看，每本都是不一樣的。各種版本不一樣，哪一個做標準？

（這時，一部分去中南海回來的學生代表提出來：還有些問題要單獨談一談。）

有什麼話就一起談，不要單獨談。

有些問題，不要希望我一個個回答。你們去思考、思索、討論、

比較。

毛主席告訴我們，要學會分析事物的方法。你們自己解答自己的問題，比較好些。我可能解答錯了，可能解答得一塌糊塗。解答對了，也是硬灌的，填鴨式的，不符合文化革命的方針。要自己教育自己。毛主席的正確路線同錯誤路線的爭論，主要就在群眾問題上：是群眾自己教育自己，還是工作組或一個單位的負責人包辦代替？硬壓制？要自己革命，自我革命，自己教育自己。

很多問題，我就這樣答覆，就完了。

我來，是向你們請教的，是做你們的學生。（鼓掌）

（有人問：這篇社論的效果如何？）

我看社論還可以，但有個缺點：沒有講到兩條路線鬥爭。可以再補寫一篇社論。

（有同學稱陳伯達同志為首長）

我不是首長，我是老百姓，我們都是同志。（鼓掌）

（有人問：出去對本單位的鬥批改有沒有影響？）

為了把本單位鬥批改搞好，出去走一趟有好處。到處看看，聽聽，就是受到些折磨，也有好處。

《人民日報》有群眾監督是件大好事，可以接受群眾的批評。要說明，提倡長征，是中央提的意見。估計有積極效果。不要傾城而出，可以分期分批走，也可以不走。

（有人提出：《人民日報》十月二十二日的社論，是同《紅旗》十三期社論牴觸的。）

二十二日社論有缺點，沒有提到兩條路線鬥爭。我是《紅旗》雜誌總編輯，十三期那篇社論的題目是我定的。我並不是要用這篇社論取消那篇社論。不是要讓北京的牛鬼蛇神舒舒服服的，不鬥。不是讓全城全校都走。社論裡沒有這個意思。

（有人說：要看效果！現在大多數已經走了！）

是坐火車走的，不是步行走的。外地來京的一百五十萬人，要走走不了。北京近幾天走了幾萬人，是坐火車走的。你們調查研究還沒有到

家。把學校空了都歸罪於這篇社論，這是不公道的。毛主席要我們實事求是。我贊成再寫一篇社論補充這一篇。不然。糾纏下去，糾纏不完。唐平鑄同志告急，我來是想當「解放軍」，解放他們的，現在解放不了自己了。

歡迎大家提意見。我代表《人民日報》接受大家的批評。要允許補充、改正的機會。

有人說發表這社論「有陰謀」。我認為是沒有陰謀的。

我倒是勸大家不要搶火車到外邊去。步行出去，我贊成。不一定全校都走。要有計劃，可以留一批在學校。也可以都不走。不坐火車，對外地學生也有很大好處。

（有人宣讀大字報，仍然說這篇社論是「大陰謀」。）

社論有疏忽之處。我代表《人民日報》接受大家的批評。大家對《人民日報》提意見，是好的。這給《人民日報》編輯部一個警告：要有高度警惕性。黨的機關報，稍有疏忽都是不好的。大家批評是有道理的。可以要求再寫一篇補充這一篇。不能因為這一篇文章就判成死罪，那樣就不能再寫文章了。

我沒想到對這件事情會發生這麼大的牴觸。這證明你們政治敏感比我高。

《人民日報》社論，只是建議，誰不同意，可以不照做。

（有人發言，仍然說這篇社論與黨中央的精神不符。有的還說《黨的陽光照亮了文化大革命的道路》、《向工農兵學習》都是錯誤的，是貫徹反動路線的。）

陰謀是沒有的，疏忽是有的。我這樣說不是包庇他們。我和他（指他身邊的唐平鑄）過去也不是熟人，是五月三十一日晚上到《人民日報》來接辦《人民日報》，才認識的。

《人民日報》社論是起了好作用的。要分辨好作用和缺點。不能抓住某一些缺點，就說六月一日以後一系列社論集中表現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要打倒。（有這樣一張傳單）如果要打倒，首先要打倒的是我。那些社論都是我經手的。我不反對批評，也不批駁，把傳單留下來，作

為經驗。

傳單說要造《人民日報》的反，說六月一日以來的《人民日報》社論集中表現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是什麼意思呢？難道六月一日以來《人民日報》是代表反動路線的？我懷疑這個傳單。可以懷疑嗎？要提高思想，提高警惕。

今天的事，不能怪同學們，要怪《人民日報》本身有缺點。看他們什麼時候補過吧！（有人喊：明天就要！）來不及。有些問題，要容許人家有考慮的餘地。「最後通牒」這種方式不一定很適當。紅衛兵提了很多好建議，有的已經接受，還有許多我們正在研究。

（有人說：《人民日報》的人不讓我們上樓，為什麼文化大革命中還有這樣的框框？為什麼見報社的負責人這麼難？）

我要告訴大家，辦報是件苦差事。他們天天要快天亮了才能睡覺。又要辦報，又要接見你們，忙不過來。你們對《人民日報》有意見，可以寫信。都擁進來，報就不好辦了。寫信，怎麼尖銳都可以，罵人也可以。不要擁到這裡來。這樣擁，報就不好辦了。

（北京師範學院一同學談一天來在《人民日報》的經過情況，談了一部分，關鋒、戚本禹同志來到。因伯達同志要開會，平鑄同志有工作，由關鋒、戚本禹接替他們接見群眾。伯達同志說：就談到這裡吧，把他們兩個也解放了吧！大部分同學同意，鼓掌歡送。

他們剛走出會議室門，師院一同學又用擴大器喊：「要求關鋒、戚本禹兩同志回來聽我們彙報情況！」有一些人鼓掌。關、戚就又轉回來。師院那個同學講完以後，有些不同意見的同學發表了意見。又有幾個同學談了一些情況，說伯達同志講的話前後不一致，又提出疑問，再次要求中央明確表示意見：提倡步行串聯，是不是中央意見，這樣文化大革命究竟如何進行？戚本禹同志講了話。）

戚本禹：

關於出去串聯問題，你們可以討論一下，自己應考慮留多少，走多少，我看問題不是那麼嚴重。這篇社論（《紅衛兵不怕遠征難》）有缺點，沒有提到兩條路線的鬥爭，可以再寫篇社論。

我們很贊成現在有一批革命派同學到外地去。我到外地去了一次，在火車上聽社論。目前，有些省鬥爭很艱苦，空氣很不好。你們在北京，北京的形勢大好，你們從少數派變成多數派了（有的同學不同意這種說法，說他們在學校裡還是少數派）。你們的形勢反正很好！外地鬥爭很艱苦，我去過一些學校，我也到外地去過，去幾個學校開了幾個座談會，外地鬥爭很艱苦，希望去一些人把北京的經驗，北京的革命精神帶到外地去。我希望北京的同學能夠有組織地分散到各省去。把中央的精神、十六條和十三期社論帶下去，會起到促進作用。你們到那裡要先作學生，不要先當先生。

在學校裡不要叫他們（指原來保工作組的——記錄者注）保皇派了，他們是受蒙蔽的。他們出去也好。我在外邊問了一個出外的同學，我問他是哪一派，他說是保工作組的。我問：你現在還保不保了？他说不保了。他們在外邊是炮轟派。我問他：你在外邊是炮轟派，怎麼在學校裡是保？這個問題你是不是想過，他說：要考慮。我覺得他們這樣出去有好處，那會使他們變成你們的戰友。在外邊受圍攻，反革命的圍攻出革命的左派。

（關鋒同志插話說：沒有反革命的圍攻就沒有革命左派）

坐火車不坐火車不是絕對的。我們提倡步行，提倡走路，過艱苦生活，這是中央提倡的，是毛主席的意見。現在有一種傾向性錯誤，有的革命幹部子弟，像譚力夫到那兒先住招待所。還有的要坐飛機，這是修正主義的一套。我們要發揚艱苦樸素的作風。另外有的地方資產階級當權派用火車票控制同學，壓制革命派，不給車票。不給車票我們就走路。蘭州的同學就是這樣，汪峰不給車票，他們就走，要向中央反映情況，我們知道了，就打電話派火車。（關鋒同志插了一句：走路就是革命。）

一方面可以鍛鍊自己，另一方面可以衝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阻力，有的青年沒車票就沒辦法了。你們在北京守著中央，可以到處找中央文革，找陶鑄，找總理，你們可以到處闖，大鬧天宮，那天到天安門，你們不是衝過了金水橋嗎？我是很贊成的，保衛毛主席嘛！

不讓出來，不給車票，他們就自己走，這種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走路一方面鍛鍊自己，一方面衝破資產階級當權派的封鎖。在地方上不讓坐火車，他們就沒辦法，毛主席指出，讓他們步行。你們在北京，像北航的、政法的，有事就到中央，中央文革，甚至可以衝上天安門前的金木橋，你們不是衝上去了嗎？

《人民日報》社論寫出了一些艱苦奮鬥的精神。陳伯達同志說，社論有缺點，要重寫一篇社論補充。我同意這個意見。重寫一篇社論，就是你們造反的功勞。你們回去根據情況研究一下，可以走一批留下一批。（有的同學說：已經走光了。）你們不要給我施加壓力，你們組織的情況我是瞭解的，你們還可以控制，你們是有能力的，是有辦法的，怎麼會都走光呢？³³

陳伯達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6.10.25.）

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從何而來呢？這次文化大革命的錯誤路線主要表現在懷仁堂幾次會議上的彙報和決定的一些問題。正當毛主席提出正確的文化大革命路線之後，為什麼會出現錯誤路線呢？我在十月十六日的報告中提到對錯誤路線有提出者和執行者，但各有輕重不同而已。有些同志有些委屈情緒，為什麼錯誤路線的創造者就不出來承擔責任？

即使是錯誤路線，也還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主要還是認識問題。但如果指出以後，犯有錯誤的人還不改正錯誤，那就有滑到反革命邊緣的可能，到那時矛盾就轉化。

錯誤路線的代表人物，歷來是一、二個人或一個很小的集團搞起來

³³ 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首長講話》（1966.11）；北京化工學院紅色宣傳員戰鬥組、北京經濟學院無產階級革命團、北京市東方紅印刷廠革命造反聯絡處、化工部化學工業出版社印刷廠聯合彙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2）》，一九六六年。

的，如陳獨秀、李立三、王明等所犯的路線錯誤就是少數人搞的。這次錯誤路線的代表人物，在十一中全會上批評過，大多數同志不知道，這次會議說穿了，就是劉鄧，就是劉鄧的錯誤路線。

在懷仁堂的會議，主要就是他們兩人搞的。北京抓在他們手裡，想搞成一個樣板，全國照他的樣板去辦。這很明顯是和毛主席的正確路線對立的，中央是毛主席的正確路線占統治地位的，為什麼劉鄧路線能在全國推行呢？這是因為主席外出不在北京，是劉鄧利用中央大權在手，篡改了毛主席的正確路線，提出了一條錯誤路線，不是站在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立場上。把一場有世界意義的偉大的文化大革命的創舉，劉鄧搞得冷冷清清。

劉鄧的辦法，是孫中山訓政時期的辦法，派出了大批工作組，把群眾看成阿斗，把自己看成諸葛亮。把一場偉大的、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企圖按照他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去進行。這條錯誤路線是劉鄧聯盟搞的。對劉的錯誤大家瞭解的較多，對鄧是不瞭解的。對他的大字報也不多。其實鄧的問題是很明顯的，而且也是很嚴重的。工作組的形式，便於執行錯誤路線。如王光美到清華大學，後臺是少奇，鄧的女兒在師大附中，後臺是鄧，劉的女兒到清華附中，也是有後臺的。這裡是挑起了群眾鬥群眾，工作組撤出之後，還是有人在那裡操縱的，那裡許多消息比我們還快，他們頑固地掌握學校的統治。

右傾機會主義路線變成了反動的資產階級錯誤路線，他就要實行殘酷的白色恐怖，有不同意見的人，用各種辦法把他們打成「右派」或打成「反革命」。清華大學的蒯大富，他失去了自由，要到中央辦公廳來談問題，還有二個人押著來的。那時主持清華大學工作的是王光美，後臺是劉少奇，把蒯大富打成壞分子，反革命分子，如果那樣搞下去，還有什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呢？這是嚴重違反了毛主席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確路線，對全國都有影響的。

鄧是錯誤路線的急先鋒，沒有人批評他的錯誤的東西。鄧這個人憑他的聰明，好像他是天生的百科全書，無所不知，無所不曉，他不做調查研究，淨亂決定問題。

每次開中央會議，他是以批評為主，對於其他大事無所用心。對群眾是不接觸的，對群眾路線不感興趣，可是什麼事他都愛「拍板」，總理也只好陪綁。要同鄧談問題，真比登天還難。

一九六一年冬，起草人民公社六「十條」時，鄧搞南三區、北三區分開搞，也沒有和主席商量，主席批評說：「哪個皇帝決定的」，以後陶鑄打電話，叫北三區的到南三區來開會，而鄧當時坐火車遊遍全國，不做調查研究，不了了之。對國際反修做了一些工作，但大政方針都是毛主席主持的。在北京起草的二十五條反修的綱領，根本不能用。以後到杭州，主席親自搞了二十五條。

去年起草二十三條時，主席對劉鄧也批評過，主席批評兩個獨立王國，但沒有觸動他，這次批評錯誤路線還沒有觸動他。

劉鄧的思想作風是和毛主席對抗的。鄧的面貌如不在我全黨搞清是危險的，他同劉是打著一樣的旗幟。

去年九月中央會議，如果黨中央有一兩個搞修正主義的人，就會把中國變顏色。蘇共的教訓，只要一變，就會有很多糊裡糊塗的人跟著跑的。

六二年搞包產到戶也是鄧說的。六三年提出一、二線的問題，主席退到二線，這是組織上的措施，鄧以為大權在手了。全黨占統治地位的是毛主席的正確路線，但劉、鄧利用毛主席休息時把錯誤路線往下推行。有些地方的同志錯誤路線很適合於他；有的同志自己的世界觀未得到改造好，習慣以勢壓人，執行了這條錯誤路線，有的是盲目地執行了這條錯誤路線。現在只要犯過錯誤路線的人回頭，站到正確路線上來就是好的。我們還是要先當群眾的學生，然後再去做先生。我們的年齡也不輕了，不要再跌跤子了，跌了的爬起來再走。劉鄧的錯誤路線在全國是有影響的，但是時間很短，只要主席一點破，他就不能得逞了。我們黨占統治地位的還是毛主席的正確路線，我們黨還是興旺的，現在要求我們大多數同志，當錯誤路線一指出來，趕緊清醒過來和錯誤路線劃清界線，現在劉鄧並沒有承認錯誤，他還想進攻。最近中央組織部的喬明甫同志說，代表中央的是劉、鄧、彭，還有的人說鄧彭是實力派。

我們有些同志在組織上、工作上，必然要和他們發生關係，清醒過

來就好了，我們批判反動的錯誤路線，要有無產階級無所畏懼的精神，只要一切為無產階級事業，黨的事業，我們有什麼不能丟掉呢？毛主席在七大上說過，只要我們一想起先烈，還有什麼不能丟掉呢？馬克思說：無產階級所丟掉的是鎖鏈，是壓迫。我們丟掉的是思想上的錯誤鎖鏈。這對全世界的革命是好事，對個人是好事。現在劉鄧還未丟掉錯誤的東西，鄧這個人更頑固，現在有人說十年以後再算帳，這是鄭天翔說的，我們這些人年齡老了，更要看破人世，為世界革命有什麼不能丟掉的呢？³⁴

陳伯達、王力同福建惠安一中二十五名戰士座談紀要 (1966.10.29)

陳伯達同志：你們是什麼地方來的？

同學們：惠安一中。

伯達同志：惠安一中還是在城裡吧？（眾；是）我介紹一下（指了指坐在身邊的王力同志），他是王力同志是來接見你們的，我來當他的翻譯。（大家鼓掌）

王力同志：他是來接見你們的，我是陪他來的。（大家愉快地笑著）

伯達同志：我不會講普通話，講得比你還糟糕，講土話好了。

同學們：好呀！（熱烈鼓掌）你講本地話，我們聽起來更親切。

伯達同志：（笑了，用閩南話入）很親切噢。你們現在吃什麼？

同學們：米飯和饅頭。我們很愛吃地瓜。

伯達同志：（笑了笑用閩南話說）番茄，（並興致勃勃地拿給王力看）你們吃過窩窩頭嗎？（眾答：沒有吃過）你們上北京要吃點北方

³⁴ 北京化工學院紅色宣傳員戰鬥組、北京經濟學院無產階級革命團、北京市東方紅印刷廠革命造反聯絡處、化工部化學工業出版社印刷廠聯合彙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2）》，一九六六年。

的糧食，窩窩頭要吃，鍛鍊鍛鍊。

同學們：好呀！

伯達同志：（指一個同學）你是什麼地方的人？（同學：靠近崇武那邊）崇武是一個半島，五六年我去過崇武，一些農民正在補網、染網。我在給他們談話時，他們問我是從哪來的，我說是水產公司的，（大笑）他們向我反映社裡的財經沒有公開，幹部拿公家的錢上館子，不跟社員一起勞動，這次談話對我啟發教育很大，「財經公開」是從他們那裡第一次聽來的。

同學們：崇武離臺灣很近，那裡的女民兵很有辦法。

伯達同志：噢！要走多久？（同學們：一夜能走到）這倒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伯達同志：惠安城不是有一座大樓嗎？現在什麼人住？

同學：原來是縣委的，現在是社教總團和縣文革任的，大門總是關著，小門戒備森嚴，不讓人過去。

伯達同志：派頭這麼大，六二年我就建議縣委不要住在那裡，會脫離老百姓，要搬出來，但到現在還沒有執行，很遺憾。我建議縣委會和中學對換。（同學：我們一中已經有「東風樓」）可以作展覽館。（同學：作工農業展覽館好嘛。）你們回去可見寫大字報稅：「陳伯達說，總團不能住在那裡，要讓出來。」

王力同志：可以作「學習毛選展覽館」，可作「階級教育展覽館」，也可作醫院、文化革命展覽館或破「四舊」、立「四新」展覽館（伯達同志也說）

伯達同志：你們今天來，有什麼情況要與我說？他（指著王力同志）是主任，我是組長，主任管組長嘛，你們向他反映吧！

王力同志：他是組長，我是組員，屬他管，組長很民主啊！

（眾：大笑）

同學們：許多傳說縣以下中學文化大革命不搞了，要複課，我們正搞得轟轟烈烈，不搞了，那……

王力同志：已經轟轟烈烈就搞嘛？怎麼不搞？

同學：九月十四日中央規定，不是說縣以下機關不搞串連嗎？

王力同志：那是指農忙會影響生產，你們不影響生產，怎麼不搞？（鼓掌）

同學們：我們黨支部書記在一次部分教師會上說：根據我們學校的情況，不一定按照十六條辦事（伯達、王力同志很注意地聽）。總團知道後說，這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

王力同志：（和陳伯達同志交換一下眼色，笑）第一他不是老革命，第二這不是新問題。

同學們：九月一日以前我校運動冷冷清清，九月一日學校扣留了北京南下串連隊，揚言要搞臭他們，後來串連隊索性留下。此後我們這些少數派就出現，自己組織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紅旗炮轟隊。

王力同志：（大笑）他們把串連隊扣留，要搞臭他們，可是結果走向他們願望的反面，結果留下火種。串連隊在你們學校擺觀點，你們同意他們的觀點是不是？

同學：是，因為他們宣傳「八·二九」是革命事件，所以被扣留。他們（指多數派）直說「八·二九」是反革命事件，是匈牙利事件式的反革命暴亂。

伯達同志：嘿，匈牙利事件式的反革命暴亂（看王力同志一下，笑了。一個同學把一、三中鉛印的關於八·二九的傳單遞給兩位首長看）

王力同志：這是一張（指一、三中的傳單）很反動的傳單。

伯達同志：這是一張反對革命的傳單。

王力同志：（指著傳單）這紙張很好，反對革命的傳單他們就印，支持革命的傳單就不印。這兩張送給我們好嗎？（熱烈鼓掌）

同學們：他們有的到我們家裡說：「你們幹反革命。」有家長到學校哭啼啼，說我們的孩子怎麼辦？「教訓」、「要聽先生的話」，「要聽校長的話」。

王力同志（風趣地說）聽先生的話，聽校長的話，就是不聽毛主席的話。

同學們：還說要好好讀書。

王力同志：（風趣地說）好好讀書，就是不幹革命。

同學們：他們不讓我們代表上京，不發給我們代表證，我們自己能行嗎？

王力同志：（對伯達同志意味深長地說）一律都一樣，革命的手法一樣，反革命的手法也一樣。

同學倆：由於他們的經濟封鎖，我們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的紅臂章，就自己印（伯達同志很感興趣地換上眼鏡，仔細端詳×××同學的紅臂章）

伯達同志：你們自己搞得呀？（同學們：是的，用墨水和肥皂就可以）好！你們這樣幹，很好，樸素大方！（王力同志：對！樸素大方。這時×××同學把自己的紅臂章脫下來給伯達同志佩戴上，也給王力同志一個，二位首長都很高興，我們又拿三個要求代轉給最敬愛的領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周總理。）

王力同志：我就拿給毛主席（大家高呼：毛主席萬歲！並熱烈鼓掌。）

同學們：北京南下串連隊離開我校後，學校當權派四處造謠誹謗，現在他們還可以到我校澄清……

王力同志：完全可以去。（徵求伯達同志的意見，伯達同志點點頭）

同學們：他倆連我縣各中學都不讓互相串連，校門關的很緊。

王力同志：不串連就不對，為什麼縣裡不能互相串連？你們各中學相離多遠？（同學們：不遠，走一上午就可以走到。）這樣不影響生產，也不影響交通，為什麼不能呢？

伯達同志：走路嗎？（同學們：是）對，要鍛鍊鍛鍊，不要坐車。你們應不斷總結經驗，讓群眾看到你們的做法。

同學：中央有沒有複課的規定？

王力同志：沒有嘛！（回頭問他同來的人員，其人答：沒有聽說。）中央沒有這個指示，複課也不能像過去那樣。

伯達同志：現在你們都闖起來，不一定要複課（王力同志：也複不了。）你們準備怎麼辦？

同學們：要複課就罷課。繼續搞革命。

伯達同志：你們可以搞，可以搞到明年夏天，明年秋天。學校不能像過去資產階級統治，你們要出主意，辦成社會主義的學校。

同學們：我們學校，有三十多個大小黑幫（反映關於工作組評黑幫的情

況，還有謝、駱、郭三青年教師怎樣被打成黑幫）。

伯達同志指著手，斬釘截鐵地說：工作組劃的黑幫一律無效。

王力同志：那三個更無效，打了三十多個黑幫根本不對頭，以後你們掌權要充分發揚民主，發動群眾鬥黑幫。

伯達同志：我給你們提一些要注意的。紅衛兵是群眾，要注意團結，要尊重他們。（王力：要等待他們的覺悟。）過去他們反對你們，你們不要計較，這個不要緊。他們壓你們，你們跑出來了，很好，可以鍛鍊，要把群眾團結起來，不要因為以前他們對你們那樣，現在你們也就對他們那樣，這不好嘛！也不用你們來北京見陳伯達、王力壓他信（同學：我們一定不會）。

王力同志：是的，只能說服，不能壓服。

伯達同志：他們壓你們有好處，可見鍛鍊一個人嘛！受點壓迫有點好處，你們還要感謝他們呢！我這句話是不是有點右傾、保皇？
（眾：笑）

王力同志：原則要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要繼續澈底批判。

伯達同志：你們回去對他們說，你們過去壓我們，我們感謝你們，使我們得到鍛鍊，對同學們也可見說感謝你們，但必須還說二句話，第一句感激你們，隨著運動的發展，還要批評你們。

同學：他們還罵我們是小牛鬼蛇神、狗崽子。

王力同志：你們不是小牛鬼蛇神。

伯達同志：也不是狗崽子。（熱烈鼓掌）

同學：他們學譚力夫這樣罵我們，譚力夫講話省委大力支持，還有新華書店翻印。（王力拍著伯達同志的背說：你們的貴福建。伯達同志笑了）我們這裡有一本。

伯達同志：拿來看看。（伸手欲拿）

同學：沒有帶來，回去給你寄來。

伯達同志：譚力夫的講話，你明懂得批判嗎？

同學：我校的聯絡員……

伯達同志：不要，不要，你們就說我們中央文化革命小組不要。（王

力：統統不要）不要聯絡員，不要工作組。（鼓掌）

同學：他說是上級派來的，沒有上級命令他就是不滾。

伯達同志：你們就不聽他的，不理他，他不走就待著吧！你們一定和群眾搞好關係。

王力同志：你們組織有多少人？

同學：有一百零四人。

王力同志：有一百零四人就不少嘛！

同學：就是有一些中間派，沒有發表自己的觀點。

伯達同志：你們不要說他們是中間派，他們聽了會不高興，要好好團結他們，幫助他們，擺出你們的觀點。

王力同志：要團結大多數嘛！

同學：有人說我們學校的黨支部是無產階級司令部。

伯達同志：無產階級司令部不是自封的，要經過群眾批准，要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鬥爭的考驗才行。

王力同志：就是無產階級司令部也不能拒絕別人的批評，我們文化革命領導小組受過不少批評，今天你們看有什麼問題要批評？

同學：你（伯達同志）是否說過對福建的事情不關心嗎？全國要一整棋。（笑）

王力同志：這個批評有道理（大笑），就是要全國一整棋。

同學：學校整理我們的黑材料怎麼辦？

伯達同志：不要緊，因為真理還是真理，他倆整理你們的材料，在文化革命中整理學生的黑材料，中央一律不承認。現在不一定要急著去搶（王力：不要打架），放在那裡也沒關係，（檢討一律還給你們）我們是搞革命的，是毛主席的學生，怕他什麼！真金不怕火，這次回去情況可能有一些變化。（同學：很緊張，家裡還來急電）不要緊，如果你們是革命的，一定能挺得住（同學：我們一定能挺得住）。你們要團結群眾，搞好關係。如果你們對，就驕傲得不得了。那就不好了。你們回去以後，也不要和他們打架，要文鬥，不要武鬥。（笑）（同學：我們一定文鬥，不用武

鬥)具體的主意,具體的辦法我們不好說,你們自己去想,自己去闖,但要商量才對(拿起鉛筆在紙上寫:「自己教育自己」送給我們。熱烈鼓掌)

同學:要求工作組回校檢查可以嗎?

伯達同志:這個可以,請一次不來就請二次、三次,如果不來,他欠的債就更多了。

同學:同學能否串連?

王力同志:這個問題要給他們答覆,這是全國性的問題。

伯達同志:(提著筆寫道「各學校可見互相串連」,送給我們)我寫的字不好。(同學:很好)我一九六二年就給惠安縣委建議,把大樓讓出來,但是現在還沒有遷出來,很遺憾。(同時也在紙上寫:很遺憾。接著又寫:好的房子應該讓給學校,送給我們,並送一個「毛主席語錄牌」,同學熱烈鼓掌、歡呼!)

最後伯達同志說:祝你們一路平安!同學們振臂高呼: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³⁵

陳伯達在紀念魯迅大會上的閉幕詞(1966.11.1.)

在結束我們這個紀念偉大文化戰士魯迅的大會的時候,我說幾句話。

魯迅逝世的前夜,留下一篇著名的遺囑,其中有些很深刻的話,到現在還值得大家深思。

他說:

「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

³⁵ 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部(第三司令部)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央負責同志講話彙編第二集(上)》,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首長講話》,一九六六.十一。

他還說：

「……還記得在發熱時（指魯迅肺病發時），又曾想到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麼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我認為，這是魯迅給我們很重要的遺囑，是我們要永遠不能忘記的遺囑。

魯迅的話，是針對著當時那些投敵而冒充「先覺」的叛徒們而說的。所謂「新式的人」，就是諷刺地指他們。

當時魯迅積極擁護我們黨、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宣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反革命的托洛茨基派極力反對我們毛主席的一致抗日的主張，因而遭到了魯迅的痛斥。魯迅尖銳地指出，托洛茨基派的所為，「有背於中國人現在為人的道德」。同時，魯迅完全擁護毛主席關於統一戰線中又聯合又鬥爭的政策，擁護毛主席關於在統一戰線中的無產階級獨立自主的政策。魯迅尖銳地揭露，「『聯合戰線』之說一出，先前投敵的一批『革命作家』，就以『聯合』的先覺者自居，漸漸出現了。納款，通敵的鬼蜮行為，一到現在，就好像都是『前進』的光明事業」。

魯迅接受毛主席的思想，完全同王明周揚們的投降主義相對抗。

時隔三十年，在現在，魯迅的話，還完全保存著他的先知的的光芒。讓那些恬不知恥的現代修正主義者聽一聽魯迅的這些話吧！難道魯迅當時揭露投降主義、揭露叛徒的每一句話，不就是對他們而說的嗎？

以蘇共領導為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者，他們背叛偉大的列寧，正在同美帝國主義者蜜月共處。為了這種罪惡事業，他們正在利用所謂什麼「聯合行動」的名義，企圖拍賣世界各國人民的革命，企圖犧牲越南人民震動世界的英勇的、偉大的鬥爭。

我想，在紀念魯迅的時候，重新溫習魯迅的遺囑，對於揭露現代修正主義者同美帝國主義者聯合反對革命、反對人民、反對共產主義、反對越南人民抗美戰爭、反對新中國的一切陰謀詭計，是很有益處的。各國人民只要能夠認清現代修正主義者投降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的陰謀

詭計，像我們毛主席經常指出的，各國人民都會把自己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裡，那麼，一切革命都將是無敵的。

毛澤東同志的偉大戰友魯迅精神不朽！

讓我們踏著文化革命先驅者魯迅的足跡前進！

讓我們在偉大的毛澤東思想道路上前進！³⁶

陳伯達在接見外地師生時的講話（1966.11.4.）

同志們：你們好！

你們既然一定要我講話，我就講一點，也不多，但有一點必須講一下。

一、串連問題：我們現在認為還要大力宣傳提倡大家都能再到各地串連，把全國再造一下，宣傳毛澤東思想，使全國都充分地亂起來。大家要看長遠一點，不能認為人走了學校怎麼辦？人總在我們國家內，這個學校人走多了，以後回來還可以搞，要在「亂」中求出一個新世界來。但我們提倡步行。大家都要坐車，車也沒有那麼多。剛才那個同學講，他們學校只有紅衛兵才可以出去串連。我看是否出身其他的也可以出去串連一下，出身剝削階級家庭的也要他們出去串連學習。但思想極端反動的不行。你們看可以嗎？（大家說：可以）地主資本家子女也要讓他們走，但反革命的不行。「少數派」、「造反派」更要大串連。把各地造反，不要只看到自己的學校，一個市……不能忙著只管自己學校自己市，要從全域看。四川有個「八·一五」就敢造反，把很多地方造起來了，這就很好嗎！還要大串連，還要大造反，有人說串連的中學生太多，有的遊山玩水。

³⁶ 《人民日報》，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一日。

這要看主流。但特別大專院校串連應擴大。特別二十多歲的青年應當加強改造，加強鍛鍊，熟悉社會。

二、各地要大力支持大串連。大家在串連中也要協助各地接待工作，這工作量很大，不是很好辦的。

三、有人問鄭××的事。沒那回事，大家遇事要多想想。好，就講這幾句，我還要去開會，嗯……九點十分了。

最後祝大家革命串連取得更大成就！

陳伯達對國防部大樓前軍事院校造反派的書面講話 (1966.11.8.)

【張春橋傳達】

小道理服從大道理，大道理管小道理。（張春橋插：講道理嗎？造反有理，講道理嘛。）這是毛主席經常說的。今天的事不管你們有這樣或者那樣，一千條或一萬條道理，但是比起衝進我們無產階級神聖的國防部來，你們的各種道理就都站不住腳了。你們忘記了大道理，把這樣那樣的小道理放在大道理之上，這怎麼能夠說是正確的呢？

希望你們立即離開國防部，有什麼事情可以一個一個地談清楚，有什麼委屈可以一個一個地解決。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學們要用大道理來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提高自己。方法是擺事實，講道理。罵人不好，打人也不好，請同學們好好想一想，不要在這個地方頂了。你們都很年輕，不要以為自己都對，誰也說不得。我說的這些都是好意，都是從大道理出發的。希望你們不要輕聽輕信，要在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道路上前進！

再說一句，希望你們立即離開國防部，今天的錯誤是可以改正的，改正之後，還可以做一個毛主席的好學生。因為身體不好，託張春橋，

謝鐘忠和戚本禹三位同志來見你們，說這一番話，請你們考慮。

陳伯達十一月八日³⁷

陳伯達給在上海安亭火車站的工人的電報 (1966.11.12.)

【直送上海安亭火車站】

工人同志們：

十日夜我們聽說你們有幾千人要求來北京，在安亭同鐵路管理局爭持不下，我們打了個電報給華東局韓哲一同志，請他勸你們回上海，就地解決問題，以免影響本單位的生產任務和京滬鐵路運輸。剛聽到消息，有部分工人已經回去。這樣做是很好的，很對。但是，據說有些工人同志還是留在車站，不願意回去。我們認為工人鬧文化革命是需要的，但是必須牢牢記住毛主席，黨中央再三強調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指示，堅持生產崗位，把生產搞好，完成國家計畫。

毛主席經常告訴我們，大道理管小道理。搞生產這是大道理，我們的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國家，全世界一切人們都在注視著我們，注視著我們的活動，注視著我們的國家經濟發展的動態。工人同志是為我們祖國爭光的先鋒隊，時時刻刻都不能忘記搞好生產這個大道理。如果你們不是在業餘時間搞革命，中斷生產，停止生產，那麼你們的文化革命也一定不會搞好。並且在停止生產的情況下，即使有多少道理，有那樣的道理，有千條萬條的道理，也都站不住腳了，因為你們忘記了最重要的大道理。

³⁷ 通信兵工程學院紅色造反團根據錄音原文整理。

工人同志們，我們的行動時時刻刻都要注意對社會，對國際的影響，時時刻刻都要顧全大局，時時刻刻都要顧全整個工人階級的大局。

我們絕對絕對不能因為一部分的利益，因為有些人一時意氣用事，而損害全國全域的利益，損害我們偉大祖國的威望，即使是小小的損害，也是不好的。

事實上，你們這次的行動，不但影響本單位的生產而且大大影響全國的交通，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們現在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問題就地解決。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派張春橋同志立即會見你們，你們有意見可以和他當面商量。這是我們再三再三考慮才發出的電報，我們熱烈希望你們接受我們的意見。

向你們致以無產階級的最高敬禮。³⁸

陳伯達關於紅衛兵在孔廟造反給山東省委的電報 (1966.11.12.)

陳伯達關於紅衛兵在曲阜孔廟造反給山東省委的電報：

孔廟、孔府不要燒掉。留作封建制度、孔家地主的博物館，像收租院那樣。

孔墳可以挖掉。

陳伯達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一時抄收

³⁸ 中央教育部八·一八紅衛兵總部編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期間中央及有關負責同志講話（選編）》（第四集），一九六六年十月；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部（第三司令部）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央負責同志講話彙編第二集（上）》，一九六六年十二月。

陳伯達和首都職工造反派代表座談紀錄 (1966.11.12.)

【參加座談會的有：首都職工紅色革命造反總聯絡站等單位五十餘名工人代表，姚文元、戚本禹、王力、余秋里、唐平鑄、高揚文、劉建勳、謝鐘忠、谷牧等。】

王力：同志們，今天來開個座談會，今天主要靠你們來談談工廠的文化大革命怎麼搞，我們是來當小學生的，我們小組人力很少，對工廠的情況瞭解很少，我們是勤務員，沒當好！大家問工廠的文化大革命怎麼搞，我們在整個文化大革命中，對工礦企業的工作做得很少。工廠究竟怎樣搞法，存在什麼問題，過去我們搞得很少，有意見也沒有很好研究，今天的會是個開端。大家提些問題，我們帶回去。

姚文元：大家提提有什麼問題，大家提。各種意見和要求都可以講，今天開不完，明天還可以開。

（光華木材廠，機床廠，起重機廠，內燃機廠等代表發言）

王力：今天就談到這裡。明天我們不要這樣發言。是不是談談大家都關心的事，就是咱們怎樣貫徹好十六條，怎樣貫徹好。工廠組織怎樣辦好。有的要成立全市性的組織，要不要？怎麼搞好？有的對《人民日報》社論有點意見，有什麼都可以談。我們是當小學生的，聽取群眾的意見。各廠情況可以寫材料，可以寫信，寄給中央文革，我們就可以收到。明天三點繼續開。

戚本禹：明天還有事。

王力：開會先不定，再開另通知。怎麼開好，大家可以提意見。

姚文元：什麼時間開，另行通知。

王力：今天晚上有會，就談到這裡。

陳伯達同志回答問題：

問：成立全市工人造反司令部，有人說我們是非法的。

答：不要成立什麼司令部，成立個什麼紅衛兵代表大會呀，什麼聯合會呀！司令部本身就有司令，總指揮……司令部本身就有點衙門性質。紅衛兵搞個什麼遊行，開個什麼大會，可以臨時選出個總指揮。

姚文元：他們可能是從大專三個司令部那裡學來的。

陳伯達：要學習革命學生的好的經驗，不要搞宗派，首先開個聯席會，大家商量商量。首先創造出一個典型，起模範帶頭作用，抓革命促生產。

問：市委對工人運動很冷淡，怎麼辦？

答：那個不對。

問：學生到工廠很困難。

答：進去做工人的學生。我是你們的學生，小小的學生，我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我們向你們學習。今天的講話，是和你們商量的。我們要執行毛主席的指示，抓革命促生產，要把生產搞得更好，要超過世界上所有的先進的國家，不許把生產停下來。

問：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開除的怎麼辦？

陳伯達：開除的，中央有指示，都算無效，過去凡是打成「反革命」的一律無效。黑材料一律燒掉。

姚文元：一律當眾燒掉。

問：有的他們偷偷地燒掉了，怎麼辦？

陳伯達：偷偷燒掉要做檢查。

問：他交出來，又保存一份，怎麼辦？

陳伯達：保存起來就犯錯誤，就違反了國家紀律，黨的紀律。

問：有的不給，放在檔案室裡，是否可以砸？

陳伯達：不給嗎？要革命，要鬥爭，最好不要砸。中央新的指示即將發下來，希望你們按中央指示辦事。

姚文元：時間不早了，我們還有個會，就談到這裡。再見！³⁹

陳伯達、王力與北京工礦企業職工少數派代表的座談記錄（1966.11.17.）

【地點：政協禮堂小會議室。出席人：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同志及小組其他成員王力、關鋒、戚本禹、曹軼歐；《人民日報》代總編輯唐平鑄，市委書記劉建勳。各工礦企業工人代表六十餘人（其中有我廠陳××，金××兩同志參加）。座談會開始前，×同志把各單位領導一一介紹給大家，代表們熱烈鼓掌歡迎。】

王力同志首先發言：

這次座談，圍繞幾個問題，工廠文化大革命怎麼搞法，依靠大家。上一次和同志們談了，以後還要和外地同志談。上一次散會時，陳伯達同志講了很多意見，供同志們參考，陳伯達同志的指示，定了些初稿。也是先當你們的學生，提出了幾條意見，看行不行。和大家召集座談會，同志們交換意見，現在先把各方面工作提出意見來，供大家圍繞這幾個意見來談。

第一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要大力宣傳毛澤東思想，用無產階級世界觀改造世界，破除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即大破資產階級的四舊，大立無產階級的四新。這樣做的目的，是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挖掉修正主義的根子，保持我國永不變色，大力促進社會生產。工人階級是文化大革命的領導力量和積極的因素。他們對這個文化大革命負有

³⁹ 中央教育部八·一八紅衛兵總部編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期間中央及有關負責同志講話（選編）》（第四集），一九六六年十月；一院大字報選編小組，《大字報選第二集》，北京：一九六六.十二；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部（第三司令部）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央負責同志講話彙編第二集（上）》，一九六六年十二月。

特大責任。工礦企業的工人群眾起來進行文化大革命，是大勢所趨，好得很！是不能阻擋的。起來了，有你怕得很，但不能阻擋。

第二個，各級黨委和廠礦領導要認真貫徹執行毛主席和黨中央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指示，絕不能因為群眾一起來，就害怕，就逃避責任，就與群眾對立，而是應該和群眾站在一起，對準一小撮蛻化變質，忘本自私，壓制群眾的當權派。絕不容許挑動工人鬥工人，挑動群眾鬥群眾。

第三個，當前問題是由於有些單位的負責人錯誤地把文化大革命運動和生產對立起來。有的以抓運動為口實，打擊革命左派，保護自己，不管生產。有的以抓生產為口實，抵制文化革命運動，怕罷官，就是不怕完不成任務。我們認為，這樣批評是很正確的，地方，各工廠必須引起注意。

第四個，應該充分認識廣大工人群眾，既關心革命，又關心生產的高度自覺性，充分估計工人群眾對自己對國家的高度責任感。北京一個鉗工工人說：「工人完不成任務，還要加班加點補上。」一切不信任工人群眾的觀點，都必須糾正。

第五個，黨中央號召各級黨委，都必須按照黨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必須到工人群眾中去把抓革命促生產放在工人面前，充分商量，充分醞釀，自己作出抓革命促生產的妥善安排。對工人絕不能犯包辦代替，壓制工人，弄框框，在過去凡是把工人群眾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關於軍委緊急指示，是完全適用的，已經發了下去，有關的指示，這裡只提一下。

第六個，工礦企業裡的工人群眾提出文化大革命和生產的時間，應適當安排。例如，八小時工作時間必須保證，文化革命利用業餘時間，每天三至五小時，不能佔用生產時間。每天必須保證八小時休息，我認為這是正確的。

第七個，為了抓革命促生產，運動順利發展，組織適當分工，兩個班子，過去黨中央有指示，必須層層落實。這裡有兩個問題，工廠的最高權力機關是文化革命委員會……（沒聽清），不能包辦代替，必須像

巴黎公社那樣，必須實行全面的選舉制。候選名單必須由革命群眾充分醞釀提出來，再經群眾充分討論後進行選舉。這是文化革命的準則。第二，工廠的生產指揮系統不健全，原來的黨委沒有癱瘓的，必須積極負責地把生產搞好；已經癱瘓的，由廠內以老工人為主及技術人員負責把生產班子搞起來，要保證安全生產和產品品質。現在的企業是有名無實，很少見到生產領導人的面，這樣要不得。

第八個，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工人有建立各種組織的權利，必須使革命群眾懂得，都要按照黨中央的政策辦事。革命群眾的內部都要充分發揚民主，不同意見要經過討論，嚴防宗派主義和工團主義，不要糾紛、打架，不要停工（陳伯達同志插話：「不要與工人打架可以吧？」大家說：「可以！」）不要武鬥。

（×××同志問：「什麼叫工團？」王力同志說：「工團，小集團」。）

第九個，工人的聯合組織最好採取聯合會、聯合協會、代表大會、代表會議等等，適合於工人組織形式，一切組織形式都應當保持工人階級的勤勞品質，不要脫離群眾……。

（有人談到工會也是工人組織，但有些工會作用不大。）

陳伯達同志關心地問：「你們的工會能不能代表工人？」（有人答：「不能」）。這時，我廠×××站起來說：「陳伯達同志，我在發言之前，先向您檢討一下，我今天就是停工來這裡的。」陳伯達同志說：「知道就成了嘛，檢討什麼！」

我廠×××向陳伯達同志彙報了我廠十一月十五日晚上車明說的話和他說的工交、城建、財貿系統工作組的四種情況，並說，車明在那天上午還聽您的報告。

陳伯達同志樂了，說：「怎麼？還聽我的報告？」

×說：我們把車明的講話記錄了。讓他簽字，他說中央對簽字沒指示。

陳伯達同志說：「為什麼不簽，當然要簽嗎？」並不再逐字逐句地重複車明說的那四種情況。隨後王力同志又接著念：

不要搞一套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機構和臥車主義，（陳伯達同志插話「不要搞排場」。有人反映有的工會排場如何如何，陳伯達同志說：「工會這麼大的，沒必要。」工人組織中的成員一般都不要脫離生產。

陳伯達同志說：「個別的也可以嘛！」這時一個工人站起來，訴說了自己被打的情況。陳伯達同志說：「私設刑堂、拷打，都是不合法的，挑動工人鬥工人的開除黨籍，按照國家法律做極為嚴肅的處理。」

這時有人說，我們單位把時間安排得很緊，沒有寫大字報的時間。陳伯達同志說：「不要他安排，你們的代表不是群眾選的，一律無效。」工人說，他們有多數。……

陳伯達同志說：「要做工作，要給多數人談話。」

工人說，有些人，為了入黨，老說上邊好。……陳伯達同志說：「這種理想要出修正主義，不是聽黨的話！」

王力同志接著講：

工人群眾一定要堅守自己的生產崗位，照顧大局，絕對不要脫離生產崗位，成群結隊的外出串然。已經外出串聯的，一定要趕快返回生產崗位。

陳伯達同志說：「贊成不贊成？」大家說：「贊成！」

這時，有位被打傷的群眾發言後，文革小組當場和大家進行了討論，最後確定了一個緊急指示，由王力同志念：

「任何廠礦、學校、機關和其他單位，都不許私設拘留所、私設刑堂，私自抓人拷打，這些都是違反國家的法律和黨的紀律，如果有人在幕前或幕後指揮這樣做，必須受到嚴厲處分。」

陳伯達同志說：「大家同意吧！」眾：「同意！」這是文革小組的意見。一定要寫成大字報，標語貼出去，貼遍大街小巷。

王力同志又接著念：

第十一個，廠礦企業的工人組織可以在業餘時間到本市的其他廠礦和學校去參觀、訪問、學習，互相交流文化大革命的經驗。

第十二個，革命的學生組織可以派代表到廠礦企業去串聯，交換文化革命的經驗，有的代表要去，應該先向那裡的廠礦企業工人組織取得

聯繫，工人生產時間不要去，不要進生產車間，保密廠保密車間都不要去。毛主席說：「知識份子如果不和工農群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青年學生應該逐步作到同工農群眾相結合，逐步作到學習和生產勞動相結合，一切大中學校的學生，都要當工農大眾的小學生、虛心向工農群眾學習，全心全意為工農，到工廠去串聯的學生代表，應當在工廠的統一安排下，應該力所能及地參加生產勞動。這些意見，是同各個地方商量，聽了你們很多意見，從你們這聽到的，從下面集中了的。陳伯達同志的意見，今天要和大家商量，大家贊成那些。意思和大家見面，不貼出去，不同意可以寫信來。

這時有人提出廠裡有很多組織，跟那個組織聯繫？陳伯達同志說：「你們怎樣討論：工人組織同學生的聯繫問題，如幾種組織，提一提，我們文革小組做過斟酌。兩個組織都可以聯繫，不要互相吃醋。今天是黨中央的方針政策放下去，應全在黨中央的方針政策下團結起來，工人之間不要記仇，這是很重要的。你們很多人是從農村來的，家鄉裡姓陳的姓王的經常打架，他們都是農民，這都是背後有土豪劣紳在操縱，現在是有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操縱……好利用在工人之間造成裂痕，讓你們互相打下去，他們都繼續待下去了。我們要根據毛主席的教導，團結起來，多種組織要互相商量，互相交朋友，慢慢來，不要急於結合，要慢慢地來往，彼此來往……要以革命的利益為重，團結起來。……」

接著，大家說到平反的問題。×××問戚本禹：「我們那有人強調要給群眾認真平反，幹部打錯了要平反嗎？」戚本禹說：「當然要平反，幹部也要平。」×××說我們單位不執行。

陳伯達說：「現在中央有個指示，他不執行要犯大錯誤。」

×××問：那些工人的材料如何處理。……陳伯達說：「從五月十六日運動以來，所有整群眾的材料，一律無效，現在中央有指示。」

這時我廠×××站起來發言，把車明在我廠的講話，扼要地向首長做了彙報。陳伯達說：「現在就是因為有些情況，所以中央還是要搞幾個檔，工廠文化大革命要按著十六條。就是要把車明這一套衝垮了，一

切要按十六條辦事。中央的文件有沒有好處？（眾：有！）再加上十六條，十三期、十四期的社論，但還會有困難的，有牴觸的，有一些人不會自動交械的，你們要擺事實，講道理，把十六條、十三期、十四期社論，掌握在手裡，他們採取的方法，壓制群眾的方法，你們不要學他。關於平反問題，應該有個專門指示，馬上就發。」

（市委劉建勳同志同意把這個指示貼到每個車間）。這時有人說：「這些指示領導不執行，說是處分，可誰處分他們呀？北京市委和他們一個樣！」劉建勳說：「有些地方我們也處分不了。我們一去，多數派找我們。」

戚本禹說：「為什麼不能管，必須管。」

陳伯達說：「大字報貼出去，這個一貼廣大群眾會擁護的。」

大家說了某些單位拷打工人等情況，最後當場確定，從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北京市委立即處理。

王力說：「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他們都是紙老虎，有中央和市委作指示。市委可以抓，有一個人叫×立功，現在就關在公安部。」

×××問：「中央首長說工作組百分之九十都犯了方向路線錯誤指不指工交系統？」

戚本禹說：「指工交系統。」×××問：「犯了嚴重錯誤的工作組成員在群眾要求下，是否要回去檢查？」曹軼歐說：「應當檢查嘛！」隨後各位首長隨便地和大家進行了交談。

會議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聲中結束。

北京第四農具廠革命造反聯合協會供稿

摘要：

十一月十七日下午三點至六點，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同志，中央文革成員王力、關鋒、戚本禹同志，《人民日報》副總編輯唐平鑄同志，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劉建勳同志等首長，再次接見首都幾十個廠礦企業革命職工少數派代表。京棉一廠毛澤東主義紅衛兵代表，參加了這次接見，並向陳伯達等同志提出了問題與建議。

陳伯達等中央文革同志針對各廠礦少數派提出的共同問題，當場研

究並作了答覆。

陳伯達同志代表中央文革說：「任何廠礦、學校、機關和其他單位，都不許私設拘留所，私設刑堂，私自抓人拷打，這些都是違犯國法和黨紀的。如果有人幕前或幕後指揮這樣做，必須受到嚴厲的處分。從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北京市委要立即處理。這是中央文革的意見。」

王力同志接著說：「你們要立即宣傳出去，滿城都貼。過去打人的不是說就算了，大家起來一起揭發，嚴肅處理。他們都是紙老虎，只要市委態度鮮明，就能把他們戳穿。」

陳伯達同志還說：「挑動工人鬥工人的要開除黨籍，按國法黨紀嚴肅處理。」

××廠女工含淚控訴被打的情景，同時脫掉上衣讓陳伯達等同志看被打的傷痕時，陳伯達等首長全部起立，對這種打人罪行，表示極大的憤慨。

王力同志很氣憤地、大聲地說：「違法的就應該抓起來！」（當場代表高呼：毛主席萬歲！）

陳伯達、關鋒、王力、戚本禹等中央文革領導同志，同代表一起研究討論了如何開展工礦企業文化大革命的問題。（略）⁴⁰

陳伯達等和北京第一機床廠各派代表談話紀要 (1966.11.18.)

【十一月十八日下午，陳伯達、王力同志到北京第一機床廠瞭解文化大革命情況，在一床廠半工半讀學校與各派代表開了座談會，記錄如

⁴⁰ 北京化工學院紅色宣傳員戰鬥組、北京經濟學院無產階級革命團、北京市東方紅印刷廠革命造反聯絡處、化工部化學工業出版社印刷廠聯合彙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3）》，一九六六年。

下。】

陳伯達同志：

任何方面如果有問題，都必須擺事實，講道理，通過辯論把是非弄清。要按十六條辦事，要用文鬥，不要武鬥。要聽毛主席的話，只用文鬥不武鬥。過去打過人的，今後不准再打人了。過去打過人的同志要向被打的人賠個不是。（王力同志解釋說：就是道個歉。）誰對誰錯，以後再說。不要動手打人，這才像文化革命的樣子。說不定你們這裡面有人是贊成打人的，因為你們有力氣，但不能那樣做，這樣說你們是否贊成？（眾：贊成）

打人是錯的，今後如再動手打人，那就是錯上加錯了。對方如果有錯誤，你打了他也不能說明他改正錯誤。

不准打人，不准打架，有什麼糾紛大家談。你們以前鬧得很厲害，有些同志也許急了些，說話就強制的講，容易動感情。今天在座的沒有一個講清事實和道理的。以後不要武鬥，不要打架，慢慢地講道理嘛！說服對方。動手就打人、抓人，不管怎麼說都是不對的。以後一定要聽毛主席的話，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要用文鬥不用武鬥。如果連這一點都做不到，我們還怎麼搞革命呢？今後要形成這樣的風氣，擺事實，講道理。

問：學生要進工廠怎麼辦？

陳伯達同志：以後學生來，你們要歡迎他們，無論那一派都要鼓掌歡迎。我建議你們要搞好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把時間安排好，八小時的工作制一定要保證。產量要高，品質要高，任務要完成。剩下的時間可搞三小時到四小時的文化大革命，時間太長你們太累，你們中斷生產得不到社會上的同情。業餘時間搞文化大革命，不要由行政安排，生產搞好了，文化大革命搞好了才好。

問：有人不上班對不對？工資發不發？

答：工人不幹活就不對。過去沒幹活去搞文化大革命，工資還是發，因為以前沒有規定。（工人插問：我們廠原來規定不幹活不發工

資)文化革命是特殊情況，發工資是保護少數的一種措施，以後你們訂出條例來。

問：現在少數派辦公室有十幾個人整天不幹活對不對？

問：(少數派)現在革委會脫產不幹活行嗎？我們的辦公室都封了。

答：工人不要脫產，除病號外，統統回生產崗位。辦公室封了可以打開嘛。

問：他們學生要進廠鬧事，影響生產怎麼辦？

答：你們和學生交流經驗，學生可以派代表談判，你們和學生開座談會。學生進工廠學習、勞動有好處，有問題可以商量，他們有錯誤你們可以糾正。不要把他們當成洪水猛獸怕他們進來。

問：學生跳牆對不對？

答：學生爬牆可以原諒，(王力：因為你們不讓他們進來)爬牆我是不贊成的，你們可以說理，應開大門讓他們進來。學生來工廠向工人學習，工人是學生的先生，學生是工人的小學生，開始不一定學得好，你們要幫助他們，生產時間可以不接待他們。你們是三班制，可以輪流接待外地學生。可以找間空房子接待他們。學生宣傳也可以到宿舍去，提倡學生到宿舍去宣傳毛澤東思想。你們對學生不要有敵對情緒，不要有成見。

問：學生晚上來鬧事好不好？

答：以後不要晚上來，這樣會影響工人休息。我們來了你們鼓掌，我倒沒有給你們解決什麼問題，我感到很慚愧。我是來瞭解情況，來向大家學習的。學生和其他單位的同志來了要鼓掌，各方面意見都得聽，不能只聽相同的意見。這次文化大革命是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決問題，文化大革命要按十六條辦事。今天的會大家缺少十六條的風格，大概大多數反對見少數派，我建議多數派、少數派一起去看呂嘉才。⁴¹

⁴¹ 北京化工學院紅色宣傳員戰鬥組、北京經濟學院無產階級革命團、北京市東方紅印刷廠革命造反聯絡處、化工部化學工業出版社印刷廠聯合彙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3)》，一九六六年；中央教育部八·一八紅衛兵總部編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

陳伯達、江青對北京航空學院同學的講話 （1966.11.19.）

【時間：十一月十九日下午3：50到6：10，地點：政協禮堂三樓。參加接見者：北航紅旗同學約五百人。王力、關鋒、戚本禹同志。】

伯達：你們到過哪些地方？（同學們答：上海……。王力：就是沒有到過福建？到過天津沒有？我是天津人。我的話是天津話。）你們有什麼問題沒有？提幾個問題。提多了，睡覺睡得不好，答覆不完。你們到過那麼多地方，沒有問題？

同學：我們去第一機床廠，不讓進，說我們不符合中央精神。

陳伯達：你們爬牆進去的嗎？

同學：昨晚第一機床廠派了二十七輛汽車遊行，還通過天安門廣場，叫北航紅旗滾出去，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另一同學：他們叫北航紅旗從工廠滾出去。他們到勞動人民文化宮，第三司令部還接見他們。）提幾個問題：（1）目前可不可以到車間跟班勞動？（2）我們在光華木材廠，保守派一百多人要把我們從工廠攆出去。他們在學校已沒有市場，現在卻聯合各廠的保皇派，散我們的傳單。

陳伯達：我給你們談一點小意見。用造謠、混水摸魚的手段，想取得群眾信任，沒有一個不失敗的。我們希望同學們，做記錄或不做紀錄，每句話都要落實，每一個字都要落實。毛主席告訴我們要實事求是。我們要記住毛主席的話。這樣，我們就站住了，事實就完全清楚了。真理掌握在我們手裡，我們就所向無敵。但是，也有一種情況：基本上站在真理方面，站在毛澤東思想方面，但是沒有什麼辦法。因為年紀輕，也有一種可能，給對方加了一些帽

子，這也不是實事求是。對不對？贊成吧？！（眾鼓掌）你倆自己年紀很輕，政治上敏感，有勇氣，敢於鬥勇，接受毛澤東思想比較容易。這是你們的好處。這是你們的優點。但是，你們有缺點沒有？今天我找你們來，就是講你們的缺點。（鼓掌）同學們鼓掌，是真的，假的？（鼓掌）一個人盡講優點，你們盡聽優點，聽了覺得了不起，這就包含著很大的危險。你們就容易驕傲，容易自己滿足，覺得誰也沒有我高明。這樣，本來是對的，可是按照辯證法，就要轉到不對的方面。中國有一句古話：「行百里，半九十。」一百里路，走了九十里路，算走了一半吧！最後十里路，最難走了。走了九十里路，覺得了不起了，可是偏偏這十里路不容易走（眾鼓掌），可能要發生錯誤。要跌倒的，不是前面的九十里路，而是後面的十里路。對不對？我是文革組長，他們三人是造反團的。對不對？

王力、關鋒、伯達的話，也是對我們三個人說的。

陳伯達：也是對我自己說的。中央、毛主席委託我們做文化革命工作。有時做的對，有時做的不對。我經常對文革小組的同志們說，要提高警惕，不要衝昏頭腦。反對我們的人看著我們，看著你們，要跌下來了。我對我們造反團講的話，也對你們講了。你們好好想想我們的話，對的，接受，不對的，可以批判。我們贊成你們批判，贊成你們監督。不要稱我們「首長」。我們不過是小組。我的官出你們小多了。你們有司令部，有造反團。你們可以蔑視我們，可以批評我們。但是如果是對的，你們可以接受。我們不過是一個普通的老百姓。雖然現在有這些名義，也還是普通的老百姓。我的知識很少很少，還不如鄉村的老太婆。不妨跟你們說一些閒話。一九四七年春，一天我在一個貧農家吃飯，貧農的老婆，被人瞧不起。我問她，你家在什麼地方？他說：在蔡家莊。我說：你們搞過土改沒有。他說：搞是搞了，但什麼也不知道。你們看，這不是工作組包辦代替嗎？毛主席在我們身邊，有事要和群眾商量，我在腦中就形成了一種思想、一種概念、一種行

動。原來我還沒有明明白白，聽了這位女人的話，想了毛主席的話，什麼叫群眾路線呢？現在鬧明白了，最根本的東西是有事要和群眾商量。我們讀過毛主席著作，又經過了整風，又聽了毛主席的許多話，但要領會，就不那麼容易。我是一個低能的學生，因為這樣，就寫了一篇文章，有事和群眾商量。一個普通的女人，無意之中講兩句話，給了我很大啟發。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導：勤勤懇懇地當群眾的學生。如果這樣做，就會多多少少成為有出息的、給群眾辦事的人。現在，你們有很多同學到群眾中去，我認為是很對的。這是毛主席告訴我們的道路。但是我下面說幾句話，你們不要難過，不要以為我給你們潑冷水。

要像毛主席那樣到群眾中去，到工人農民中去，到機關、到別的學校中去，都要懂得和群眾說話。一個是態度，一個是通不通。首先是態度問題。我不會說中國話，不會說普通話，所以請了一個翻譯官。但是最重要的是一個給群眾談話的態度問題。你們感到對不對？（鼓掌）我的話可能是無的放矢。你們走的地方比我多，我是同你們商量，我想提出這個問題。你們今後工作非常艱巨的就在這個地方。你們同學之讓，說話、吵架、打幾下也容易。我不贊成打架，從我個人利益，也不贊成打架，打幾下就完蛋了。從整個利益，也不要打架。毛主席說，要文鬥，不要武鬥。要文鬥，並不容易，要說服人家。一個家庭有好幾個方面，夫妻、父母、兄弟，經常鬧家庭不和。你們到群眾中去，與在學校不一樣。你們同學讀書有共同點，幾點鐘上課，幾點鐘下課，剩下是大家的，這個規律好掌握。你們到工廠、農村去，他們有他們的情況，你們不一定懂得。你們以為工人都聽你們的，不一定。昨天晚上這個事情，給你們很大的警告。昨晚我到機床一廠，談了四個鐘頭。你們不要吵架，不要只許這方面說，不許那方面說，這就辯不起來。我想找同學們談話，聽說第一機床廠與你們有關係，有工人對你們說了不少意見。我就想，學生的確需要向工農學習，同工農打成一片。我們學生到工廠去，首先抱著

做小學生的態度，不是帶著一個當先生的態度，我來教訓你們，你們應當怎麼做，變成瞎指揮。與大家商量，兩三個人談都可以。不要採取工人或老工人不喜歡的手段。當然，他們的話也有折扣的。那幾位同學到第一機床廠去，你們爬過牆沒有？（同學答：沒有！開證明信去的。）我說，你們北航要特別謹慎。你們在體校堅持二十八天，這種堅持精神是寶貴的。（這時，江青同志來到會場）

江青：不要錄音。我們與你們談談心。伯達同志與你們談談心。

陳伯達：你們爭論什麼問題，我們不知道。你們這麼多同學，到體校住，要見趙如璋、羅舜初。我覺得他們沒有理由不見你們，所以我就去看你們。還沒有去，就立了個軍令狀：「要趙如璋去。如同學傷害你，我賠償你的性命。」所以人家認為北航是我們指揮的。其實你們一舉一動，我們都不知道。剛才打聽一下，才知道你們到過什麼地方。我只看到一些電報：這裡說北航學生怎麼樣，那裡說北航學生怎麼樣。我就有一個感覺：你們要會做工作，要懂事。不然，你們過去堅持二十八天的榮譽，就要受到損失。你們做得不好，首先是中央文革小組陳伯達支持你們不對。我個人問題沒什麼，主要在文化革命中要善於學習。你們懂得毛主席的話嗎？「重要的問題在善於學習。」這是主席著作《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的一個題目。如果認為過去當了左派，就不需要再學習了；過去抵抗了工作組的錯誤，就認為自己絕對正確了，百分之百地正確了。那麼，剛才說過：「行百里，半九十」，你們走了九十里，最後十里沒走好。何況還沒走到九十里，還差的遠。可能你們現在走了十里，也可能只走了一里，還差九十九里。昨天我保護少數幾個工人，多方面用各種措施、各種行動，支持現在被打擊的。但是多數派的語言，給了我啟發。工人多數派中，有些工人，可能他們沒有地位，不怎麼樣，但對他們的話，要注意。就是說，我們有些同學，到工廠不是先當學生，後當先生，不是一個謙虛態度，好像世界上的事情就那

麼容易，一下子就可以按我們的意圖辦事。這是不可能的。雖然你們有少數人擁護，但多數人沒有爭取過來，老工人沒有爭取過來。有一個四十來歲的女工講話，她既不是多數派，又不是少數派，她的話，批評多數派的做法不對，這對少數派有利，她的話可能比少數派的更生動、更說服人。剛才講的是一個對群眾的態度問題。你們去，是當一個勤勤懇懇的小學生。你們不要瞧不起老師傅，老師傅在工廠有威信。他們一下子與你們不一致，不要勉強一致。他們是有經驗的，他倆要看行動，我剛才說到一九四七年的笑話，農民看你的態度，然後逐步變換。我那時用行政公署的工作組的名義下去，那裡是老根據地，日本人破壞的很厲害，第一天晚上給我們吃糠窩頭。他們看我們的工作，一步一步地給我們改善生活。工人農民就是這樣。他們看你的工作是不是給他們辦事。我最受激動的是我們住在房東家裡，他是一個中農，他侄子是一個貧農。當我同房東閒聊時，他侄子進來了，這時，我就出去把門扣上，突然聽到這樣一句話：「這個人可能是好人。」我們已經去了兩三天了，對他們的態度很好，他們還懷疑我們。你們到工廠去，一下子工人就會聽你們的話？每一句話都會聽你們的？不一定。

一九五七年我在一個城市聯繫一個工廠，我同他們關係很好，他們批評一些青年人，利用勞保，好吃懶做，不上班，占半天看病，醫生看了沒有病，他們就鬧，醫生就給阿司匹林；每次大掃除，從鋪蓋底下翻出的都是一包一包的藥。他們本來沒有病，不做工，拿了藥不吃。我才曉得勞保條例這麼糟糕。後來我跟他們說，中國有句成語：「船順風走得快，逆風走得慢」，老工人說叫青年討論，解放後生活這麼好，他們不懂得。我走後，他們討論了一個星期。勞保條例也有這樣的規定：多少年工齡，在半年內做兩個星期的工作，就可拿全部工資，再過半年又做兩個星期的工作，又可拿全部工資。這樣，做三四個星期的工作，就可拿全年的工資。我的一個熟悉的工人，說了我很多好話，我

到他家去參觀，他愛人在紡織廠工作，有病在家，我說很久了吧？她說：沒關係，照拿工資。她不感到這樣不對。前年我又到這個工廠同他們商議，班組長每天參加勞動；車間主任可以一天參加幾個鐘點的勞動；廠長、黨委書記也參加勞動。這個廠對我是有好感的，但一提這個問題，就頂了。後來，我想了一個辦法，我到他們廠裡去勞動，想用這個辦法觸動他們。那時，還想以這個廠作樣板廠，到他們廠住兩天。但他們廠裡太糟糕了，把一個給人結婚住的房子給我住。我們住進去，四周都是工人，工人有了變換，不一定以前都見過。我這個人沒有技術，能做什麼勞動？後來工人能我安排包裝勞動，可不簡單，包不好就賣不出去。我轉了一下，看見一個堆廢品的地方，我們就撿廢品，這個最可靠了。開始工人們看我們有點怪，這些是下腳料，沒有用的。可能我今天給你們潑冷水。第二回有工人又說，這些東西可以回爐，是百分之百的好鋼，那我就不給你們服務了，給鋼廠服務了。第二天有工人歎口氣說：遍地都是金子。我們住了兩天，就聽到各種不同的反映。我們撿的不光是廢品，也有成品，要他們展覽一下。我用勞動去觸動班組長、車間主任、廠長，他們都是老工人，但是我們開會都是說不攏的。他們說，我們不是不喜歡勞動，我們都是老工人，我們怕一勞動，工廠出事故，工廠的組長管修理，實際上工人很不滿意，工人的機器壞了，要等他們修理，這是從蘇聯學來的。本來他們同我很好，但接觸到他們的實際利益，他們就不聽了。其中重要的理由是小組長勞動，怕機器設人修理。我就說，機器壞了，有人勞動，有人修理，我承認你們是老工人，但有兩大問題：你們十幾年脫離生產，你們技術不如工人，這樣勞動幾個月就趕上工人了。另一個是怕面子，車間主任忽然下車間勞動，面子不好看嘛！後來我去大慶回來又到天津，還沒有解決，我就生氣了。參加勞動也這麼難？！我提出廠長下放勞動，我去代廠長和書記，但他們市委書記也沒有說。我講這麼多事情，同工人說話要懂得他們的思想情況，還要懂得與

他們談話。我的話不行，但基本上聽得懂。我說這些，對同學們有什麼意思呢？你們到工廠要交朋友，要談心，先當學生，這樣，學生和工人結合，才能結合得好。昨天，廠裡多數派說，學生來參加勞動，我們歡迎，為什麼不歡迎？但在我們生產時，他們來串連，我們不贊成。你們到工廠去，要懂得工人的心理，群眾的心理。不但要團結少數，而且要懂得團結大多數。他們歡迎你們去勞動，同吃同住同勞動，你們不要一下子擁進去。這不可能，要有計劃、有組織、分期分批地去。有人說我說的話是反映老工人老農民的話，說我年紀老了。我不同意。我接觸過大量的青年工人。你們在接觸老工人時，有落後的東西，不要那些落後的東西嘛！老工人在工人中工作很久，有威信。必須懂得團結他們。工人的生產、文化革命要搞好，要團結他們。

爬牆不是你們。你們要說服機械學院的同學。這個錯誤，首先是工廠的領導，他們為什麼不開門呢？我們去時，他們鼓掌可少鼓一些，對你們同學，可多鼓一些。我這些話，他們不反對。

（江青插話：有些工人受了蒙蔽。你們要原諒他們）如果他們有這些行為，你們不要有對抗情緒。他們是受了蒙蔽，有人在幕後操縱，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在幕後操縱。你們不能怪工人，昨天我在第一機床廠替學生說話。今天我替工人說話。可能你們要批評我折衷主義。江青同志，你講一講。

江青：同學們！同志們！我首先要你們原諒我，有客觀的原因，有主觀的原因。今天關起門來談心，不許記錄，我們談心。剛才吃飯時，我還想了很久，對左派同學要進行一點幫助。我這是一點建議（鼓掌）事實上，你們的革命行動，衝勁，幹勁，革命的組織，都是在我們知道以前，你們就搞了。但是，我們發現你們的革命組織受迫害、受壓抑，我們就堅決支持你們，學習你們的革命造反精神。我這個人要作一些自我批評，世界上沒有聖人。我也常說錯話、做錯事，思想上也不是那麼很快跟上主席思想。就是對你們的革命行動，我也在緊跟緊追。我們之間沒有聯繫，你

們可以作證。我們支持你們，學習你們，就有人對我們有意見。我們不怕。問題是我們整個小組對你們負有政治責任。（鼓掌）而你們同樣也要對我們負有政治責任。（鼓掌）我感覺最大問題，我看了一些材料，七號那天，我接見了一些同學後，我病了，這幾天好一些，我知道有這樣的機會，還是想來與同學們商量。你們的主流是非常好的，勇於革命、敢闖、敢幹、不怕天、不怕地，是好的。但不太講究策略，我就憂慮。這一點講得對不對？（同學：對！）你們看過西遊記沒有？我這個人像孫悟空，「身在水簾洞，心追取經僧」。我心裡想看你們，當我知道北航同學在受折磨，我非常難過，我確實哭了。如果我不是主席的老婆，我就要和你們一塊兒去。（同學高呼：毛主席萬歲！）我們小組大部分同志很是激憤。但我們受中央常委委託，我們不能去。你們不是唐僧，你們是革命先鋒。中央批轉軍委的緊急指示以後，你們又出現了新苗頭，分不清敵、我、友。這是戰略問題。這個不懂，這兒打一炮，那兒打一炮，目標就不那麼集中。這個我可以理解。我年輕時也是這樣，沒有你們那麼順利，沒有你們聰明。在這個問題上，不講清楚，要犯錯誤。一是要分清敵、我、友，一是要把自己的核心力量擴大起來。要團結那一批受蒙蔽的人，看准了目標，孤立最少數。我也有點左派幼稚病。七號晚上（問：清華來了同學沒有？清華同學答：來了！），最熱鬧了。同學們發了一個電報，反對我們總理。我不知道總理說了些什麼話，我知道總理受中央、主席的委託。這樣一來就要大亂。最近又有叫依林的，貼副帥的大字報。林彪同志，恩來同志，我認識三十多年了。貼出來後，又撕了。不經辯論，這不妥當。隨便貼副帥的大字報，從政治上考慮不妥。既然已經貼了，不要採取撕的辦法，可以用大字報辯論嘛！撕了，他倒神氣了。散發了很多傳單。你們自己分不清敵、我、友，從黨內到同學，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主席不是講過嗎？「以無產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團結一切可從團結的人。」這樣才能打敗

敵人。你們以為越少，越以為少數派是革命的。我覺得大多數同學是好的，對他們不要用「保皇派」、「罷官」等名詞。你們不是掃四舊嗎？對他們要做艱苦細緻的工作。我有狹隘的經驗。做工人農民的工作好做，做知識份子的工作，我害怕。能不能提出這麼個問題：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原則基礎上，求同存異。「同」是原則，「異」是枝節。第三司令部不是已分裂，第二司令部不是被抄家了嗎？有人問我怎麼辦。我們不能包辦代替。分裂沒有什麼原則性問題，要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我們看到，不僅我們老共產黨員對民主集中制做得不好，有些青年同志也不容易冷靜地坐下來，作些批評和自我批評。我過分性急、認真。你們有沒有這個？（同學答：有）主席常常告訴我們倆，要採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做法。你們有沒有這樣做？不能認為我們自己都是一貫正確的吧？各人有各人的性格，共性要在個性之上，沒有集體就不能革命。個人利益不能強加於集體之上。但不一定不能改正錯誤，也還可以教育。剛才伯達同志講，你們才走了五步、十步，就四分五裂。我們希望你們真正革命者好好地讀讀毛主席著作，唯讀語錄，不能解決。

陳伯達：要掌握毛澤東思想，必須讀毛主席著作。許多青年非常認真，真正瞭解毛澤東思想，不折不扣地執行毛澤東思想。要艱苦學習。江青同志說過：「戰略、策略非常重要。」

江青：戰略問題，要把敵人縮小到最小的範圍。同盟軍是什麼？「我」是什麼？還有一個間接同盟軍，又是什麼？那就是敵人之間的矛盾。敵人有很多矛盾，不能把他們看成鐵板一塊。

陳伯達：現在敵人反來利用我們的矛盾。

江青：蒯大富到哪兒去了，來了沒有？他脫離群眾，做起總指揮，不到群眾中去就不行。我批評他，是愛護他。陣地應在學校，要掌握著核心，把陣地組織好，團結同盟軍，並善於利用間接同盟軍，孤立最少數，不能亂打一遭。我沒有準備，想了一些問題，這是個大問題。軍隊在林副主席領導下（軍委主席是毛主席），他高

舉毛澤東思想紅旗。有人鑽空子，調子越提越高。對不明真相的人，要說服。對思想有問題的，要批評。你們還辯不過譚立夫，辯不過依林。看你們誰辯過他？（同學高呼：一定駁過他來！）你們有沒有這個氣度？（眾答：有！）我在解放後，除了病只能做幕僚，第一我是共產黨員，我是主席身邊的一個幹部，

要活學活用主席著作。我年輕時，讀列寧《國家與革命》，讀了六次，沒有懂多少，可是我懂了一個問題：資產階級的專政機關是壓迫人民的，眼看國民黨壓迫我們，我們連愛國的自由都沒有。如果不是今年五月把黨內、軍隊的內部問題基本解決了，你們能有這樣的民主嗎？（眾答：不能：）不要跑到法院去搶保險櫃。實際上，檔早已轉移了，要逼著他們交出來，不能上他們的當。公安部也不要衝了。你們是不是說，今天江青來給我們劃框框、定調子。有些問題已經解決了，不然不能這樣。不能出亂子。你們革命的大亂，越亂越好。有革命的大亂，才能搞好革命的大治。治與亂是對立的統一。有些人怕亂。沒有亂，就沒有治。要知道，敵人只是一小撮，不要看著好像哪裡都有。我相信，你們會成為中國革命的紅色接班人。

還想講一個問題。對過去曾經整過你們的少數同學，只要他們檢查得好，承認錯誤，又有揭發，可以讓他們歸隊。對高幹子女，要一分为二，有一小部分走錯了路，不怪他們。要怪他們的中年人、老年人、幕後人。你們要主動找他們談。他們有人找你們談，你們不感興趣，對嗎？譚立夫作了一點檢討，不坦白。你們不要採取他們採取過的辦法。對譚立夫，也不要打他，要批透他，批倒他。批不倒還算什麼本事？對承認錯誤的，要歡迎歸隊，要把是非搞清。覺得他的檢查出較深刻，就要團結他們。這個問題不解決，你們互相之間又會鬥。我們最反對挑起學生鬥學生，工人鬥工人。你們下工廠，最重要的是到工人的宿舍去，向他們請教，像一家人一樣。我解放前與工人同吃同住，像一家人，不那麼難。宣傳毛澤東思想，瞭解他們要不要搞文化革命。

如果一哄就上車間，工人會害怕把機器搞壞了。紅衛兵一定要學習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到農村去，要給老農挑水，做農活，做幾天，他們就會說這個孩子不錯。徒步串聯就能起到這個作用。群眾的智慧大如天。不要哄進去。真正做思想工作，要到工人農民住的地方。去車間工作時，怎麼能做宣傳工作呢！要同吃同住，先把友誼搞好，先服務。在陝北王家灣時，群眾要毛主席回王家灣，群眾檢討說：主席走時，只給小米吃，我們把面藏起來了。我們說，對我們很好，小米也是很好的糧食。要到工人那裡宣傳毛澤東思想，中央指示、十六條，建立友誼。他們不會反對你們。工廠同你們不一樣。你們放假，他們只能利用業餘時間。我建議與工人住在一塊兒，吃飯，談心，宣傳中央指示，訪貧問苦，用這種方法來做群眾工作。如果你們不能與工農結合，你們能不能堅強起來？凝固起來？（同學答：不能？）在同學間要做艱苦工作，這樣才能團結大多數。沒有準備，講這一點。還有一點，你們有什麼不同意見、要求，可寫信來，簡練一點，你們原諒吧！

陳伯達：剛才江青講了與工農的關係，同學與同學關係，要注意戰略策略。不懂得毛主席的這些思想，就不會搞革命。（關鋒遞條子說：不能做包打天下的英雄好漢。）我們就不能勝利。對同學，要團結他們，爭取大多數。（江青：不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只要他倆轉變過來，我們就要鼓掌歡迎。（江青：在搞清是非的基礎上，讓他們回到正確的道路上來。不然就沒有是非了）不然你們就成了包打天下的英雄好漢了。不能依靠吵架和打架，吵架有些也不可避免，但不能吵得不能說話。

江青：你們不是學習毛澤東思想嗎！有一點我覺得主席善於團結與自己意見不同的同志。彭德懷一開始就反對毛主席。在井岡山，彭德懷以兩個團打主席的一個團。他到井岡山後，殺了一個起義的好團長，把部隊弄到他自己那裡。對四方面軍也是如此（張國燾一個壞了嘛！），主席說不能殺。主席一直講要團結他，要有這個

氣度。這一點很重要，不然我們就不能擊潰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王明，應是個漢奸，這是我個人意見，七大時不選他，主席做工作要選他，做反面教員。他現在在莫斯科，寫文章罵我們。但主席長時間保護他們。在原則上主席做了很多鬥爭。主席團結了很多反對他自己的人。你們應學主席這一點。你們現在又開除一個，他不是譚立夫，不是方立功。你們要做工作，批評他們，要他們不要這麼搞。這一點是中國革命勝利……主席團結了許多直接反對他的人，主席從不以無情打擊、殘酷鬥爭對待他們。我學的不好。我想我們應當互相勉勵，努力學習。

陳伯達：你們要研究一下，總結一下。要善於總結經驗，把各地方的經驗好好地總結一下。

江青：沒有出去串聯過的，建議出去見見世面，增加你們勝利的信心。主席建議設兵站，五十裡設兵站。不一定走雪山草地，那裡沒有階級鬥爭。你們要到有階級鬥爭的地方去。安源煤礦是毛主席首先去的，一步一步走去的，碰一個人就講一個人。走路，不要坐火車、輪船，運輸有困難。現在我們是無產階級的天下，鍛鍊一下不要緊。我們過去能走。我想你們也能走的。不要把打擊目標擴大。

王力：會議開到這裡結束！（學生鼓掌。高呼：毛主席萬歲！）

工作人員：讓首長先走！

江青（又回到擴音器前）：同學們，我不是首長，就是江青同志！

（同學們又熱烈鼓掌）⁴²

⁴² 北京化工學院紅色宣傳員戰鬥組、北京經濟學院無產階級革命團、北京市東方紅印刷廠革命造反聯絡處、化工部化學工業出版社印刷廠聯合彙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3）》一九六六年；中央教育部八·一八紅衛兵總部編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期間中央及有關負責同志講話（選編）》（第四集），一九六六年十月；一院大字報選編小組，《大字報選第二集》，北京：一九六六.十二。

陳伯達、王力、關鋒、劉建勳、胡癡等與商業部各地上訪群眾的談話（1966.11.22.）

【下午五點左右，陳伯達、王力、關鋒、劉建勳、胡癡等到商業部招待所202房間找上訪群眾，談了一小時許。六點鐘到食堂。因為人越來越多，安不下。首長們走了。群眾到政協禮堂集合。七點左右，王力同志開始講話。】

王力同志講話：

今天我們來看望大家，（群眾鼓掌）我們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陳伯達同志、關鋒同志，我叫王力，還有北京市委的書記劉建勳同志，還有《解放軍報》社總編輯胡癡同志，剛才到商業部招待所看望大家。陳伯達同志臨時有緊急事情離開了，他委託我們幾個同大家見面。大家到北京來帶來集體、個人的一大堆問題，我們今天在這裡不打算解決很多問題，今天只解決一個問題。

最近北京市委發出一個《重要通告》，大家看到了沒有？（答：看到了）這個通告是中央文革小組提議的，北京市委接受了這個建議，發出了這個通告，毛主席同意這個通告的。中央文革小組把這個通告轉給全國各地，全國各地都要張貼，都要實行，這就是「任何廠礦、任何學校、任何機關都不能私設拘留所，私設公堂，私自扣押拷打，這樣做是違反國家法律和黨的紀律的，如果有人在幕前或幕後指揮這樣做，就要受到國法黨紀的處分」。（群眾呼口號：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過去已經發生了問題，當然也要嚴肅地逐步地處理。這個通告裡特別強調要從發出通告那一天起，如果再發生這樣的問題就要立即處理。在你們商業部招待所有什麼派、什麼組織我們不作評論，沒有調查不作評論。昨天，還有陳伯達、吳德同志，我們去東城區糾察隊，我們到了舊政協俱樂部，在那裡就私設有拘留所，就私設公堂，就拷打人。你們這裡有兩個組，一個是「八·二五」戰鬥隊，一個是「黃繼光」戰鬥

隊，捉了三個人，扣押在東城區糾察隊。（關鋒同志插話：昨天還在打人。）（大會主席團那一派呼口號：堅決抗議！堅決抗議！）這三個人是怎樣的人我們沒作調查，但是任何人沒有權利抓到中央告狀的人扣押拷打。這三個人的問題性質不知道，送到公安局去，不是逮捕，而是採取的保護性措施。（關鋒插話：不是逮捕）我們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不允許任何人私自扣押人，這是違犯黨中央政策的。如果不制止，我們就沒法搞，就沒法大鳴、大放、大辯論。過去打人的要認識到自己不對，不要再打人了。很多人過去鬧不清楚，聽說為了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就去抓人了。為了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打著這樣旗號抓人是不對的。

有個叫張文采的，說他是江青同志的秘書，我今天受江青同志委託，說她沒有這樣的秘書。還有個李潤貴同志，說他是林彪同志的秘書，林彪同志沒有這樣的秘書。

我們不要採取這樣的做法，要向中央反映，採取商量討論的方法。過去被打的，還是不要鬧義憤，不是要聽毛主席的話嗎？要擺事實講道理，要文鬥不要武鬥，不要說你打我了，我就打你，不要採取這種辦法。這是首先要向大家宣布的。

第二個問題，要向同志們向大家宣布的，就是在你們商業部招待所裡凡是身上帶著兇器的，槍支、刀子、匕首、鞭子，（關鋒插話：兩手比劃著說：皮鞭子裡面還加有鐵絲）凡是這種武器，現在帶著馬上交，不登記，不記名字。馬上交出來，如果不交就是犯法的。（群眾喊：馬上交出來！）（關鋒同志說：大家不要喊！心平氣和地交出來，不問名字。）我們要相信毛主席、相信黨中央、相信無產階級專政、我們有幾百萬軍隊。（王力問：還有沒有扣住的人？台下群眾紛紛訴說，有的說西城區糾察隊十八日還在打人；有的說把工作證拿走了……。會場秩序有點亂）請坐下來，不要吵了。（關鋒同志說：都不要講話，聽王力同志講！）請同志們坐下來，今天主要向同志們宣布這樣的政策，我們相信絕大多數同志，絕大多數人是相信毛主席、相信黨中央的，是擁護這個通告的，不把這個問題解決，就不能造成心平氣和地解決問

題。有的同志提出兩派在鬥爭中把別人殘廢證，身分證拿走了，所有這些拿走了的應一律退還，這是講的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就是到北京來告狀反映情況的，有不少是這樣一個問題，就是因為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就是從今年的五月十六日以後，特別是六、七月間，在這個期間由於給領導上或給工作組提意見、貼大字報，就被打成反革命，什麼右派分子，什麼牛鬼蛇神，什麼真右派，假左派……的群眾，因為給領導貼大字報、提意見就被打成這些，這些應按照十月五日黨中央批轉的中央軍委的指示辦理，一概無效。應予以平反，應當恢復名譽。（群眾呼口號：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最近黨中央還發出了補充規定，這個補充規定著重地提出處理這種材料的原則，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把群眾打成反革命的材料，個人被迫寫的檢討，退還給本人處理。（群眾呼口號：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這些材料都不算數！

昨天抓的三個人還沒搞清楚，但這樣做法不對，毛主席堅決反對逼供信，不應當抓人、打人，強迫按手印，逼人家交出材料。這不是共產黨的辦法，是剝削階級的辦法，不是無產階級的辦法。

其他整人的材料，應進行清點，在上級領導機關及群眾代表監督下一律燒掉。（呼口號：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這時有人提出整人的材料在燒掉前，應先給本人，先進行批判後燒掉。像這樣是否符合政策？

剛才說一切因給領導提意見被打成反革命而整理的材料都是非法的，要當眾燒毀。有些具體問題就不解決了，因為今天要解決私設公堂的問題。黨中央最近這個補充規定裡明確指出軍委指示和這次規定完全適用於廠礦、企業、機關和其他有這種情況的單位，完全適用。在這一檔裡也提出來對於這些一般的犯錯誤路線的領導同志，一般是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不要限制他們的行動自由，也不要勉強把他們留下來。關於這個如何對待兩條路線鬥爭的問題，《紅旗》雜誌第十三、十四期社論講得很清楚。我們已向市委、國務院接待站提議，在各個招待所裡都張貼這些通告。這樣，凡屬反映情

況的同志好好把文件看一看，把重要文字記下來，回去作為武器，解決自己的問題。剛才陳伯達同志臨走時跟我們說，在工廠裡恐怕要加上一條，在工廠裡，凡是因提意見被調動工作或開除職工的都無效。（口號：毛主席萬歲！）（群眾紛紛訴說）反對本單位的領導就是反對黨中央的口號是完全錯誤的，（口號：毛主席萬歲！）這個問題在十六條中早已解決了。（有人問因提意見被扣了工資怎麼辦？）工資一律補發。本單位過去的領導犯了錯誤，在運動中受到群眾批判，給他戴了各種帽子，這不屬於平反問題，要到運動後期處理。黨中央這個規定是解決革命群眾被打成反革命的問題。同志們，有這三個條件，三個武器，凡屬這種問題，回去自己解決，主要靠自己，相信群眾，相信大多數。

（台下秩序有些亂）（關鋒同志：有十個條子念一下，安靜下來聽王力同志講話）（有人問：文藝界是否適合。）

我們建議把這三個文件貼到各個招待所去，國務院秘書廳、接待辦公室對接待工作正在研究，要改善，應當改善。同志們有具體問題可以用寫信的辦法，可以把材料寫出來交給他們，特別重要的問題要向中央文革小組反映的就放到郵筒裡，當天就可以收到。到中央告狀反映情況的同志，剛才在招待所裡，陳伯達同志也向大家建議，就是有些問題不一定到北京來，還是在原單位解決，有些不是特別重要的。比如有一個工人同志在運動中收到打擊，把他的胳膊擰壞了，他愛人是地主出身，把他也說成是地主，這是搞錯了，他們領導已經向他認錯了，承認了錯誤，工資原七十多元，現給他五十多元，生活上做了安排，這樣處理是否合理可以考慮。到北京來了兩趟，是不是第二趟可以不來。我們七億人口，出了點問題就到北京也不一定得到很好解決，可以回原單位解決嘛。首先在本地，其次來北京。根據三個佈告，三個佈告貼出來，看了後，覺得可以解決問題了，是不是可以回去，這只是我的建議，向各位提出來。

今天我著重解決的就是前兩個問題：一個就是不私設公堂。沒有這一點，就是對無產階級專政的破壞；第二個就是有打人的兇器馬上交出來，這樣人身安全才有保證，人身安全都沒有了，造成恐怖氣氛是不對

的，即使是真正的反革命分子也要交公安局處理，不要叫人家按手印強迫承認，這是違反黨的政策。

今天我講的就是這些。下面請關鋒同志講一講。（群眾鼓掌）

關鋒同志講話：

我補充幾句話，沒有多少話要講。在商業部招待所裡，因觀點不同，聽說分成兩派。觀點不同分成兩派是很自然的，沒有什麼了不起，意見不一致可以商量討論，但不要你說他是反革命，他說你是反革命，不管是哪一派的，都不要這樣。我們相信你們的大多數，大多數是要革命的，是好的。儘管做法不對，可以商量，可以改嘛！如果真是有反革命，也不要你們動手抓，剛才接到一個條子，說今後發現反革命不打了，當場扭送公安局，這樣也不對。如果真有反革命，見到殺人放火的可以扭送；如果是聽到的，千萬不要扭，可以說嘛！這樣也可能會發生好人扭壞人，那就扭對了，但也會發生壞人扭好人的。

同志們，剛才王力同志的講話，我看你們的情緒都是一致的，不要受壞人挑動，過去挨了打的就互相原諒吧！以後不要再打了，如果我們發現有人在幕後挑動，那要受處分的。昨天聽說有人說這是大案子，不破獲絕不離開北京，我看不必，這個同志的心是好的，你們瞭解情況可以反映，由公安機關可以處理。同志們應該相信無產階級專政是鞏固的，真正的反革命分子是跑不掉的。如果你們一插手，都來自五湖四海，就分不清誰是好人誰是壞人了，公安機關，我們的工作就不好做了。要相信黨中央，相信毛主席，相信國家機構，要消除敵對情緒，不瞭解就不發言。據說有的地方要到招待所抓人，是不對的，是非法的。群眾來京告狀，就叫他來嘛！要相信中央不會聽一面之詞的。進了招待所就不能亂抓，到該處理的時候就處理了。如果有人抓是錯誤的，我是反對的。

大家考慮一下，你們兩派之間的分歧是不是可以討論，大鳴、大放、大辯論嘛！壞人是可以搞清楚的，大家可以放心，千萬不要受壞人挑動，自己鬥起來，沒有好處。

現在帶有武器的，槍支也好、刀子也好、匕首也好、鞭子也好，請

留下，不要帶出去，帶出去就錯了，沒有帶著的，公安人員去收。王力同志講了不記名字，如果不交是犯法的。

大家提了不少問題，我們認真對待。但具體問題，真正是群眾被調打成反革命還要靠鬥爭。那些地方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好了，自己的問題也就解決了；那些地方被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持著，就鬥爭把它打倒，問題就解決了。我們說一句話也不頂事，別人的問題解決不了，自己的問題也解決不了，所以號召大家回去作鬥爭。

我們要高度相信毛主席的智慧！相信毛主席在全國崇高的威望！我們要相信廣大群眾的力量！相信文化大革命一定能夠取得勝利，當然有一定的困難，全國勝利了，你們的問題一定能夠解決！

我們一定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導：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下面請劉建勳同志講一講。（掌聲）

劉建勳同志講話：

我完全同意王力同志的講話。反映問題是應該的，解決問題還得靠自己，批條子不解決問題，如果是革命的可以，不革命的批也不頂用。在這裡有的問題可以解決，有的不能解決，我們相信群眾的大多數，也相信黨。

由於事情太多，我們沒有招待好。

同志們最好回去解決，這是上策！

我就發言到這裡。

（王力同志介紹胡癡同志，推讓後講話）

胡癡同志講話：

王力同志根據陳伯達同志的指示，回答的問題是文革小組的精神，我完全同意。我最為一個解放軍戰士，講幾句話。在座的有復員轉業軍人、有紅衛兵，都是兵。我們是毛主席領導的，要做模範的戰士，要做毛主席的好戰士！特別是復員轉業軍人雖然轉業了，但要發揮解放軍的傳統，要保持解放軍的榮譽。過去同志們打過仗。流過血，是為了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保衛無產階級專政，保衛群眾的根本利益。所以在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自己的腳根一定要站穩，什麼時候都要想

一想，用鼻子嗅一嗅？不要輕信，不要聽風就是雨，這樣有時候要上當的。自己不動腦子，隨便聽別人一些話就行動，會喪失立場。自己主觀上雖然是保衛黨，保衛毛主席，但自己行動上、工作上恰恰是違反了毛主席、黨中央的教導，違反了黨的路線，這一點同志們要注意。

到會的同志，特別是復員轉業戰士，永遠不要忘記自己是受過毛主席的教導的，要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鍛鍊。

我就講這幾句話。

關鋒同志講話：

贊成不贊成不要打人？（贊成）有人向來訪的群眾成立全國性組織好不好？我個人意見是不是不一定組織。（鼓掌）大家來自五湖四海，互不瞭解，反映問題告狀的不一定成立組織。你們可能有這樣的道理：聯合起來就不敢抓了。來訪的、告狀的不能抓，壞人也不能抓，這樣大家是否考慮一下，不要組織了。

（這時桂林來的群眾站起來反映問題，文藝界群眾要召開誓師大會，希望中央首長參加。……會場秩序有點亂）喂、喂，維持秩序好不好？會議要秩序好，對不對？（群眾：對）

大家熱情是好的，如果這樣，會就沒法開了。今天在這個會上反映許多問題是不可能的，你們送上許多材料我們要有時間看，謝謝大家對我們的幫助。

（陳伯達同志進來，會場爆發出熱烈的掌聲）

陳伯達同志講話：（王力翻譯）

剛才我去商業部招待所看望你們，你們正在吃飯，到食堂裡驚動大家，對不起。有些意見，王力，關鋒也向大家講了，我再沒什麼意見了。你們這裡從五湖四海來的都有吧？（有！）你們不要結成幫派。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不要這樣了。贊成不贊成？（贊成）有時間學學毛主席著作，想想毛主席怎樣告訴我們的，怎樣做人，怎樣工作，怎樣建設國家。

這裡有湖南來的工人嗎？（有！）認識他嗎？（認識）他叫劉建勳，是湖南省委第一書記。

（劉建勳同志說：抽個時間去見湖南同志。）帶著鞭子、小刀的，不是削蘋果的小刀、是匕首，不要帶那些玩藝。毛主席告訴我們要文鬥不要武鬥，有些人動刀動槍，這就不必了。你們中間有刀子的，不是學生用的，不是剪布的，（作剪布樣）是匕首，這些東西都留下來，也不留姓名，不記帳，不查。我們希望過去打過架的就不要算帳了，算不清楚，要算一輩子，還要算上三代哩！

打過就算了，當成小孩打架！東樓、西樓（指商業部招待所而言）不要形成對抗局面，住了不過幾天、幾十天就分成東樓，西樓兩大幫派，不要分了，你們贊成吧？（群眾：贊成）我們今天來沒有挑動你們吧？（群眾：沒有）但可以批評我們，如果你們不動武，動刀子，講出理來。可以說服人也可以說服我嘛！你們有真理，我就輸了。你們有的人是不是手癢，不鬥不舒服。手打、鞭打就不好，不要上了癮。像抽鴉片一樣。

福建人給我寫條子，我不算是福建人了，離開幾十年了。這裡有個人民代表王力同志，有事可以找他，王力同志對福建話有興趣，可以當翻譯，我也可以當他的翻譯。

福建人不一定要找福建人，找福建人的代表嘛！在座的哪位是華僑？（一個青年站起來答）你現在住在那裡平安不平安？你剛才和西樓吵了一架，平安不平安？剛才從西樓過來的那位同志來了沒有？（下答：來了）你是不是要打他一下？（答：不）

（下面雙方又發生爭吵）你們這樣是不是要吵架？我贊成你們早日離開北京，原來組成的幫派不要了嘛！開場聯歡大會就走嘛！北京有些冷，大概因為房子裡有暖氣就不想走了。（笑）還是回老家去搞文化大革命，好不好？（好！）我建議，今天這個會就這樣散了吧！東樓拿了西樓的東西，退還給人家；西樓拿了東樓的東西，也要退還給人家，都不要這樣。到了北京，到了偉大的首都還要互相拿東西，不好吧！面子上不光彩吧！送回來應當歡迎！不要因為我拿了你的東西，你拿了我的東西就要打架，不然人家要退還就不敢退還了。人家退還要說謝謝。就這樣散會吧！

王力同志講話：

喂！同志們，今天主要看一看同志們，要解決兩個問題：一個就是不要打人了；其次交出武器。這兩個要迫切解決，要有這樣的環境，這樣的條件，（陳伯達同志插話：不然手中有武器，就沒法講道理。）有些共同問題今天解決了，可以回去了，有些沒有解決的，要改善接待工作。條子回去研究，我們一定要澈底解決！

同志們，大家遞了很多條子，反映了許多問題，要這個人接見，要那個人接見，我們回去研究安排。不光你們一個招待所，還有許多學生都要接見，行嗎？（關鋒插話：一百多萬。）我們只有十幾個人。

陳伯達同志：

我們是文革小組，沒有你們組織大，你們有總司令部，沒有你們職位高，我們是小組，我是小組長。（下面笑）

陳伯達、王力：我建議散會！

（群眾反映意見，陳伯達同志鼓掌要求安靜）

王力：坐下，不要講話，要陳伯達同志講幾句話。（下面喊一、二坐下）

陳伯達同志：

我代表我們大家向你們學習，包括我們文革小組，我們文革小組也是普通群眾，我們是群眾的勤務員、是人民的兒子，老百姓是我們的父親、母親……

（這時湖南來的一個老婦人講述受迫害情況。關鋒同志跳下主席臺安慰、解釋）請大家安靜一下，我說我們是你們的小學生，我們永遠替你們服務。（群眾高呼：毛主席萬歲！萬萬歲！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

我有一個小建議，不知對不對，我們要學習，大家也要學習，把腦子提高一步。會場上同時有幾十個人說話，我只有兩個耳朵只聽一個就得罪了別人，聽不了但大家都要我聽。考慮考慮這樣講話大家都沒有什麼效率。這邊算個小事情也要學習，講話時要考慮別人講話，不要插嘴，這邊是個小小的學習。

我建議散會。

（「黃繼光」戰鬥隊的俞榮海站起來提不同意見，認為不是東樓、西樓兩派之爭。是以「八·二五」戰鬥隊、「黃繼光」戰鬥隊、西安「九六九」和「一〇一四」戰鬥團跟以劉沙為首的大會主席團的鬥爭。會場上亂了，陳伯達同志、王力同志等都站了起來。）

王力同志：（生氣地說）有人說不是這樣，你可以保留！但你們不能抓人！不能打人！你們是犯了錯誤的，你們要改正！

陳伯達同志：（也很生氣地說）

我認識你，你是「黃繼光」戰鬥隊的叫俞海寬，（注：名字記錯了）你昨天說了一天，今天叫人家也說說。我知道你，你犯了錯誤，你用鋼絲鞭子打了人。（陳伯達同志用手比劃說：「這麼長。」）你應該改正。

關鋒同志：（指著他）你們打人就不對！

（群眾喊：同意散會！）（有人指揮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呼口號：

誓死保衛黨中央！誓死保衛毛主席！

偉大的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

我們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關鋒同志又領著呼：革命同志團結起來！相信群眾的大多數！按毛主席的思想辦事！⁴³

⁴³ 北京化工學院紅色宣傳員戰鬥組、北京經濟學院無產階級革命團、北京市東方紅印刷廠革命造反聯絡處、化工部化學工業出版社印刷廠聯合彙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3）》，一九六六年。

陳伯達與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同志的談話（1966.11.27.）

【地點：北京鋼鐵學院，陳伯達、關鋒等接見了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團總司令部全體人員】

陳伯達：在座的有哪些學校呀？（各學校報校名）鋼院在座的有多少人？北航「紅旗」有多少人？地質「東方紅」有多少人？還有哪個單位啊？（答：林學院）向林學院同學道歉！（群眾鼓掌）我們很久就說到你們學校去，可惜說了兩個月都沒去。

關鋒：剛才伯達同志說，向林學院同志道歉，本來說要去，後來沒去。現在道歉！（鼓掌）

陳伯達：道歉幹什麼鼓掌哪，道歉就是我們不對嘛！（鼓掌）同學們不要太客氣，歡迎去，還不曉得哪一天可以去，不能隨便許諾言，隨便答應，到時候去不了就失信了，剛才道歉就是因為我們失信了。我們文革小組失信的地方很多，剛才向你們道歉，就是表示我們不完全正確嘛。聽得懂嗎？我講的中國話很不好聽。

關鋒：大家安靜下來聽伯達同志講話好不好？（群眾：好！）

陳伯達：剛才有條子說我們不關心文藝界，現在有文藝界的同志在嗎？（有！）可見我們很關心嘛。

關鋒：伯達同志想跟大家談點意見，請大家坐下。

陳伯達：現在想跟大家交換交換意見，有些問題想向大家請教。大家安靜下來就好談一些。你們是不是有這個感覺，現在文化大革命有些新的情況？（眾答：對！）主要是什麼問題啊？主要是什麼情況啊？（眾答：打人）在哪裡打人呀？（眾答：好些地方都有，學校、工廠……。）

同學：湖南在工廠打傷一百多人。

（關鋒問伯達：電報看過嗎？陳伯達同志說看過了，並說這也是有人

挑動群眾鬥群眾。)

陳伯達：為什麼打你們啊？為什麼工廠裡要打人啊？（眾答：就是因為要黑材料不給）要黑材料不給就打人嗎？是不是你們要得很急呀！我告訴你們吧，我們也是很急的。（熱烈鼓掌）我們向中央反映情況，中央自己也掌握了情況，我們也向中央反映了情況，所以關於這個問題中央幾次發下了指示，發下了文件，你們知道中央批轉軍委的一個文件嗎？（眾：知道）你們知道中央又搞了一個補充規定嗎？（眾：知道）

同學：湖南還不知道。

陳伯達：湖南還不知道？你們報告的這個情況很好。中央批轉軍委指示，中共中央補充規定上面寫著，要在群眾當中宣讀的，如果沒宣讀，應要求那裡的黨委宣讀。宣讀以後怎麼辦呀？他們不交怎麼辦？（眾：打！）我這人生平沒打過架，讓反革命打過那是有的，但從來沒和好人打過架，不打架還是可以革命的呀！我沒有和人打過架，你看我還算革命的？拿起武器和敵人作戰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是必要的。在機關、工廠、學校，我們想，這不是我個人想，十六條規定不要打架的，打來打去最重要的最大量的還是打了自己人，還是好人挨打，不管他有什麼錯誤，打了他不一定認識錯誤，反而堅持錯誤。我們是希望改正錯誤好，還是希望犯錯誤的人堅持好？（眾：改正錯誤好！）看來打架也沒有必要嘛！最後關於黑材料問題，錯誤的領導、機關不交出黑材料來不一定採取打的辦法吧！一個人革命不在乎這個機關有沒有他的黑材料，交給你是革命的，不交給你還是革命的，他有黑材料，你是革命的他也不能證明你是反革命的；如果你就是不革命的，他那裡沒有你的黑材料也不能證明你就是革命的。不曉得我講的對不對？（眾：對！）要動腦筋想一想，我的話也還是可以考慮的，不一定都對。有人貼大字報說：「陳伯達站出來。」「要罷你的官。」「陳伯達，我們要堅決和你辯論。」，我說這都不要緊，我們如果是對的，就不怕辯論，如果是錯誤的，沒有人和我

們辯論那也是錯誤的。我想我這個人會不會是樂觀主義？我今天來和大家隨便談一點意見，希望你們碰到的問題除了本機關、本學校的以外，還有一個工廠的問題，和個工人的關係問題，是不是這樣？（眾：是！）你們現在有一個很好的志願，很多同學有很大的志願，到工廠去革命去，我贊成大家的志願，你們……。可是我對這個問題有一些看法，所以需要和大家商量，是商量不是命令。我不是首長，大家都叫我首長，我不是首長，我是普通老百姓，可是我們解放以後在思想上必須改變一個觀念，舊社會有句俗話：「官就是民之父母」，知道不知道這句話？（眾：知道！）這個觀念必須改變，我好多年以前到鄉下去與農民談話，農民對於幹部有些意見，我說：「你們有意見為何不提？」農民說：「幹部是父母官，怎麼能說呢！」這就給我一個啟發，我就沿路講了這個問題，我們不是父母官，而是老百姓的兒子。（眾鼓掌）我在《紅旗》雜誌登過一篇講話《在大風大浪中成長》也就是說的這個意思，我們幹部是人民的兒子，包括你們在內，也是人民的兒子。（鼓掌）這樣就可以提出一個問題，你們到工廠去，如果去，一定要抱著做勤務員的態度，當人民的兒子，這樣工作起來就不困難了，如果做一個指揮官去那就要碰釘子。毛主席過去批評過一些欽差大臣，下車一始就哇啦哇啦發議論，你們知道這篇文章嗎？（眾：知道）知道就要學嘛！你們到工廠中去，到農村中去，特別要向有經驗的農民，有經驗的工人學習，和他們聊天、談心，瞭解他們那裡有什麼問題，這樣你們才有發言權，這就是毛主席所說的先當群眾的小學生，誠誠懇懇地做群眾的小學生，才有可能當群眾的先生。我這裡補充一句，不是說一個人一定能做群眾的先生，向群眾學習好的，才可當先生，學習不好的還是不可以當先生。（鼓掌）聽到你們的鼓掌，大概我這個意見得到你們承認了吧？（鼓掌）讓我們知道工廠一些問題，學生到工廠去，一部分工人和學生有矛盾，我看這個責任首先主要在學生，不曉得你們覺得我說得對不對？（鼓掌）也可能

是大毒草，如果是大毒草，你們就貼我的大字報，敢於貼，這樣教育了我，也教育了旁的和我有同樣態度的人，包括關鋒同志，這樣談可以不可以？（眾：可以，同意！）所謂責任在學生，因為學生年輕，還沒有經驗，不會和工人結合，你們學生革命熱情，革命精神好，但是沒有適當的方法，你們的目的是達不到的，你們的任務，你們的革命任務是完不成的。

（關鋒說：要有一個適當的方法。）要有一個好方法，沒有好方法，革命任務也完不成。這個方法是什麼方法呢？這個方法就是毛主席告訴我們的。「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方法，如果不懂得這個方法，把自己的意見強加在群眾的頭上，就是意見對的，強加在人家頭上，也要碰釘子，也是行不通的，你們說對不對呀？（眾答：對！）你們十幾歲的人，還不容易懂得這個道理，二十歲左右的人還可能想想，二十五歲以上的人可能比較容易懂得，因為他們年齡大一點，經一蹉，長一智，懂不懂呀？這是毛主席講的話，現在我要讀一段毛主席的話，題目是《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現在請關鋒同志幫助讀一讀。

關鋒：伯達同志劃出來讓我讀一下：

陳伯達：讀得慢一點，你們聽了記下來，要永遠記住毛主席的這段話，現在不要吵了，吵了誰也聽不清，變成趕熱鬧。我們來不是為了趕熱鬧的，是為了談問題，跟同志們談心交換意見。

關鋒：我現在念了，在第一卷一三四頁第三段「我們的任務是過河，但是沒有橋或沒有船就不能過。不解決橋和船的問題，過河就是一句空話。不解決方法問題，任務也只能是瞎說一頓……」。

陳伯達：主席談這段話時是當時在江西根據地有個擴大紅軍的問題，不講究方法，光是研究擴大紅軍。儘管把擴大紅軍念了一千遍，結果還是不能成功。你們讀過這段話沒有？（眾：讀過！）好像半懂的样子。讀過毛著是一件事，用起來會不會是另一回事，可以讀得很熟，但是碰到具體問題不會用，那樣讀了也等於沒有讀。現在給我們一個考驗，就是我們會不會運用毛澤東思想。

同志們！請你們不要擠，這樣擠，這樣推很不好，東面、西面坐下來好不好？我們是商量問題呀，不是看戲呀！我們也不會演呀！你們這樣子，我們很不安心，我們給你們惹了禍了……後面坐不下，可以到臺上來。

同學：同志們不要到臺上來，注意首長安全。

陳伯達：剛才他說的話是錯誤的，沒有什麼首長、安全問題，我們都是老百姓，可以上來，都是一個群眾嘛！我也是一個老百姓嘛！可以考慮考慮嘛！擠得不可開交！（有人說臺上聽不見，沒喇叭）這倒是個理由，臺上聽不見，沒喇叭。（一條子：有一部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挑動一部分工人鬥學生怎麼辦？）有這樣的事，是在考驗你們會不會做工作，如果你們會做工作，要向工人做工作，工人瞭解你們不歧視你們，那麼這種事情就會避免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要挑也挑不起來，他就孤立了。

假定工人一下子聽不進你們的話，因為有壞人給他們灌輸了一些壞東西進去了，你們的話他聽不進去，你們怎麼辦？我說這時候你們就要耐心，不要心急。給大家坦白地說，我這個人非常心急，但在群眾面前我就經常警告自己，不要心急，群眾聽不進去，群眾與你意見相反，我們就要想一想嘛！我們的意見究竟還有哪些地方有缺點，如果我們的話是對的，群眾聽不懂學生腔，也感到你們是學生腔，所以你就要學會跟工人和群眾說話。

所以，要學會跟工人和群眾說話，一個是態度問題，還有一個語言問題，群眾的語言對我們年輕人是缺少的。當然，我也是缺少的，我在群眾當中靠的就是一個態度問題，我的態度比較好，是跟他們商量的態度，是當小學生的態度，所以有些群眾就可以聽我的意見。但是有些人就不一定聽。還有一種情況，原來是聽我的意見，還是很好的，但後來不聽了，因為情況變了，不適合他們的口味了。所以這些問題，我也經常想到，要瞭解做群眾工作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要跟工人和農民做朋友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他們有可能懷疑。上一回我在政協禮堂跟一些同學說

過這樣的故事，一九四七年我到晉西北做土地改革工作，住在一個農民家裡，他家是中農，他的侄子是貧農，衣服穿的破破爛爛，不成樣子，像叫花子，我看到他侄子來了，他們可能談些家裡的話，就出來了，把門順便關上了，我就停在門口，在門口停了停，聽到一句十分驚人的話：「這個人可能不是好人吧！」當時我是共產黨員，他們是知道的，又是上級派去的，他們也知道，那是我年紀也不算小了，我住在那裡好幾天了，相處的關係很好啊！他們還有這種懷疑，我認為他們這種懷疑是正確的，我們不能說群眾懷疑，就說群眾不好，不能老子天下第一呀！不能你的話每個人都要聽啊！過去和你不認識，你是叫張三還是叫李四，過去怎樣，大家都不知道，這樣大家就忽然聽你的話啦？沒有這麼容易的事，如果忽然就聽你的話了，反而不太對，不知對不對？

你們的程度比我高，你們是大學生，我是初中沒畢業，又讀了兩年師範，小學還沒讀完，你們的程度比我高，我說的話你們可能聽不進去，你不過是個小小的知識份子，我是大知識份子，我們為什麼聽你的？我雖是小小的知識份子，但年紀比你們大了些，我接觸的群眾比你們多一些，走的路比你們多，有些話還可以聽一聽，還有參考的價值吧！現在有一個根本的問題，學生和工人的關係問題，這個認識如果不正確解決，就會給人家挑撥，就會被壞人利用。學生和工人打起來很不好，如果工人和你們打起來，怎麼辦啊？我看是走為上策！可以跟他們說，我們來是好意，可能我們的工作方法不那麼適當，以後再說吧！妥當不妥當啊？可能你們說我太妥協了，還是打他一下吧，這樣做不能解決問題，不是要搞文化革命嗎？不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嗎？怎麼動起手來了，動起刀來了，什麼棍子不棍子的，這樣不是文化革命的方向不對頭了嗎？如果有人打你們，你們就退讓好了，你們認為是真理就要堅持，是原則也要堅持，但不要用打架來解決，真理是不能用打架來解決的。越打矛盾越厲害，對不對？

淨我說，沒有你們說話的餘地，你們不同意也可以表示表示。

（眾：同意）你們年輕，容易打架，我年紀大了，比較不好打了，不適合你們的口胃吧！（群眾：適合！）

這些話我曾經和一些人交談過，那天在政協禮堂開了一個會，有北航「紅旗」參加，地質學院「東方紅」，清華「井崗山」參加了，因為工廠發生幾件事情，都說是這些學校的學生搞的，搞來搞去就搞到我們中央文革小組來了，因為這些少數派是我們保護過的。保護過他們以後，他們到各地就沒有注意工作方法，就不好了。當然，發生了問題，我們也受連帶，負了責任，請同學們注意，請和我們接觸過的同學注意，你們做的事情是和我們聯繫在一起的，雖然現在你們的許多事情，我們並不知道，我們沒有指揮過，可是有人就說我們是幕後指揮者。實際上我們並沒有幕後指揮，我們跟大家說的話，都是在大會上說的，都是在幕前說的沒有在幕後說。我們不搞任何陰謀詭計，我們講原則，講黨的路線，講毛主席的路線，我們不搞拳術，（關鋒：不搞兩面派）現在有的人誤會，說是我們操縱的，實際上我們並不知道。這些事我們一點也不知道，如果有百分之九十九不知道，還有一分知道，我們也是錯的，我們確實百分之百不知道，所以我們特別希望同志們謹慎，和群眾搞好關係。你們到工廠去，和工人一起勞動、學習、革命，我們都贊成，但是當群眾還沒有覺悟的時候，拒絕你們，你們也不要勉強，你們看我這是不是右傾機會主義，大毒草吧？聽說上海工人貼我大字報，說我的電報是大毒草，我根本不辯護，可能明天大街上貼了很多大字報，說陳伯達是大毒草，是替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辯護，如果你認為是大毒草，是替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辯護，那完全可以貼大字報。現在我嗓子啞了，請關鋒同志講幾句。

關鋒同志講話：

剛才伯達同志講的精神就是讓大家注意工作方法，學會做群眾工作，特別是要記住毛主席的話，任務是過河，方法是橋和船，橋和船的

問題不解決，任務就不能完成。你們到工廠去，工人和你們衝突起來，如果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挑動起來的，衝突起來了，那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高興了；如果方法不適當，他們就利用你們的缺點，利用方法不適當，被他們挑起來了，對誰有利呀？對文化大革命有利沒利？（眾：沒利！）對同學們有利呀？（眾：沒有！）對工人有利呀？（眾：沒有！）只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有利，他們就高興了。

陳伯達同志接著說：

他說他們勝利了。現在思想還沒有互相打通，停一下再說吧！現在我在上海也有點名氣了，貼了我的大字報，說我給上海工人的電報是大毒草。電報主要是說，讓工人回到生產崗位上去，不要中斷生產，不要中斷交通，不要中斷鐵路交通，有問題就地解決，必要時可以派幾個代表到北京來，不要來那麼多。中斷交通，中斷生產，這樣子就沒有理由了，社會上就不同情我們了。因此說是大毒草。我的電報說抓革命促生產，要革命，但是不能中斷生產，不能停止生產，如果中斷生產，中斷鐵路運輸，那麼大多數工人就不會同情我們的，社會上的大多數人也不會同情我們的，因為不能停止生產啊！中斷生產運輸，必然擾亂了國家經濟建設，國家經濟計畫，我們是必須保證完成和超額完成的，我們的革命就是促進生產，而不能中斷生產，更不能停止生產，現在是社會主義經濟，像一個大機器一樣，各部分聯繫著的，一個地方停止工作，整個機器都停了。這個問題要注意，不能意氣用事，你們說對不對？

（眾：對！）是不是停止生產鬧革命好？我們說工廠革命有根本兩條是：一條是八小時工作制一定要保持，搞三個鐘頭或四個鐘頭的文化革命，總之是在業餘時間，八小時以外的時間，業餘時間由群眾自己支配，這是第一條，這是保證生產，同時要保證品質，要保證品質，聽懂嗎？（眾：懂！）不能降低品質，你們進工廠要注意這樣一條，保證品質、產量，在八小時工作時間之內，不要去擾亂他們，這是要很好注意的；還有一條是，組織一個領導的班子，由那些有經驗的、政治好的老工人和優秀的技術人員組織起來抓好生產，這樣我們就能搞好文化大革命，離開生產就不能搞好文化大革命，你們贊成不贊成啊？（眾：贊

成！）沒有飯吃能搞好文化大革命嗎？你們這些人來北京吃飯不要錢，還不是因為這幾年生產搞得很好嘛！不然怎麼有可能啊！不然在北京就會要餓肚子的，那還行啊？

關鋒同志念：馬克思說：「任何一個民族如果停止勞動，不用說一年，就是幾個星期也要餓死，這是每一個小孩都知道的。」

陳伯達同志接著說：馬克思的話主要是講的農業生產了，工業生產也不能停止幾個星期呵！全國的工業生產停止幾個星期，那還了得啊！像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是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做主人的國家，工業生產停止幾個星期就亂了。交通運輸也不能停止，現在有些人在火車站上，讓火車不能開，好些車停在那裡，這樣做是不利的，這樣壞人可以利用來攻擊文化革命，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對文化革命更有理由了，帝國主義也會稱快，所以不能這樣做。總而言之，不能停止生產，不能停止交通運輸。你們北京各大學有在外地的學生和工人結合有這樣做的，可以勸他們不要這樣做，快點告訴他們不要這樣做，連工作方法問題也告訴他們。要著重說文化革命是促生產呵！不要讓敵人找藉口，不要使群眾不滿意，因為停止交通，群眾不滿意，停止生產是不滿意的。如果什麼地方有大問題要到北京反映情況，不要成群結隊大批地來，可以派少數或幾個代表來。你們都不高興了吧！說到這個地方，鼓掌的就不多了，我希望你們鼓掌的人多一點，我不勉強讓你們鼓掌。（群眾鼓掌）學校是可以放假鬧革命，因為不直接搞生產，但工廠、農村就不行了。

關鋒同志插話：學校可以停止半年、一年鬧革命，在階級鬥爭的大課堂裡上課，工廠、農村不行啊！工廠停止生產鬧革命不成啊！農村停止生產，農時一過小麥就播不成了，大家明年就不要吃麵了，紡織廠停止生產大家就不要穿衣服了。主要想跟你們說兩個問題，一個是學生和工人接觸中的工作方法問題；一個就是抓革命促生產的問題。主要的意見講完了，有反對的意見可以遞條子來，不一定站起來說話，站起來說話怕人家有反對的啊！可以遞

條子嘛！

陳伯達：現在街上有許多文章，包括我在內的文章和講話，有些是假造的。姚文元的《論造反者》是假造的，林彪同志《論左派》也是假的！林彪同志沒有這樣一個講話。還有我和「誓死衛東」戰鬥隊的講話完全是假的，名都沒聽說過。請大家幫我闢謠，我沒有這個講話。聽說很多學校翻印了，上了當了。還有文化革命小組的同志也被造謠，有這樣那樣的講話，有這樣那樣的文章。跟你們說，正式發表的講話和文章都是經過中央批准的。

關鋒同志插話：如果林彪同志有那樣的文章，還不在《人民日報》和《紅旗》上發表。不要聽謠言，聽那些假東西。還有《論造反者》那是假的，我替姚文元同志闢謠，冒充姚文元寫文章的很多，好多人替他寫文章，什麼貓呀！狗呀！等等。姚文元有文章還不在報紙上發表呀！

陳伯達同志接著說：今天給大家講的兩個問題妥當不妥當呀！慢慢地想一想吧！補充一句，有時文革小組同志接見同學、接見工人，有些人記下來了，有些地方記得不準確，這是另一回事，這不能說是謠言，但以後力求準確，不要加油加醋，最好讓本人看看再說。今天講話不一定正確，也不要馬上寫出來貼到街上去，這是和大家商量問題，這是經常的現象。

關鋒同志插話：有一個條子上說，我到工廠去聽人說，不應當規定那麼死，幾個小時工作，三、四小時搞文化革命。他們的意見是，在完成生產指標的情況下搞文革，這個意見不知對不對？

陳伯達同志說：我的意見還是一定要八小時工作制，沒有八小時工作制，完成生產計畫沒有保證，如果能夠完成了，還可以超額完成嘛！還可以品質更高嘛！這樣不是文革更有勁了嗎！精神更愉快了嗎！不更多快好省了嗎！革命就能搞得更好一些嗎！反對文化革命的人就沒藉口了嘛！他就沒有理由了嘛！這樣看來我們意見比較一致吧！

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萬歲！

毛澤東思想萬歲！

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

爭取在較短的時間內趕上和超過世界的先進水準，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大強國！

靠我們大家努力！按照毛主席的話：「同志們萬歲！」⁴⁴

陳伯達、江青、周恩來、謝鏜忠、吳德在文藝界大會上的講話（1966.11.28.）

【陳伯達同志致開幕詞】

同志們！現在宣布開會。

聽得懂嗎？我有個開幕詞。我說話有困難，請一位同志代給念念。

今天的會議是一個有重要意義的會議。

歷史上的文化革命，常常是從文藝方面開頭的。我們現在進行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也正是這樣，十四世紀到十六世紀的歐洲文藝復興運動即處在革命時期的資產階級發表人物發動的文化革命，由義大利一位詩人坦丁，用他的文藝作品來表白歷史的新開端。

在我國以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為歷史標誌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大革命，也有一位偉大的文化闖將——魯迅，用他的文藝作品來表白歷史的新開端。

魯迅當時還只是一個激進的革命的民主主義者。但在「五四」前夜，他發表的文藝作品《狂人日記》，用「吃人」兩個字，尖銳地揭穿

⁴⁴ 北京化工學院紅色宣傳員戰鬥組、北京經濟學院無產階級革命團、北京市東方紅印刷廠革命造反聯絡處、化工部化學工業出版社印刷廠聯合彙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3）》，一九六六年；中央教育部八·一八紅衛兵總部編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期間中央及有關負責同志講話（選編）》（第四集），一九六六年十月。

了中國舊社會制度的最大祕密，同時，他有了這樣的預見：「要曉得將來絕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魯迅在這篇作品中，反復地這樣說。他的思想認為，必須完全推倒這種吃人的制度，他「吶喊」著：「救救孩子！」這就有著共產主義思想的萌芽。後來，在劇烈的階級鬥爭中，他就成為一個偉大的共產主義者了。

當前的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南。毛澤東同志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用無產階級宇宙觀，系統地、澈底地解決了我們文藝戰線上的問題。同時系統地、澈底地給我們開闢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一條完全嶄新的道路。

一九六三年，在毛澤東思想的直接指導下，掀起了京劇改革的高潮，用京劇的形式表達中國無產階級領導下的群眾英勇鬥爭的史詩。這個新的創造，給京劇以新的生命，不但內容是全新的，而且在形式上也提高了，面貌改變了。同時，其他劇種也進行了改革。革命的現代劇，到處出現在我們的舞臺上。這種無產階級新文藝，空前地吸引著廣大群眾。但是，反動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他們卻咒罵它、恨死它。不為別的，就是因為這種新文藝的作用，將大大加強我國人民群眾的政治覺悟；將大大加強我國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

我在這裡想說：堅持這種文藝革命方針，而同反動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的同志中，江青同志是有特殊的貢獻的。

歷史打破了反動派及反革命修正主義的迷夢。一九六三年以來的文藝革命，成為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真正開端。文藝史上充滿著激烈的衝突，新和舊的衝突、現代和古代的衝突，這些都是反映社會階級的衝突。處在革命時期的資產階級，用當時的新文藝作為摧毀封建制度的一種重要武器。現在，無產階級同樣必須用自己為工農兵服務的新文藝，作為摧毀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武器。

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之後，資產階級並不甘心退出歷史舞臺。毛主席經常給我們指出：「資產階級採用各種方式，企圖利用文藝陣地作為腐蝕群眾，準備資本主義復辟的溫床。」因此，我們在文藝上的任務，不是減輕了，而是加重了。我們在文藝戰線上的領導，不是應該削弱，

而是相反的應該更加強啊！我們的革命文藝團體，要實行自己的光榮任務，必須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在階級還存在的時候，否認文藝上的衝突，是完全錯誤的。在將來共產主義社會，階級消滅了，階級矛盾、階級鬥爭不存在了，但仍然會有新和舊的衝突，會有我們現在還不能完全預見的或者不可能預見的衝突。那些衝突，當然也會反映到文藝上面來的。

我現在就講這些，作為這次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風大浪中文藝大會的開幕詞。

江青同志的講話

文藝界的同志們、朋友們、紅衛兵小將們！

你們好！向你們致以無產階級的革命敬禮！

首先，我要向同志們、朋友們、紅衛兵小將們，說說我自己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認識過程。

我的認識過程是這樣的：幾年前，由於生病，醫生建議要我過文化生活，恢復聽覺、視覺的功能，這樣，我比較系統地接觸了一部分文學藝術。首先我感覺到，為什麼在社會主義中國的舞臺上，又有鬼戲呢？然後，我感到很奇怪，京劇反映現實是不太敏感的，但是，出現了《海瑞罷官》，《李慧娘》……等這樣嚴重的反動政治傾向的戲，還有美其名曰「挖掘傳統」，搞了很多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東西。在整個文藝界，大談大演「名」、「洋」、「古」，充滿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惡濁的空氣。我開始感覺到，我們的文學藝術不能適應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那它就必然要破壞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這個階段，我只想爭取到批評的權利，但是很難。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評有鬼無害論的文章，是得到上海柯慶施同志的支援，他組織人寫的。第二個階段，我和一些同志才想到要改。並且還得自己參加改革工作。事實上，多少年以來，隨著社會政治經濟方面新舊鬥爭的變化，在文學藝術方面，也出現了新的文學藝術，以與舊的文學藝術向對抗。就是號稱最難改革的京劇，也出現了新的作品。大家知道，在三十多年前，魯迅曾

經是領導文化革命的偉大旗手。毛主席則在二十多年前，提出了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提出了推陳出新的問題。推陳出新，就是要有新的、人民大眾的內容，喜聞樂見的民族形式。內容有許多是很難推陳出新的，如鬼神、宗教，我們怎麼能批判地繼承呢？我認為不能。因為我們是無神論者，我們是共產黨員，根本不相信世界上有什麼鬼神上帝。又例如地主階級的封建道德，資產階級道德，它們天經地義的道德，是要壓迫人、剝削人的，難道我們能批判地繼承壓迫人、剝削人的東西嗎？我認為不能。因為我們是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我們是要建設社會主義，我們的經濟基礎是公有制度，堅決反對那些壓迫人、剝削人的私有制度。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掃蕩一切剝削制度的殘餘，掃蕩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雖然有的詞我們還在用，但內容是完全不同了。例如忠這個詞，封建地主階級是忠於君王，忠於封建階級的社稷；我們是忠於黨、忠於無產階級、忠於廣大勞動人民。又例如節這個詞，封建階級所謂的氣節，是屬於帝王的，屬於封建階級社稷的，我們講的是無產階級的革命氣節，這就是說，我們要對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的事業有堅定不移的信仰，絕不向少數壓迫人民、剝削人民的敵人屈服。所以，同一個忠字、節字，我們還在用著，階級內容是完全相反的。至於藝術形式、就不能採取虛無主義的態度，也不能採取全盤肯定的態度。一個民族，總有它的藝術形式，藝術特色。我們如果不把祖國最美好的藝術形式、藝術特色加以批判地繼承，採取虛無主義的態度，那是錯誤的。相反，全盤肯定，不作任何推陳出新，也是錯誤的。對於全世界各族人民的優秀藝術形式，我們也要按毛主席的「洋為中用」的指示，來做推陳出新的工作。帝國主義是垂死的、寄生的、腐朽的資本主義，他們什麼好作品都搞不出來了。資本主義已經有幾百年了，他們的所謂「經典」作品，也不過那麼一點。他們有一些是模仿所謂的「經典」著作，死板了，不能吸引人了，因此完全衰落了；另一些則是大量氾濫，毒害麻痺人民的阿飛舞、爵士樂、脫衣舞、印象派、象徵派、抽象派、野獸派、現代派，……等等，名堂多了。一句話：腐朽下流，毒害和麻痺人民。

試問：舊的文學藝術不能適應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古典的藝術形式不能完全適應社會主義的思想內容，那要不要革命，要不要改革？我相信，大多數同志們和朋友們，會認為需要革命的，需要改革的，這是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又是一件非常細緻，相當困難的工作。再加上過去舊中宣部、舊文化部長期的反黨反社會主義領導，製造了種種理由，反對革命，破壞改革，就更加深了一般人的畏難情緒。還有一小撮人，則是別有用心的。他們破壞革命，反對改革。京劇改革，芭蕾舞劇的改革，交響音樂的改革，就是這樣衝破重重困難和阻力搞起來的。

在今年五月以後，進入了全國性的幾乎涉及整個意識形態領域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派工作隊這個問題，我個人也有一個認識過程的。六月一日，聶元梓等同志的大字報發表以後，我用了一個來月的時間，觀察形勢，分析形勢，我感覺出現了不正常的現象。這一個來月，我開始大量注意學校。例如，南京大學匡亞明製造的反革命事件，西安交通大學的「六·六」事件，北京大學的「六·一八」事件。我很驚異，為什麼一些出身成份很好的青年，從他們自己寫的材料看，他們是要革命的，可是，他們竟被打成所謂的反革命，逼得他們自殺，神經失常，等等。毛主席是七月十八日回到北京的，我是七月二十日回到北京的。原來應該休息幾天，但是聽了陳伯達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在京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同志們的意見，我就報告了毛主席，我感到需要立刻跟伯達同志，康生同志去看大字報，傾聽革命師生的意見。事實同那些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堅持派工作隊的人所說的完全相反，廣大群眾熱烈歡迎我們，我們才知道，所謂北大「六·一八」事件，完全是一個革命事件！他們把革命事件說成反革命事件，並且通報全國，以此鎮壓全國的革命師生。這時，我才充分地認識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派工作隊這個形式是錯誤的，他們的工作內容尤其是錯誤的！他們不是把鋒芒對準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以及反動的學術「權威」，而是對準革命的學生。同志們、朋友們，鬥爭的鋒芒對準什麼，這是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呀，這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原則問題！而據說我們的毛主席早在今年六月間，就提出過不要急急忙忙派工

作隊的問題，可是有的同志沒有請示毛主席，就急急忙忙地派出去了。但要指出，問題不在工作組的形式，而在它的方針、政策。有些單位並沒有派工作組，依靠原來的領導人進行工作，也同樣犯了錯誤。也有一部分工作組採取了正確的方針、政策，並沒有犯錯誤的。這就可以說明，問題究竟在那裡。

八月十八日，毛主席接見了百萬革命小將，主席是那樣的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是那樣相信群眾，是那樣愛護群眾，我覺得自己學習很不夠。這以後，紅衛兵小將們走向社會，大破四舊，我們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同志們拍手稱快，但是過了些天，又遇到了新的問題，於是我們趕快找材料，調查研究，這才又追上不斷發展的革命形勢。我就叫做緊跟一頭，那就是毛澤東思想；緊追另一頭，那就是革命小將的勇敢精神，革命造反精神。跟和追，不是經常能夠完全合拍的，是時而追上，時而落後於形勢。因此，我有什麼缺點錯誤，希望同志們、朋友們、紅衛兵小將們批評我，寫信也可以，寫大字報也可以。凡是我錯的，我都改。凡是我對的，那我當然要堅持。

從五月十六日到現在，六個多月了，就是這樣，處於高度緊張狀態。因為注意了全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形勢，對文學藝術界的具體工作，就抓得少了。這點，我希望得到你們的諒解。今後，能不能抽出更多的時間來注意你們的問題，我不敢說。因為鬥爭的領域太寬廣了。對於整個文學藝術領域的破與立的問題，目前，我不能集中精力專門搞了。這可能要等到運動的某個段落，我的體力也還能支持的話，再來同文藝界的革命的同志們、朋友們、紅衛兵小將們，一塊來建設為工農兵服務的無產階級的新文藝。

北京京劇一團的同志們、朋友們，你們給我的信，我倒是都看了。只是因為工作忙一些，身體也不太好，沒有能夠到你們團去，但是，你們團裡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是關心的。北京京劇一團是北京首先接受京劇改革光榮任務的一個單位。這是你們團裡一批想革命的演員和其他工作人員和我一塊努力，在別人首創的基礎上加工或改制的結果，舊北京市委和你們團的舊黨總支的某些負責人則是被迫接受的。在毛澤

東思想指引下，短短的幾年內，你們在創造革命現代戲的工作中，確實做出了成績，為全國的京劇改革樹立了一個樣板。我相信劇團的大多數同志和朋友，特別是青年同志，是好的，是要革命的，是能夠自己教育自己的，自己解放自己的。你們一定能夠進一步活學活用毛主席的著作，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使自己的思想革命化，堅決執行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識破一小撮人企圖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陰謀詭計，把劇團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為了國慶日演出革命現代戲，我們做過多次討論，支持了你們演出，反對了那種企圖抹殺你們京劇革命成績的錯誤觀點。為了你們的《沙家浜》能夠上演，也是為了《紅燈記》、《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襲白虎團》，舞劇《紅色娘子軍》、《白毛女》，交響音樂《沙家浜》……等等的演出，我們對紅衛兵小將們和各方面都做了一些工作。向他們說明：這些創作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是毛主席為工農兵服務的文藝思想的偉大勝利。如果對你們這些革命成果不給予充分的肯定，那是完全錯誤的。只有那些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人，才對這些巨大的革命成果加以歪曲和否定。事實證明：廣大的人民是承認我們的成績的。世界上的革命的馬列主義者和革命人民是給予我們以好的評價的。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恩來同志、伯達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許多同志，都肯定了我們的成績，給過我們巨大的支持和鼓舞！

我希望：經過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鬥爭和鍛鍊之後，我們還要經常和工農兵相結合。這樣，我們一定能夠為京劇改革和其他文學藝術的改革做出新的成績！我們的任務是艱巨的。但我們一定要勇敢地擔負起這一光榮而又艱巨的革命任務來。胸懷祖國，放眼世界！

你們劇團裡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存在著十分尖銳，十分複雜的階級鬥爭，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奪權鬥爭。對於以彭真為首的舊北京市委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你們還沒有真正的進行深入、廣泛的揭發和批判。在這裡要嚴肅地指出：薛恩厚、肖甲、季一先、栗金池以及趙燕俠等人，還沒有認真地同舊北京市委劃清界限，沒有深入揭

發舊北京市委的罪行，也沒有對自己的錯誤進行認真的檢討。薛恩厚在文化大革命開始時給我來過信，對舊北京市委作了一些沒有觸及問題本質的揭發。趙燕俠也來過一封短信，表示她沒有尊重我對她政治上的幫助，作了一些沒有觸及靈魂的自我批評。但在最近，薛恩厚、肖甲、栗金池三人聯名來信，竟然用種種「理由」掩蓋自己的錯誤，企圖蒙混過關。這種態度是不老實的。

你們劇團內，並不是所有幹部、黨員、團員都犯了錯誤，也不是所有幹部都犯同樣性質的錯誤，而是必須區別對待，擺事實，講道理，採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態度，允許改正錯誤，允許革命。至於上面我指出的那幾個人，就是薛恩厚、肖甲、季一先、栗金池以及趙燕俠，他們貫徹執行了舊北京市委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同彭真、劉仁、鄭天翔、萬裡、鄧拓、陳克寒、李琪、趙鼎新以及陸定一、周揚、林默涵等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相互勾結，陰一套、陽一套，軟一套、硬一套，抗拒毛主席的指示，破壞京劇改革，兩面三刀，進行了種種阻撓破壞活動，玩弄了許多惡劣的手段，打擊你們，也打擊我們。舊北京市委、舊宣傳部、舊文化部互相勾結，對黨、對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必須澈底揭發，澈底清算。對於我們黨內的以反對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為目標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也必須澈底揭發，澈底批判。否則，就不能保障革命的勝利果實。薛恩厚等人必須澈底交代，澈底揭發，只有這一條路，除此之外沒有別的出路！經過群眾的充分批判，如果他們真正進行了澈底的揭發和交代，「革面洗心，重新做人」，他們還是可以參加革命的。如果薛恩厚等人真正努力改過自新，走上黨的正確道路上來，他們還有可能爭取做為好的幹部。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要用文鬥，不用武鬥。不要動手打人。武鬥只能觸及皮肉，文鬥才能觸及靈魂。

由於沒有澈底批判舊北京市委、舊中宣部、舊文化部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沒有肅清這條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在劇團的影響，你們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搞澈底，你們劇團的運動就有可能走向邪路，被個別別有用心的人篡奪了領導權。這對將來劇團的建設將發生很

不利的影響。我建議你們：牢牢掌握鬥爭的大方向，掌握黨中央、毛主席制定的正確方針和政策，反對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鬥爭中逐步壯大左派隊伍，團結大多數，包括那些受蒙蔽的人，幫助他們走上正確的道路。堅決把揭發、批判舊北京市委、舊中宣部、舊文化部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鬥爭，搞深搞透，堅決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你們對魏晉等三同志的去留問題發生了爭執。必需說明：他們已經不是工作隊，他們已經撤離了你們的劇團，在國慶日前，我接到你們全體成員來信，堅決要求把他們三位同志調回去工作，經過中央文化革命小組討論決定，才又請回去幫助工作的。一個共產黨員，為人民服務，做了一些好事，是本分；做錯了，就應該接受群眾的批評。這三位元同志，我並不認識，更談不上瞭解。在這段時間內，如果這三位元同志有什麼缺點錯誤，你們是可以批判他們的，他們也應當主動地進行檢查。現在你們中間既然有一部分成員堅決要求他們撤走，我們經過討論，同意他們的意見。將來，另派同志去負責團裡的日常的政治思想工作。至於你們團裡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應根據中央的規定，民主選舉文化革命委員會或文化革命小組來領導。不符合巴黎公社原則產生出來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小組，可以重新改選或部分改選。所有選舉活動，都必需經過群眾充分醞釀，充分討論，不能由少數人把持。我們相信，大多數同志是能夠自己分清是非的，是能夠按照正確的方向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下去的。絕對不允許利用這三個同志的撤走，挑動群眾鬥群眾，打擊革命積極分子。在這裡，我要說明：不能離開階級觀點去談什麼「少數」「多數」，要看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真理掌握在誰的手裡，誰真正站在無產階級的革命立場上，誰真正執行了毛主席的正確路線。對不同的單位，要作不同的具體分析。我希望：全團同志能夠進一步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突出無產階級政治，堅決貫徹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澈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原則基礎上團結起來，完成一鬥、二批、三改的任務，把北京京劇一團建設成一個真正的無產階級化的戰鬥化的革命樣

板團！

中國共產黨萬歲！
無產階級專政萬歲！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毛澤東思想萬歲！
毛主席萬歲！

（中央辦公廳秘書局）

周恩來同志講話

文藝界的同志們、朋友們、紅衛兵小將們：
我向你們問好，向你們致以無產階級的革命敬禮！

我同意和支持江青同志的講話。我慶賀北京四個文藝單位編入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建制。我希望，今後，還會有新的文藝單位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序列。

當前我國正在開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極其廣闊的、極其深刻的、更高階段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這場革命具有極其偉大的意義。這場革命，反動了億萬革命群眾，觸及了每個人的靈魂。這場革命，震動了全世界，震動了整個社會，震動了整個文藝界。這場革命，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用無產階級世界觀改造社會。這場大革命的目的，是為了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挖掉修正主義根子，防備資本主義的復辟，保證我國永不變色，大大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並且大大影響和支持全世界人民的革命運動。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新階段。隨著無產階級登上歷史舞臺，就開始出現了同舊的剝削階級的文學藝術相對抗的新的人民大眾的文學藝術。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主席就提出了文化革命的歷史任務。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闡明了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指導原則。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毛主席又親自領導了一系列的重大的反對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批判運動。

在經濟戰線上基本上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之後，又開展了政治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毛主席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和《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這兩篇輝煌的著作，提出了在意識形態領域裡滅資興無的偉大歷史任務。這個革命發展到現階段，就成為全社會都動起來的，億萬群眾自覺參加的，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群眾運動。

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創造了無產階級專政下大民主的新經驗。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大串聯，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這是毛主席的群眾路線在社會主義革命中的新發展。我們有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有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有鞏固的無產階級專政，有千百萬群眾的高度的社會主義革命的自覺性和積極性，才可能有今天這樣的無產階級的大民主。我們的目的，就是像毛主席指出的那樣，要形成一種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

我們的文藝革命獲得了偉大的勝利。近幾年來，京劇改革，芭蕾舞劇改革，交響音樂改革，雕塑改革，都取得了劃時代的成就。這是文藝革命化、大眾化、民族化的一個大飛躍。這些成就，都是經過嚴重的階級鬥爭，衝破了舊中宣部、舊文化部、舊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重重障礙而取得的。這些都是在毛主席的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和厚今薄古、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方針指導下取得的。這是在普及的基礎上的提高，又是在提高指導下的普及。在這些樣板的影響和帶動下，已經產生了一批新的革命的文學藝術作品，廣大的工農兵登上了戲劇舞臺。這個革命運動必將在各個文藝領域裡進一步深入地開展起來，必將對我們的未來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

我在這裡要介紹一下在座的陳伯達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都是堅決擁護和執行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

上面所說的文藝革命的成績，都是同江青同志的指導分不開的，都是同文藝界的革命左派的支持和合作分不開的。這是同從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貫穿在文藝界的一條修正主義黑線進行堅決鬥爭的結果。江青同

志親自參加了鬥爭實踐和藝術實踐。雖然艱苦的鬥爭損害了江青同志的身體健康，但是精神上的安慰和鼓舞，一定能夠補償這些損失。

我在文藝方面是個外行，是個不得力的支持者。在方向上，我是堅持毛主席為工農兵服務的文藝路線的，在方針上，我是堅持革命化、大眾化、戰鬥化和民族化的，但是，在實踐上，曾經犯過指導性的錯誤。例如，在音樂方面，我是外行中的外行，我只強調中西音樂的不同處，強調反對崇洋思想，強調中西音樂分開做基本訓練，不認識洋為中用，不認識可以批判地吸收西洋音樂為我所用。在這個問題上，感謝江青同志幫助了我。我也在學習革命歌曲的實踐中，得到了深刻的體會。

我們文藝革命的成果，不但受到國內廣大工農兵和革命群眾的熱烈歡迎，而且得到全世界革命的同志和朋友們的高度評價和熱情的讚揚。

這裡，我想從大量外國同志和朋友讚揚我國文藝改革的言論中摘出一小部分，來看看我們這些嶄新創造的偉大的世界意義。

英國伯明罕大學教授左派共產黨人湯姆遜，早在一九六四年就稱讚京劇改革和工農學哲學運動是兩件劃時代的大事。這是毛澤東思想的體現。這在馬克思主義發展歷史上，在人類文化發展歷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

剛果（布）作家隆達和阿巴連續看了幾出京劇現代戲，他們說：「好幾年前，我們在巴黎看過京劇。老實說，我們都是不喜歡的，因為我們想從中國的藝術作品中瞭解新中國的現實生活，但是京劇卻都是描寫過去生活的，那種生活是我們不能接受的，所以我們革命者不喜歡。法國的資產階級倒是喜歡的。這一回我們看了表現現代鬥爭生活的京劇，戲裡面的人物，誰是敵人，誰是朋友，我們非洲人，不用翻譯，都能理解。」

同志們請看：世界上的革命人民是何等熱愛我們新的革命京劇啊！他們是何等期望我們的京劇能夠表現現代的鬥爭生活啊！他們說得多麼深刻啊！

日中文化交流協會理事長中島健藏說：「京劇演出現代戲，用京劇來教育人民，其意義是很深遠的，對人的啟發教育是大的。」團員杉村

春子（著名話劇演員）說：「日本的戲劇界的朋友都很關心京劇演現代戲的問題。站在第一線的（中國）演員們的任務很重大，不僅要把中國的戲搞好，同時也是日本戲劇界的榜樣，人們的眼睛都在注視著中國戲劇界的朋友。」他們從京劇革命中看到了戲劇的方向。

許多外國朋友談到了京劇改革的世界意義。英國友好訪華小組一位成員說：「京劇現代戲對於世界文化（革命）具有重要意義。」他說：「我相信，這對世界文化會是一個貢獻。中國將會為世界樹立一個榜樣，特別是對那些受英、美帝國主義文化影響的國家，對亞、非、拉美國家來說，更是這樣。對於那些民族文化受摧殘的國家，如希臘也是如此。」他們從中國京劇革命中看到了工農兵登上舞臺的偉大意義。瓜地馬拉一位劇作家說：「沒有理由來阻礙戲劇改革，應該用社會主義內容來代替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內容，讓社會主義時代的新人物登上舞臺。」這種態度是多麼鮮明！他們從京劇革命的成就，看到了新中國革命人民的英雄姿態，看到了無產階級英雄人物新的精神面貌，看到了毛主席為工農兵服務方向的輝煌勝利！

外國朋友們不僅從政治上肯定了文藝革命的成就，而且認為：「這些京劇革命的樣板戲，在藝術上也是成功的，十分傑出的。」越南一位同志對現代京劇很稱讚。他說：「這是毛澤東文藝方針的勝利。現代京劇在唱腔方面有很多的改進，念白也好懂了，看了演員的表情，觀眾對劇情就更容易理解了。」日中友協總部理事長宮琦世民說：「老實講，以前我對京劇的改革能否成功是有懷疑的，但看了演出，我放心了，你們改得對，改得好。你們不僅保持了京劇固有的特色，而且有了新的發展。」日本一位評論家看了《智取威虎山》的演出後說：「非常好。我早就聽說中國在嘗試給京劇以新的主題，反映現代生活，這次看到了演出之後，很受教益。你們給舊的程式賦予了新的生命。劇中滑雪，登山等場面，都保持並發揚了京劇翻打的美的特色，這個嘗試是非常成功的。舞動步槍的動作，一點也看不出有揮舞青龍大刀的痕跡，大花臉誇張很適當，與現代服裝配合在一起，一點也沒有不調和的感覺。總之，一切都超出了我的想像。」

就是一些反對無產階級文藝的資產階級評論家，也不得不在鐵的事實面前，承認革命京劇在藝術上「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非常出色」。

我國對古老的芭蕾舞劇的改革，也使得世界各國藝術家十分欽佩。《紅色娘子軍》已經在阿爾巴尼亞演出了，受到了人民十分熱烈的歡迎，認為是「世界上最好的戲」。

一九六六年「五一」節來華的各國外賓，對我們芭蕾舞劇《白毛女》反映也十分強烈。阿根廷外賓瓦洛塔說：「《白毛女》是革命的芭蕾舞，演技高超，布景是令人難以想像的好，具有深遠的社會意義。」蘇聯的《天鵝湖》則是蘇聯政治和藝術僵化的象徵。」

加（拿大）中友協代表團普遍反映革命的芭蕾舞有很大教育意義。愛德華茲表示他原來不大喜歡看芭蕾舞，但中國的這種芭蕾舞他是喜歡看的。團員丹紐森說：「在資本主義國家裡，我們不可能看到這樣的劇，因為西方的戲劇都是資本主義性質的，蘇聯也是如此。」

日本松山芭蕾舞團參觀中央歌舞劇院時，團長清水正夫說：「我瞭解到中國的芭蕾舞不僅要演劇，還要胸懷祖國，放眼世界，這是對日本人民的很大支持。要學到真正的芭蕾舞必須到中國來。」

我不再多舉了。從以上的反映中，我們可以看見：全世界革命人民是多麼高度評價我們文藝改革的成就！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毛主席的文藝方向，就是全世界革命文藝的方向。我們正在開闢的道路，是全世界無產階級文藝將要走的道路！我們應當有充分的信心，在這條正確的道路上繼續前進！當然，我們還有許多新的問題有待解決，要做許多艱苦的工作，但只要堅持不懈地朝著毛主席的方向走下去，就一定會不斷取得新的勝利！

我們的文藝團體，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重點單位之一。過去長期在彭真、陸定一、周揚、林默涵、夏衍、田漢、陽翰笙等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統治下，文藝界成為他們抗拒毛主席文藝思想和革命路線，散布修正主義毒素，製造資本主義復辟輿論的一個重要地盤。我們一定要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堅決把一小撮盤據在文藝界的反黨反社會

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統統揭露出來，把他們鬥倒、鬥臭、鬥垮。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必須澈底整頓我們的文藝隊伍。在火熱的革命鬥爭中，促使文藝工作者思想革命化，肅清修正主義路線的惡劣影響，堅決貫徹執行毛主席的文藝路線，認真地同工農兵相結合，使我們的文藝大軍成為無產階級化的革命化的戰鬥化的文藝隊伍。所有的做文藝工作的同志，都要在鬥爭中努力活學活用毛主席的著作，認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觀，在火熱的階級鬥爭中考驗自己，不做那種只在口頭上講講的「口頭革命家」，要努力做一個真正言行一致的無產階級文藝戰士。

正如江青同志所說，文藝團體中犯錯誤的人員，要區別對待。要分清是人民內部矛盾還是敵我矛盾。少數混入文藝隊伍的壞人，是要從文藝隊伍中清洗出去的。對於大量的犯錯誤的人，要分別錯誤的不同性質，採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只要他們真正地認識錯誤，真正地改正錯誤，就應當歡迎他們，幫助他們，允許他們革命。

凡是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因為給領導或對工作組提意見而被那些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眾，都應該根據中央的指示，宣布一律無效，予以平反。他們被迫寫出的檢討材料，應當交給他們本人處理。其他整群眾的材料，應當全部燒毀，不許隱藏，不許轉移，不許私自處理。否則，要受到黨的嚴厲處分。

文藝界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要靠文藝工作者自己動手來解決。我們相信你們，一定能夠正確地、全面地、不折不扣地貫徹執行文化革命十六條。要用文鬥，不用武鬥。要掌握原則，掌握政策，懂得策略，努力團結大多數，包括受蒙蔽的人，集中力量打擊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反動的資產階級「權威」。我們一定要堅決執行毛主席的正確路線，澈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把文藝戰線上的鬥批改搞深、搞透、搞澈底。我們一定能夠用無產階級的新文藝來代替一切剝削階級的腐朽的文藝！在毛澤東思想的照耀下，我們一定能夠創造出人類歷史上最光輝燦爛的文藝。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無產階級專政萬歲！
中國共產黨萬歲！
毛澤東思想萬歲！
毛主席萬歲！

（中央辦公廳秘書局）

謝鏗忠同志講話

同志們、朋友們、紅衛兵小將們：

我衷心地擁護江青同志的講話。江青同志指示的問題，是完全正確的。她非常熱情地肯定了同志們過去的成績，又明確地指出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努力的方向，並且諄諄囑咐大家應當掌握黨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正確的方針和政策，對同志們寄予殷切的希望和關懷。我們大家要對江青同志的指示認真學習，領會精神實質，堅決貫徹執行。

根據中央軍委的指示，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決定，將北京市京劇一團（包括北京戲劇專科學校參加國慶演出的紅衛兵演出隊）、中國京劇院（包括中國戲曲學校參加國慶演出的紅衛兵演出隊）、中央樂團、中央歌劇舞劇院的芭蕾舞劇團及其樂隊，劃歸中國人民解放軍建制，列入部隊序列，成為我軍進行政治工作和文藝工作的組成部分。我代表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全軍指戰員及部隊全體文藝工作者，向同志們表示熱烈歡迎。並且，在此宣布，我們將要派幹部去上述各單位擔任行政和黨政領導職務。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們主要是負責行政管理和政治思想工作。文化大革命運動的任務仍然由全體革命同志經過充分醞釀，以巴黎公社的方式選出的文化革命委員會來負責領導。

我還向大家宣布一個大喜事：中央軍委決定江青同志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文化工作顧問。這是我們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副主席對我軍文化工作的極大關懷。江青同志對毛澤東思想學習得很好，領會得很深，運用得很活、很堅決。由她擔任我軍文化工作顧問，是加強部隊文化工作革命化、戰鬥化的最重要的部署。

我們相信，在中央軍委，總政和江青同志的領導下，在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推動和鼓舞下，我軍的文藝工作，在宣傳毛澤東思想，為工農兵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為滅資興無，鞏固和提高部隊戰鬥力服務等方面，一定會作出更大的成績，取得更大的勝利。我希望北京市京劇一團（包括北京戲曲學校參加國慶演出的紅衛兵演出隊）和中國京劇院（包括中國戲曲學校參加國慶演出的紅衛兵演出隊）、中央樂團、中央歌劇舞劇院芭蕾舞劇團的全體同志們：

- 一、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全體革命同志團結起來，堅決執行十六條，掌握鬥爭的大方向，積極地、認真地完成一鬥、二批、三改的任務。
- 二、在鬥爭中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別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搞好人的思想革命化，破私立公，滅資興無，把我們這幾個單位建設成為毛澤東思想的學校，成為毛澤東思想的重要宣傳隊。
- 三、做一輩子毛澤東思想宣傳員，努力學習毛澤東思想，積極宣傳毛澤東思想，堅決貫徹毛澤東思想，勇敢捍衛毛澤東思想。努力創造無產階級的新文藝，作出好樣板，進一步發揮樣板田的作用。絕不辜負我們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副主席對我們的期望。絕不辜負全國人民和全軍指戰員對我們的期望。

我們部隊的全體文藝工作者，都要認真學習江青同志的講話，堅決貫徹執行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按照中央軍委、總政的指示，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讓我們高呼：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

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吳德同志講話

同志們、朋友們、紅衛兵小將們：

我完全擁護江青同志的講話，她的講話不僅對北京市京劇一團，而且對整個文藝界的文化大革命運動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指導意義。

我是擁護中央軍委的指示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決定，把江青同志曾經工作過的北京京劇一團以及中國京劇院、中央樂團、中央歌劇舞劇院芭蕾舞劇團及其樂隊，劃歸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編制，成為軍隊進行政治工作和文藝工作的組成部分，並且向北京京劇一團和其他幾個單位的全體同志表示熱烈歡迎！

北京市的文藝界，過去受到了以彭真、劉仁、鄭天翔、萬里、鄧拓、陳克寒、李琪、趙鼎新等直接指使一些單位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採取極其卑鄙的手段，抗拒毛主席的指示，破壞江青同志進行戲劇改革的工作。這種罪惡活動，充分證明了文藝界的階級鬥爭是十分尖銳，十分複雜的。我們決心同你們站在一起，依靠廣大革命群眾，把揭發批判舊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鬥爭搞深、搞透，把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鬥倒、鬥臭，堅決肅清他們的惡劣影響，不折不扣地貫徹執行毛主席的文藝路線，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在江青同志的直接領導下，北京京劇一團曾經是首先接受京劇改革光榮任務的勇敢單位，並且做出了成績。我們完全相信，今後在中央軍委、總政和江青同志的指導下，北京京劇一團和其他單位，一定能夠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取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徹底勝利，把劇團建成一個真正無產階級化的戰鬥化革命樣板團，成為北京市和全國劇團學習的榜樣！

讓我們高呼：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

我們偉大的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毛主席萬歲！萬

歲！萬萬歲！

（國務院辦公廳秘書局）⁴⁵

陳伯達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的講話（1966.12.4.）

講一點個人意見，大家討論商量。

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不只是中央文革小組提出來的，而且已同各派工人商量過，並陸續有些補充，先搞了「八條」，後來根據各派的意見，補充成「十條」。十二條太長了，工人不容易記。根據當前冒出的問題和主席思想，提出這個「十條」，這「十條」各派都贊成，不能說是折衷主義，實際是按主席思想搞的。

主要講一講派別組織問題，我的想法不知對不對，大家研究。

工廠出現這些派別問題，關鍵不在群眾，而在於工廠的領導。當群眾向工廠領導提了些意見，工廠的領導幹部就組織一部分人保自己，你來一個，我來一個更大的，這樣就出現了各派的組織。比如北京機床一廠，組織捍衛毛澤東思想的捍衛團，廠的領導把老工人、黨團員組織起來，不是捍衛毛澤東思想而是捍衛他們自己。所有的問題，癥結在領導，而不在群眾。領導不和群眾一條心，不去說服群眾，而匆匆忙忙地組織保護自己，所以溝就越來越深。我不懂工廠的情況，但工廠和學校基本是一樣的問題。工廠存在的問題主要是領導和群眾的關係問題。群眾一提意見就怕整到自己頭上，所以群眾意見一出來，就趕快組織一批人保衛自己，使問題複雜化了，把少數派說成不像個樣子，少數派受打擊確實有，我在這方面不懂，平時同工人接觸少，同學校接觸多。我和

⁴⁵ 中央教育部八·一八紅衛兵總部編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期間中央及有關負責同志講話（選編）》（第四集），一九六六年十月；北京汽車分公司文革大字報辦公室、北京汽車分公司行政保衛文革、北京國棉三廠文革籌委會宣傳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內部資料，僅供參考）》，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五個工人談話，文化革命一開始，工人向領導提意見，就說大家是「地主出身」，「有血債」。有的就千方百計硬把人家打成反革命。像呂家才，說他家有血債，父親是保長。經查實，父親是工人，祖父是上中農。這個人並不可怕。我們文革小組並不高明，我們是小學生，我們認為這些人並不可怕。為什麼把他們說成青面獠牙。我們和他們談話，他們是講理的。廠裡當權派，習慣於用行政、命令式的口氣，同工人談話，這是不行的。特別是青年工人有氣。那樣愈弄愈糟。我們當過青年學生也是一樣。本來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大問題，因態度不好，就鬧起來了。問題在於領導採取什麼態度。

十六條對工廠完全適用。我接觸到發生的問題和學校一樣。派別組織問題關鍵在於領導，有什麼捍衛的必要呢？這種搞法還叫多數派。有一天晚上我到機床一廠，找政治部談話，副書記提出兩派間鬧得這麼厲害，還是派來個工作組吧！搞四清，整頓工人隊伍。我聽了很生氣，發了脾氣，說明他沒有學十六條，很糊塗，完全按照自己的思想辦事，我說了算，這樣怎能把運動搞好呢？因此領導是個關鍵問題，一切責任在於領導，在於領導是否執行十六條。有些事情做錯了，對不起群眾，你賠個不是，不就完了嗎？就是有些糾纏不清的，最後也會在群眾中孤立起來的，沒有什麼可怕。總覺得保衛自己是對的，那怎麼行？有一個徒工，父親在另一個廠，把他打成一個什麼反革命，並通知他父親那個廠，非要把他父親也打下去不可。實際他父親沒有什麼關係。不管什麼問題都可以解決。光聽報告，聽領導的報告，問題就大了。但一深入群眾裡面去，其實是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問題。有什麼問題同工人一談就好解決。根本問題還是在於各級領導沒有決心執行十六條。

武鬥問題，少數派不會比多數派厲害，多數派人多，人多手段更多，但少數派的手也不敢軟。

××講，派別問題究竟責任在群眾，還是在領導，要講清楚。如果責任在群眾，領導是怎麼領導的，那麼，相信群眾就有問題了。當然我不是說群眾不會犯錯誤，有時也會犯錯誤，還是要教育群眾。但責任還在於領導方面，這就是領導和群眾的矛盾問題。如機床一廠鬧得那麼厲

害，我們不想一想，很多亂子是領導自己挑動起來的，為什麼不讓少數派說話呢？我看一說就了事嘛！工廠和學校一樣是由於領導上挑動群眾鬥群眾、壓制群眾，所以就出了派別。為什麼少數派不能說話，少數派說話了，多數派就壓制少數，有一個工廠多數派不講理。有個不屬於兩派的工人說，工廠是不對的，為什麼不讓少數派說說話呢？我看見這種現象不滿意，不應該用這種態度來對待學生和工人。大家如果歡迎了就了事嘛！我看有些工廠的領導是利用工人的弱點，讓黨團員，老工人參加，製造工人之間的分歧。有個老工人說，不參加多數派，一百另五元的工資就保不住了。工人的這些話都反映了工廠領導存在的嚴重的問題。

關於黨團組織活動問題，現在在工廠裡提不得，任何黨團組織要在文化大革命中接受考驗，接受群眾的考驗。匆匆忙忙，恢復黨團組織活動是沒有什麼好處的。經過群眾考驗，好的還是可以站住腳的。只要有個生產班子就可以了，大家關心生產是好的，是對的。我也和大家一樣。我給上海工人的電報，講搞好生產是大道理，但少說一句話，革命也是大道理。兩個大道理要兼顧，出了我很多大字報，說我的電報是大毒草。多數派是擁護的，不一定對。少數派反對可能對，因為說抓生產是大道理，沒有說抓革命也是大道理，兩方面說就好了，有片面性，批評了就改正，因為上海發生了問題，匆匆忙忙寫了這個電報，有毛病。因此對工廠的黨團組織也不要匆匆忙忙恢復，要經過一段考驗，群眾看清了，再恢復有好處。主席說，同意組織兩個班子，只要八小時堅持了，利用業餘時間鬧革命。黨的領導應該是黨中央和毛主席的領導，才是正確的領導。說各級黨的領導是正確的領導，這是靠不住的。我接觸的這個廠，有的幹部不學習中央的十六條，讓他們領導會走上邪路去。所以要強調黨中央和毛主席的領導。

這「十條」是廣泛聽取多數派、少數派的意見，還有文革小組的意見，然後東湊西湊，湊起來的。現在，工廠文化革命，用壓的辦法、堵的辦法，產生的後果必然會出亂子。有錯誤就接受批評，改正錯誤。不要不讓人家去串連，也不要採取捍衛自己的辦法，不要挑動群眾去捍衛

自己的權力，我想這是根本性的問題。共產黨員要有一個風度。要有大無畏的革命精神，不管那一派，都要敢於談話，要在群眾中承認錯誤，不要怕群眾批評，使群眾同領導打成一片，那事情就會搞得更好。加上必要的措施，堅持八小時工作制，有個生產班子，生產班子先健全是不行的，還要加上改選。抓住兩條，生產就不會亂了。一是抓革命，是大道理，二是抓生產，也是大道理。用革命統帥生產，兩者必須兼顧，過去給上海的電報有缺點，可以糾正，只講抓生產不全面。

兩個大問題，一是對待群眾的態度問題，一是八小時工作制的問題，即抓革命，促生產的問題。「十條」是不完全的，因為許多工廠的具體問題都未涉及。以後在實踐中再加以補充和修改。

對廠礦的派別，廠的領導不要主動去搞，要主動接受少派的意見，和少數派接近，不要造成對抗情緒。學生要去，要歡迎，不要對立。我們要按照毛主席的思想，先當學生，後當先生。在對待少數派、多數派的問題上也要這樣。少數派對領導提意見，你們歡迎、鼓掌，問題就沒有了嘛！學生進去，也鼓掌歡迎嘛！越對立越不行。不要人家一提意見，就整人家，那就沒有自由了。學生到工廠串連，我們對北京少數派談了，鼓勵他們進工廠，先當學生，後當先生，他們很同意。假如工人歡迎他們那不就好辦了嗎？我一直以為老工人比較好，無產階級意識多、覺悟高，但是十幾年來學蘇聯的辦法，我們把一些老工人提上來，脫產了。他們脫產，又有了一百零五元的工資，就容易脫離群眾，老工人都有一定的地位，班組長都是他們，同領導有聯繫。告訴他們不要自以為資格老，有威信。青年起來鬧革命不要同他們對立。我們要幫助他們。

陳伯達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的講話（1966.12.6.）

【下午】

要澄清幾點意見。

第一、這「十條」作為安民告示出現的，工廠中許多問題沒有涉及到，但「十條」是包含一個完整性。谷牧的彙報提綱，實際上是割裂了它的完整性。彙報提綱說贊成「十條」，實際是反對「十條」的。所有各條都是同工交企業相適應的，可能有許多缺點，也許還要補充，但有一個根本的東西，如果把革命打掉了，「十條」就打掉了。

第二、談一談工作方法問題。說工作方法問題，不是文革小組的工作方法就很好，可以說文革小組的工作方法不好，我的工作方法特別不好，不會做工作，不會商量問題。但彙報提綱是不好的，事前也不同我商量，特別是沒有請示過主席和林彪同志，我是計委的成員，大小計委都有我的名，但沒有和我商量，那天看了提綱，的確是突然襲擊，這個方法不好。

（總理插話：這個提綱是我要他們寫的，不能在彙報時光憑口講，要有一個提綱，是開夜工搞的，可是來不及徵求意見。）

第三、對於多數、少數的問題。我說明一下，當然多數、少數都帶有階級性，那一天我講的所謂多數，其中老工人一種地位提高了，過去在天津蹲點，老工人脫離了生產，參加車間當幹部，我動員他們參加勞動很不通，他同我是有感情的，但是說不通。另一種老工人像北京機床一廠，有些人參加了捍衛團，工資一百零五元，不參加就怕丟了。工人階級是有階層的，有的階層容易受資產階級拉攏，有的受當權派拉攏當打手。多數、少數是會有變化的。這個問題我在工作會議上說過，不要多說了。有一點要特別注意的，對於無產階級革命

家、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主席的學生，特別要注意容易聽到首先鬧革命的被說成是流氓痞子。在北京機床二廠聽了一個青年工人講話，說得很有條理，口齒很清楚，但當權派把他說成是流氓痞子。所以，有些報告的提法要注意，不要把這些人說成是流氓痞子。在歷史上首先鬧革命的，衝鋒陷陣的總是少數，然後大多數才參加過來。歷史上很多少數人起來鬧革命，如法國、英國的資產階級革命，起來革命的也說他們是流氓痞子，現在還有人去爭論。我最近看了一本書，寫這本書的不是馬列主義者，他找了很多書的材料證明，就說這些首先起來鬧革命的不是流氓痞子，毛主席在農民調查報告時，就批評過這種錯誤。我們現在不要重複這個錯誤。

中央文革與一司三司北航礦院等代表座談時的講話 (1966.12.14.)

【一司、三司、北航「紅旗」、礦院「東方紅」等單位代表參加座談。參加座談的還有謝富治、關鋒、戚本禹、劉志堅、閻長貴同志。】

你們談的這些情況很好，過去很少與你們座談，直接聯繫少，間接聯繫多，以後要經常聯繫，我們是你們的小學生，首先向你們學習，我們要從你們這裡吸取營養。

昨天與一部分中學生講了，知道了許多事情，今天與你們談又知道了許多事情，我們應經常和你們接觸，我們相信你們會給我們許多真實的材料，這樣我們頭腦裡可以有許多材料了，大家還準備給我們提供什麼？

有人問：準備在十七號開個大會，像十月六號一樣，內容是：

1. 控訴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重慶代表發言。
2. 平反問題：外地很嚴重，至今未平反，號召群眾自己解放自己把

材料搶出來平反。

3. 一小撮人反對文革，與他們進行堅決鬥爭。
4. 與工人結合問題。（以上四點是大意）

伯達：從你們反映的情況看，文化革命中階級鬥爭的表現，還是長期的。毛主席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換腦筋的問題，從一個腦筋換成另一個腦筋，用無產階級腦筋換資產階級腦筋，這是件不容易的事。平反的問題，要執行中央方針政策，簡單宣布平反能不能解決問題，剛才提的這個問題很值得想。材料燒毀了，也平反了，但是思想沒革命。他（指當權派）思想不革命，還可以隨時寫黑材料，主要是解決他們的思想問題。我們也要革命，包括我在內。不革命是不可能前進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要不斷前進，不斷有新的經驗出來，有許多的經驗被新的經驗代替了。要不斷革命，不斷改造，如果不懂這一點，總以為「老子天下第一」那就成了前進中的絆腳石了。

你們對我們有無產階級感情了，在有階級的社會，所有感情是有階級性的。你們對我們有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我們很感激，感謝你們。

同時你們還要不斷鞭策我們，幫我們改正。我們不可避免地有缺點有錯誤。這和踢開中央文革、解散中央文革是兩回事。你們要中央文革幫助，我們也要你們幫助。動腦筋想一想我們說得對不對？不對的可以批判。

我們要在實踐中總結經驗，毛主席說過，中國共產黨有三大作風，一條是理論聯繫實際的作風，一條是群眾路線，一條是批評與自我批評。這是我黨同一切剝削階級區別的標誌，我們不可能沒錯，有錯必須改，所以要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勇氣。

康生、江青等同志的插話

有人說：礦院反映說：「批判戚本禹聯絡站已公開解散了……。」

康生：對反革命分子實行嚴厲鎮壓，這是最大民主，……李洪山就是反革命小頭目。

有人反映：保守派黨員特別多。

陳伯達插話：共產黨員不是買到的，如果可以買到就成假的了。

有人問：清華有人叫囂要為陸定一翻案，大家貼了許多大字報，保守派就說是不讓他們發言。大家組織起來寫大字報，開辯論會對反革命逆流進行反擊，有人說是一言堂。（大意）

江青：首先搞清什麼是無產階級專政問題。

康生：大民主是廣大人民的民主，對反革命分子要實行專政。一言堂，只有革命人民的言論自由，沒有無產階級專政就沒有大民主，大民主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

礦院有人說：保守派說：我們揪文革、戚本禹等是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那麼你們揪王任重也是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

關鋒：王任重在北平，湖北、湖南情況與中央文革沒關係，沒彙報過文革不負責任。轟他不算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

還有人反映：我校秋後算帳派說：「你們鬧吧！秋後再算帳。」

江青：現在不是算我們的帳，是我們算他們的帳。

有人問：有人造謠，毛主席在一次部長會議上承認了三點錯誤：1.支持聶元梓的大字報，2.支持紅衛兵，3.支持革命大串連。

康生：這是反革命造謠。這些話是主席對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說的，（即：有些當權派（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說，我就是這樣革命的，就是支持聶元梓，支持了紅衛兵，支持了大串聯；這就是我的「罪」）（主席是引用他們的話對他們說的。）

有人反映：我們鬥爭了很長時間，把×××的官罷了，大家覺得勝利了（大意）。

江青：把官罷了，還要鬥。光罷官不行，黑東西沒抖出來，不解決問題，要鬥。

有人反映：關於給林總提意見，攻擊林總的事。

康生：攻擊林總是否叫群眾？凡是反對林總和毛主席的就是反革命。他們不是群眾，是群眾的敵人，是他們與群眾做鬥爭。對中央文革態度的辯論是要不要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

礦院東方紅反映：多數派說（保守派），你們少數派不怕當反革命，我們也不怕當反革命。

江青：別忘了咱們是無產階級專政。又說：有人把反對林總的標語，傳單隔牆投到林總家裡去，你們也可以給他們貼，你們認為他們誰是後臺，可以給他貼，揪對不對？

陳伯達：對！（鼓掌）

有人反映：保守派黨員特別多。

伯達插話：共產黨員不是買到的，如果可以買到，就成了假的了。

有人問：清華有人叫囂要為陸定一翻案，大家貼了許多大字報，保守派就說是不讓他們發言。大家組織起來寫大字報，開辯論會對反革命逆流進行反擊，有人說是一言堂。（大意）

江青：首先搞清什麼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

康生：大民主是廣大人民的民主，對反革命分子要實行專政；一言堂只有革命人民的言論自由，沒有反革命言論自由；沒有無產階級專政，就沒有大民主，大民主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

礦院有人說：保守派說「我們揪中央文革戚本禹等是炮轟無產階級司令部，那麼你們揪王任重也是炮轟無產階級革命司令部」。

關鋒：王任重在北平、湖北、湖南情況與中央文革沒關係，沒彙報過，文革不負責任。轟他不算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

還有人反映：我校秋後算帳派說「你們鬧吧！秋後再算帳」。

江青：現在不是算我們的賬，是我們算他們的賬。

有人問：有人造謠，毛主席在一次部長會議上承認了三點錯誤：1.支持聶元梓大字報；2.支持紅衛兵；3.支持革命大串聯。

康生：這是反革命造謠。這些話，是主席對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樣說的：「我就是這樣革命的，就是支持聶元梓、支持了紅衛兵、支持了大串聯，這就是我的罪。」（主席是引用他們的話對他們說的。）

有人反映：我們鬥爭了很長時間，把×××的官罷了，大家覺得勝利了。（大意）

江青：把官罷了還要鬥，光罷官不行，黑東西沒抖出來，不解決問題。

有人反映：關於給林總提意見，攻擊林總的事。

康生：攻擊林總是否叫群眾？凡是反對林總和毛主席的就是反革命。他們不是群眾，是群眾的敵人，是他們與群眾做鬥爭。對中央文革態度的辯論是要不要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

礦院「東方紅」反映：多數派（保守派）說「你們少數人不怕當反革命，我們也怕！」

江青：別忘了咱們是無產階級專政。有人把反對林總的標語、傳單隔牆扔到林總家裡去，你們也可以給他們貼，你們認為他們誰是後臺，可以給他貼，揪對不對？

伯達：對！（鼓掌）

（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第一司令部戰士翟蘭朝整理）⁴⁶

中央首長在北京市中學批判反動路線大會上的講話 （1966.12.16.）（存目）

中央首長對做接待來京師生工作的幹部的講話 （1966.12.19）（存目）

⁴⁶ 北京化工學院紅色宣傳員戰鬥組、北京經濟學院無產階級革命團、北京市東方紅印刷廠革命造反聯絡處、化工部化學工業出版社印刷廠聯合彙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4）》，一九六六年。

陳伯達談關於澈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標準 (1966.12.22.)

- (一) 要看廣大師生員工對兩條路線鬥爭的性質、意義是否有比較深刻的認識，從而真正行動起來。
- (二) 要看廣大師生員工是否把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路線的精神實質，即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放手反動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有比較清楚的認識，並認真、全面、澈底、不折不扣地貫徹執行。
- (三) 要看廣大師生員工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內容及其在學校的影響是否認識清楚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所造成的惡劣影響是否基本解決了，肅清了？
- (四) 一個好的辯論風氣，一個好的政治局面，即是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的局面是形成了，還是沒有形成？
- (五) 學校文革組織的產生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基礎和組織基礎。
- (六) 黨的路線、政策是否真正貫徹執行，即敵我是否分清了？一支敢想、敢說、敢做、敢闖、敢造反的革命左派隊伍是否發展壯大了？爭取中間大多數是否做好了？一小撮極端反動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是否最大限度地孤立起來了？

總之，明確了鬥什麼？批什麼？改什麼？依靠誰來鬥？誰來批？從而使革命師生起來沿著毛主席指示的鬥、批、改方向前進！

中央首長接見首都紅衛兵代表的講話（1966.12.23.）

【地點：人民大會堂】

戚本禹同志：現在請伯達同志講話。

陳伯達同志講話（王力同志翻譯）

最近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同大中學校一些同學開了幾次座談會，還連續參加過幾次大中學校的大會，聽取了大家的意見。今天準備向大家提一點意見，供參考。因為江青同志和其他同志還要講話，我主要講一點學習毛主席著作的問題。

講話的目的，是要使我們怎樣在毛主席的偉大旗幟下，組成一個浩浩蕩蕩的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堅強的大軍，提高自己的戰鬥力，更好地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開火。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按照毛主席的教導，是觸及人的靈魂的大革命，是無產階級的思想革命，是無產階級革除剝削階級思想的革命，這樣我們就要用頭腦考慮在革命運動中發生的許多問題。我們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形勢是很好的，同學們的革命熱情是很高的，這種革命熱情是很可貴的，沒有這種群眾的革命熱情，我們什麼事情都搞不成。但是只有革命熱情沒有毛澤東思想指導也是不行的。對不對呀？（眾答：對！）

我想建議同學們熟讀毛主席的幾篇作品。頭一篇是《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即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古田會議的決議。這是毛主席寫的決議，經過許多調查研究，經過許多醞釀，同很多錯誤的思想作鬥爭寫出來的決議。這個決議事實上是我們建黨建軍的綱領，是我們黨成立以來在建黨方面經驗的最重要的總結。現在我們的情況雖然和當時的情況不一樣，無產階級已經取得了政權，我們現在的群眾運動是在無產階級掌握政權下的無產階級的大民主的群眾運動，是無產階級專政下大民

主的群眾運動。但是，我們要曉得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思想的鬥爭是長期的。在革命當中我們許多很好的革命青年、很好的革命家也要在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當中改造自己的思想，這樣我們才能夠很好地掌握毛澤東思想這一個武器，勝利地戰勝敵人。《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八十九頁古田會議《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這個文件，實際上是在我們隊伍裡邊無產階級思想、無產階級世界觀、無產階級路線和資產階級思想、資產階級世界觀、資產階級路線鬥爭的產物。在文化大革命當中，我們是革命派，我們是站在無產階級這一方面。但是我們每一個人的頭腦裡總還有一些舊社會的影響，一些資產階級的影響，封建階級的影響，能不能說我們每一個人的頭腦都已經是純粹的無產階級化了？我想我們思想是在無產階級化的過程中，還不能夠說已經化了，不曉得對不對？是不是過低的估計了大家的革命性啊？（眾說：不是！）大家就沒有個人主義嗎？（眾說：有！）我看有的人，個人主義少些，有的人，個人主義可能還比較厲害些。個人主義是什麼東西呢？就是資產階級的思想，就是資產階級世界觀。小團體主義有沒有呀？（眾說：有！）因為小的枝節的問題爭論不休，打來打去。本位主義有沒有呀？（眾說：有！）自由主義有沒有呀？這些都是屬於資產階級世界觀的範疇。我們革資產階級的命的同時，要革資產階級思想在我們頭腦裡的影響的命。贊成不贊成啊？（眾說：贊成！）還是保留好還是去掉好？（眾說：去掉好！）去掉了好，那麼，請大家讀一讀毛主席的這一篇著作。一邊戰鬥，一邊學習，在戰鬥中我們會有許多經驗，我們要結合這些經驗來學習毛主席的著作。毛主席這篇著作所講的問題是萬古長青的真理，對我們現在還是完全適用的。許多革命群眾組織，剛剛建立起來，碰到了許多問題，這篇著作讀起來會特別親切。同學們革命的熱情，革命的氣概很好，剛才已經說過了。但是個人主義呀，本位主義呀，自由主義呀，小團體主義呀，這樣一些東西都要克服。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學習這一篇，如果同意的話，可以讀，可以組織討論。（眾說：同意！）結合你們現在的經驗，要跟實際結合來學習。

第二篇是《反對自由主義》，在第二卷三一七頁。這一篇是同我們

每一個人，包括我自己在內所存在的那一些非無產階級的東西，非無產階級所遺留下來的這些影響作鬥爭的重要武器。這一篇不長，大家如果同意的話，可以讀，也可以討論。（眾答：同意！）

還有第三篇是第四卷二四一頁《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關於重行頒布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訓令》要學解放軍，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這是全世界的軍隊所沒有的，包括十月革命以後的紅軍還不能夠做到，而我們的人民解放軍真正做到了。這是毛主席對於軍事建設的偉大貢獻，對於無產階級軍事建設的偉大貢獻。它對於我們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現的紅衛兵是完全適用的。大家同意不同意學習？（眾答：同意！）這是靠自願，以自願為原則。

學習必須聯繫實際，必須見之行動。學習毛主席的著作，學習毛主席的思想，要同我們的行動結合起來。我介紹的這三篇著作，主要的是同我們現在的實際行動有關，希望在學習之後，我們的文化大革命能夠出現更新的面貌。

當了紅衛兵以後，還是應當把自己看成是一個普通的勞動者，像毛主席教導我們的那樣，以普通勞動者的身分來進行活動。像毛主席教導我們的那樣，自覺地嚴格地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這樣我們就可以做得更好，把紅衛兵建設得更好，把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廣大群眾更可以團結。不曉得對不對？（眾說：對！）

總結三兩句：介紹大家好好學習毛主席的以上三篇著作，正是為著要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組成一個非常有戰鬥力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部隊，這樣我們就批判得更有力、更澈底。介紹毛主席的三篇著作目的就為了這個，為著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著毛主席所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勝利，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打得落花流水。

我在兩次會議上曾經說過，現在還要重複地說，誰如果不向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投降，就讓它滅亡！（熱烈鼓掌）

江青同志講話

同志們，紅衛兵戰友們：

剛才伯達同志講的是符合事實的，最近我們開了幾次座談會，有的是全體中央文革小組參加，有的是部分參加的。我們是遵照毛主席的教導：「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換句話說，就是先當群眾的學生，再當群眾的先生，邊學習，邊鬥爭。」和同志們交換意見。

我個人認為目前的形勢是大好的。這個可以比較，和去年這個時期比一比，去年十一月份發表了姚文元同志《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後，那時全國是一潭死水，壓得很緊，而今年，蓬蓬勃勃地起來了，像刮十級大風，有的地方低些，目前處於高潮，全國是一片大好形勢。國際上，我們的國際友人對我們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很關心的，對紅衛兵戰友是非常欽佩的，讚美的。而我們的敵人，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以蘇聯為首的現代修正主義國家，對我們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身發抖和驚恐，簡直把紅衛兵看成洪水猛獸，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摧殘一切，大家想一想，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厲害罵我們呢？罵得很好。我看一個革命者如果不被敵人罵，還算什麼革命者，對不對？（眾：對！）中國無產階級出現的紅衛兵組織，他們害怕得要死，現在紅衛兵成了他們的頭條新聞，驚動全世界，對這一點要有足夠的估計，我們要看到我們的光明前途，看到敵人在發抖，如果看不到這一點，就會感到孤立，其實是不孤立的。我們是七億人口的大國，我們不怕孤立，我們的形勢大好，這不是比較而言，你們說對不對？（眾：對！）過去你們能進大會堂嗎？（眾：不能）他們不請你們，過去大會堂許多裝飾不是革命的，七拼八湊，不怪服務員，怪領導，一九六四年開民兵代表大會時，有幅所謂的國畫，是反革命的畫，我說把它弄掉，他們不聽。可是他們怕你們，怕小將，這次破四舊，他們趕快摘了。（笑聲，鼓掌）現在應看到紅衛兵起的作用，對紅衛兵戰友們的革命戰果要充分估計。錯誤我們都有，我和伯達講的是兩個方面，不要以為伯達同志剛才講的光是缺點，缺點我也有，伯達也有，有時，說錯些話，但是，我們要看到現在的大好形勢。

另外講一個原因，我們革命的性質問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進行的社會主義革命，或者說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新

階段。其他國家如蘇聯就沒有進行這場革命，上層建築，意識形態領域中沒有改造。在蘇聯四舊多的很，這就逐漸腐蝕著人們的靈魂。我們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完全進入一個新階段，在無產階級掌權之後，如何將革命進行到底，這次獲得了解決，這就是說在社會上的兩條道路的鬥爭，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表現在我們黨內是兩條路線的鬥爭，是走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還是走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始終貫穿的。因為社會上存在階級鬥爭，當然我們黨內兩條路線的鬥爭還是長期的。兩條道路的鬥爭必然反映到黨內，當錯誤路線起了主導，革命就挫折，就失敗，當正確路線起了主導，革命就勝利，就前進！這種情況反映在我們紅衛兵組織內有沒有？你們說有沒有？（眾：有）所以，就要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邊鬥爭，邊學習，伯達同志剛才提的那三篇文章很重要，對你們重要，對我們也是很重要，我們不學習，有時也忘。《反對自由主義》這一篇我經常學，經常接受黨的教育。我記得比較深，主席對我的要求一直是很嚴格（這時江青同志面對總理說：這一點總理知道）大家知道，我在主席面前，沒受到什麼讚揚，老受批評，這樣很好。是嚴師，我是小學生，學的很不夠，對你們的革命行動造反精神，也要好好學習，我不好好學習就掉你們的隊，我不是說過嗎？要緊跟一頭嘛，要緊追一頭。

兩條道路的鬥爭，兩條路線的鬥爭都是對立統一的，矛盾在社會各個角落都有，如果沒有矛盾，社會就停滯不前，要看矛盾的主導方面在何處，你們是大學生，高中生，裡面有沒有初中生？（眾：有）你們要更好的學習主席著作，你們比我的文化高，我想你們比我學得快，但由於你們的鬥爭經驗，可能領會得慢一點，在領會精神方面，隨著年齡和經歷有所不同，認識隨著鬥爭發展。邊鬥爭，邊學習，學懂了一點東西，可以用很長一個時間，所以我覺得把革命的性質搞清楚是很重要的。以前我們開六大，七大時都講革命性質，那是資產階級性質，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而現在是無產階級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新階段，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十幾年了，敵人還利用各種的傳統、習慣、四舊來腐蝕我們的黨，軍隊和政府機關、企業，如果不是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

命，沒有你們這些小將去衝那些舊東西，它是不會自行跑的！要把眼光放遠一點，要較量十幾個回合，他們執政了十幾年，現在發生了一個問題，左派隊伍組織不起來，我們如何壯大左派隊伍，這是很重要的，這就要按伯達同志講的，很好地學習毛著，就是要破私心雜念，破個人主義。沒有個人就沒有集體，個人和集體是對立的統一。問題是把個人放在集體之上，還是把集體放在個人之上？是把小集團利益放在上頭還是把國家利益放在上頭，我看有些人把這個問題擺的不妥當。要善於分清敵友，要善於利用同盟軍，這是毛澤東思想更重要一環。我們左派隊伍如何壯大起來，我在一些場合提到過，求同存異。同，就是要在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統一起來；異，就是要在一些小問題上不一樣。你們能不能經過協商，在原則基礎上團結起來。這個問題很重要。前幾次座談會有人提出，北京搞一個統一的聯合組織，問我行不行，我們完全同意，但不能包辦代替，我們不是工作組，要搞統一行動，我們不能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這樣敵人就高興了，敵人就要鑽空子，敵人就會利用我們的矛盾。要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要善於利用敵人的矛盾，這是很重要的。要聯合就要有一個前提，就是要掌握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一條你們同意嗎？（眾：同意）在這基礎上要學會協商，不要你不理我，我不理你。要有氣度，搞政治就是要有氣度，容人的氣度，懂嗎？（眾：懂）青年人容易犯毛病，我青年時也有，容易看到人家的缺點，不看人家的優點，而對自己的缺點就看不到。光看人家的優點，把自己的優點放在後面，這樣就容易團結起來，能不能？（眾：能！）我想你們現在條件比我們好，因為有毛澤東思想，你們比我們聰明。你們問能不能聯合起來？你們不要問，由你們自己搞。你們要統一認識，統一行動。不要給敵人留空隙，利用敵人的矛盾，利用同盟軍，才能澈底孤立敵人。這一點不太容易。你們要好好談談，你們現在處在第一線，你們都是大學生，高中生，初中生不多，但是要好好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不但要讀語錄，還要讀好多文章。討論、漫談，年級高一點的，還可以讀一點馬克思列寧的書。如果不是邊鬥爭，邊學習，在鬥爭中學習，來解決自己的問題，那就不行了。一開會就背語錄，我背不過你們。我只

注意領會，我年輕時也背不了，我一本書讀了六遍，《國家與革命》讀了六遍，懂了一兩句，即資本主義國家機器是壓迫人民的機器。原文記不清了。我覺得，在求同存異的基礎上，把大家團結起來，要搞大是大非的問題。就是要搞兩條路線的鬥爭，不要搞枝節問題。路線問題不解決，錯誤路線害死人，坑人。王明錯誤路線，佔領四年，在白區損失百分之百，使紅區損失到百分之十。我們是過渡過來的。現在這條反動錯誤路線，玷污了多少人呀！該不該辯清？（眾：該。）不久要把林彪、伯達同志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發到你們那，你們要好好學一學。此外，一定要和工人、貧下中農相結合，要堅持和工農實行三同。否則你們沒有韌性，衝兩下能行，但堅持下去不行。在三同中，要做調查研究，不要單聽一面意見，要從多方面瞭解。現在有些反革命罵我們說：「你們只聽一面的意見，偏聽偏信」，其實我們兩面都聽，反革命意見，聽它幹麼？（熱烈鼓掌）其實有一個反革命分子的話，我是聽到過的。在這裡我不願提他的名字，他只不過是一個小丑。

主席一再教導我們要謙虛，這就是實事求是，對自己不要說的太高，對別人不要說的過低，這樣事情就會辦的更好一些。這樣不會轉移革命的方向，所以左派隊伍組織的壯大要學一些東西。大前提一致，是要講原則。看誰堅持貫徹執行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看誰貫徹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把這個綱提起來，分水嶺就清楚了，中間群眾就可以爭取。在鬥爭激烈的時候，中間的人是很難存在的。不跟左派跑，就跟右派跑。我想講的這個問題，不知對你們有沒有一點幫助。

最後我講一個問題，西城區糾察隊，還有東城區糾察隊，海澱區糾察隊的問題。這個組織形式是不妥當的。它凌駕於紅衛兵之上，凌駕於黨和國家之上，凌駕在我們最敬愛的領袖毛主席之上。對這個組織，從開始到現在，要看經過，看其多數和少數，關於它的功，我調查不夠，初期在破四舊和接待工作中做了一些工作。後來被壞人利用，當了憲兵，打人。他們自己私設刑室，關人。聽說廣播事業局還有一個軟禁室，關了許多人。廣播事業局來了人嗎？（沒人答）廣播學院來人了嗎？（答：來了！）是否有？（答：有，是軟禁。）西城區糾察隊我們

調查了很久，伯達同志去了好幾次。如果說這個組織沒做一點好事，他們委屈。這個組織後來被壞人利用了，到處打好人，打死許多人。開始還打壞人，後來就打起好人來了。這是不允許的。我相信，西城區糾察隊大多數青少年是好的，他們來了嗎？（答：來了！）吳新起來了嗎？我要認識認識你，你們自己改正錯誤這好啊。（吳答：好！）（大家鼓掌）對極少數人要專政。如不專政，你們的大民主沒保證，我們也沒保證，他們可以搶小汽車。一會抄這，一會抄那，但大多數是好的。對極少數小傢伙專政，是一種教育，有的通過他們的家長，讓他們的子女自己去投案，這些人之中，可能有將軍之子，元帥之子，國家主席、副主席之子，總理、副總理之子，部長、副部長之子。這些都不在話下。（拍桌子）誰要那樣幹！就得坐社會主義國家的牢。我就要鼓勵他們，自己起來造反。吳新起給我來信說要解散糾察隊，我們要鼓勵他們自己起來批判。然後，他們願意到那個組織去，你們都歡迎。好不好？（眾：好。）所有的糾察隊都要解散，你們紅衛兵以後不要再搞糾察隊。

關於抄家問題，有些嚴重的地、富、反、壞、右的家，可以抄，你們抄的大多數歸公了，主要抄政治，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的家可以抄，有的小傢伙抄了人家的表，自己帶上了，知道的要交上來，錢自己花光了，要自覺地做檢查。但是，你們的主流是好的，這不是主流，以後，抄誰的家，可通過公安局去抄。要抄政治的，如檔、材料等。最近，小將們抄了不少東西，給我們看。從陸定一家抄出了不少東西，都展覽了。財寶不要抄他了，要做展覽。今天××到了嗎？（沒人答）不要像西城區糾察隊那樣捉人，你們不要再犯。不要把人捉得太多了。毛主席向來主張群眾監督，七億人口，如果將百分之五的地、富、反、壞、右捉起來，就有三千萬。多捉了，背上了包袱。對西城區糾察隊要看有功、過。過、是一小撮人的錯誤。（問吳××……答吳起新）你們大多數人沒有錯吧！不要灰溜溜地，抬不起來。我們也作過檢查嘛。你們大多數覺悟了，就不覺得有壓力。就是那麼一小撮人，梁老彬、吳小宗，他們把打人慘叫聲錄下來聽，這是什麼行為。一小撮人刮了一股歪風，必須打掉！如果不打掉，我們的革命就會引到邪路上去。紅衛兵不要搞

糾察隊，「糾察隊」糾察別人，本身就不好。千萬不要破壞紅衛兵的名譽。你們是毛主席的紅衛兵，毛主席是你們的紅司令。國際上敵人都怕你們。你們應該負政治責任呀！我希望你們要珍惜這個光榮的稱號。我希望看到左派隊伍壯大起來。把那些受蒙蔽的人團結起來，孤立一小撮人。不要遍地開花。要各個擊破，有的反革命分子攻擊說我們提鬥批改是「左」傾，其實，我們一直在鬥、批、改。他們這麼說，就是無知、愚蠢。我希望你們去掉私心雜念。你們不是說要胸懷祖國，放眼世界嗎！要支援受壓迫的民族嗎？你們要想想，你們的責任多麼重大呀！你們思想，你們的肩上挑的是什麼呀！我們自己也想一想，自己肩上挑的多重。要把我國建成一塊紅色基地，去支援受壓迫的民族，和世界人民革命。我的話先講到這裡。

康生同志的講話

再過一個禮拜就過新年了，恭賀同學們、戰鬥員們的新年之喜（掌聲）。這個年的確是新年，從來沒有過過這樣的新年（掌聲）。因為它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年，它是兩條路線的鬥爭在全國普遍開展的新年（掌聲），它也是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戰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年（掌聲），它也將是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更大勝利更大勝利的新年（掌聲）。

談起過年來，想起十八年以前一九四九年過年的時候，主席元旦致詞寫了一篇文章，大家記得不記得，大家不記得了，這篇文章的題目叫做《將革命進行到底》（掌聲）。我們今年這個過年就是要掌握住毛主席這個偉大的指示，將我們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掌聲）。從六月一日到現在過年的時候整整半年了，半年中間在毛主席的領導和指導下面，大家根據毛主席革命路線去鬥爭，使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同志們進行了很大的工作，得到了很大的成績。但是我們知道，最後的勝利還要我們在明年更加努力，更好地掌握和運用毛澤東思想，才能取得最後的徹底的勝利。因為我們知道，反動的資產階級路線絕不會輕易地退出舞臺，它還要進行各式各樣的反復，我們看到最後一

小撮資產階級的反革命分子像李洪山，像易振亞，像蘭小冰，像賴銳，像譚力夫等人，在他們的後臺的指揮下，進行反革命的第五次反撲，我們當前就是要澈底地打垮它們的這種反革命的活動。（掌聲）

陳伯達同志的講話叫你們學習三篇毛主席著作，江青同志的講話不是讓你們關起門來作檢討，而是叫你們掌握起這個武器把反革命澈底打倒（鼓掌），把兩條道路的鬥爭澈底進行到底（掌聲）！最近這個時候你們左派隊伍在毛主席領導下不斷地壯大，西城糾察隊和其他一些地方受蒙蔽的同志逐漸覺悟起來，這種形勢非常好，但是我們還不能放鬆，還不能鬆勁，他們還會用各種方法來活動，他們反革命還會作垂死的掙紮。我們應該特別提高警惕。我們一定要很好地掌握毛澤東思想，掌握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的路線，把我們的隊伍更加鞏固、擴大起來，打擊少數的反革命分子，爭取教育團結絕大多數的同學，提高我們的警惕，加強我們的戰鬥力，加強我們的思想武裝，準備迎接一九六七年的新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重大的勝利。（掌聲）。

周總理講話

各位同志、同學、紅衛兵戰士：

剛才江青同志全面把文化革命的形勢、特別把紅衛兵的活動，方針政策講得很清楚，伯達同志講過學習主席的三篇著作，康生同志講過要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新的勝利。

我想各方面都提到了，我想補充談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在毛主席進京以前在七屆二中全會上講話提出的，取得勝利以後，國內主要矛盾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這個偉大的預見貫穿在整個十七年中，毛主席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取得勝利的前夜指出了下階段的綱，這個綱一直貫穿十七年，特別是六二年十中全會公報，大家都讀了，看得更清楚。毛主席親自領導我們不斷前進，特別在近五年來，在關鍵時刻，是主席親自端正了方向。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十七年來，社會主義革命發展到更高階段，是必然的

局面。這個階級鬥爭瀰漫全國。毛主席最近與外國友人說：「我們搞了社會主義革命，這次找到一個重要辦法，將階級鬥爭搞到全國、動員億萬人民觸及靈魂，深入到每一個人思想深處。」從大中院校，黨政機關逐步發展到工礦企業、科學研究機關、農村。這個幾萬萬人參加的階級鬥爭超過歷史上任何一次。在陳伯達十月作的報告上，你們很快就會看到。這樣的廣這樣的深，既要處理敵我矛盾，又要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我們要達到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眾和幹部，集中打擊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社會上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一小撮極端反動的資產階級分子、社會上的一小撮牛鬼蛇神。這是敵我矛盾、敵我鬥爭。同時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兩條路線鬥爭我們作為人民內部矛盾處理。要高舉毛主席無產階級正確路線，澈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如江青同志所說的，這兩條路線鬥爭涉及面更廣，涉及整個人民內部，敵我矛盾是涉及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到底是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還是執行毛主席的正確路線。也存在於各級領導機關，從上到下都有。雖然作為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但是提出和執行反動路線的人堅持不改，繼續頑抗，就會走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一邊，就發展成為敵我矛盾。這個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裡說過，伯達同志在《紅旗》十三期社論和他的報告中引用了。正是因為這樣，澈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同樣也就打擊了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愈深入愈澈底，就會把大家的政治思想水準提高。國慶社論和林彪同志十一月三日的講話，特別把兩條路線鬥爭提出來了，《紅旗》十三、十四、十五社論也提出來了。這兩個月鬥爭的開展從北京看得很清楚。

學校學生紅衛兵造成新局面，造反派聲勢壯大，保守派削弱。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依照中央批准的北京市委的決定法辦了、制裁了。最重要的是兩條路線鬥爭，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批判深入了。但是我們能不能滿足於現在的成績，目前僅僅是開始，只能說剛剛開始深入，還不能說已經深入。把學校兩條路線的鬥爭引到工礦企業、事業單位，要從高級機關引到下級機關，從城市引到農村，還要一個過程。

我今天接觸到幾個方面的問題，發現首先要學習毛主席的基本功，要深入調查研究、調查材料。上級黨政領導然後到工礦企業、事業、農村很好進行調查。逐步掌握材料，否則只能叫幾個口號，可以在大會上把被鬥的人壓住，還不能很好觸及他們的思想問題，不能深入到思想領域中。這樣深入的思想革命，不掌握材料，是不能真正使他受到教育，得到改造。

所以要在思想上鬧革命，要文鬥，不要武鬥。武鬥只能觸及皮肉，文鬥才能觸及靈魂。表面的鬥不能真正改正。要調查清楚。江青同志說過：每個人都要學習。我要向你們學習，你們要向更多的群眾、社會學習。行動是有思想指導的，有了錯就要改。毛主席說：無產階級思想沒有佔領陣地，資產階級思想就要佔領。要用無產階級思想擠掉資產階級思想。

你們青年人敏銳，容易接受新思想、去掉舊思想、要使鬥爭深入，光有勇氣不夠，還要有智慧，要學習毛主席著作，上有毛主席、下有群眾。現在兩條路線鬥爭必須結合思想。青年人允許你們犯錯誤，列寧、毛主席都說過。我們有小錯誤難免，知道了就改，不要犯大錯誤。青年人犯了錯誤要改，首先要靠自己，還要靠同志和朋友。

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矛頭要向上，對領導，今天集中給你們講一講，更好的是開小會，互相學習，互相支持，交談深一些。在社會上的鬥爭，你們準備到工廠、農村中去，徒步串聯。

為什麼現在會議這麼多，這麼頻繁，就是造反派得了優勢，造反派現在新的問題也來了。以前被壓是鍛鍊，我們支援你們。現在佔優勢，是否就夠了呢？相信會說不夠。不會的向上請教主席著作，向下請教群眾，互相學習，彼此幫助，共同提高。真理掌握在你們方面，所以由少數變成了多數，你們要教育團結他們。這是好事，但容易造成一種現象，隊伍不整齊了，雜了。你們隊伍要整頓，保守派要整風。左派也要整風。現在串連回來了，要整頓、學習、鞏固、不是靜止地學習，要邊戰鬥邊學習。

但我們一定要看到還有起伏，運動是波浪式發展的，這是規律。你們要把調查研究工作作的更好、學習得更好。掌握政策，掌握方法，以

便更好地在下階段展開。

今天主要是你們聽，我們講，過去我們開了一系列座談會，徵求你們的意見。你們談的意見，我們支持了。但不能算是中央的決定，不要認為是黨的決定，因為要作為黨的決定，還要有個實踐過程。你們拿回去寫大字報、宣傳、油印、特別是廣播，影響周圍的群眾。我們還沒有作好準備，制定政策要有個過程。我們應取得密切的聯繫。前天談了這個問題，馬上有人廣播了。我們的談話作為參考，不是黨的正式決定。傳出去了有時候容易造成被動，要費很多功夫。當然這也是鍛鍊，是一種不打招呼的鍛鍊，突然襲擊嘛！我們要互相信義，說不讓公開就不公開。這樣大民主才能繼續。當然也不要大驚小怪。黃河長江洶湧澎湃，上流帶點泥土下來，下流變成肥田沃土。我們目前的文化大革命不是關起門來搞，是敞開門來搞。在北京有國際影響，全世界的人都在看著我們，敵人反對，朋友支持。大家都想聽毛主席的聲音。你們是北京的紅衛兵、北京的革命同學，你們的責任比你們想像的還重得多。你們放假鬧革命，有最大自由，但是不要忘記要有民主，還要有集中。想到毛主席，想到四個念念不忘，每一個步驟不是個人，而是一個集體的行動。北京的紅衛兵在毛主席身邊，影響很大。所以必須把兩條路線、兩條道路的鬥爭搞得更好。你們的宣傳、組織、紀律都要重視。現在運動只是初期，六七年的新高潮比現在更高，要有所準備。你們要好好學習，真正響應毛主席的號召，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推向前進。

你們要提高，等於我們提高，我們要向你們學習。

因為今天不早了，不再講了。

現在有幾個問題回答：

- 一、小學教師問題正在討論。農村「十條」規定，正在討論。
- 二、六五年畢業生要求回母校。有的工作要搞幾點決定。
- 三、復員轉業軍人，榮譽軍人要求回答。是上級談過的。

以後都搞幾條規定。

徒步串連收集了一些材料。

半工半讀還要座談。

陳伯達：

我再補充幾句。我剛才講話，你們是否感到有點毛病？我們小組有同志說發言不好，沒有講兩條路線鬥爭、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反復講過，包括我自己在內反復講過，今天講話疏忽了。在毛主席旗幟下，組織浩浩蕩蕩大軍，更好的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不是不批判，而是為了批判，組成一個有戰鬥力的無產階級戰鬥隊伍，要澈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著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勝利，提高自己的戰鬥力，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打得落花流水，我在有次會上說過，誰不向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投降，就讓他滅亡。文革小組內有批評的，不因我是小組長就不能批評，造組長的反（江青：愛護他，才造他的反）沒有批評自我批評是不能前進的，毛主席教導我們要經常批評和自我批評，我今天作一個自我批評。

周總理：

談幾個問題。一個問題就是幾個意見，大家問我們的意見，還在準備當中。就是關於小學教師問題，關於下廠、下鄉農村問題，中央正準備發個檔。關於六五年畢業生的問題，也要做幾點決定。關於復員、轉業、榮譽軍人的要求也要做幾點決定。關於徒步串聯問題，有的已經解決了，有的還要作幾點規定。

最後還要講一個大家都關心的問題，就是毛主席十二月二十六日過生日的事情，大家提出要進行祝賀。毛主席在七屆二中全會上講過，不要過生日，不要送禮，這是防止舊風俗長期以來的影響。你們要響應毛主席破舊立新的號召，主席不贊成，就不要搞生日慶祝會了。你們要以實際行動，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好，來祝福毛主席萬壽無疆！

江青同志解答一個問題：

問：現在許多人要下工廠，農村怎麼辦？

答：我認為目前不適合大批地下工廠、農村，因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還沒有澈底批判，你們串連出去半年了，你們出去串聯剛回來，現在有的人還沒有翻身，有的才平反，還沒有深入鬥爭，我覺得這個時期，邊學習，邊鬥爭，頭腦中清楚了什麼叫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再下工廠、

農村，這樣比較好，大家看怎麼樣？（眾：好！）

我們以後還要召開中小型座談會，傾聽你們的意見，然後，到一定時候，再召開像今天這樣的會，集中談談我們的意見。這樣配合起來，把反動路線搞得更清楚，批倒、批透。

我堅信，一切革命的同志一定會遵照毛主席關於「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教導，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以十六條為綱，對榮高棠的問題進行澈底揭發，嚴肅批判，堅決鬥爭，使他坦白交代，低頭認罪。我們要堅決把國家體委和直屬單位文化革命搞深、搞透、搞澈底，取得最後勝利，以保證我國的體育事業沿著社會主義的道路健康發展。堅決響應林副主席關於把學習毛主席著作提高到一個新階段的指示，把體育隊伍辦成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紅色體育隊伍。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

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陳伯達談資產階級反動路線（1966.12.25.）

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從何而來呢？這次文化大革命的錯誤路線主要表現在懷仁堂幾次會議上的彙報和決定的一些問題。正當毛主席提出正確的文化大革命路線之後，為什麼會出現錯誤路線呢？我在十月十六日的報告中提到對錯誤路線有提出者和執行者，但各有輕重不同而已。有些同志有些委屈情緒，為什麼錯誤路線的創造者就不出來承擔責任？

即使是錯誤路線，也還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主要還是認識問題。但如果指出以後，犯有錯誤的人還不改正錯誤，那就有滑到反革命邊緣

的可能，到那時矛盾就轉化。錯誤路線的代表人物，歷來是一二個或一個很小的集團搞起來的，如陳獨秀、李立三、王明等所犯的路線錯誤就是少數人搞的。這次錯誤路線的代表人物，在十一中全會上批評過，大多數同志不知道，這次會議說穿了，就是劉鄧，就是劉鄧的錯誤路線。

在懷仁堂的會議主要是他們二人搞的，北京抓在他們手裡，想搞一個樣板，全國照他樣板去辦。這很明顯是同毛主席的正確路線對立的。中央是毛主席的正確路線占統治地位的，為什麼劉鄧路線能在全國推行呢？這是因為主席不在北京，是劉鄧利用中央大權在手篡改了毛主席的正確路線，提出了一條錯誤路線，不是站在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立場上，把一場有世界意義的偉大文化大革命的創舉，劉鄧想搞得冷冷清清。

劉鄧的辦法，是孫中山訓政時期的辦法，派出了大量工作組，把群眾看成阿斗，把自己看成諸葛亮。把一場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企圖按照他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去進行。這條路線是劉鄧聯盟搞的。對劉的錯誤大家瞭解比較多，而對鄧是不瞭解的，對他的大字報也不多。其實鄧的問題是很明顯的，而且是很嚴重的。工作組的形式便於執行錯誤路線，如王光美到清華大學，後臺是劉少奇，鄧的女兒在到師大附中，後臺是鄧小平，劉的女兒劉濤到清華附中，也是有後臺的。這裡是挑起了群眾鬥群眾，工作組撤走之後，……人在那裡操縱的，那裡許多消息比我們還快，他們頑固地掌握學……統治。

右傾機會路線變成了反動的資產階級的錯誤路線，他就要實行殘酷的白色恐怖，有不同意見的人，用各種方法把他們打成「右派」或打成「反革命」清華大學蒯大富，他失去了自由，要到中央辦公廳去談問題，還有兩個人押著來的，那時主持清華工作的是王光美，後臺是劉少奇，把蒯大富打成壞分子，反革命分子，如果那樣搞下去，還有什麼文化大革命呢？這是嚴重地違反了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正確路線，對全國都有影響的。

鄧是錯誤路線的急先鋒，沒有人批評他的錯誤東西，鄧這個人憑他的聰明，好像他是天生的百科全書，無所不知，無所不曉，他不做調查

研究，盡亂決定問題。

每次開中央會議，他是以批評為主，對其他大事無所用心。對群眾是不接觸的，對群眾是不感興趣的，可是他什麼事情都愛「拍板」，總理也只好陪榜，要同鄧談問題比登山還難。

一九六一年冬，起草人民公社六十條時，鄧搞南三區、北三區分開搞，也沒有和主席商量。主席批評說：「那個皇帝決定的。」以後陶鑄同志打電話，叫北三區到南三區來開會，而當時鄧坐火車遊遍全國，不作調查研究，不了了之。對國際反修做了些工作，但大致方針都是毛主席主持的，鄧在北京起草了二十五條反修方針，根本不能用。以後到杭州主席親自搞了二十五條。去年起草二十三條時，主席對劉鄧也批評過，主席批評兩個獨立王國，但沒有觸動他，這次批評錯誤路線還沒有觸動他。

劉、鄧的思想作惡，又是同主席相對抗的，鄧的面貌如不在我們全黨搞清楚是危險的，他同劉是打著一樣的旗幟。

去年九月中央會議，如果黨中央有一兩個搞修正主義的人，就會把中國變顏色。蘇共的教訓，只要一變，就會有很多糊裡糊塗的人跟著跑的。六二年搞包產到戶也是鄧說的。六三年提出一、二線的問題，主席退到二線這是組織上的措施，鄧以為大權在手了。全黨占統治地位是毛主席的正確路線，但劉、鄧利用毛主席休息時把錯誤路線往下推行。有些地方的同志錯誤路線很適合於他：有的同志自己的世界觀未得到改造好，習慣以勢壓人，執行了這條錯誤路線，有的是盲目地執行了這條錯誤路線。現在只要犯過錯誤路線的人回頭，站到正確路線上來就是好的。我們還是要先當群眾的學生，然後再去做先生。我們的年齡也不輕了，不要再跌跤子了，跌了的爬起來再走。劉鄧的錯誤路線在全國是有影響的，但是時間很短，只要主席一點破，他們不會得逞的。我們黨占統治地位的還是毛主席的正確路線，我們黨還是興旺的，現在要求我們大多數同志，當錯誤路線一指出來，趕緊清醒過來和錯誤路線劃清界限，現在劉鄧並沒有承認錯誤，他還想進攻。最近中央組織部的喬明甫同志說代表中央的是劉、鄧、彭，還有的人說鄧、彭是實力派。

我們這些同志在組織上和工作上必然和他們發生聯繫，清醒過來就

好了，我們批判反動的錯誤路線要有無產階級無所畏懼的精神，只要一切為無產階級的事業，黨的事業，我們有什麼不能丟掉呢？毛主席在七大上說過，只要我們一想起先烈，還有什麼不能丟掉呢？馬克思說：無產階級丟掉的是枷鎖。這對全世界革命是好事，對個人是好事。現在劉鄧還沒去掉錯誤的東西，鄧這個人更頑固。現在有人說十年以後再算帳，這是鄭大翔說的，我們這些人年齡老了，更要看破人世，為世界革命有什麼不能丟掉的呢。

江青、陳伯達與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代表的談話 (1966.12.26) (存目)

陳伯達、江青與北京紅衛兵座談紀要 (1966.12.27.)

【十二月二十七日晚，陳伯達、江青、戚本禹、劉志堅、張春橋、關鋒、王力、穆欣、胡癡等同志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一司、二司造反聯絡站、三司首都兵團及鄭州一長征隊共三十餘人。在會上，江青、陳伯達、王力等同志作了重要講話。】

陳伯達：今天請大家來，還是請教的多。聽說你們現在搞紅衛兵的條例、組織建設，是不是？

江青：受主席和中央的委託，要起草《紅衛兵條例》，當然要聽你們的意見。我們想，最好是你們起草。你們先起個草稿，我們共同研究。另外，你們考慮一下，大學、中學統一搞還是分開搞？大學、中學統一搞，小學分開搞。

陳伯達：條例力求簡明。

江青：工業有個「十條」，農村也搞個「十條」，你們紅衛兵也要有一個。你們起草，成立起草委員會。

（在談到學校問題時）

陳伯達：學校紅衛兵和行政組織要分開，不要代替行政。如果學校行政組織搞垮了，可以成立臨時管理委員會。（在談到教學改革時）
在文化大革命中創造一個新學制，社會主義的新學制。你們可以摸索。

（在談到起草《紅衛兵條例》時）

江青：全國的紅衛兵有一個應該注意的原則，全國的紅衛兵都要遵守這個原則。

陳伯達：搞一個起草小組。你們可以到處看看，可醞釀一個時期，學會商量辦事。你們有相當豐富的經驗，可以擬定。

江青：這個也許有助於你們統一行動。

陳伯達：各學校可根據自己的情況，提出補充；但是不能藉口特殊，違反大原則。大原則就是毛澤東思想，在毛澤東思想基礎上考慮這個條例。你們有豐富的經驗。

（在談到紅衛兵組織時）

江青：你們的組織是分散的，各式各樣的，我多少次講過這個問題，大的問題求同，枝節問題存異。（穆欣同志與首都兵團同志談起首都兵團宣傳部）你們這個部，那個部，部中還有部，我看這個東西得給它幹掉，……你們左派組織最大的危險是被人收買。現在發現一些省收買紅衛兵。時傳祥已完全是個工賊，被收買了。（在談到《紅衛兵條例》時）不要叫條例，就是紅衛兵如何革命化。

陳伯達：現在不需要搞詳細的煩瑣的條例，而是幾條大原則，大學、中學都普遍適用。一個學校有幾派，也徵求一下他們的意見，不要排斥不同意見的發言，左派中也有派嘛！不同意見可以聽聽嘛！

江青：老去造人家的反，不造自己頭腦的反，這個問題很大，搞幾條是為了突出政治。你比方說，搞工業條例，首先提思想革命化。

陳伯達：突出無產階級政治、突出毛澤東思想，重要的在於實踐，在實踐裡學會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另外，一些日常工作，要善於安排，學會管理，不僅要關心國家大事，而且要學會管理國家大事。（在談到學校問題時）

江青：學校為什麼叫校長？為什麼不可以選舉呢？（在談到《紅衛兵條例》時）我們還是突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學習解放軍。（在聽到同志們反映在同學的思想情況時）你們是不是感到沒事幹了？你們很渙散吧！工人的思想工作，農民的思想工作都好做。你們相互之間最好做思想工作。（在談到軍訓問題時）你們考慮一下，不是搞軍訓嗎？一方面軍事訓練，主要是政治訓練。

我現在有個感覺了，這個軍訓可能對你們有幫助，搞點軍訓有好處，突出政治，整自己的思想。中央可以發通知，要搞軍訓的，軍訓一個短時期，然後徒步串聯。

我現在覺得你們精神不振。前次我接見了從大慶來的五個人，他們經過四個省，一個自治區，一直住在貧下中農家裡，現在他們又往南走了。他們的精神面貌比你們好。昨天我們聽了工人的意見，是合同工，他們痛哭流涕，像你們開始一樣，你們現在好像完成了任務。

你們是國家的主人。錯誤路線有時占過主導地位。現在有許多級別，是不是可以打掉它？現在軍隊生活比農民高。

你們現在渙散了，而工人還受到很大壓抑。想在你們這一代鍛鍊成為無產階級的孫猴。哈爾濱師範學院紅色造反團的經驗比較好，（當場，江青同志讓解放軍給每人發了一本）可以印發給你們。

你們可以讀讀《學習與時局》，附件不要讀。現在的錯誤路線和過去的有關，錯誤路線有時處於主導地位，有時處於次要地位，目前在和我們較量。

（江青同志看了一個同學遞給她的歌本後）

我覺得應學《國際歌》。都忘本了，我們一定要把《國際

歌》學會。（在談到劉、鄧的檢討時）劉、鄧的檢討不像話，在幹部中難怪通不過。對鄧小平我是今年認識的，對劉少奇我是六四年認識的。對他們，全國人民都有一個很大的認識過程。我聽了少奇的一個報告，講了七個小時，等於是赫魯曉夫的報告。他有很大一個特點：主席的調查研究不頂用了，只有蹲點才行。（接著談了王光美蹲點的事）

（陳伯達、江青同志聽了同學們反映目前學校的情況以後，他們都說：「最近我們要到學校去。」）

（在聽了蒯大富等同志談了王光美的檢查問題時）

江青：王光美的自我批評，你們滿意不滿意？不滿意再叫她自我批評嘛！你們清華四個人自殺，這樣的事情應讓她去檢查。

王光美訪問印尼，（按：指記錄影片《劉主席訪問印尼》）那是個大毒草。

（在談到紅衛兵時）紅衛兵幹了很多好事。從陸定一家中，紅衛兵小將抄出了許多材料送給我們。陸定一是地主，他父母是地主，兒子還是地主；陸定一的兩個弟弟是軍統特務，有證據。

各省的駐京辦事處、飯店，據瞭解，沒有什麼革命的味兒。（同學反映四川飯店藏有烈性炸藥。）軍訓問題我們考慮，不一定全市搞。

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不只表現在派工作組上，有些地方沒派工作組，也有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昨晚我們接見合同工，心情很難過，因為有人封鎖。

（聶元梓要求江青同志去北大）我去北大一下，什麼意見都可以聽；反革命的意見我不聽。

江青同志最後說主席號召亦工、亦農、亦文、亦武，自然科學也不能特殊化。⁴⁷

⁴⁷ 北京化工學院紅色宣傳員戰鬥組、北京經濟學院無產階級革命團、北京市東方紅印刷廠革命造反聯絡處、化工部化學工業出版社印刷廠聯合彙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4）》，一九六六年；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紅岩翠柏》翻印的小報，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陳伯達研究文獻

1. 庫庫舍金，介紹陳伯達「關於十年內戰」[J]歷史教學，1954，（8）。
2. 楊友吾，哲學工作者的理論研究方向問題——對陳伯達同志「厚今薄古，邊幹邊學」講話的點滴體會[J]理論與實踐，1958，（Z1）。
3. 丁文，批陳伯達的「錄譯詩」[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4，（3）。
4. 鄭思沅，大野心家的「漂亮話」——在江青與陳伯達比「小」的後面[J]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7，（1）。
5. 斥陳伯達的「起家」說[J]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7，（1）。
6. 王若水，陳伯達的「理性主義」是什麼貨色？[J]社會科學戰線，1978，（1）。
7. 王若水，「國防哲學」就是投降哲學——評陳伯達的「新啟蒙運動」[J]社會科學戰線，1978，（1）。
8. 劉雪明，美國學者評陳伯達[J]福建黨史月刊，1990，（8）。
9. 肖林，張貞與陳伯達[J]福建黨史月刊，1991，（4）。
10. 肖林，張貞與陳伯達[J]福建黨史月刊，1991，（5）。
11. 黃坤勝，羅明鬥陳伯達[J]福建黨史月刊，1991，（10）。
12. 傅光明，由陳伯達的決竅想到的[J]黨史天地，1995，（5）。
13. 吉木，在領袖之間玩權術的陳伯達[J]秘書之友，1996，（6）。
14. 穆欣，陳伯達和康生的明爭暗鬥[J]紅岩春秋，1996，（3）。
15. 葉永烈，陳伯達從刑滿到去世[J]四川黨史，1998，（3）。
16. 于光遠，初識陳伯達[J]讀書，1998，（6）。
17. 何虎生，關入秦城監獄後的陳伯達[J]領導文萃，1998，（10）。
18. 于光遠，再說陳伯達[J]天涯，1998，（5）。
19. 陳伯達的晚年歲月[J]山西老年，1998，（12）。
20. 鄒烈山，哀陳伯達[J]領導文萃，1999，（2）。

21. 建國後陳伯達首次回閩之行[J]福建黨史月刊，1999，（3）。
22. 李國成，被陳伯達槍斃的民兵英雄郝園臉[J]黨史文匯，1999，（7）。
23. 劉晉峰，陳伯達與小站「四清」[J]炎黃春秋，2000，（1）。
24. 陳芬，郭沫若與陳伯達「厚今薄古」之辯[J]福建黨史月刊，2001，（2）。
25. 張容生，陳伯達和他的前妻[J]文史春秋，2001，（3）。
26. 聞超，陳伯達從被捕到保外救醫[J]肉品衛生，2001，（7）。
27. 違反價值法則要碰得頭破血流——毛澤東主席批判陳伯達[J]價格理論與實踐，2001，（12）。
28. 辛可哥，陳伯達緣何一夜成名[J]黨史縱橫，2002，（7）。
29. 師哲，我所知道的陳伯達[J]文史精華，2002，（8）。
30. 王文耀，王保春，關於陳伯達起草九大報告的前前後後[J]中共黨史研究，2003，（2）。
31. 王輝，陳伯達炮製天津「小站經驗」[J]世紀，2003，（4）。
32. 王保春、王文耀，下了廬山的陳伯達[J]百年潮，2003，（8）。
33. 曾文友，劉新起陳伯達與冀東大冤案[J]黨史博采，2004，（1）。
34. 甘惜分，我見到的陳伯達[J]炎黃春秋，2004，（3）。
35. 天磨，九屆二中全會後的陳伯達[J]黨史博采，2004，（3）。
36. 巴圖，陳伯達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浮與沉（一）[J]黨史縱橫，2004，（3）。
37. 巴圖，陳伯達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浮與沉（二）[J]黨史縱橫，2004，（4）。
38. 天磨，陳伯達的晚年[J]黨史縱覽，2004，（4）。
39. 巴圖，陳伯達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浮與沉（三）[J]黨史縱橫，2004，（5）。
40. 天磨，晚年陳伯達[J]福建黨史月刊，2004，（6）。
41. 王文耀、王保春，陳伯達假釋以後[J]百年潮，2004，（12）。
42. 王凡，于光遠眼中的田家英與陳伯達[J]文史博覽，2005，（11）。
43. 陳曉農，我父親陳伯達的最後八年[J]領導文萃，2005，（9）。

44. 霞飛，陳伯達為什麼投靠林彪[J]世紀橋，2005，（9）。
45. 霞飛，陳伯達與江青在「文革」初期[J]世紀橋，2005，（10）。
46. 滌生，「文革」中陳伯達為什麼選擇投靠林彪[J]黨史縱橫，2005，（11）。
47. 霞飛，陳伯達晚年的生活與自省[J]文史博覽，2005，（21）。
48. 沈國凡，陳伯達與《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特別法庭審判員王文正的回憶[J]文史精華，2005，（11）。
49. 霞飛，陳伯達廬山「翻船」記[J]世紀橋，2005，（12）。
50. 王保春、王文耀，陳伯達錯捕王廣宇[J]百年潮，2005，（12）。
51. 霞飛，陳伯達與江青的明爭暗鬥（上）[J]黨史縱覽，2006，（1）。
52. 王廣宇，我所知道的陳伯達[J]黨史博覽，2006，（2）。
53. 霞飛，陳伯達與江青的明爭暗鬥（下）[J]黨史縱覽，2006，（2）。
54. 王保春、王文耀，陳伯達的第一次華北之行[J]黨史博覽，2006，（5）。
55. 余煥椿，陳伯達是怎樣在人民日報奪權的[J]炎黃春秋，2006，（6）。
56. 王保春、王文耀，周揚與陳伯達晚年的交往[J]世紀，2006，（5）。
57. 曾彥修，對延安時期陳伯達「洞中間話」的片斷回憶[J]縱橫，2006，（11）。
58. 許東亮，陳伯達製造冀東大冤案的來龍去脈[J]檔案天地，2006，（6）。
59. 雷蒙德·懷利、林育川，毛澤東、陳伯達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1936—1938）[J]現代哲學，2006，（6）。
60. 陳烈，田家英讓陳伯達「碰釘子」[J]報刊薈萃，2007，（4）。
61. 馬克昌，陳伯達認罪始末[J]書摘，2007，（6）。
62. 陳傑，毛澤東十大秘書之七「小小老百姓」陳伯達[J]晚霞，2007，（11）。
63. 唐灝，陳伯達喧賓奪主[J]領導文萃，2007，（7）。
64. 葉永烈，《陳伯達傳》幕後秘事[J]書摘，2008，（2）。
65. 李家驥、楊慶旺，毛澤東訓哭陳伯達[J]半月選讀，2008，（6）。

66. 錢伯城，陳伯達之命運[J]同舟共進，2008，（8）。
67. 王文耀、王保春，劉叔晏與陳伯達[J]世紀，2008，（6）。
68. 王文耀、王保春，江青與陳伯達的恩怨[J]百年潮，2008，（12）。
69. 葉永烈，「陳伯達現象」的再思考[J]同舟共進，2009，（2）。
70. 陳曉農，陳伯達之子憶中南海日常生活[J]民主與法制，2009，（5）。
71. 葉永烈，陳伯達如何喪失自己的靈魂[J]共產黨員，2009，（6）。
72. 陳伯達是怎樣成為毛澤東秘書的？[J]黨史縱橫，2009，（4）。
73. 錢江，陳伯達對人民日報社的一次荒唐視察[J]黨史博覽，2009，（8）。
74. 王文耀、王保春，陳伯達後事處理始末[J]世紀，2009，（5）。
75. 任皓，當年公審陳伯達[J]晚霞，2009，（21）。
76. 李家驥、楊慶旺，我所知道的陳伯達[J]百年潮，2009，（12）。
77. 懷倩，陳伯達是怎樣當上毛澤東秘書的？[J]黨建，2010，（1）。
78. 丁東，陳伯達的「電子中心論」流產記[J]文史參考，2010，（2）。
79. 王保春、王文耀，衝擊釣魚臺事件中的陳伯達[J]世紀，2010，（5）。
80. 楊波，我所瞭解的陳伯達[J]百年潮，2010，（11）。
81. 繆俊勝、李宇鋒，我給陳伯達做秘書[J]報刊薈萃，2011，（12）。
82. 曾彥修、李晉西，陳伯達的為官與為學[J]炎黃春秋，2012，（1）。
83. 霞飛，中央文革小組主要人物的浮與沉之一——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上）[J]黨史博采（紀實），2012，（2）。
84. 錢江，奪權使陳伯達利令智昏[J]黨史博覽，2012，（3）。
85. 霞飛，中央文革小組主要人物的浮與沉之一——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下）[J]黨史博采（紀實），2012，（3）。
86. 李芊，論陳伯達早年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貢獻[J]河北青年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13，（1）。
87. 樊洪業，陳伯達「被書記」始末，中國科學院初期院黨組史實辨正[J]科學文化評論，2013，（1）。
88. 張希賢，陳伯達的三段婚姻家事[J]讀書文摘，2013，（3）。
89. 曾彥修，陳伯達一生，一場大喜劇[J]領導文萃，2013，（6）。

90. 王保春、王文耀，閻長貴，李宇鋒，陳伯達和江青的矛盾[J]炎黃春秋，2013，（5）.
91. 繆俊勝、李宇鋒，我給陳伯達做秘書[J]讀書文摘，2013，（8）.
92. 王保春、王文耀、閻長貴、李宇鋒，我們所知道的陳伯達與江青[J]炎黃春秋，2013，（8）.
93. 錢江，陳伯達人民日報奪權頭三天[J]中國報業，2013，（15）.
94. 宋平明，陳伯達對於惠施及其他辯者哲學思想的研究[J]才智，2013，（26）.
95. 華夏紅，毛澤東對陳伯達網開一面[J]晚報文萃，2013，（19）.
96. 繆俊勝，我給陳伯達做秘書[J]報刊薈萃，2013，（11）.
97. 宋平明，關於陳伯達與新啟蒙運動的歷史評價問題[J]北京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5）.

「文革」研究文獻

1. 丁望，《文化大革命評論集》，當代中國研究所，香港：南天書業公司，1967年。
2. 王恩編，《紅衛兵造反記》（上、下），香港：宇宙出版社，1967年。
3. 鍾華敏，《江青正傳》，香港友聯研究所，1967年。
4. 丁望，《江青簡傳》，香港當代中國研究出版社，1967年。
5. [日]桑原壽二，《毛澤東和中國思想》，時事問題研究所，1969年。
6. 張贛萍，《江青的醜史與豔聞》，香港宇宙出版社，1969年。
7. Grieder, Jatnes. *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Liberal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Reprint of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8. 汪學文，《中共文化大革命與紅衛兵》，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出版，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發行，1970年。
9. 趙聰，《文革運動歷程述》，香港：友聯研究所，1971年。
10. 海楓，《廣州地區文革歷程述略》，香港：友聯研究所，1971年。
11. Hinton, William. *Hundred Day Wa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singhua Universit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12. Whitson, William W. *The Political Dynamic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Military Elite*. Part 11,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Elite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68)." Washington, D. C.: The Offic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Dept. of the Army, 1972.
13. [日]高橋勇次、米秀夫編著，《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思想》，日中出版社，1973年。
14. 玄默，《中共文化大革命與大陸知識份子》，中央研究雜誌社，1974年。
15. 司馬長風，《文革始末》，香港：百葉出版社1976年。
16. Chen, Jack. *Insid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ondon: Sheldon, 1976.

17. *China's Countryside: A Vast School for Her Youth*.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6.
18. [美]安德魯，〈張春橋和上海的一月革命〉，美國密西根大學出版社，1978年。
19. 齊辛，〈四人幫事件探索〉，香港：七十年代雜誌社，1978年。
20. Lee, Hong Yong.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21. [日]佐藤慎一郎，〈毛澤東「萬歲」和「萬碎」〉，大溱書店，1979年。
22. 楊絳，〈幹校六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出版社，1981年。
23. 〈歷史的審判〉編輯組編，〈歷史的審判〉，群眾出版社，1981年。
24. 王希哲，〈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香港：時代出版社，1981年。
25. 王際真，〈兩作家與文化革命：老舍和陳若曦〉，中央大學，1981。
26. Dittner, Lowell. "Ethics and rhetoric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Studies in Chinese Terminology*, No.19. 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1.
27. Rosen, Stanley. *The Role of Sent-down Youth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Case of Guangzhou*. 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1.
28. 陳若曦，〈中國文化革命倫理和語言〉，加大柏克萊，1982。
29. Rosen, Stanley. *Red Guard Factionalism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Guangzhou*. Westview Replica Edi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2.
30. MacFarquhar, Roderick.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1960: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2*. Studies of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 of Columbia University, &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n International Change of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 31.Chan, Anna. *Children of Mao: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5.
- 32.Domes, Jurgen. *P'eng Te-huai: The Man and the Imag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 33.[日]加加美光行編，《現代中國的去向——文化大革命的省察》，亞洲經濟研究所，1986年。
- 34.嚴家其，《中共文革實錄》，大公報，1986年。
- 35.嚴家琪、高舉，《中國文革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
- 36.鄭念，《生與死》，敦煌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
- 37.金春明，《「文化大革命」論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 38.柳隨年、吳群敢編，《「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國民經濟》，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
- 39.周明主編，《歷史在這裡沉思》（三卷），華夏出版社，1986年。
- 40.[羅]點點，《非凡的年代》，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
- 41.珠珊（朱仲麗），《江青祕傳》，香港星辰出版社，1987年。
- 42.魏紹昌，《江青外史》，香港中華書局，1987年。
- 43.胡月偉，《四一二上海灘：「炮打張春橋」事件揭秘》，香港·新秀出版社，1987年。
- 44.譚宗級、鄭謙，《十年後的評說——「文化大革命」史論集》，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
- 45.Gao Yuan. *Born Red: A Chronicl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46.Liu, Guokai; Chan, Anita.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rmonk, NY: M.E. Sharpe, 1987.
- 47.Thurston, Anne F. *Enemies of the People*. 1st ed. New York: Knopf: Distributed by Random House, 1987.
- 48.Wedeman, Andrew Hall. *The East Wind Subsides: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ashington, D.C.: Washington

Institute Press, c1987.

- 49.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中下），內部編印，1988年。
- 50.鄭念，《上海生死劫》，浙江文藝出版社，1988年。
- 51.黃崢等，《在歷史的檔案裡——「文革」十年風雲錄》，遼寧大學出版社，1988年。
- 52.Thurston, Anne F. *Enemies of the People: The Ordeal of Intellectuals in China's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53.Kwong, Julia.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s Schools: May 1966 - April 1969. Education and Society*. Hoover Press Publication, 364.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8.
- 54.Meaney, Constance Squires. "Stability and the Industrial Elite i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China Research Monographs*: No. 34.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88.
- 55.崔萬秋，《江青前傳》，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88年。
- 56.葉永烈，《江青在上海灘》，香港明星出版社，1988年。
- 57.余習廣主編，《位卑未敢忘憂國——「文化大革命」上書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 58.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 59.金春明等編著，《「文革」時期怪事怪語》，求實出版社，1989年。
- 60.李可、赫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軍》，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
- 61.莫里斯·邁斯納，《毛澤東的中國及後毛澤東的中國》，杜蒲、李玉玲等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
- 62.泥土，《趙丹與江青》，臺聲出版社，1989年。
- 63.[美]洛厄爾·迪特默，《劉少奇》，華夏出版社，1989年。
- 64.李天民，《劉少奇傳》，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 65.[英]羅德里克·麥克法誇爾，《「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人民內部矛盾：1956—1957》（第一卷），魏海生、艾平等譯，求實出版社，1989年。
- 66.Yang, Chiang. *Lost in the Crowd: a Cultural Revolution memoir*. Melbourne: McPhee Gribble, c1989.
- 67.汪學文，《中共文化大革命史論》，臺灣：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中心，1990年。
- 68.Yan Jiaqi.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Honolulu, H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0.
- 69.Forster, Keith. *Rebellion and Factionalism in a Chinese Province: Zhejiang, 1966-1976*. Armonk: M. E. Sharpe, 1990.
- 70.權延赤，《陶鑄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
- 71.《中國共產黨歷史大辭典》，三卷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
- 72.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
- 73.王西彥，《焚心煮骨的日子：文革回憶錄》，香港：香港昆侖製作公司，1991年。
- 74.Lin, Jing. *The Red Guards' Path to Violence: Political,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 New York: Praeger, 1991.
- 75.Feng, Jicai. *Voices from the Whirlwind: An Or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Reprint of: *One Hundred People's Ten Year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0) .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91.
- 76.《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大辭典》，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
- 77.上海「文革」史料整理編輯小組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一、二、三）》，1992年。
- 78.曾生，《曾生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
- 79.[美]羅德里克·麥克法誇爾、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

- 史》（1966 — 1982），金光耀等譯，王建朗等校，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
80. Hansen, Joseph. *Maoism vs. Bolshevism: The 1965 Catastrophe in Indonesia,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 the Disintegration of World Stalinism*.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1998. Bochum: N. Brockmeyer, 1992.
81. He, Yuhuai. *Cycles of Repression and Relaxation: Politico-Literary Events in China, 1976-19*. Bochum: N. Brockmeyer, 1992.
82. 楊健，《文化大革命的地下文學》，朝華出版社，1993年。
83. 葉永烈，《姚文元傳》，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年。
84. 葉永烈，《王洪文傳》，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年。
85. 葉永烈，《江青傳》，作家出版社，1993年。
86. 米鶴都，《紅衛兵這一代》，三聯書店（香港），1993年。
87. 巢峰主編，《文化大革命詞典》，港龍出版社，1993年。
88. 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年。
89. 杜鴻林，《風潮蕩落，1955—1979：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史》，海天出版社，1993年。
90. [美]湯瑪斯·伯恩斯坦，《上山下鄉》，李楓等譯，夏潮校，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
91. 燕帆，《大串聯——一場史無前例的政治旅遊》，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
92. 文聿，《中國「左」禍》，朝華出版社，1993年。
93. 劉興華、華章，《瘋狂歲月——「文革」酷刑實錄》，朝華出版社，1993年。
94. 司任主編，《文化大革命風雲人物訪談錄》，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3年。
95. 李永主編，《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死》，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3年。
96. 張鳴、樂群主編，《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思》，中央民族學院出版

- 社，1993年。
- 97.溫樂群、郝瑞庭主編，《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升》，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3年。
- 98.陽木編，《文革闖將封神錄》，團結出版社，1993年。
- 99.韓尚于編，《文革洗冤錄》，團結出版社，1993年。
- 100.王紹光，《理性與瘋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年。
- 101.韋玉莉，《意識形態的迷失者：毛澤東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起因之研究》，臺北：蒲公英出版社，1993年。
- 102.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年。
- 103.Barnouin, Barbara. *Ten Years of Turbulence: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Publication of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Geneva. London: New York: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New York: Distributed by Routledge, Chapman & Hall Inc., 1993.
- 104.楊曦光，《牛鬼蛇神錄》，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年。
- 105.杜蒲，《極左思潮的歷史考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 106.江沛，《紅衛兵狂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 107.孫春山，《中國的個人崇拜》，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 108.王知明等，《中華人民共和國紀實——內亂驟起》（1965—1969），紅旗出版社，1994年。
- 109.穆欣，《辦光明日報十年自述》，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年。
- 110.黃克誠，《黃克誠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
- 111.戴家枋，《走向毀滅——「文革」文化部長于會泳沉浮錄》，光明日報出版社，1994年。
- 112.Ross, Jatnes R. (James Rodtnan). *Caught in a Tornado: A Chinese American Woman Survive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c1994.
- 113.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 114.徐友漁編，《1966：我們那一代的回憶》，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5年。
- 115.戴家枋，《樣板戲的風風雨雨——樣板戲、江青及內幕》，知識出版社1995年。
- 116.安建設，《周恩來的最後歲月（1966—1976）》（增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
- 117.汪東林，《十年風暴乍起時的政協知名人士》，中國文史出版社，1995年。
- 118.于光遠，《文革中的我》，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年。
- 119.定宜莊，劉小萌、史衛民、何嵐，《中國知青事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 120.Wang, Shaoguang. *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121.Wen, Chihua. *The Red Mirror: Children of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5.
- 122.Wang, Norman.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Incorporated, 1995.
- 123.Niu-Niu. *No Tears for Mao: Growing up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hicago: Academy Chicago Publishers, 1995.
- 124.黃崢編，《劉少奇的最後歲月：1966—196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
- 125.趙無眠，《文革大年表、淵源、革命、餘波》，明鏡出版社，1996年。
- 126.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
- 127.葉永烈，《張春橋傳》，作家出版社，1996年。
- 128.劉青峰編，《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6年。
- 129.李遜，《大崩潰：上海工人造反派興亡史》，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6年。
- 130.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中共中央出版社，1996年。

- 131.Schoenhals, Michael.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69: Not a Dinner Party*. East Gate Reader.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6.
- 132.Teiwes, Frederick C.; Sun, Warren. *The Tragedy of Lin Biao: Riding the Tiger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71*. Honolulu, H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
- 133.Yan, Jiaqi. *Turbulent Decade: A Histo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HAPS Library of Translations. Honolulu, H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
- 134.Feng, Chi-tsai. *Ten Years of Madness: Oral Histories of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San Francisco, CA: China Books, 1996.
- 135.Huang, Shaorong. *To Rebel is Justified: A Rhetorical Study of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Movement 1966-1969*. Lanhatn: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6.
- 136.Powell, Patricia; Huo, Shitao. *Mao's Graphic Voice: Pictorial Posters from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adison: Elvehjem Museum of Art,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1996.
- 137.Zheng L; Sym, T. P. *Scarlet Memorial: Tales of Cannibalism in Modern Chin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6.
- 138.Jiaqi, Yan; Gao, Gao. *Turbulent Decade: A Histo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
- 139.張志揚，《缺席的權利——閱讀講演與交談》，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 140.張志揚，《瀆神的節日——一個思想放逐者的心路歷程》，上海三聯書店，1997年。
- 141.汪東興，《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
- 142.顧准，《顧准日記》，經濟日報出版社，1997年。
- 143.權延赤，《龍困：賀龍與薛明》，廣東旅遊出版社，1997年。
- 144.宋永毅、孫大進，《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田園書屋，1997年。

145. 裴宜理（美）、李遜，《無產階級的力量——上海在文革中》，美國WESTVIEW出版社，1997年（英文）。
146. 蕭延中主編，《從奠基者到「紅太陽」》，中國工人出版社，1997年。
147. 杜易，《大雪壓青松——「革命」中的陳毅》，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年。
148. 金春明，《「四人幫」浮沉記》，遼寧人民出版社，1997年。
149. 「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來編寫組，《「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來》，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7年。
150. 《浩劫之外：再論文化大革命》，臺北：風雲論壇出版社，1997年。
151. 宋永毅、孫大進編，《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香港：田園書屋，1997年。
152. 王海光，《折戟沉沙溫都爾汗》，遼寧人民出版社1997年，九州出版社，2012年。
153. 陳佩華，《毛主席的孩子們：紅衛兵一代的成長和經歷》，朱曉陽、陳淳譯，桂冠出版社，1997年。
154. MacFarquhar, Roderick.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3.* Oxford; New York: Published for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Studies of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155. Yang, Xiguang. *Captive Spirits: Prisoner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56. Barnouin, Barbara; Yu, Changge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157. 賀黎、楊健采寫，《無罪流放：66位知識份子五七幹校告白》，光明日報出版社，1998。
158. 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
159.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下卷（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

160. 定宜莊，〈中國知青史——初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161. 季羨林，〈牛棚雜憶〉，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年。
162. 劉小萌，〈中國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163. 李輝編著，〈殘缺的窗欄板——歷史中的紅衛兵〉，海天出版社，1998年。
164. 徐彬編著，〈風雨福祿居：劉少奇在「文革」中的抗爭〉，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
165. 曾繁正，〈紅色風波中的交鋒與較量〉，紅旗出版社，1998年。
166. 黃崢，〈共和國主席劉少奇〉，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
167. 劉冰，〈清華大學「文化大革命」憶實〉，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年。
168. 韋君宜，〈思痛錄〉，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年。
169. Chakrabarti, Sreemati. *Mao, China's Intellectuals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Delhi: Sanchar Publishing House, 1998.
170. Dittmer, Lowell. *Liu Shao qi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rmonk: M. E. Sharpe Incorporated, 1998.
171. Yang, Lan. *Chinese Fictio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8.
172. Yongyi Song and Dajin Sun; edited by Eugene W. W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Bibliography, 1966-1996*. Cambridge, Mass.: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c1998.
173. 任知初，〈「紅衛兵」與「嬉皮士」〉，明鏡出版社，1998年。
174. 徐友漁，〈形形色色的造反：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及演變〉，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年。
175. 范達人，〈梁效往事〉，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
176. 廖亦武編，〈沉淪的聖殿——中國20世紀70年代地下詩歌選登〉，烏魯木齊，新疆少年出版社，1999年。
177. 羅點點，〈紅色家庭檔案——羅瑞卿女兒的點點記憶〉，南海出版

- 社，1999年。
- 178.丁東，《反思歷史不宜遲》，上海三聯書店，1999年。
- 179.張志揚，《創傷記憶——中國現代哲學的門檻》，上海三聯書店，1999年。
- 180.陳揚勇，《苦撐危局——周恩來在1967》，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
- 181.鄭謙，《被「革命」的教育——「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
- 182.周全華，《「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
- 183.丁龍嘉，《康生與「趙健民冤案」》，人民出版社，1999年。
- 184.司馬東去，《浩劫上海灘：一個中央工作組成員的耳聞目睹》，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9年。
- 185.韓泰華，《旋渦：1966—1976》，北京出版社，1999年。
- 186.徐曉、丁東、徐友漁編，《遇羅克遺作與回憶》，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9年。
- 187.馬識途，《滄桑十年》，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9年。
- 188.Zang, Xiaowei. *Childre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Family Life and Political Behavior in Mao's Chin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9.
- 189.Jin, Qiu. *The Culture of Power: The Lin Biao Incident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190.Bartne, Geremie R. *In the Red: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 191.陳伯達，《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他》，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0年。
- 192.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
- 193.張志明，《走出迷谷——1967—1979年中國政體變革的歷程》，江

西高校出版社，2000年。

- 194.李太成、姚瑜主編，《掠奪與迫害：揭露「江青反革命集團」在上海市文化系統的罪行》，上海市文化局史志辦公室，2000年。
- 195.楊明偉，《走出困境——周恩來在1960—1965》，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
- 196.張志忠，《中國1966——風乍起》，解放軍出版社，2000年。
- 197.張化、蘇采青主編，《回首「文革」——中國十年「文革」分析與反思》，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
- 198.許子東，《當代小說與集體記憶敘述文革》，麥田出版社，2000年。
- 199.武光，《不是夢——對「文革」年代的回憶》，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
- 200.[英]迪克·威爾遜，《周恩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
- 201.[英]迪克·威爾遜，《毛澤東》，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
- 202.毛毛，《我的感情流水帳：父親鄧小平「文革」十年記》，香港中華兒女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年。
- 203.劉曉，《意識形態與文化大革命》，臺北：洪葉文化出版社，2000年。
- 204.Cleverley, John. *In the Lap of Tigers: The Communist Labor University of Jiangxi Province*.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0.
- 205.Petty, Elizabeth; Li, Xun. *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ransitions: Asia & Asian America Serie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2000.
- 206.Yongyi Song. *A New Collection of Red Guard publications. Part II, A special compilation of newspapers in Beijing area*. Oakton, VA: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2001.
- 207.王力，《王力反思錄》（上中下），北星出版社，2001年。
- 208.紀希晨，《史無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報老記者的筆記》，人民日報出版社，2001年。
- 209.金春明主編，《評〈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 210.羅平漢，《牆上春秋——大字報的興衰》，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
- 211.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年。
- 212.宋永毅主編，《文革大屠殺》，開放雜誌社，2002年。
- 213.顧准，《顧准文稿》，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年。
- 214.顧准，《顧准自述》，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年。
- 215.顧准，《顧准筆記》，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年。
- 216.巫寧坤，《一滴淚——從肅反到文革的回憶》，臺北：遠景事業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
- 217.王申酉，《王申酉文集》，香港高文出版社，2002年。
- 218.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1966—1976）》，華文出版社，2002年。
- 219.金春明，《金春明自選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
- 220.雷民耀，《紅衛兵懺悔錄》，長江文藝出版社，2002年。
- 221.產經新聞「毛澤東秘錄」編輯採訪小組，《毛澤東帝國》，書泉出版社，2002年。
- 222.李連慶，《大外交家周恩來》（第六部「文革」旋渦中的折衝樽俎），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02年。
- 223.韋政通，《一陣風雷驚世界：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立緒文化出版，2002年。
- 224.中嶼嶺雄，《北京烈烈：文化大革命とは何であつたか》，東京：講談社，2002年。
- 225.笠井孝之，《毛沢東と林彪:文革の謎林彪事件に迫る》，東京：日中出版，2002年。
- 226.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
- 227.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年。
- 228.徐景賢，《十年一夢：前上海市委書記徐景賢文革回憶錄》，時代

- 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
- 229.楊銀祿，《我給江青當祕書：毛夫人祕聞大披露》，共和（香港）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
- 230.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2003年。
- 231.唐少傑，《一九六八：一葉知秋—從清華大學「百日大武鬥」談起》，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年。
- 232.徐步洵，《劫智：文革時期上海市民的故事及其他》，臺灣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
- 233.鄭謙等，《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中共黨史出版社，2003年。
- 234.魏宏運主編，劉景泉等撰，《國史紀事本末：1949～1999》（第五卷「文化大革命」時期），遼寧人民出版社，2003年。
- 235.李魁彩編著，《「文革」秘檔1975-1976》，香港中華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
- 236.武田雅哉，《よいこの文化大革命：紅小兵の世界》，東京：廣濟堂出版，2003年。
- 237.楊麗君，《文化大革命と中國の社會構造：公民權の配分と集團的暴力行為》，東京：禦茶の水書房，2003年。
- 238.國分良成編著，《中國文化大革命再論》，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2003年。
- 239.張志揚，《一個偶在論者的覓蹤——在絕對與虛無之間》，上海三聯書店，2003年。
- 240.張志揚，《門——一個不得其門而入者的記錄》，同濟大學出版社，2004年。
- 241.聶元梓，《聶元梓回憶錄》，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
- 242.王友琴，《文革受難者：關於迫害、監禁與殺戮的尋訪實錄》，開放雜誌社，2004年。
- 243.Chen Ruoxi. *The Execution of Mayor Yin and Other Stories from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Indiana, 2004.
- 244.郭德宏等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專題史稿·十年風雨》，四川人民

出版社，2004年。

- 245.葉青，《「文革」時期福建群眾組織研究》，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
- 246.馬達，《辦報生涯六十年》，文匯出版社，2004年。
- 247.劉文忠，《風雨人生路：一個殘疾苦囚新生記》，澳門崇適文化出版拓展有限公司，2004年。
- 248.馮驥才編，《一百個人的十年》，時代文藝出版社，2004年。
- 249.丁凱文，《重審林彪罪案》上下冊，香港明鏡出版社，2004年。
- 250.沈如槐，《清華大學文革紀事：一個紅衛兵領袖的自述》，香港：時代藝術出版社，2004年。
- 251.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
- 252.王家平，《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詩歌研究》，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
- 253.Song, Yongyi, Xin bian Hong wei bing zi liao = A New collection of Red Guard publications. Part III, A comprehensive compilation of tabloids in the provinces, Oakton, VA: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2005.
- 254.米鶴都，《聚焦紅衛兵》，三聯書店（香港），2005
- 255.徐海亮，《東湖風雲錄——武漢文革的群眾記憶》，香港銀河出版社，2005年。
- 256.陳伯達，《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
- 257.陳丕顯，《陳丕顯回憶錄：在「一月風暴」的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 258.周純麟，《周純麟回憶錄》，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年。
- 259.王軍勝，《「文革」沉思錄》，自印書，2005年。
- 260.葉永烈編著，《江青畫傳》，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 261.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香港：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
- 262.魯禮安著、王紹光校，《仰天長嘯：一個單監十一年的紅衛兵獄中

- 籲天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2005年。
- 263.馮驥才，《文革紀事》，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
- 264.聶元梓，《聶元梓回憶錄》，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 265.陳煥仁，《紅衛兵日記》，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年。
- 266.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6年。
- 267.Guo Jian, Yongyi Song, Yuan Zhou.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Published: Lanham, Md.: Scarecrow Press, 2006.
- 268.吳法憲，《艱難歲月——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
- 269.周泉纓：《文化大革命是歷史的試錯——對毛澤東主席公開點名批判我的回應》，香港：銀河出版社，2006年。
- 270.舒雲，《林彪事件完整調查》（長篇報告文學），香港明鏡出版社，2006年。
- 271.盧弘，《軍報內部消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
- 272.宋柏林，《紅衛兵興衰錄——清華附中老紅衛兵手記》，香港德寶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
- 273.MacFarquhar Roderick and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Harvard, 2006.
- 274.Schoenhals Michael.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69: Not a Dinner Party*. M. E. Sharpe, 2006.
- 275.Escherich Joseph, Paul Pickowicz, and Andrew Walder eds.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s History*. Stanford, 2006.
- 276.陳益南，《青春無痕：一個造反派工人的十年文革》，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6年。
- 277.王毅，《中國皇權制度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
- 278.高樹華、程鐵軍，《內蒙文革風雷：一位造反派領袖的口述史》，明鏡出版社，2007年。
- 279.丁凱文主編，《百年林彪》，香港明鏡出版社出版。2007年。

- 280.舒雲，《林彪畫傳》（長篇圖文傳記），香港明鏡出版社，2007年。
- 281.孫維藩，《清華文革親歷：孫維藩日記》，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8年。
- 282.鄭謙，《中國：從「文革」走向改革》，人民出版社，2008年。
- 283.Clark Paul.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 History*. Cambridge, 2008.
- 284.卜偉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六卷）：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1966-1968）》，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
- 285.史雲、李丹慧，《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從批林到批鄧（1972—1976）》，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
- 286.王文正口述，沈國凡采寫，《以共和國名義判決：審判「四人幫」上海餘黨前後》，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
- 287.孫維藩，《清華文革親歷——孫維藩日記》，香港新世紀，2008年。
- 288.陳冀德，《生逢其時》，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
- 289.印紅標：《失蹤者的足跡——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青年思潮》，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年。
- 290.丁盛口述、金光訪問記錄、餘汝信整理編注，《落難英雄——丁盛將軍回憶錄》，由星克爾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8年。
- 291.朱通華，《較量：1976—1980年的上海灘》，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9年。
- 292.陳小津，《我的「文革」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
- 293.李德、舒雲編，《林彪日記》明鏡出版社，2009年。
- 294.麥克法誇爾、沈邁克，《毛澤東最後的革命》，香港星克爾出版有限公司、臺灣左岸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
- 295.葉永烈，《「四人幫」興亡》，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年。
- 296.邱心偉、原育蜀編：《清華文革親歷——史料實錄大事日誌》，香港，香港五七學社出版公司，2009年。
- 297.唐金鶴：《倒下的英才》，香港，科華圖書出版公司，2009年。

298. 閻長貴、王廣宇，《問史求信集》，紅旗出版社，2009年。
299. 司馬清揚、歐陽龍門，《新發現的周恩來》，明鏡出版社，2009年。
300. 王紹光，《超凡領袖的失敗：文化大革命在武漢》，王紅續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2009年。
301. 吳焱金口述、鐘逸整理，《四十三年望中猶記》，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09年。
302. 張民，《周恩來與「首都工作組」：一個工作組成員的親身經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
303. 何蜀，《為毛主席而戰：文革重慶大武鬥實錄》，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2010年。
304. 啟之，《內蒙文革實錄：「民族分裂」與「挖肅」運動》，天行健出版社，2010年。
305. 黃正，《軍人永勝——原解放軍總參謀長黃永勝將軍前傳》，新世紀出版社，2010年。
306. [法國]夏爾·貝特蘭，《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與工業組織》，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307. 李承弘，《百年尋夢》，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308. 楊道遠，《奉獻——我經歷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309. 曹承義初稿、鐘逸整理，《悲欣交集話文革》，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310. 武彩霞，《不再沉默——一個文革親歷者的回顧與思考》，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311. 歐陽健，《敢死隊》，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312. 鐘雪，《聯動娃娃》，香港聯合出版社，2010年。
313. 李冰封，《歷史的軌跡——一個大陸蒙難作家的反思》，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0年。
314. 啟之，《毛澤東時代的人民電影》（1949-1966年），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0年。

- 315.張石山，《拷問經典——未來世紀的文革考古索引》，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0年。
- 316.方子奮，《慧園里6號——文革血淚親歷記》，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0年。
- 317.張景蘭，《行走的歷史——新時期以來「文革」題材小說研究》，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0年。
- 318.宋如珊，《從傷痕文學到尋根文學——文革後十年的大陸文學流派》，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0年。
- 319.沈福祥，《崢嶸歲月：首部工人造反派回憶錄》，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
- 320.啟之，《內蒙文革實錄——「民族分裂」到「挖肅運動」》，天行健出版社，2010年。
- 321.鄭重，《毛澤東與文匯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0年。
- 322.徐海亮，《武漢「七二〇」事件實錄》，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 323.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2卷（1949-1978）》（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
- 324.金大陸，《非常與正常：上海「文革」時期的社會生活》，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年。
- 325.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
- 326.李作鵬，《李作鵬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
- 327.程光，《邱會作與兒子談文化大革命：心靈的對話》，北星出版社出版，2011年。
- 328.許愛晶，《清華蒯大富》，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2011年。
- 329.蔡文彬主編，《趙紫陽在四川（1975-1980）》，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
- 330.楊榮甲，《共和國外交部秘辛——一個外交官在文革的親身經歷》，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2011年。
- 331.魏繩武，《機關——武漢市委機關文革回憶》，中國文化傳播出版

- 社，2011年。
- 332.王海峰，《鋼鐵是這樣煉成的——一個老三屆的回憶》，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1年。
- 333.肖健卿、李近川主編，《飛鳴鏑——中央文革記者站記者見聞錄》，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1年。
- 334.李木森回憶、何蜀整理注釋，《親歷重慶大武鬥——重慶反到底派一號勤務員自述》，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1年。
- 335.聶樹人，《地質東方紅興亡史——北京「地派」二把手的回憶》，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1年。
- 336.林彪，《林彪文集》，中港傳媒出版社，2011年。
- 337.米鶴都主編，《回憶與反思：紅衛兵時代風雲人物》，中國書局有限公司，2011年。
- 338.高安華，《天邊》，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1年。
- 339.李玲，《書生辦報？死人辦報？——人民日報社長、總編輯鄧拓傳》，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1年。
- 340.子蘊，《跨越文革的人生歲月》，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1年。
- 341.李冰封，《一位大陸作家的文革記憶——訣別斯大林模式及其他》，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1年。
- 342.舒雲，《百問九一三》，明鏡出版社，2011年。
- 343.李松編著，《「樣板戲」編年史前篇·1963—1966》，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
- 344.李松編著，《「樣板戲」編年史後篇·1967—1976》，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
- 345.舒雲整理，《林豆豆口述》，明鏡出版社，2012年。
- 346.趙久安，《遺民——文革烙印了我的階級》，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47.孔令平，《血紀—從平反到改革開放》，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48.孔令平，《血紀—從文革到平反》，新銳文創（秀威資訊），

- 2012年。
- 349.孔令平，《血紀——從反右到文革》，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50.劉峻，《臥龍山下》（上下），釀出版（秀威資訊），2012年。
- 351.韓三洲，《說實話的日子不多了：書邊人物瑣記》，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2年。
- 352.翁衍慶，《林彪的忠與逆——九一三事件重探》，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53.李蟠，《麓山學人軼事》，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54.啟之、何蜀編，《溫都爾汗的幽靈：林彪事件——「九一三」四十年後的回憶與思考》，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2年。
- 355.周孜仁，《一個紅衛兵小報主編的文革記憶》，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56.李德複，《九死不悔——一個黑五類的回憶錄》，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2年。
- 357.任希儒，《獄裡獄外事——走過文革的人生實錄》，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58.自由兄弟，《熱島知青潮（上中下）——海南生產建設兵團的血淚見證》，釀出版（秀威資訊），2012年。
- 359.陳尚健，《走出大涼山的女人——一個經歷文革的黑五類女兒之血淚實錄》，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2年。
- 360.昌言，《家族記憶——百年家族的文革歷史實錄》，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2年。
- 361.史雲，《張春橋姚文元實傳：自傳、日記、供詞》，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2年。
- 362.孔丹，《難得本色任天然》，中港傳媒出版社，2013年。
- 363.李松編，《「樣板戲」記憶：「文革」親歷》，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
- 364.朱正，《反右派鬥爭全史》（上下冊），秀威出版（秀威資訊），

2013年。

- 365.趙旭，《風雪夾邊溝》，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66.房文齋，《天吟——丁酉引蛇記》，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67.趙旭，《從土改到文革：中國當代100位知識份子的厄難》，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68.張先癡，《格拉古軼事——勞改回憶錄之一》，秀威資訊，2013年。
- 369.林鵬，《過往雲煙：林鵬先生回憶錄》，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3年。
- 370.嚴永西，《多味人生——記我六十年的中國風雨》，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71.潘永修、鄭玉琢，《情書208——文革愛情故事》，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72.趙旭，《血戀——文革愛情故事》，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73.南懷沙，《「麻色文革」二部曲：文革之火》，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74.南懷沙，《「麻色文革」最終曲：挖山洞的大兵》，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75.曾國一，《末代貴族浮沉錄——黑五類的苦難、掙扎和抗爭》，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76.散木，《1949年後中國共產黨政治謎案19件》，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77.朱正，《歲在丁酉——關於中共反右派鬥爭》，要有光（秀威資訊），2013年。
- 378.啟之，《錯亂狂飆的毛時代》，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3年。
- 379.周孜仁，《歲月回望錄：紅衛兵小報主編的家族追憶》，要有光（秀威資訊），2013年。
- 380.吳迪，《揭秘中國電影，讀解文革影片》，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3年。
- 381.胡金兆，《文人落難記——田漢、孟超、陶君起、張君秋、郭小川

的文革遭遇》，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382.啟之，《水木風雨：北京清華大學文革史》，獨立作家（秀威資訊），2014年。

383.齊家貞，《黑牆裡的倖存者——父女囚徒鎮反文革記事》（上、下），新銳文創（秀威信息），2014年。

384.子蘊，《我曾經的名字叫知青》，釀出版（秀威資訊），2014年。

385.白承旭，《文革的政治與困境——陳伯達與「造反」的時代》，延光錫翻譯，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年。

重要的「文革」研究期刊：

- 1.《中共黨史研究》
- 2.《炎黃春秋》
- 3.《當代中國史研究》
- 4.《黨史縱橫》
- 5.《黨史博覽》
- 6.《黨史博采》
- 7.《往事》（2004年9月創刊）
- 8.《記憶》（2008年9月創刊）

後記

今天，一段特殊的歷史之所以能夠復現在讀者面前，應該由衷地感謝臺灣西西弗斯文化出版公司的領導與編輯，他們放眼歷史時空，立意文化積累，獨具真知灼見，勇擔人間道義，支持叢書的出版。

任何時代的學術研究總是包含著或隱或顯的當下關懷，但是這種指向不應該成為現實政治需要的工具，以至直接成為政治服務的附庸。中國近現代史學者楊奎松認為：「學術研究依據的是理性和科學，追求的是真實和真理，它是服從於或服務於人類歷史進步的大目標和大理想的，因而也是超越於現實政治和眼前目標的。一方面，歷史本身沒有正面或負面的問題，歷史有的只是史實；另一方面，相對於社會進步而言，歷史研究的重要功能是揭示歷史發展的複雜性，特別是要將那些嚴重阻礙了歷史進步的情況真實地還原出來，以警示後人。」⁴⁸楊奎松在這裡談到「要將那些嚴重阻礙了歷史進步的情況真實地還原出來，以警示後人」這句話對於揭示「文革」研究的歷史意義來說，不啻為洪鐘之轟鳴。

中共黨史專家蕭冬連認為，中國當代史研究中普遍存在著的難題是，很難尋求到共識。面對如此情形，如果反思中國當代史研究的狀況則發現：「一百個人有一百個中國當代史，兩極化的看法俯拾即是。要麼一味地歌功頌德，回避問題，遮蔽真相；要麼一概罵倒，不屑於瞭解歷史的複雜性。」無疑，這兩種態度都有問題。他認為：「當代中國史研究第一位的任務是追尋歷史真相，揭示以往由政治宣傳所遮蔽的事實；但追尋真相不等於一切都『反著看』、『倒著看』，最後的判斷只能是依據事實。我想要取得起碼的共識，最好的辦法是對歷史有起碼的同情理解，首先弄清『是什麼』和『為什麼』的問題，著重於發掘歷史本身的邏輯，不作過度解讀，也不急於作簡單的道德價值評判。」⁴⁹他在

⁴⁸ 楊奎松，〈歷史研究是對人的研究〉，《中華讀書報》，2013年7月10日，第13版。

⁴⁹ 蕭冬連，袁訓會、徐書鳴採訪，《中共歷史上的五次轉軌—共識網專訪蕭冬連》，2013年8

寫作《國步艱難：中國社會主義路徑的五次選擇》的時候，就是秉持這樣的學術態度。近三年時間裡，蕭冬連先後看了幾千份文件資料，力求每一判斷都立於堅實的材料之上。對於中共黨史研究，只有堅持這樣嚴謹的研究態度和方法，才有獲得信史的可能，也才能擺脫黨史研究說教式、歌德式、傳奇式的刻板印象。

歷史虛無主義的存在有很多原因：有的涉及學風問題，不秉持實事求是的態度；有的理論先行，不強調腳踏實地的調查研究；有的囿於個人情感和利益偏見，跳不出自身侷限看問題；有的則是沒有接觸到歷史真相的基本史料，浮於空乏的印象與道聽塗說。歷史學家董義華認為：「真正的歷史虛無主義，其實是不懂得自己的歷史，不敢正視自己的歷史。不懂得中國今天的發展都是從歷史發展而來的，我們今天創造歷史，也不可能脫離過去主客觀的各種條件，因為人都生活在歷史聯繫中。我們要知道自己究竟能怎麼樣，這取決於我們能利用多少歷史遺產，取決於我們在多大程度上能夠進行新的創造，這要求我們必須對自己的歷史有深刻的瞭解。不懂得尊重歷史，不知道我們真正的歷史，這才是歷史虛無主義的表現。」⁵⁰

西西弗斯文化出版公司的諸位先生勇擔道義，相信其令名美譽將隨這些史料傳頌於學界，並獲得有識者的認可。

約翰·西西弗斯

2014年3月13日

月12日。共識網：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jsd/ljsj/article_2013081089531.html

⁵⁰ 董義華，〈研究歷史要懷有敬畏之心〉，邵思思採訪，2013年11月12日。共識網：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3111295155.html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我是小小老百姓：陳伯達與「文革」 / 約翰·西西弗斯編撰。-- 一版。-- 臺北市：西西弗斯文化, 2016.06
冊：公分。-- (文革風雲叢書；17-20)
BOD版
ISBN 978-986-92955-6-7(第1冊：平裝)。--
ISBN 978-986-92955-7-4(第2冊：平裝)。--
ISBN 978-986-92955-8-1(第3冊：平裝)。--
ISBN 978-986-92955-9-8(第4冊：平裝)

1. 陳伯達 2. 傳記 3. 文化大革命 4. 史料

782.887

105007241

文革風雲叢書17 PC0477

我是小小老百姓： 陳伯達與「文革」（I）

編撰 / 約翰·西西弗斯
叢書策劃 / 約翰·西西弗斯、李佳

出版發行 / 西西弗斯文化出版
總經銷 /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231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235巷6弄6號4F
電話：+886-2-2917-8022 傳真：+886-2-2915-6275

2016年6月 BOD一版

定價：350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Copyright©2016 by Sisyphus Publishing

Printed in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86-92955-6-7



建議分類 史地傳記/人物

毛主席經常告訴我們，共產黨人應該無所畏懼。黨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各級黨的負責人，要「敢」字當頭，不要「怕」字當頭。

陳伯達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6. 10. 16，節錄）

完整原始史料編撰與整理，本書共分為四冊，詳細收錄陳伯達在1966至1969年間的現場講話、大會發言、座談會講話、政治報告，這些談話紀錄高達七十多萬字。通過一手史料全面深入展示了陳伯達作為「筆桿子」、「理論家」在文革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讀者由此可以獲得更深刻的理解。